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三)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

.....一

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

〔明〕許有穀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六二

皇明忠義存褒什二卷

〔明〕許有穀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崇禎刻本

.....二二九

逸民史二十二卷

〔明〕陳繼儒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七四

東越文苑六卷

〔明〕陳鳴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五七

姑蘇名賢小紀二卷

〔明〕文震孟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文氏竺塢刻本

.....七三七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  
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

(三)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浙名賢

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提要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目次

隋

空室

法應

慧實

住力

大志

道成

智晞

智越

波若

法彥

智瑛

真觀

慧因

本空胃次外

卷之四

一

光碧堂

慧璧

道齊

法智

唐

法敏

法說

慧持

智凱

義褒

惠明

禮宗

印宗

玄覺

附玄策

慧忠

神邕

智慧

文綱	道岸
玄儼	德秀
大光	神智
慧海	法海
智威 <small>附 慧成</small>	玄朗
慧明	子瑀
乾峯	道光
守直	曇一
齊翰 <small>附 如隱</small>	辯秀
卷之四	二
惟實	大義
明淨	齊一
靈默	法常
智藏	惟寬
藏真	玄覽
稠錫	惟則
鑒宗 <small>附 洪誼</small>	道悟
法相	三平和尚
少康	天然

文舉	道遵
豐干	寒山
拾得	靈祐
道欽	圓修
如訥	良价
法明	湛然
船子和尚	韜光
會通	景欣
圓澤	道幽
文遠	惠符
神暄	玄宗
元慧	崇惠
允文	慧聞
澄觀	一行
卷之四	三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目次終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極仲和氏撰

武林宋守一化卿氏閱

空空

隋共一十五人

法應

法應姓王氏會稽人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金委維持教授爰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

空空外

卷之四

洗碧堂

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最高者應爲之長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教習領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金出有司仍造經一藏躬親受持應素無所患忽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訖合掌端坐而逝世壽八十

慧實

慧實潁川許氏子也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木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卽蕩門衣鉢隨身惟餘卧具絕迹人世者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於冥默自

少及終脇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清苦之志老而彌篤卒年九十有六

住力

住力錢塘人青年薙染卽任繕造之功宣導四部以檀波爲第一乃建佛閣貯優曇王像深蒙勅慰隋室亂顛焚身以留像閣火滅合掌寂然閣幸無恙像亦旋歸四部人天無不欽住力之捨身衛法言者無不泣下虞承興世南爲之碑記

大志

卷之四

卷之四

二

光碧堂

大志會稽人幼事天台智者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悉皆避去食粒若盡惟飲澗水續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凌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卽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志絕糧三日登大柳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岩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

德或爲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踟躕入定七日而後卒

### 道成

道成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衆羣伍日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敷論毘曇樂神便悟大同初開講京師意樹心花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談利益弘多卒年六十有八停僦旬日令掌端坐如生寔日香氣勃空外

### 卷之四

三

光碧堂

### 智晞

智晞潁川陳氏子也童稚卽有出塵之志稍長從智者難落稟受禪決加修寂定如抹頭焚道力所持至感山靈捨木漁師斷篋一切舍靈盡歸安養時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忽覩一異僧身着納衣手持錫杖形神爽俊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見俄聞東山聲鍾大音震谷晞云噫喚吾歸去也遂命香湯澡浴令掌而逝寔僦在智者瑜前二百餘步

### 智越

智越臨海人受業智者大師嘗誦法華經瓶水自盈居露山精舍行法華三昧人天瞻仰大業十三年終國清寺茶毘舌根不致色紅嫩如初蓮出水四衆歎異以爲誦經之驗

### 波若

波若未詳氏族高句驪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隋初游方學業遂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智者曰汝於此有緣宜湏幽栖以成妙行華頂是吾昔空外

### 卷之四

四

光碧堂

日頭陀之所山祗威猛非大乘根性不能安止汝往彼學道當有弘益無湏慮衣食之不給也波若承旨而往甘禪樹下魯不親物影不出山者十有六年一日忽下到佛隴上寺淨人見三白衣人擔衣鉢以從忽然不見至於國清語諸同意云波若將歸故來作別言訖端坐而逝四衆送僦山所出寺大門廻臺示別雙目忽然開明至山仍閉

### 法彥

法彥姓張氏清河人周朝滅法之年避難投陳遇智者



於金陵。隨還至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自是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數有山祇變形。撓試晏坐。怡然不干其慮。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師曰。如法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也。卒於國清寺。世壽六十有三。

### 智瑤

智瑤。清河人。爲智者禪師高足。遵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者。云。此是表九導衆生。聞法。

空外

卷之四

五

光碧堂

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後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至貞觀十二年示寂。

### 真觀

真觀。錢塘人。字聖達。生有奇相。出家通經律論。尋謁天台智者禪師。受禪觀。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石室。頭陀冥坐。衆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是爲開山始祖。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大業中。因山行。自標葬地。未幾示寂。

### 慧因

慧因。姓干氏。海鹽人。晉太常寶之裔也。十二出家。事開善慧惠法師。稍長。遍歷諸方。叅求法要。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泓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於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鍾武傳燈。將三十餘載。遂感冥王遣迎說法。時經七夕。若起深定。謂經三月。其意該幽。顯行極感。通有如此。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因是法門。龍象奉爲上座。訓肅禪學。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及唐運重。興佛日。選十大德。因當其一。以身御法。不令而行。後進具戒者。無不稟其羯磨。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咸莫測其位。云以貞觀元年。卒於大莊嚴寺。世壽八十有九。弟子等爲建支提壩塔。勒銘封樹。文則蘭陵蕭鈞所製也。

### 慧壁

慧壁。姓弘氏。嘉興人。在胎孕時。母聞腥膻。噉及生而母乳。便不食其乳。母如茹蔬。食乳如常。十七出家。流水寺稍壯。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咨詢實要。學既明達。還止舊居。四方負笈。叅請者。常數十百人。曉夕誨誘。

空外

卷之四

六

光碧堂

樂說無倦。背不着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憑几性海淵泓。遊者莫測。第云不可思議大德而已。卒年七十。

### 道齊

道齊錢塘人。母夢孕日月而生。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及曾定天竺羣鹿馴擾。巨蟒驚獸向之不動。講雜花經。雪地忽生雙蓮。山椒乏水。卓錫泉迸。四方緇素無不皈依。以爲慈氏下生也。

### 法智

法智者。不詳何許人。髫年離俗。留心講肆。晚歲以逕直。空外

### 卷之四

七

光碧堂

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於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伸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梵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領彈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中夜無疾而逝。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云。

唐共一百一十九人

### 法敏

法敏丹陽人。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洪音所動。繼素雲湧。正講之際。忽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復還一音。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座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忽三日夜無故晦冥。至期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晝。因爾遷化。

### 空外

### 卷之四

八

光碧堂

### 法說

法說錢塘人。母夢吞珠而生。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嘗登法座。講經有光如紅縷。漸大遶空。散作百道金光。凡在法席之下。人天八部。無不洞於心目。所講之經。如迦迦鳥音。人耳者。悉生歡喜。四方學徒。聞之雲集。後示疾涅槃。異香經月不散。弟子爲清涼國師。

### 慧持

慧持姓周氏。汝南人。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儀。不妄迴盼。時人目爲象王。持歷探三論。鉤深窮遠。兼善老



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隋末避難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累年不絕閉影深山者將三十載跏坐不卧苦鍊至終一日忽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飲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至七日不起忽聞異香方知坐脫跏結鏗然申而不解乃坐送大禹山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窆所世壽六十有八

智凱

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歲聽吉藏法師講法華

空空外

卷之四

九

光碧堂

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明日遂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黑凱年十三隨藏會稽住嘉祥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尋移餘姚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不畜衣鉢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終老貞觀十九年四方義學請出嘉祥求講三論纔離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反矣講畢忽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而逝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時間異

義褒

義褒姓薛氏晉陵人初從蕪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專經強對當時稱為僧傑時婺州曠法師四經三論江表推高褒詣座下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乃勉褒行傳燈禮褒從之傳經述論者餘三十年教迄五湖名馳三輔後住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詔徵同三藏玄奘法師翻諸經論慈恩開創宏旨有空雙遣華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者舉褒為提紐解決責以三關徵研五句當時英彥預席者莫不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鈎利也頃之駕往東都別召追往命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英聲逾盛不久遽疾卒年僅五十有一勅葬金華舊寺贈之榮光聞遠近

惠明

惠明姓王氏杭州人出家遊道迹無方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景赴明在法席二十五年眾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炎凜不更時日為青布明為人翹勇果敢策勸無偶後至荊州四望山頭陀見二虎交鬬

空空外

卷之四

十

光碧堂

自往分解虎各耳耳而去形止影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者也龍朔初至京遊觀凡交言論者無不服其神解不久旋反云往曲江依閑修道竟莫測所終

### 禮宗

禮宗姓宋氏會稽人道氣適壯志求之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長壽歎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士度尺雖有十仞之士不能掩其光矣乃奮恭摠華注涅槃經懷鉛握麈周於二載挫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

本空

卷之四

十一

光碧堂

十卷卒年九十有七

### 印宗

印宗姓印氏吳人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往蕪春謁忍大師未契宗旨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大師言下薦機始悟玄理遂以能為傳法師嘗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為心要集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於會稽妙喜寺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世壽八十有七

### 玄覺 玄策附

玄覺字明道永嘉人姓戴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嘗與東陽玄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恭禮湏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

空客外

卷之四

十三

光碧堂

其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既回故處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圖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盛行於世先天二年示寂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玄策金華人嘗游方屆於河朔有僧智隍者曾謁黃梅庵居自定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甚麼隍曰入定策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令

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聖無語良久問師嗣誰策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我師云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聖始開悟策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 慧忠

慧忠諸暨人姓冉氏自得心印居南陽白崖影不出山

空室

卷之四

三

光緒堂

者四十餘年肅宗重其道行召居西禪院事以師禮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師問曰汝言得他言通耶卽令汝道老僧在什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爲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第三問還如前語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

空室

卷之四

十

光緒堂

謚大證禪師

### 神邕

神邕字道恭姓蔡氏諸暨人聰悟過人年十二出家法華寺每覽孔釋二典一過能誦從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又從左溪習天台止觀法華玄疏梵網諸經秘鍵載啓觀性知空至於歷夏遂司南學者乃振錫西遊止於長安公卿藉其風華追慕者結轍而至一聞玄著無不披襟著作章子春高氣而瞻學與之酬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蕭咸歎曰此闍黎可謂塵外摩尼論中

師子時人以爲知言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惑之邑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南佛法再興邑之力也貞元間示疾而滅報齡七十有九僧夏五十

### 智慧

智慧越人形貌短小神觀甚雋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忝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何以示衆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此外更

客客

卷之四

主

光碧堂

有何言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慧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慧後隱居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卽心卽物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物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慧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云宇內爲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有處自騰騰

### 文綱

文綱姓孔氏會稽人十二出家冠年受具恭有彝檢口

無溢言尋詣京兆道成律師稟見尼藏每登壇講律疑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行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瓶威德迎風不絕於氣八方來學讚歎者衆袂雲臨發聲雷駭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遇匿王之說戒竹園林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鷄鳥所以受潤者博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藥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景龍二載中宗延入內道場於乾陵宮爲內尼受戒先天初睿宗又於別殿請爲菩薩戒師堪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戒賜絹三千餘匹悉付常住隨事修營一絲不掛於開元十五年怡然長往世壽九十有二滑臺太守北海李邕爲之碑記

空空

卷之四

六

光碧堂

### 道岸

道岸姓唐氏潁川人少業儒有才名忽弃去落髮受具洗心訪道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爲導師朝閱真經宛契冥牒由是聲名籍甚推爲經行領袖後居會稽龍興寺楊越江淮縉素雲赴窺天挹海無不虛往實歸時號爲大和尚孝和皇帝召入內庭請爲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回於林光官御製回讚曰



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綜真典，視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冀今傳芳，象教因乎光盛，當時以麟閣丹青，未嘗有讚岸之遺，迺於寵過之尋，辭還會稽，以開元五年，減度於本山，初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以江表多行十誦律，因知四分，岸請帝墨勅，執行南山律，宗者岸之力也。

### 玄儼

玄儼，姓徐氏，諸暨人，少出家，隸懸溜寺，弱冠從光州岸師受具，後遊方，徧參諸宿，俱蒙印可，由是道尊戒潔，名

本寺外

卷之四

十七

光碧堂

動京師，安國授記，並克大德，尋還江左，徧行四分，因著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初光州岸公嘗夢神僧謂曰：玄儼當爲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多古德之所未詳，而獨發揮光明，如指諸掌，後住越州法華寺，四方叅叩者數若稻麻，筭同竹葦，宴坐不出，幾三十年，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講，都督河南元行冲請儼重光聖日，遂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儼演暢之力居多，道俗受法者殆出萬

人人境住持，舉無與比，義學宗之，俱頂禮爲人天眼目，以天寶元年化盡而逝，窆於寺南泰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踰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

### 德秀

德秀，姓孫氏，富陽人，少棲梵宇，正護浮囊，匪定常師，留心律府，嘗哀鬼神乏食，每於中夜，施其淨飯，浙泐飛走之倫，亦餐法食，秀武林下經行，輒飛鳴環遶，後終於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入塔，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瓶盛之，瘞於塔下，或發之，見舍利上生舍利，紛紛而墜，煥然五色，後人還累甃以爲浮屠，鄉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護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 大光

大光，姓唐氏，安吉人，持法華經，其聲通於有頂，肅宗召見，拱立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甚慰朕心，因賜名大光，勅住千福寺，清夜誦經，遶遶通於聖聽，帝聞而異之，以爲希有，使中涓覘之，見白光滿室，朗然若晝，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聲向息，光亦隨歛，尋歸吳興，示寂於法華寺，光一飯七十載。

本寺外

卷之四

十八

光碧堂

一納四十年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吳興刺史李紳撰  
銘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之碑

### 神智

神智義烏人姓力氏黃帝力牧之後少出家雲門寺年  
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咒應法登戒峻勵恪勤遊方  
至於暨陽見其山水明秀歎曰當廷之魚潛於茂澤此  
地亦吾之藪澤也遂結茅以居恒咒水盃以救百疾飲  
之者立差士民敬仰日給無算皆號之曰大悲和尚

### 慧海

空室外

卷之四

尤

光碧堂

慧海越人初依大雲寺道智受業性恭馬祖祖問曰從  
何處來曰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求佛法祖曰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其佛法  
海遂禮拜問曰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者  
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海於言下大悟明  
日馬祖告衆曰越有大珠圓明光透無遮障處海遂作  
禮承事六年後以受業師老歸越奉養乃晦跡輻光外  
示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海曰  
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海曰清潭對面非佛

而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海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  
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海曰不同曰爲甚不同海曰  
他喫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  
不同僧杜口無語海時間居補納忽僧謂曰將敗壞補  
敗壞海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 法海

法海字文允姓張氏吳興人少出家鶴林寺白駒匪食  
其場苗金翅俄翔於海面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壑納  
川鄧林萊羽是以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

空室外

卷之四

干

光碧堂

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皆通嘗謂人曰佛  
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推輪也天寶中與揚州法慎律  
師講肆同曇一雪一等推爲游夏黑白二徒多從求益  
云

### 智威 慧威 附

智威縉雲人姓蔣氏穎脫塵蒙心遊物表聞天台宗教  
遂從淮頂禪師咨請心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  
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  
粹蒸膏著桃岩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或云威是

徐陵後身也。後以法服付門人慧威。慧威姓留氏。東陽人。總角之年。露其舊習。扶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滯一方。仍恭三益。間緇雲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觀威禱輿。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

### 玄朗

玄朗姓傅氏。烏傷人。梁大士翁之六代孫也。九歲讀經。日過七紙。從天台慧威法師習止觀禪門。凡一宗之教。無不研其精義。復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乃遊心十乘諦。宜三觀。獨居一室。三十餘秋。時有盲狗來伏朗前。

### 本外

### 卷之四

### 三

光碧室

長嘯宛轉。似有所祈。朗惻然憫之。焚香禮佛。爲狗懺悔。七日而盲狗豁然。天寶初。示寂而終。報齡八十有二。僧夏六十有一。朗細心修行。以身徇律。一鬱多羅四十餘年。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禮佛。未嘗輕出禪關一步。凡稟其戒律者。無不精嚴。自持第其傳法。是爲五祖。天下皆號之曰左溪。

### 慧明

慧明姓陳氏。蘭陵人。初習律藏。嘗語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適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紛若心。

中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頓開心地。止於魚陂道場。有大賊來擾。如撫家。俄時薦飢。羣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徵。尋移止佛川。泉側有吳王古祠。明爲神說戒。遂斷血神。神復捨祠爲寺。肇基於祠下。獲一銅盆。下有篆文。慧明二字。建中初。示滅。其日庭水春。築山雨。畫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

### 子瑀

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德清人。總角出家。壞衣削髮。條良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具。於是佩菩薩印。燭如來燈。

### 本外

### 卷之四

### 三

光碧室

證聖中。歸於大雲道場。堅持律柄。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匝。忽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自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天寶十一年秋。禪坐而化。明年啓龕。茶毘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孕髮。斬春育髮。何以過是。當時聞見者。莫不歎其希有也。

### 乾峯

乾峯。越州人。嘗與雲門相難。箭鋒機對。索弓而笑。有僧問涅槃門路。以拄杖畫地曰。在此。

道光

道光姓褚氏。踰阡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毘尼。夏淺德崇。東南稱爲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持法。華三昧。沒身不息。上元初。終於本寺。世壽七十有九。初光歿前三日。昧爽支疾。疑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花。昔所未觀。四日質明。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花自天而雨。須臾合掌端坐而逝。

守直

客客

卷之四

三

光碧堂

守直字堅道。錢唐人性。范氏。初從支硎圓大師受具。足律儀。是夜眼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練行三年。受菩薩戒。傳楞伽心印。講起信論。南山律鈔。各二十餘遍。平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法華經。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宛然在握。後往靈隱寺。一日忽語侍者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必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無幾示滅。世壽七十有一。

曇一

曇一姓張氏。越人。少聰。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

解。法師奇之。曰。此佛子也。遂削髮受記。既而西遊長安。習毘尼藏。學惟識俱舍等論。於是蓮花不染之義。甘露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後杖錫東歸。一音演法。凡講四分律。總三十五徧。江淮釋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壇。卽不爲得法。天寶十四載。浙江潮水南激。錢唐大雲伽藍。正當湍淪。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正念摩訶般若。以止濤激。五月晦日。恍惚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自稱伍胥。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卽改波流。未逾旬日。漲沙五十里。道俗驚歎。得未曾有。以大曆六年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一。

齊翰如隱附

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子。出家永定寺。後請住虎丘。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顯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王蘊湖戒壇。每當請首。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卽以是年示滅。報齡六十有八。初翰之遇疾也。謂門弟子曰。有雀從空飛下。廻翔我前。必謝之期。小聖

循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與吳興皎然結法門見弟之交當時稱為高潔

辯秀

辯秀姓劉氏稚齒出家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初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尋謀名於吳郡之開元寺時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選後於淨土一門不愆於念時時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非達觀之說夫

空室

卷之四

五

光緒堂

惟實

惟實富春人四歲不語父喪忽謂母曰生育德重願歸佛圖以報於是出家從本宗禪師密授微旨號曰徹師天寶中振錫大蓬山麓毒蛇猛獸俱為馴伏尋徙香山

寺貞元二年坐逝建塔於寺巽隅葬焉咸通十四年忽有人負漆器五百事入寺曰徹和尚於浙西勾緣先遣至此衆問其所在曰溪邊濯足衆趣而出惟見濡跡草徑直掘墳塔遺屢在傍遂啟塔視之儼坐如生髮髻秀長遂出而奉之

大義

大義衢州須江人姓徐氏得法於懷讓禪師卓錫驚湖隨機說法憲宗皇帝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講義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義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

空室

卷之四

五

光緒堂

無禪禪居色界此上憑何而立義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月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義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元和十三年卒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明淨



明淨高客人少出家。味定爲業。後南游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乞食。比還。忽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以飢告。淨曰。吾行山澤久矣。虎兇無心。畏之。今羣列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以次納諸虎口。虎得食。皆垂尾而去。後每出乞食。輒飼羣虎。以爲常。貞觀三年大旱。詔下岳瀆諸祠。普令雪禱。淨應詔。於莊嚴寺僧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可有白虹否。對曰有。淨曰。雨傾至矣。須臾雨洽。遂以有年。

空空

卷之四

主

光緒堂

勅度三千僧。酬其淨德。尋還義勝寺。莫測所終。

齊安

齊安海門郡人。姓李氏。少依雲琮禪師落髮。後謁大寂一見契機。乃命入室。示以正法。住塩官鎮國海昌院。大鳴法鼓。聲馳四部。有講僧來參。安問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安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安豎起拂子云。這個是第幾種法界。講僧沉吟。徐思其對。安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

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靈默

靈默毘陵人。姓宣氏。從馬大師剃落。受具。初參石頭。一言便契。執侍巾瓶者二十年。後入天台。住白沙。後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默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默云。汝試下手看。一日忽焚香端坐。示將入寂。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默曰。無處去。僧曰。某甲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鵬四十一。

空空

卷之四

三八

光緒堂

法常

法常襄陽人。姓鄭氏。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師悟。遂居於鄆之大梅山。馬祖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祖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裡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忒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廻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了也。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草可追。從容間復聞題鼠聲。師

云。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鵬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 智藏

智藏。姓皮氏。廬陵人。少精律藏。諱名豫章。天宮寺時。仰。忽休。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毘尼。辨理析微。連環可解。貞元中。值大寂禪師。篤明心要。遂遊會稽。於杭鳥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壹。壹。學者歸之。本空外。卷之四。手。九碧堂。

### 惟寬

惟寬。衢州信安人。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貞元初。始行化於吳越間。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請師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

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

又問。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動。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是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見否。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登堂說法訖。就化。勅諡大徹禪師。本空外。卷之四。手。九碧堂。

### 藏真

藏真。衢州信安人。少詣長沙嶽麓寺。禮靈智禪師出家。後於武陵開元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持。遂謁龍牙暢禪師。參請法要。龍牙曰。龜吟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真。一言領悟。廻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尋以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法鵬五十有六。

### 玄覺

玄覽姓褚氏錢唐人舒國公無量之弟也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出家師承慧景景一見器之曰江表無真僧久矣其以此子爲法鼓乎後於臨平建刹名曰華嚴復以寺前平湖爲放生池迂迴十里一切鱗尾鱗甲之屬無不噉嚼浮沉遂其生性又鑄像寫經追報王考與兄無量晨昏說法以娛其母開元初示寂終於所住世壽八十有四

### 稠錫

稠錫桐廬人唐開元間卓錫南岳庵前稠木自開因號

### 泰泰

#### 卷之四

#### 主

光碧堂

稠錫和尚嘗下山未幾復歸庵衆僧不納一日偕二虎至僧衆怖走稠錫曰勿怖止欲次去就耳吾果不能住此庵虎當恣啖我如可再居遠吾身三匝虎繞行如數衆懼請留集衆五百遂成大利

### 惟則 智禪師附

惟則京兆人姓長孫氏六祖牛頭弟子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岩法席漸盛因名其岩曰佛窟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也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

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則云中的了也一日安坐示滅壽八十膺五十有人法嗣爲雲居智禪師

### 鑒宗 洪蓮附

鑒宗吳興長城人姓錢氏少依開元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謁塩官悟空大師次擇疑滯遂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目矜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泥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茫然禮辭遊方至瀉山方

### 泰泰

#### 卷之四

#### 主

光碧堂

悟玄旨師以咸通中示滅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祖也洪諲與吳人姓吳氏年十九落髮二十二受滿足律儀因承鑒師之訓三日忘食後得悟瀉山遂繼躡爲徑山第三祖於法實瀉山之嗣也光化中白衆而化

### 道悟

道悟東陽人姓張氏於杭州竹林寺受具精修梵行推爲勇猛首泰國一服勤五年載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後叩石頭一言頓悟并初所得豁然氷解後住天皇寺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石頭

法肅於斯爲盛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  
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  
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中示疾暮召典座與  
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拄子拋於地上卽  
便入滅壽六十鵬三十有五

### 法相

法相姓俞氏長水人七歲授師受經三決旬誦通法華  
全部弱冠游長安習毘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業成  
東返於開元寺置壇說戒每有異鳥棲於座側地斥不  
去講畢而後翻然入雲會昌中忽告弟子曰吾當滅矣  
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天樂夕觀異光建塔於  
來蕪鄉之原却後五十餘年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  
吳方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勾鎖不解舌相不壞  
如芙蓉花齒全四十二香湯浴之重葬焉

### 三平和尚

三平和尚處之麗水人少出家受具戒持律精猛人天  
共仰築精舍於南明山是爲大安嘗乘虎至溪津叱虎  
還徒步入城比晚虎出候於溪載還山以爲常

### 少康

少康縉雲仙都人母夢至禹湖峯見玉女手持青蓮花  
授之曰此花吉祥寄汝已而有娠迨生青光滿室香若  
芙蕖七歲未言母抱入靈山寺瞻禮佛像康忽唱言曰  
釋迦佛聞者異之十五歲出家從學諸方貞元中至長  
安求見留善導和尚真像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  
行法化導衆生同歸安養名爲善導康如所證南至江  
陵果願寺遇一僧謂曰汝化緣在睦州言訖不見康因  
至睦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聲遺  
空空外

### 卷之四

三

光碧堂

一錢卽高峯巔建淨土道場集衆齊聲念阿彌陀佛康  
獨聲高見佛從口出連誦其出若聯珠坐逝之夕有光  
燭烏龍山山變爲白色宋元符二年賜號曰廣道大師  
天然

天然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宿於逆旅  
忽夢白光滿室占者以爲解空之祥遂往叅馬祖纔見  
以手托幞頭頷祖熱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汝師也還抵  
南嶽仍以前意投之石頭以爲法器親爲難落又爲說  
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叅禮便入

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馬祖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祖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卽不來。乃杖錫視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徑山禮國一禪師。尋至龍門香山。與伏牛爲莫逆交。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水佛焚之。人或謂之。師曰。燒取舍利。人口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爲謂我。一日往南陽謁忠國師。見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師遂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後向南陽丹霞山結菴以居。學徒雲集。三年間。遂構成大院。長慶四年六月。忽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有六。勅謚智通禪師。

### 文舉

文舉姓張氏。東陽人。十九落髮。始墮息慈。以四分律爲學。晝夜翹勤。遂登講座。大通法華義疏。得智者之膏腴。舉身量六尺。其形如山。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

寒空外

卷之四

五

光碧堂

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純準。其奔走聽受者。與佛寶則公禪道並馳而爭先也。尋勅爲國清寺大德。會昌二年五月化去。報齡八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

### 道遵

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初從天竺威律師受具戒。首宗見尼傳教。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臨壇度人。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禪師曰。此智慧光明。從心流出也。又於支硎山入法華道場。觀此身在虛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濂垢之相。無何以無疾示滅。報齡七十有一。僧夏四十有六。

### 豐干

豐干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樂獨春穀後。同城旦應赴齋炊。不辭勤瘁。常誦唱道歌。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畏。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拾得。終日晤語。聽者不解。時以風狂目之。獨與豐干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何。獨照。豐干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寒空外

卷之四

五

光碧堂

不照燭也。請師更道。豐干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豐干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問其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豐干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後，回天台山示寂。

###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岩中，遂名寒山子。容貌枯瘠，布襦零落，以犂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泉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徐行廊下，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拊掌大笑而去。一日豐干

### 寒空外

#### 卷之四

三

光碧堂

謂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做甚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聞丘徹出牧丹丘，來謁豐干，乞示安危之兆。豐干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豐干曰：國清寺執爨者，寒山拾得是也。聞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聞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聞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遂相携出松門？自是不復入寺。聞丘又至寒岩禮謁，二人高聲喝之。

曰：賊賊便縮身入岩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杳無蹤跡。聞丘哀慕不已，令其徒道超檢其遺物，惟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 拾得

拾得不知所自。豐干經行，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養之。因名拾得。稍長，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復呼陳慥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筆大笑，典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滄滄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因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曰：「豈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哭，二人作舞，大笑而出，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啄。」拾得以杖杖護法。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始知非常人也。時，陳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後竟隱名而遁。

### 寒空外

#### 卷之四

三

光碧堂

臺祐

臺祐初作沙彌。受具龍興寺。自福唐至國清求戒。時寒山拾得掃松迎送。臨行寒山送之云。千山萬水遇。澤即止。遂往泐潭。領旨百丈。應司馬頭陀之議。居大瀉山。橡栗充飢。遂與為仰一宗。

道欽

道欽姓朱氏。崑山人。弱冠服膺儒教。玄素禪師一見。以為法寶。欽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

寒空外

卷之四

三

光緒堂

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欽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欽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大曆三年。詔至闕下。代宗親加禮。一日。欽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圓一禪師。頃之。歸山說法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

圓修

圓修富陽人。母廢。日光入口。因而有孕。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受名圓修。二十受戒於荊州果願。

寺。一日游至孤山水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

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高松。為難繁密。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稱為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土。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子也。解甚麼道。師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長慶四年。

寒空外

卷之四

早

光緒堂

忽告衆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如訥

如訥未詳其何許人。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得法。乃止於道場山。雜草草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是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是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絕。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裡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



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一日上堂說法竟，合掌端坐而逝。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今在影堂中。

### 良价

良价，會稽人，姓俞氏。從五洩默禪師剃落，具戒遊方。嘗謁南泉，值馬祖諱日，修齋。次南泉問泉曰：「明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眾皆無對。价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叅潞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

案卷

### 卷之四

四十一

光碧堂

未究其微。潞山曰：「我這裡也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潞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放。」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潞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价曰：「和尚聞否？」雲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岩曰：「今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价乃呈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岩，心猶涉疑。

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遂盛化高安之洞山，圓為雲

岩諱曰：「嘗齋，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為什麼與雲岩說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為我。說破，僧問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閑寂不聞。」曰：「和尚還得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裡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

案卷

### 卷之四

四十二

光碧堂

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師曰：「聞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將圓寂，謂眾曰：「吾有聞名在世，誰為吾除？」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擎鉢，儼然坐化，勅謚悟本大師。」

法明

法明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伴在不羈終日大醉尋常  
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明日我醉且醒君醉奈何世俗  
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也一日居靈隱寺中忽謂衆曰吾  
嘗行矣乃書一偈云平生醉裏顛顛醉裏却有分別今  
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擲筆而逝

湛然

湛然姓戚氏常州人家本儒墨獨有遺俗之恩嘗夢披  
僧衣披二輪游於大河議者以爲當以此觀二法度羣

本外

卷之四

聖

光碧堂

生於生死淵中也遂以居士服受左溪朗公天台教法  
天寶初始解纒掖而登僧籍久之朗公相代然乃大啓  
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卽文字以達觀導  
語然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  
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同影之類稍見周  
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大曆間詔書連  
徵辭疾不就建中初示病佛隴道場說法凡九年如而  
化號曰天台教主建塔附於智大師之原

船子和尚

船子和尚名德誠初泰澤州藥山弘道儼師儼師曰子  
後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大闢吾宗與道吾雲岩二人爲  
道契自離藥山乘小舟往來松江朱涇以綸釣舞棹隨  
緣而度號船子和尚夾山善會初泰石樓住京口鶴林  
寺道吾過之知其所尚淺令泰船子會至朱涇見誠  
大契宗旨辭行回顧再四誠喚回會立起橈口汝將謂  
別有處邪迺覆舟入水而逝

韜光

本外

卷之四

聖

光碧堂

韜光蜀人長慶初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途巢  
則止後至錢塘遊靈隱山巢杓塢時白樂天守郡悟曰  
此吾師之命我也遂結庵以居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  
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韜光不赴裁詩報之有  
明月難教下碧天之句真本色住山人

會通

會通杭人姓吳氏初名元卿德宗朝爲六官使方春韶  
花卉盛發詭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詰而問  
其故以願從釋對遂放歸見韜光光令見鳥窠鳥窠爲  
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鳥窠曰汝何往曰

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即歸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

### 景欣

景欣，仙遊人。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湧泉之蘭，若一日，欣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欣曰：卽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欣騎牛，不識欣，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欣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欣廻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欣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欣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欣曰：此猶是這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欣曰：莫道騎者不識，好後卒於所作。

### 圓澤

圓澤，惠林寺僧，與居士李源友善，相約游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沂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嬾人錦襦負笈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嬾人姓王氏，吾當爲

### 空室

### 卷之四

### 聖

### 光碧室

### 空室

### 卷之四

### 聖

### 光碧室

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遺者。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嬾乳三日往視之，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至則聞葛洪川畔有牧童，菱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吹笛入烟霞而去。三生石今在天竺寺後。

### 道幽

道幽，不知何許人，於洞山得法，止台州幽棲蘭若。四方義學，叩關請決者，常數百人。僧問：如何是佛？幽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幽曰：若作勝解，卽受小。幽將示寂，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幽曰：調然調然，言訖坐化。

文遂

文遂福州人少依大慈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道舉云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僧泰遂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卽五指泰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亦豎一拳遂曰便恁麼只是個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遂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

卷之四

聖七

光碧堂

惠符

惠符姓戚氏諸賢人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有及者忽厭俗出家於香岩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沿山據草坐安禪不動後結茆霜山頂上研尋經論忽見巨蛇張口當前毒火熾然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啞也不然洗心定意當來受戒斯

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

承受訖禮拜而退後被告符私度符具以實對更知其非常而縱之後符凡見瘡癰膿流蛇皆爲吮之立瘥至開元中無疾而卒茶毘之日見骨節相連如鈎鎖云

神暄

神暄姓留氏建州人出家娶之開元寺誦七佛俱胝神咒晨昏無間移任金華山北洞百家岩石穴中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亭亭如華蓋然其神人時來問道復導往赤松洞之東峯空室外

卷之四

聖八

光碧堂

玄宗

玄宗永嘉人少出家志求度脫請江陵朗禪師決了疑貳還至紫金山結茆以居山先多虎從宗卓錫哮觸絕跡一日見一老父趨前作禮宗問何人答云弟子此山虎神也自從師化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耳言訖不見宗以大曆二年坐逝

元慧

元慧姓陸氏平原內史機之裔孫髫齡頓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爲瘦雁遂辭親出家空王寺受具初習毘尼後住嘉禾之建興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慧於佛前鍊左拇指以爲供養口誦法華不輟火盡灰飛色無撓沮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說者謂鍊指復生與火中蓮花同種而異態也未幾示寂建塔於吳會之間爲三白和尚

崇惠

空客外

卷之四

聖元

光碧堂

崇惠昌化玉山鄉人童真修行至徑山禮國一欽禪師乞度爲沙彌云我誦俱胝觀音咒功力無比欽爲落髮授衣示名崇惠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審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道凌轢

危若綴旒待師解救惠乃趨程西上時大曆三年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以代宗欽向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檼架鋒

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月路復蹈烈火手探沸油仍餐鐵葉號爲餓飢史華懼怯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嗟歎聲若雷響帝遣中官宣慰賜紫方袍一副號曰護國三藏禪師

允文

允文字執經姓朱氏嘉禾人九歲出家師授維摩法華二經再稔皆通高達者謂之重理或戲問之曰爾出家擬營何業率然對曰當陟蓮花臺作師子吼耳十六削頂投嵩山論壇大德遠和尚獲無邊作法仍就中夏攻

空客外

卷之四

辛

光碧堂

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案煥四周既即義方旋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後止越之嘉祥寺放其經律戢約聽徒頗爲嚴毅聞其警策者往往涕泗交橫悛心革行中和二年示疾化去世壽七十有八

慧聞

慧聞衢州人常勸人以檀波爲第一嘗於龍游設江鑄丈八金身像有清溪夫嬪二人將一大鑑來捨聞爲普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者乃是夫婦發心之至迨脫模顯像果然鑑當佛心又嘗往豫章勸化得黃金

數鎰路遇賊劫聞遂投金水中。思損諸君福日。請自  
撈取。賊衆入水求之不得。及聞還州金。冥然已在其室。  
時山路虎聞。或逢之。以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  
德。何不入緣。明日虎啣一野彘投闕前。弭耳而去。

### 澄觀

澄觀。山陰人。住寶林寺。將譔華嚴義疏。於夢寐之間。見  
一金人以手抱之。咀嚙都盡。自喜爲吞納。光明偏照之。  
微及珎成二十軸。堂前池中開合歡蓮花五枝。一花皆  
有三節。後於中條山棲岩寺住。寺先有禪客奉眉剪髮  
空室外

### 卷之四

王

光啓室

字曰痴人。被短褐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  
前。忽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當至。德宗嘗召至京師。  
命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賜號清涼國師。

### 一行

一行。鉅鹿人。性彊記。讀經文不再過。初事普寂禪師。精  
大衍數。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  
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  
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  
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

畫授其術。而門水仍復東流。自此一行之名震於遐邇。  
玄宗召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於掌。言多裨益。那和璞  
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閭造大衍曆。云後  
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  
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閭之言信矣。帝嘗問國祚  
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鑒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  
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題曰。至萬里。即開。帝一  
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  
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亡。故云。  
空室外

### 卷之四

王

光啓室

終吉。至開元末滅度。年四十有五。帝哭之甚哀。輟朝三  
日。親製文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  
大慧禪師。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目次

空空

唐二

師彥

僧紹

遂端

清觀

洪楚

明覺  
解脫和尙附

道齊

代病

守約

佛日

僧容

咸澤

空室目次外

卷之五

一

光碧堂

鑑空

俱胝

從朗

全毗

惟靖

藏真

子睿

重雲

慧稜

永清

光範

心鏡

道明

曇超

寰中

普岸

利蹤

陳尊宿

延昭

陳謙

楚南

宗徹

全宰

師靜  
小靜附

常通

玄機

五代

文喜

道愆

師郁

靈照

令參

宗靖

文偃

師龜

空室目次外

卷之五

二

光碧堂

子儀

虛受

可周

鴻楚

鴻菴

全清

昇此

道育

宗季

皓端

從禮

桂琛

文益

法瓌

惠明

德韶

志逢

慧明

永安	清昱
顧濟	通潛
清猗	本先
宗一	緣德
聞遠	寶達
蔣居士	得倫
延壽	昭恩
朋彥	行脩
文遂	義澄
空空日次	從瓊
幼璋	遇安
紹巖	游道者
師簡	友蟾
智勤	曉榮
全肯	行明
慶祥	遇臻
遇安	王羅漢
義寂	彥求
行瑄	目錄終

卷之五

三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黃國榮齊宏謙終氏閱

空空

唐二 共四十人

師彥

師彥閩越人姓許氏自幼披緇依年秉戒精進勇猛時稱法寶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沉思良久巖頭曰

卷之五

光碧堂

背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彥即領悟身心皎如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眾傾慕請住瑞岩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彥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彥曰猶在杻在日畢竟如何彥曰齋後因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彥曰挑不出曰爲什麼挑不出彥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彥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彥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收取數千物命媼勿忙至舍乃見兒嬾



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處水濱。彥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 僧紹

僧紹不知氏族。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畝歸院。泉問去甚處來。紹曰。燒畝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台州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紹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紹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僧作禮而去。紹休夏入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 空室

卷之五

三

光碧室

### 遂端

遂端慈谿人。投師德潤寺。日誦法華經。至老不懈。咸通十二年。跌坐而化。須臾口出青蓮花七朵。芬芳異常。空室東山之下。二十餘年。豕屢發光。眾開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室奉之。號青蓮法華尊者。

### 清觀

清觀字明中。臨海人。姓屈氏。初生。手足指間有嘉蹠相。屬佛經所謂網綬相也。稍長。神俊挺然。有出塵之思。遂投國清寺事元璋律師。十八受具。洞明三觀。兼得深定。

神異通感人。莫我知。大中癸酉。江表荐飢。殍路相望。觀乃罄其糧食。以施餓者。令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罄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遠近瞻禮。不耐煩聒。逃往翠屏山。蘭若獨居。後以無疾終。

### 洪楚

洪楚永嘉人。雲教寺祖師。初會昌中。寺例廢。師戒行高峻。宗旨貫通。大順間。晝夜講誦經法。陸地忽生蓮花。每有靈蛇蟠座下。聽法。刺史朱褒異之。聞於朝。有旨復置寺。法輪復轉。楚之力也。

### 空室

卷之五

三

光碧室

### 明覺

解脫和尚附

明覺麗水人。住南明山。雪竇禪師頌之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二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時有解脫和尚者。亦住南明。嘗月夜靜坐。依華嚴經入佛光定。感化佛出現。由是悟入三摩地。辯才無封。當時禪學之士。皆言法中義虎。南明有二。

### 道齊

道齊姓趙氏。錢塘人。少為諸生。弃去。出家定水習毘尼。

法後住天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宴坐石窟中猛虎毒蛇皆爲馴伏時山椒乏水以錫杖剗地迸泉應手而出用周香積四方義學請講華嚴經時雪深牛目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蓉熠燿之光映於講席四衆嗟歎見所未見後卒於所住

### 代病

代病天台人七歲出家國清寺受戒法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茆而居嘗有盜入室忽見二虎據路盜不敢出代病適歸盜叩頭陳悔代病乃摩娑已知竟執杯一噉而盡俄酒氣及兩足脛出地爲墳裂罅者驚惟以爲神汾隰西河人有病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踟趺示滅

### 守約

守約麗水人誦法華經有悟人稱之曰約法華遍遊諸方忝央疑義晚住天王護法院嘗夜歸守門行者夢伽藍神呼之覺曰佛歸起開門約適及門寺僧咸異之後跌坐而化

### 空室列

### 卷之五

### 四

光碧堂

### 佛日

杭州佛日和尚不知何許人初游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我師矣尋抵於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禮雲居爲師次叅夾山遂得無生之智後回住杭州佛日而終

### 僧容

僧容未詳何許人初住貞溪後居處州廣利蘭若機鋒峻利叅扣者多死於言下僧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容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容曰魯祖面壁容一日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容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後卒於住處

### 咸澤

咸澤不知何許人初叅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澤云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澤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

### 空室列

### 卷之五

### 五

光碧堂

我澤既承長慶印記後住靈隱山寶嚴道場玄素領仰大弘道法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澤云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後不測所終

### 鑑空

鑑空吳興人嘗舉秀才不第因游吳楚間元和初值錢唐荒儉擬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西餒甚不肅坐而雪涕有一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曰旅游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

### 空外

#### 卷之五

六

光碧室

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淮泗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計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憶講經於同德寺宛如昨日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作糾糾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

### 空外

#### 卷之五

七

光碧室

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來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捉襟露肘不完也浮沉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薄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便學空之入心生疑惑戒珠曾煉瓊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偏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當誓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對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

### 俱胝

俱胝未詳其各氏咸云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尼名寶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遠歷三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

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卽宿。胝又無對。尼去。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奔庵。往諸方。忝叩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到。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胝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示胝。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胝召一聲。童子回首。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卷之五

八

光緒堂

從期

從期未詳何許人。得法於從諗禪師。住婺州木陳閑。筵講說大鳴法鼓。有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倒。師敲禪床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言訖合掌而逝。

全計

全玘。餘杭人。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刺染皂質。強渥力耐飢寒。諸所忝求。略得周備。晚於衡嶽中結茅以居。木食澗飲。紉軟草爲衣。寒暑不易。有以詩贈者云。窠居更後有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別事詳南嶽高僧傳中。

惟靖

惟靖。吳門人。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異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開經。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許之。遂與翦飾。後於天台受具。嘗昧與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靖既入。虎卽羣坐地上。若伺候。然靖出。復隨之。以去。遲明。虎跡極多。靖恐人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因睡有鴉鳥糞於瘡所。非久。全愈。又虞水雪。備杭粒半斗許。置地窖中。每日以銚冷水煮食。過明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年七十有三。

藏奐

藏奐。俗姓朱。華亭人。卅歲出家。弱冠諸嵩嶽。受具遊方。訪道復調五洩。靈默大師。一言辯析。肯趣符合。會昌法

廢梵夾煨燼。奩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居鄴水之棲心寺。禪者雲會。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一經指掌。皆立舉苦霧。生泮堅冰。以咸通七年。坐逝。謚曰心鑑大師。

### 子璿

子璿。秀州人。有道行。註華嚴經八十一卷。造精嚴寺。講楞嚴經。自作疏。未作疏時。夢文殊入口。既畢。夢文殊出口。疏成。紙爲之貴。後踰跌而寂。以兩篋合之。葬真如寺。宋建炎初。金兀朮兵至。發之。見手爪。遠身復瘞之而去。

### 空容

### 卷之五

十

七

### 重雲

重雲。諸暨人。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建寺於酥溪東岸。卓錫而坐。脇不至席者四十年。因名其岩曰睡魔。乾符二年。跏趺坐而化。肉身至今不壞。

### 慧稜

慧稜。鹽官人。年十三於慈州通玄寺出家。遂泰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口。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於是往。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太悟。乃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

人間義解。何宗拈起拂子。擎臂打拳。謂玄沙曰。此子微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堂。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實有證對。衆舉來。稜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入自肯。乃相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笑。顧玄沙曰。不可更說是意識著述。

### 永清

永清。義烏人。戒行孤高。不事形骸。衣粗食糲。四十餘年。廣愛院乃其卓錫之所。一旦兩肩有二童子。願示所居。

### 空容

### 卷之五

十

七

清曰。左肩屬陽。右肩屬陰。陽本乎天。宜居內。爲一寺之主。陰本乎地。宜居外。爲一方之神。言訖不見。清瞑目而逝。今院中護伽藍神。與縣北百步之山王神。卽二童子。

### 光範

光範。嘉興人。童子時。事靈祐禪師。學通經律。初居容正寺。更居靈光寺。與義學數百人。朝夕講讀。嘗舉百流會。歸之說。自具南北郡邑。緇衣咸來受法。著釋會章句。凡十五卷。

### 心鏡禪師

心鏡禪師鄴人得臨空三昧黃巢至栖心寺師聞之諱  
衆避去獨坐禪牀巢執刀問曰和尚爾見不眨眼殺人的  
將軍麼答曰汝見不怕死的和尚麼巢舉刀向師師  
以指麾之刀落禪牀之角如是者三師大聲叱之巢不  
覺驚悸師倒云百萬貔貅入我家老僧不悟慚空華揮  
刀三下禪牀角只爲將軍眼見花巢放刀禮拜乞度師  
云可往雪竇山度汝巢既去師曰呆子好殺不忘嘗謂  
須日月並明見雪則止今明州雪竇非彼死地邪巢果  
至雪竇死

至雪竇死

卷之五

三

光啓堂

道明

道明睦州人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長入開元寺爲  
僧募法於黃蘗斷際禪師常自織草屨粥以養親及施  
行路者黃巢兵壓境郡人洶懼明告以勿憂乃爲大草  
履令標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見之卽舍去自是郡人益  
尊禮之或有忝叩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號悟空禪師

曇超

曇超住玉泉寺獨宿靈苑諸山一定累日虎兇不傷俄  
龍化老人語曰鹿山民覺龍室怒久不用乞往誨之師

命致水撫掌而玉泉出因往戒龍雨洽歲遂有秋

寰中

寰中生有異相母歿廬墓出家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  
禪師後居大慈山之水夢神曰我遣童子泉來且見二  
虎飛跑泉涌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  
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南泉趙州雪峯岩頭咸就問洪今  
稱其卓錫處曰祖師堂泉曰虎跑泉

普岸

普岸洪州人於百丈門下得旨後卓錫天台建平田禪

卷之五

三

光啓堂

院而居之學者雲集隨機說法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  
萬古常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曰大道虛曠常一真  
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於本住  
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卽壽昌開山和尚也

利蹤

利蹤潭州人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  
南泉之室乃抵衡州之馬蹄山結茆宴居後遷子湖創  
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

狗師曰。嗶嗶。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年。廣明中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一。

### 陳尊宿

陳尊宿不知何許人。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履。密置道上。歲久人始知之。乃有陳草鞋之號。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諸方推服。謂之陳尊宿。一

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卷之五

卷之五

十四

光碧堂

不敢辜負和尚。師曰。早是辜負了我。也。師看經次。陳搨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裡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搨其口。後不知所終。

### 延昭

延昭。餘杭人。發迹越州。未臻堂與往叅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拈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拈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師

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着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斯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許。言不飢。自後應滿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一日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卽卽住。住卽卽破。只如不去。不住。卽卽是不。卽卽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便下座。

卷之五

卷之五

一五

光碧堂

### 德謙

德謙。未詳氏族。或云卽婺州人。受羅山印記。靡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謙下床拈起淨瓶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謙乃打破淨瓶。自爾道聲退。諸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謙見新到僧。纔上法堂。

乃舉起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謙曰作家作家謙嘗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謙住明招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崔林今日和尚謙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麼又說偈曰暮刀藥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好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

趙南

卷之五

卷之五

十六

光澤堂

楚南陽中人姓張氏弱冠出家詣五臺具戒雖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往奉黃藥黃藥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即今非有藥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非今古藥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晚住杭州千頃山慈雲院振黃藥玄風一日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瀉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八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南曰未有聞無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南曰體者亦無唐昭宗聞其道化膏腸鹿胎衣玉事南受而不服咸問之曰

鹿既非宜胎尤不忍一旦雙虹貫日群衆坐脫後亂兵發塔爪髮俱長俱讚歎作禮揜而後去

宗微

宗微吳興吳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往叅黃蘗一見以爲法器許入室領首後居杭州羅漢院化徒三百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爲骨剉和尚未幾遷化塔於大慈山塢

全宰

全宰錢塘人孩抱之間不喜葷血長從徑山法濟大師

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七

光澤堂

制染及修禪觀亭亭高聳不離風塵又得石霜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關岩卓錫以居岩多魑魅水懷藁萃其間宰居二十餘年惡鳥革青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後於鎮國院坐脫

師靜小靜附

師靜不知何許人始遇玄沙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底靜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



入後居天台三十餘年足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時謂大靜。上座嘗有僧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伏。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時有小靜上座。與之齊名。人稱二靜。

卷之五

十八

光緒堂

後俱卒於本住。

常通

常通。邢州人。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年。忽慨然歎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遠歷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叅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容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咸通末。住宣州瑞聖院。大開法席。四方義學。一受錯鍾者。無不立成偉器。光啓中。羣盜並起。遂領徒眾至四明。居於雪竇。鬱然盛。

化。天祐初。示疾。集眾焚香。付囑竟。谷掌而逝。

玄機

玄機。瑞安人。宿覺師女弟。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坐禪。往叅雪峯禪師。師曰。從何地來。答曰。大日山來。師問。日出也未。答曰。日出時。銘了雪峯。言下契悟。後住溫州淨光寺。創立而化。宿覺喝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殯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岩竇中。因名其岩曰機岩。

五代 共六十二人

文喜

卷之五

十九

光緒堂

文喜。嘉禾樂兒人。姓朱氏。七歲出家。戒律精嚴。爲法中龍象。往叅洪州仰山。言下頓了。心非嘗禮五臺。忽見文殊師子。綠羃耳。文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緣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後築室千頃山。會黃巢之亂。避地潮州。住仁王院。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僧問如何。是涅槃相。文喜曰。香烟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喜默然。僧問。惜喜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光化二年。示疾。十。

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  
跏趺而逝遷塔於靈隱山西塢後宣城帥田頴弼縱兵  
大掠發喜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異之遣使  
將邵志重封瘞焉

### 道愆

道愆永嘉人姓陳氏受具遊方得法雪峰閻中謂之小  
愆布衲後徧歷諸方益資推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住  
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  
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

### 卷之五

十

光啓堂

如是德罷參受止越州鏡清禪院唱雪峰之旨學者  
奏錢王欲廣府中法會命居天龍寺始見愆歎曰真道  
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咸於禪學又創龍冊寺延請  
居之僧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愆曰何不問道無心合  
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愆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  
那教下碧天晉天福二年八月示寂黑白袈裟制服者

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無算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 師郁

師郁泉州人自得雪峰心印化緣盛於杭越之間後居

西興化度院大弘法席僧問如何是一塵郁曰九世剎  
那分曰如何會得法界郁曰法界在什麼處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曰鳥獸俱迷見後如何曰山深水冷問  
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郁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  
改舊時波自是法音振於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  
賜號曰悟真大師

### 靈照

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峰之堂冥符玄旨一夕  
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半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

### 空室

卷之五

三

光啓堂

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初止婺州齊雲  
山次居越州鏡清院禪衆翕然僧問菩提樹下度衆生  
如何是菩提樹照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是苦練樹  
照曰素作良馬何勞鞭影錢王建龍華寺迎傳大士靈  
骨道具貯焉命照住持晉天福中卒塔於大慈山之陽  
世壽七十有八

### 令參

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於明州翠岩大張法席  
上堂曰今夏共諸人語論試看翠岩眉毛還在麼問凡

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當要處。參曰。大眾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銖時如何。參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參曰。坦然不滯鋒銖。錢王欽其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 宗靖

宗靖台州人。初參雪峰。密承宗印。罷叅後。止於大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靖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靖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靖曰。老僧因曰。畢竟作

空空外

### 卷之五

三

光緒

慶生靖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署曰。大通大師。

### 文偃

文偃嘉興人。少依兜率院得度。博通大小乘。棄之遊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叅古寺掩門。緣蒲屨。參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推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將轆轤鑽。隨掩其扉。偃損右足。去謁雪峰。存存。方乘境。垣爲衆說法。偃犯衆出。然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往。

杖擡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弊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

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甚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帶角。偃卽禮謝。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敘公。遂爲第一座。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偃契悟廣大。箭鋒所對。往往出於游戲。其作偈句。尤不能測。嘗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每顧見僧。卽曰。鑒。而錄之者曰。顧鑒。哦。德山密禪師。剛去顧字。但曰。鑒。哦。叢林目以爲。

空空外

### 卷之五

三

光緒

抽顧頌。漢乾祐二年。坐化。以全體葬之。宋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脩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廷鄂。至雲門山。啟塔。見偃顏貌如生。髭髮盡長。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諡大慈雲匡真弘明大師。

### 師籙

師籙諸暨人。初參雪峰。未蒙印可。後因闍王。請於清風。

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即說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卷頰路將來歸呈雪峰雪峰肯之僧問何如是佛身龜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龜曰舌覆三千界龜將示寂集衆說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號曰鑒真大師

子儀

子儀溫州樂清人姓陳氏得法鼓山棲心天竺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海眾臻泰上

聖聖外

卷之五

十四

光啓堂

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解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儀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儀曰携履已歸西域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如何脩行即得與道相應儀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尋回故山雍熙三年示滅

虛受

虛受嘉禾禦兒人學通內外住大善寺講涅槃維摩二經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畧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受於涅槃辯而作畧仍

多駁義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一時稱爲義虎錢武肅王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受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同光乙酉示滅

可周

可周晉陵人姓傅氏出家建元志勤問學同衣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遂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感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旋自江西廻台越之間隨機

聖聖外

卷之五

十五

光啓堂

啟發尋住杭州龍興寺開演黑白衆恒有半千武肅王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護衛武肅王觀其神異愈爲鄭重資中金如意一執紫衣一襲加號精志通明大師

鴻楚

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生而符彩器度宏曠出家越之龍宮寺推爲上座錢武肅王於龍興寺開度戒壇召爲壇首因奏薦於梁賜紫衣師號固讓弗受終不掛體自言京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詩人鄭說贈之以詩

有架上紫衣間不着案頭金字坐長看之句楚神氣清  
爽豐順瞻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  
講法華經積五十許座講堂中忽生蓮花重跏趺葉香  
氣芬芬長興中無疾而化

### 鴻苞

鴻苞鴻楚之兄同拾俗龍宮以誦法華經得度復往長  
安學律強記多聞為流輩所推歸鄉請受二衆依止晝  
夜經行鬼神扶衛或為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時水  
傍存饑有羣劫入其室苞待之如賓躬作食飼之曰徐

### 定空外

#### 卷之五

三

光緒堂

徐素深山無人汝曹為天災所困耳羣劫拜謝而去弟  
子中有欲襲其不備者苞曰非我弟子我舍此永入深  
山矣長興中踟躕坐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號  
泣啟視苞云急與吾換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  
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大三獐猛善  
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麋鹿飛鳥相參犬無擊搏  
獸不驚奔葬後有虎逃墳號叫其精能感物如此

### 全清

全清越人也攝耘戒地芬然杜若得密藏禁呪之術能

厭劾鬼神時有市繒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  
或笑如是數歲召請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絲  
置之於壇禁呪之良久婦人乞命遂詰之曰頃歲春日  
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  
絛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叨叨有聲絛鋒口以六一泥  
朱書符印之瘞於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婦人病差却  
後五年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  
害穢爭共發之揮鋤鎔破見一鴉闕然飛出立於桑杪  
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 定空外

#### 卷之五

三

光緒堂

### 昇此

昇此四明奉化人形裁腰肢威頓瞻腹言語無恒寢卧  
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肆  
見物則乞號長汀子人稱為布袋和尚嘗卧雪中雪不  
沾衣示人禍福輒應天將雨即着濕草履途中驟行遇  
九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有一僧過師前  
師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一文  
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

而去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 道育

道育新羅國人景福中來遊天台掛錫於平田精舍恒持一鉢受食食訖畧經行而常坐脇不着席日中酒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羹剩食雖色惡氣變收貯於器齋時自食與僧供瀉浴煎茶遇薪木中蠶蠶乃置之遠地所服皆大布衲其重難荷每夏首以至秋末日臥即裸

聖空外

卷之五

三六

光碧堂

露背背勝臘云飼蚊蚋蝥蛭并諸稚蟲螫至血流丹地未嘗色變行之四十餘年意無怠廢凡對晤賓主止云伊伊二字雖不通華語而解識人意了無差脫頂髮垂白眉長數寸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中坐脫揣其年殆八十餘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疑其爲應真云

### 宗季

宗季錢塘人姓俞氏孤僻高邁羅隱間丘方遠賞歎其才請講諸論弟子八百餘人季眇二目神光引行嘗覽

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詮註經文五六種俱妙得無言之旨一時人稱之曰季公筆下有蓮

### 皓端

皓端嘉禾人姓張氏九歲出家師授經法如溫業後聽希覺律師講律入耳通明義門無壅後依玄獨禪師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餘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武肅王召於羅漢院宣導賜紫衣署崇靖大師不出山門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惟一榻建隆二年卒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

聖空外

卷之五

三九

光碧堂

### 從禮

從禮襄陽人出家登具精持律範游天台山掛錫平田精舍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祥喜愠不形於色惟行慈忍時時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獲之脫鎖馬每所行持切於布薩戒護之精通於冥感武肅王聞之召入內道場身惟一納通夜不寐同光三年入滅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二

桂琛

桂琛常山人。幼卓越。絕酒葷。為萬壽無相律師侍者。年二十。即剃落為大僧。初習毘尼。棄去。謁雪峰存。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奧。與慧臻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初住漳州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為法者。不至一日。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時琛住地藏。乃石山也。於時學者莫測其旨。琛聞之。為作明道偈。有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以言宣者。埋沒宗旨。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暇。知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剎法。後唐天成三年秋。忽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

文益

文益。餘杭人。初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習毘尼。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溪此不可渡。顧城隅有古寺。休於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爐。見益問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

圭空外

卷之五

三

光碧堂

曰。不知最親切。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聲公語。至天地

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益曰。同。老僧樹兩指。熟視曰。兩箇。即起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葺。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此。業已成行。琛送之門。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寺。諸方叢林咸遵道化。益調機順物。斥滯磨昏。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

圭空外

卷之五

三

光碧堂

可勝計。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物一不與麼。益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親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七月示疾。剃髮沐浴。辭眾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闍維。收舍利建塔。謚曰。大法眼禪師。

法褒

法褒。未詳其氏族。得法文益禪師。門下。推為龍象。住杭

州奉先寺開筵說法機鋒迅利四方義學鮮有當其詰難者清涼法嗣於斯爲感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摧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瓌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瓌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瓌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卽雷音普震無邊刹也瓌曰也須善聽時稱普照禪師

惠明

惠明錢塘人姓蔣氏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禮文益禪師添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遂隱天台白沙

華空

卷之五

圭

光緒堂

立草寮有雪峰長慶之風四方叅叩者遺其詰責無不摧鋒法音大振時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明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

德韶

德韶龍泉人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遂蘿落受滿分戒於信州開元寺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爲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往見疎山

矮師叔問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槎麻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剝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答叅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溪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遊天台觀知顓禪師遺蹤如故居瞻然有終焉之志初寓止白沙吳越忠懿王迎至錢塘尊事之以爲國師韶說法簡要撥去枝蔓嘗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本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謂韶

華空

卷之五

圭

光緒堂



曰智者之教年祀寢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詔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宋開寶四年華頂西峰忽摧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未幾集衆告別而化號詔國師

### 志逢

志逢錢塘人嗣法詔國師神人膝席請勿棄滌鉢之水自此盡飲之吳越國王欽其道風命住功臣院玄侶輔轅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也尋歸老五雲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迎載還山雍熙初示滅塔曰寶峰常照之塔

虎迎載還山

卷之五

圭

光緒堂

### 慧明

慧明杭州人姓蔣氏稚齒出家壯遊閩越歷探諸會莫辨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庵居大梅時吳越部內禪學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闕外明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明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剎上座剎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禪客不能對尋還於天台山卓庵白沙

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明敎諭宗乘明日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明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汎學來者皆爲服膺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命住資崇院署圓通普照禪師

### 永安

永安永嘉人姓翁氏初依柔征隨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安心不喜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詔國師開示頓悟本心忠懿王欽其名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安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安曰會麼曰不會安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尋示疾告衆爲別有僧問昔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尙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安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怎麼卽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安曰佛法不是這箇

空外

卷之五

圭

光緒堂

道理言訖坐亡。既開維而舌相不壞。柔嫩如紅蓮葉。今藏於普賢道場中。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與經合成百二十卷。雖印徧行天下。

### 清昱

清昱永嘉人。得法於天台國師。忠懿王召入問道。建奉先寺大佛寶閣。延昱居之。演暢玄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昱曰。高聲舉似大眾。開實中示藏。

### 願濟

願濟錢塘人。姓江氏。初依水心寺紹嚴禪師出家受具。

### 奎空

#### 卷之五

三

光緒堂

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復參天台國師。發明玄奧。乃往雁蕩山。吳越王新建光慶寺。請濟住持。仍於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居新寺。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濟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濟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未幾。同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 道潛

道潛河中府人。姓武氏。初詣臨川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衆請外。看什麼經。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潛對

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潛惛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潛。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潛於是開悟。踴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潛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忽問。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兄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義徒。而爲王侯所重。在潛尋禮辭。駐錫衢州古寺。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潛居之。

### 奎空

#### 卷之五

三

光緒堂

潛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哉。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照應之。若是仍於師號中加應真二字。

### 清聳

清聳福州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聳曰。滴滴。上座眼裏。聳初不喻。後閱華嚴經感悟。卽承印可。題止明州四明山卓錫。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

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摩訶曰雪落茫茫僧無語摩訶曰會麼曰不會摩訶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本先

本先永嘉人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爲沙彌諸天台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履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冥坐申旦誨誡門弟子喻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碍膈如響同處一日忽

聖空外

卷之五

手八

光緒堂

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躡如是理論大是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是別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惟是一心大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閒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畫曰爲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畢工道俗造山惟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

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曰也祇是如畫先日汝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日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所著有竹林集十卷

宗一

宗一福州候官人自西峰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一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吳越忠懿王命闍法住持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

聖空外

卷之五

三九

光緒堂

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眾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一日洪鐘韻絕大眾臨筵後遷住於怡山長慶末幾卒於所住

綠德

綠德臨安人師事東山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爲佛事徧遊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登謁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齊丘至遊經堂衆僧趨迎德閱經自

若齊丘旁立觀之，德不甚顧答。齊丘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齊丘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頽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其裙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問其名，延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勅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峰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土中，賜名圓通。太平興國二年，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謚曰道濟禪師。

空外

卷之五

四

光緒堂

圓遠

圓遠，慈谿人，戒行清苦，定明慧，融結庵菴，菴湖講演經教，法鼓之聲與潮音俱遠，及示寂，舌生青蓮花，芬芳異常，七日不萎，龕其全身，塔於庵左。

寶達

寶達，羅刹利法師，晦跡靈隱山，善持秘呪，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朱衣黑冠，謂達曰：伍員復求雪耻爾，感師慈心爲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靈隱有印沙。

牀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蔣居士

居士名宗霸，姓蔣氏，奉化人，爲人慈善溫謹，口誦摩訶，鄉人皆稱之曰蔣摩訶，與岳林布袋和尚爲道契，一日同浴長汀，摩訶視布袋背上，有目布袋曰：吾爲汝所窺，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當代吾行化，布袋歸岳林坐脫，葬封山後數年矣，越帥遣一卒過蜀，忽遇布袋道中，卒舊遊四明，嘗識之，乃語卒曰：爲吾謝摩訶，相見已近，願自愛，卒歸至岳林，以語摩訶，摩訶曰：吾知之矣，一日造城，徧別親知而逝。

空外

卷之五

四

光緒堂

得倫

得倫，永嘉崇明律院祖師也，嘗以錐刀自隨，入郭必由北市以歸，未嘗南顧，或問錐刀何用，答曰：打鼓進，問何不慈悲，答云：慈悲不少，有丐其錐刀者，則歎曰：汝無錐刀，從我覓邪，乃以與之，且曰：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人謂錐刀墮地之驗，世稱錐刀尊者。

延壽

延壽，餘杭人，自其兒稚，知收佛乘，日誦法華經，羣羊跪。

空空外

卷之五

四三

光緒堂

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乘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  
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於江裂縫掖授永明岑禪  
師剃髮受具衣不繒纈食不重味持頭陀行宮習定天  
柱峰之下尺鷁巢於衣禪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  
師事之韶曰汝於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  
見耳遂振錫金華大柱峰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  
口遂獲辯才後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於  
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於永明寺爲第二世  
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爲宗以悟爲  
則弟子一千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嘗以一代時教流  
傳此上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  
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  
以心宗指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  
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  
天下學者傳誦焉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  
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晶數珠金澡  
瓶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  
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焚香辭眾跏趺而化塔於大慈

山號永明智覺禪師

晤恩

晤恩常熟人姓路氏住慈光院洞明肯教不離衣鉢不  
蓄貨財不近豪族弟子有晚飲暮羹湯者卽時擯出後  
親白光出於井中乃絕粒念佛面西而逝同院俱聞空  
中有絲竹鈴鐸聲久而始寂

朋彥

朋彥永嘉人姓秦氏出家開元寺初參寶資和尚歸隱  
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姑蘇節帥錢仁奉

聖聖

卷之五

四三

光緒堂

禮重創長壽院請轉法輪僧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彥曰  
平透萬曲回恁麼卽無不總是也彥曰是何言歟問如  
何是道彥曰跋涉不易建隆二年示寂謚廣法大師

行脩

行脩字法真年十三進具遍叅諸方得法於雪峰存禪  
師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願號長耳和  
尚自天台寒巖來遊錢塘吳越王待以賓禮住法相院  
每入瓶人爭歡喜望施士女每牽其耳結於願下脩唯  
默笑或勸人曰但一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王長耳

和尚定光佛也。脩聞之曰：彌陀饒舌，遂結跏而逝。弟子漆其真身祀之，至今雙目爛，若有光。

### 文遂

文遂，錢塘人。兒稚出家，資性穎悟，博通內外典，工於文。嘗註楞嚴經，自以爲深得密住真心之旨。一日，往謁法眼禪師，詰之曰：八還中明還日輪，且還什麼？文遂惘然，不覺汗下。明日焚其註，歎曰：幾被他誤了一生。依法眼得忘知解，李國主錫號雷音大師。

### 義澄

義澄

卷之五

聖

光緒

義澄，富陽人。年十二，投龍門德詮出家。周顯德中，年幾六十，始祝髮，脩頭陀行，訪道四方。宋咸平初，住信州玉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真宗召對，深辨無生之理，賜號明慧大師。後還至錢塘，以苦熱得疾，偈曰：本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真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年一百八十有二。

### 幼璋

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七歲，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見騰騰和尚於江陵，騰

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慈愍和尚，慈愍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葬遺骸數千，時號悲增大士。天祐元年，錢尚父遣使賞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建瑞龍寺以居之。禪者雲趨而集，又辨慈愍之語。天成一年四月，忽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卽命使擇地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詔改天台龍隱爲隱迹云。

聖

卷之五

聖

光緒

### 從褒

從褒，福州人。姓陳氏，少出家石梯，初住稱心，後卓錫杭之報慈院，開筵說法。學者多得所未有，一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間欲免心中間，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褒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間？褒曰：那畔雀兒聲，至開寶初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 紹巖

紹嚴雍州人。姓劉氏。與天台部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後住西湖水心寺。誦法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為期。感陸地生蓮。舉城瞻矚。嚴輒奉而踰之。吳越王命嚴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 遇安

遇安錢塘人。姓沈氏。卅歲出家。華頂依年受具。尋遇詔國師密昇宗旨。吳越王命住傾心院。次居天龍。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眾署善智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

空聖外

卷之五

聖外

光聖堂

付安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共足也。安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安曰。也是虛言。安有時示眾曰。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於洪福殿。賜紫衣。號明智大師。尋還故山示寂。

### 師簡

師簡莫知所自。初憇天台戲龍院。時大旱。有龍卧巖間。簡以杖叩之曰。時方需雨。而爾何得縱卧。獨不畏墮落乎。龍忽天矯。擎青天飛去。隨即霽。簡善書。求者多以

為酒易之。德詔常語人曰。此簡羅漢也。後示寂。錢塘歸骨天台山下。

### 游道者

游道者名善幽。松陽人。受業於遂昌之重光院。與人無忤犯之。亦未嘗失色。每晨摘野蔬。拾腐薪煮之。不用常住寸薪尺芻。一日跌坐而化。院僧納之棺。坐如故。三納之。皆坐然。時忠懿王聞之。使使漆其真身。建殿祀之。凡有所禱。至今響應云。

### 智勤

聖外

卷之五

聖外

光聖堂

智勤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紫凝普觀寺。手不能書。而心通。了義。嘗有頌示眾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或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數日。天下人知。至淳化初。示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眾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髫髻。仍長迎入新塔。

### 友蟾

友蟾錢塘人。得度於朗瞻院。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起函丈。寄印心地。初住雲居。普賢僧侶雲集。忠懿王署慈德

禪師遷止上寺，泉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眾雲霧向  
上宗乘，請師舉唱。蟾曰：「虧汝什麼？」曰：「恁麼？」人人盡露  
恩去也。蟾曰：「莫亂道。」淳化初，示滅，歸骨於本山。

全肯

全肯，婺州人，出家智者寺。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  
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肯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  
不肯師，還甘也無？」肯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太平興國中，  
無疾而逝。弟子紹忠繼世說法，識者以爲不墮祖風。

曉榮

空室外

卷之五

四八

光緒

曉榮，溫州人，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往參天台。  
國師密承心印，初居淨福，後遷龍冊，兩處開筵，大鳴法  
鼓。僧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榮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  
億，軀塵影妙，體刹刹盡，毘盧問日用事如何？」榮曰：「一  
會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歸衆  
於秀州淨土院，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六。

慶祥

慶祥，餘杭人，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  
天台門下推爲傑出，柱杭州九曲觀音院，隨機說法，僧

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祥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  
此祥？」祥著汝鼻孔。

行明

行明，杭州于氏子，出家雪竇，從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  
遷住永明，法化彌盛。明自天台受記回，翼贊永明，海衆  
欽仰。忠懿王建六和寺，延請住持，二處開筵，法雨霑於  
四部。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明曰：「日日潮音  
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明曰：「謝開，黎照燭。」太宗皇帝  
賜紫衣，號曰傳法大師。

空室外

卷之五

四九

光緒

遇安

遇安，福州人，得法天台，嘗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標。  
嚴將示涅槃，法嗣蘊仁侍坐，安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  
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  
君哉。既說偈，付囑乃命香湯浴身，易衣安坐。今昇棺至  
室，良久自行入棺，經三日，門人相與啟棺，觀安右脇吉  
祥而卧，四衆哀慟。安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訖責垂誠曰：  
「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也。」言訖復入棺，長往。

遇臻



遇臻越州人姓楊氏出家大善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晏居齊雲學徒奔奏僧問如何是無縫塔臻曰五六尺其僧禮拜臻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臻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臻曰汝喚什麼作心念臻於秋夕間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颺寒星列空瞻魄高指顧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頌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禪唱至道中卒於所住

義寂

學堂

卷之五

王

光碧堂

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既通律義復精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偏照也先是天台教迹燬於兵燹零編斷簡本朽枝摧寂思鳩集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一疏而已乃告韶國師囑人泛舟日本購獲僅足由是舊壁復完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以爲家寶錢忠懿王累請開講私署淨光大師

王羅漢

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住明州乾符寺酷嗜羶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伴睡

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開寶六月初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雨頻聞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乎本寺漢南國主錢氏私易名爲密脩神化尊者

行瑫

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少出家誦法華經月未五辰而畢軸年登受具從金華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至食時以不餐之米雜菜茹投小鎗中參

學堂

卷之五

王

光碧堂

獲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尋往會稽樂若耶山水遂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開講樓閣堂宇蔚成別院披閱大藏旁探經論慨其郭逵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大行於世周顯德三年終于所住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

彥求

彥求縉雲人姓葉氏納戒後造景霄律席入毘尼秘藏復悟香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禪師心訣

回住丹丘之六通院道望惟馨與申椒菌桂爭其芬烈也漢南國王欽其高行命居功臣院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惟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時屬度戒四方雲聚日供數千僧食未告匱計其所飯前後不下數億云建隆中卒於所住

空靈外

卷之五

五三

光緒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目次

空空

宋一

清辯

環省

贊寧

自詢

願昭

道榮

法齊

從朗

行滿

咸潤

師蘊

常省

空靈目次外

卷之六

光緒

文輦

慶祥

皓泰

曇穎

脩已

清簡

志蒙

德聰

昇嵩

懷璉

重顯

義慎

了元

智禮

元照

譚禪師

繼忠

元覺

遵式	悟法師
祖韶	源禪師
守宗	元淨
德章	本如
坦禪師	痴海
子璿	清澈
智才	處謙
子鴻	智遷
梵言	善孜
空空目次外	真淨
了然	惟正
淨端	善本
維琳	則全
資禪師	正彥
崇福	良俊
僧印	清叟附
慧才	法英
義猷	義海
體柔	齊玉

卷之六

二

光緒堂

惟鑣	守一
晉良	可齊
守卓	常利
法晝	慧元
戒禪師	正覺
淨源	景深
智朋	道平
普能	繆道者
法如	如庵主
空空目次外	淨梵
如哲	法寧
惟尚	楚明
寶月	果昌
思慧	有規
慧辯	從諫
惟湛	梵卿
妙源	照伯
澄月	自益
法濟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淨曇	法達
立禪師	懷志
印首座	德週
法空	性空
道琛	道隆
普崇	法一
清了	法清
佛心	象禪師
空室目次	
卷之六	
四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空空	武林吳慧龍仲飛氏閱
宋	
清辯	
清辯宣平人遺其姓氏得道於烏巖每乘虎下山乾德初創淨妙寺工畢其虎誤爲鄉人所殺後知爲辯師脚力自悔捨田二十畝入寺償之至今寺有償虎田	
瓊省	
瓊省溫之陶山人姓鄭氏稚齒出家棲心圓頓嘗閱楞嚴經文理宏濬未能洞了一夕夢日輪墮空張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嗣法永明傳衣表信開寶三年勅住寶雲寺學者臻萃法音大振未幾示疾忽現寶樹浴池省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言訖安坐而化	
贊寧	
贊寧德清人姓高氏出家祥符寺習南山律宗著述毘	

尼時人謂之律虎。宋初徵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召對滋福殿。詔脩高僧傳三十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至道二年。示寂。歸骨龍井塢。謚曰圓明大師。

自詢

自詢號國一道者。傳法於了定。大寂禪師。嘗然一臂供佛。雍熙初。勅建受業寺。詢然身以報火滅。舌根不壞。

空室外

卷之六

二

光緒堂

願昭

願昭錢塘人。出家保清院。受業後。叅靈隱清聳禪師。發明心要。衆請出世于秀州羅漢院。上堂示衆曰。山河大地是善知識。時時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願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願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欠遷杭之香嚴寺。無疾示滅。

道榮

道榮不知何許人。淳化中。居長隴院。習禪定。靈異頗多。

時人稱爲羅漢。既入滅。人有見於壽昌五百應真位者。今肉身留存。

法齊

法齊婺州人。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遂居長春。稱第二世。間筵聚衆。隨機說法。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齊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卽見去也。齊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太平興國三年。捨衆。宴居。至咸平三年。示寂。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空室外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從朗

從朗不知其所自出。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嘗畫掩。每誦蓮經。羣鳥啣花。匝座。潛聞。嘗謂之閉門不納。

行滿

行滿。聶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游。天台。棲華頂峰。智者院。知衆僧茶竈。剽。承。理。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嫺。嫺。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幹。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

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眾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 咸潤

咸潤上虞人習天台教觀依錢塘會法師講遂究其旨景德四年邑令裴煥請演教於等慈繼徙隆教永福法音所震聽者動以千計禪寂之暇頗以筆墨自娛有五洩山之學院十題編於掇英

### 師蘊

師蘊金華人初與韶國師結侶游方性滑稽出語諧謔

### 靈空

卷之六

四

光緒

高達者多訾其狂獨韶師默而識之語人曰蘊公痴人吾不測其邊際也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所誦過經文及密呪各論以幾百藏為度始知其密持之不懈開寶六年無疾坐終闍維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蓉色柔軟可憐或曰是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耳乃重燔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 省常

省常錢塘人結淨行社於西湖刺血寫淨行品雕彌陀

像與公卿牧伯二十人比丘千餘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為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日地變金色移時始滅

### 文輦

文輦永嘉陽平人得法明昭禪師揚駒之間決了疑滯旋遇天台韶國師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為異緣牽轉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雙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足此所謂殊途而同歸今更取

### 靈空

卷之六

五

光緒

佛經為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遍自是以來逍遙無滯太平興國三年操斧自造木龕巧結玲瓏重攢題淡號曰浮圖入內跌坐自持火炬誓之曰焚此棄軀供養十方諸佛聖賢言已發焰亘空其烟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泣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世壽八十有四

### 慶祥

慶祥杭人姓祝氏有辯才多聞強記受業於祥符寺學南山律兼通六籍史書莊老百氏之學撰高僧傳三十

卷淳化二年預史館集新書五年遷左街僧錄王內翰贈詩云詔脩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其爲時賢推重如此號曰九曲禪師

### 結泰

皓泰河東人初參琅邪邪問理兵掉闖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一見泰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泰一坐具泰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曰伏惟上座邪拓開曰五更清早起更有夜行人泰曰賊後張弓邪曰且坐聖茶後住安吉州天聖寺開壇說法僧問如何是他泰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泰曰看牆如土色

### 曇穎

曇穎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便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穎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問然遂謁谷隱聰禪師復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然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穎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

卷之六

六

未譯堂

空室外

卷之六

七

光壽堂

穎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曰牡丹花下睡猶兒穎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穎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穎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勢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無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踰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穎惺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經穎歎曰繞汝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後住潤州金山開堂說法每以此爲提唱上堂云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是誰涕唾穎乃自唾一唾便下座

### 脩已

脩已杭州人少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伏錫山，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莫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 清簡

清簡，錢塘人，姓張氏，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潔」，嗣法歸宗。柔禪師住明州天童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簡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簡曰：「達磨不可再來也。」晚居

### 空室

卷之六

八

光緒堂

雪竇而終塔於寺之東南隅。

### 志家

志家，婺人，不知得法之自。好衣錦繡，往來闐闐間，丐錢市猪首，克饌或伺所遺，骨髓終不能覩，因號「猪頭和尚」。凡言人災福皆驗。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遮道留之，不可抵衛。之吉祥院，浹旬，需湯澡潄，自述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不犯片嘗。詢其真性，吾是定光。端坐而化，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罹火，殿宇煨燼，而真體巍然，獨存。賜諡慧通大師。」

### 德聰

德聰，姑蘇張潭人，初入杭州慈光院，受具戒於梵天寺。衆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余山之東峰，有二虎爲之護，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之，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跏趺坐而逝。閱月，貌如生。葬余山峰後，遷於南嶺。聰嘗住超果寺，慶依尊者自杭州奉觀音像來，聰預告衆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

### 空室

卷之六

九

光緒堂

及期果然，今超果奉爲開山祖師。

### 荊嵩

荊嵩，藤州鍾津李氏子，嗣法洞山住杭之佛日庵。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又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輔教編進之仁宗皇帝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嘉，賜號明教大師。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與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脆尺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日。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



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鍾津盛行於世

### 懷連

懷連漳州龍溪人姓陳氏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卅角圓頂篤志道學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卽募叅尋遠造泐潭投機印可師事十餘年去遊廬山爲圓通禪師掌記皇祐中仁廟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連問答

### 空室

#### 卷之六

十

光緒堂

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帝不允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連復以頌謝帝遣中使賜龍腦鉢連謝恩畢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治平中再上疏乞歸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放歸林下連旣渡江初住西湖受請居四明阿育王寺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閣其碑文則蘇子瞻手筆也嘗上堂示衆曰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什麼處良久

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 重顯

重顯字隱之遂寧人少依益州普安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爲苦行韓大伯所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與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遂捨去徧叅諸方語多不契後至復州北塔祇

### 空室

#### 卷之六

十二

光緒堂

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逮其機顯俊邁祇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將游靈隱與曾學士遇於淮上曾曰靈隱珊禪師吾故人也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沅衆中俄曾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十餘使吏檢床歷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荷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曾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峰虛席舉顯出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樵杖衆衲環之忽問曰

前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  
邪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然視  
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嘗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  
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  
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  
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  
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  
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傷日三分光  
坐空外

卷之六

十三

光緒堂

義懷

義懷溫之樂清人世以漁爲業兒時坐父船尾漁得魚  
付懷懷輒放之江父怒咎詆甘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  
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灑行步遲緩衆中望  
見如鶴在鵝羣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  
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者宿者宿曰汝其當宏

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俟遂東遊至於翠峰翠峰衆咸  
懷當管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  
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幾佛矣顯使誦提唱之  
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顯激賞以爲肯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  
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  
涼處懷至必幻出樓閣四事成就晚示疾將化弟子智  
才問那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  
枕而寂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坐空外

卷之六

十三

光緒堂

了元

了元佛印禪師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髻髮  
覆眉發犀盈口稍長風骨秀拔有異常見發言吐論皆  
詮經史閭里先生目曰神童年纔舞象名擅雕蟲咀諸  
典墳笑談今古拾俗試經圓具感悟有如夙習過諸諸  
方弊机間先法席出爲宗匠辯才無礙肆口而談無非  
般若名傾朝野神宗賜高麗唐稍金鉢以旌其德一日  
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至元曰此間無坐榻居士  
來作甚麼東坡曰暫借和尚四大爲坐榻元曰山僧有

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東坡欣然曰請道元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居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元却贈以雲山衲衣後東坡守杭諸居聖水寺次徙靈芝雨處開筵說法學徒輻湊元性滑稽每以諧語接人時有殿嚴王親父請元說法元升座唱曰此一辦香爲掃烟塵力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得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大喜以其久帥多殺人也東坡貶惠州時元致書云子瞻賢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後莫知所終

### 智禮

智禮字約言姓金氏郵人自幼神情湛寂骨幹英粹登年受具究心禪理從寶雲義通傳天台學通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通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碍是名法界禮曰旣曰無碍次第安有居三年慨蒞

譚席咸平初郡大旱與僧遵式然指以祈觀音誓曰果不雨當焚身三日雨大至撰不二門指要鈔及語難普天禧間脩法華懺顯四淨土之道真宗賜號法智大師天台智者之學禮爲中興云

### 元照

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羣宗初居天台徙杭之東藏學者爭從之晚振錫姜山愛其深秀遂結茆投老道法益高勤於著述有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應法記往法記報恩記及刪定尼戒本金剛疏等書蘇東坡嘗就之書像薦母未幾坐脫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祥光五色燭於湖面良久而隱

### 譚禪師

譚禪師不詳姓氏住諸暨報恩寺嗣法雲蓋山繼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譚曰隻履已歸慈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便與麼時如何譚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譚曰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譚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及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拈拄杖示衆曰

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來處來，擊香臺一下。

繼忠

繼忠，永嘉人，父母乞嗣於天台章安佛祠，後夢僧授以子曰，此螺溪尊者也，寄汝養之，方娠，母即厭棄，八歲落髮受戒，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不瘥，乃精脩觀音三昧，恍見大士授水灌頂，遂夢四明延慶廣智大師傳天台教，往就學，代師講演，雪竇見而歎曰，此法器也，歸住法明寺，學徒雲湧，法席之盛，爲東南冠，元豐五年正月八日夜，集衆告別，有登吾道場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之誓。

卷之六

此卷

著扶宗集五十卷，越清獻并贊之云，教明圓通，聰衆依嚮，以心傳心，以真破妄，真今謂何，有相非相，如水中月，如鏡中像。

元覺

元覺，婺州義烏人，姓傅氏，大士翁之裔也，夙脩種智，隨願示生，七歲出家，十歲遊方，逮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着槽廠去，覺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勢也，俾爲侍者二十年，運水搬柴，不憚寒暑，後出世蘊臺，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次居蔣山，丞相王安石既避賢路，與覺結廬定林山中，逍遙物外，清談終日，贈覺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當時以爲希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覺曰，驢胎馬腹。

空外

卷之六

七

光緒

遵式

遵式，寧海人，字知白，母夢吞珠而生，傳天台教於寶雲，然頂誓行四三昧法，時北宗多輕台教，乃伏闕上書，請

以止觀入藏。因章獻太后請。獻為著懺文。行懺多其人。咸稱為慈雲懺主。近日星隕。自云。生於上品。焚餘三指。不壞。賜號正覺禪師。

### 悟法師

悟法師。錢塘人。出家天竺。精持大悲咒。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因晝夜不廢誦。誓焚身助王旦。遵式冥求。感動天聽。入台教於藏中。既如願而焚。薪盡不壞。

### 祖韶

祖韶。天台人。年十九。通法華。得度。參慈雲。得其法。與慈

### 雲命

卷之六

十八

光緒

雲命。補其法席。化行兩浙。壽七十二。無疾坐脫。賜號明智法師。

### 源禪師

源禪師。未詳氏族。嗣法石霜。住安吉州廣法院。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源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源曰。瞳人笑點頭。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源曰。禍事。曰。某甲罪過。源曰。龍頭蛇尾。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蕭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

擲筆而寂。

### 守宗

守宗。金華人。少出家。即誓擔正法。遊歷諸方。遍參尊宿。所至晝則丐食。夜棲樹下。未嘗掛名床席。既還廬。於院北。環植七松。餘四十年。精脩不怠。鄉人敬禮之。咸稱七松大士。元豐六年。跌坐而化。火後妙香滿野。獲舍利皆五色異光。

### 元淨

元淨。字無象。於潛人。生不茹葷血。十歲出家。見講堂座

### 雲空

卷之六

十九

光緒

雲空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從慈雲入法智室。夙夜服勤。不怠。年二十五。為大妙門。賜紫衣。號辯才大法師。沈文通。守杭。迎住天竺。頓增萬礎。學徒四集。無不飽餐法味。而去。居十七年。還於潛。繼素懇請。復歸天竺。趙清獻。并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晚居龍井。法界觀成。眉間往往有湧舍利。肩現袈裟。條八十一。如住世之數。與東坡居士為方外交。及卒。蘇頌演為撰塔銘。

### 德章

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章曰一言迺出青霄外萬仞峰前險處行日作麼生是險處行章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是章曰也不得放過再宜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章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章曰水內覓魚蹤章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覓拈來掌內衆人驚

空室外

卷之六

三

光碧室

本如

本如句章人初學於法智有悟作頌曰處處逢路頭頭是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更思量法智肯之講說教論從者如歸慶曆二年賜號神照嘗居白蓮寺有虎睡西南隅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殺之夕所居梁木俱折體間異香比堇登龕顏貌如生爪髮俱

長塔之近地一日生青蓮花趙清獻拈爲作行業記

坦禪師

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參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宛守開景張請坦繼衣法席坦方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坦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這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機衲歸衆更不禮拜坦曰新興教今日失利更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坦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殺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這道處坦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空室外

卷之六

三

光碧室

痴海

痴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騷故名痴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痴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攣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怠不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痴海拜不

已一日睡於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於世永嘉江心寺碑其手筆也

### 子璿

子璿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竹卽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卽起其席僧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

### 室空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領悟禮謝回額時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以介也乃如教再拜後辭住長水承稟日願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 清徹

清徹仙居人戒行高潔嘗截一掌爲衆祈雨應時大雨年乃有秋庵前猛虎馴伏如畜犬然寂後鄉人漆其真身事之

### 智才

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得法天衣住臨安佛日庵上堂曰無今無古不改絲毫離少離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僧問如何是道才曰水冷生米曰如何是道中人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才鳴指一下

### 處謙

處謙永嘉人姓潘氏字終情住白蓮院戒律精嚴四衆傾服爲王安石所知通州旱請謙禱雨於潭謙至潭

### 靈異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所稱靈三下大聲語龍曰昔智者誨汝旱則施雨今偶恣之耶言訖雨大注州民敬事之號曰神悟大師

### 子鴻

子鴻丹丘人姓吳氏嗣天衣法席住台之瑞嚴學徒雲聚僧問如何是道鴻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鴻曰語墮也曰乞師指示鴻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海洋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繖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閉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喝一喝下座

智遷

智遷杭州高氏子。得法懷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唱天衣之旨。僧問。一問一答。豈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遷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遷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佇遷曰。與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遷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瞿瞿。眈眈。眈。拈掌呵。呵。大笑曰。今朝把鼻直是黃面瞿。瞿。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

空室

卷之六

三

光緒

梵言

梵言不知何許人。天衣之法子也。一席推爲首座。後住越州淨衆寺。法音大振。上堂云。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以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獅子吼麼。咄。

善孜

善孜杭州人。得法懷禪師。於臨安北山顯明說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孜曰。九年空面壁。懺羅又西歸。曰。

了然

焉甚麼如此。孜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孜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孜曰。牆壁有耳。

了然

了然臨海人。姓薛氏。初母胡無子。禱於石觀音像。夢一老僧。手持蓮花。語曰。食是當。朕然非汝子也。生而超異。住白蓮寺。寺後有龍湫。路峽。不便行者。然呪之。使遷。一夕大風雨。遂徙寬地。寧海建法會。請主法。席寐中見有持牒來者。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又夢一龍。化爲神告曰。師七月當歸。既寤。并日說法。且誠且別。至期泊然安。

空室外

卷之六

三

光緒

坐而逝。號智湧法師。

真淨

真淨不知其所自。止杭州淨住院。初參達觀禪師。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網。經是禪網。提綱正綱了。禪見經淨。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淨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舒手。淨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淨端

淨端吳興人。姓丘氏。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山。嗣翠峰月禪師。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飢寒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檢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長。方對丹陽尹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極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捱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者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宣至此。以手擲。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眾聞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如是。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

空室外

卷之六

三六

光緒堂

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

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闢圓照粹美。不悟其机也。嘗客無錫。欲歸湖。日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大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空室外

卷之六

三七

光緒堂

惟正

惟正錢塘黃氏子。住餘杭功臣山。年十八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出入嘗跨一黃犢。將侍耶堂。出守杭州。與正爲方外友。每來調。必軍持掛角上。人爭觀之。正自若也。至郡庭下。續談笑終日而去。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

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笑達旦。率以爲常有問者。曰。師以禪名而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聞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正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 維琳

維琳湖州人。嗣法育王。連禪師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琳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

空室

卷之六

三八

光緒

便是育王兒孫也。無琳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琳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鶴岫中昂足行。云未審意旨如何。琳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琳曰。聽取一偈。搥拙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猿山西叫明月。後住杭州徑山號無畏禪師。

### 善本

善本開封人。幼時母病。剖股肉以進。疾愈出家。得華嚴經。開卷恍然心契。始知夙因之有在也。蓋旦夜精進。骨

不親席者二十餘年。遂博通諸經。要旨得無罅。口所說皆爲密諦。晚住杭之淨慈。繼住東京法雲寺。蔭子瞻作詩贈行。大觀二年終。葬大慈山崇德院塔號定光。

### 資禪師

資禪師不知何許人。爲育王連公法嗣。住臨平勝因。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資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資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資曰。觀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論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玄關。一任縱橫。妙用後不知所終。

### 則全

則全字叔平。姓施氏。慈谿人。落髮於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六大弟子。則全爲之首。旁通諸史。尤工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過。識者每言直心是道場。若叔平真出家兒也。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禮重之。嘗語人曰。叔平才氣凜凜。然若衣儒衣。冠儒冠者。使簪筆荷囊立柱下。

空室

卷之六

三八

光緒

以職諫諍。豈遂不若漢汲黯唐魏徵哉。慶曆五年夏。別衆坐。世號三學禪師。

### 崇福

崇福縉雲人。年二十一。祝髮於聖壽寺。不啖酒肉。貌偉氣克。景祐二年大旱。邑令同詣亂溪百丈潭。請水。忽有龍見。爪福一履以去。歲再旱。福復至潭所。忽湧出荷。吸甘雨。隨至。鄉人敬信之。以爲慈氏下生也。後入涅槃堂。像祀之。遇旱禱之立應。

### 正彥

戒齋附

### 空外

### 卷之六

三十

光碧堂

正彥不詳姓氏。住温州彌陀庵。人稱爲庵主。嘗謁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彥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彥曰。道什麼。良擬對。彥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彥。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後得法育王建禪師。與臨安佛日戒弱和尚同船。法實僧問。弱如何。是毘盧印。弱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弱曰。步步成蹤。時稱踏雪禪。

### 僧印

僧印者。承天簡禪師之法嗣也。住温州瑞安。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印曰。頭大耳小。如何是法身用。印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印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捧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印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竹空雲鈔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刀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跏趺坐而逝。

### 空外

### 卷之六

三十

光碧堂

### 良俊

潛叟附

良俊。蘭谿人。出家聖壽寺。清齋持律。母老。兄貧。乃闢一室於寺側。迎母供養。於中朝夕躬致庖爨。十五年。母亡。聲衣鉢。津送。人稱其孝。年七十二。一旦無疾更衣而化。時有潛叟者。名自天。居聖壽。亦有孝行。嘗卜地於橫山黃塢。以墓其親。仍構祠曰報德。君子曰。出家兒不知有親久矣。至勸人小作功德。便唱言超生七世父母。而垂白在堂。反不知供養。豈他人之過去者。可以虛借自己之現在者。難於實證耶。此二僧既出世間。而仍以世法。

報親不滅人倫。不肯祖意出家。事親者宜以是爲法。

### 慧才

慧才永嘉之樂清人。入法智室。持大悲咒。恒百八遍。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於雪峰。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日。燈壽八十六。更衣就坐。書偈泊然而化。有證戒光記。襄陽米芾書。

### 法英

法英明州鄞人。姓張氏。得法九峰韶禪師。初住襄陽白馬上堂示衆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

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厘有隔。是故雖一大藏。

###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教不爲多言。一默。毘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看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迷途。這箇是須遇明眼人證據始得。次居大梅。嘗有偈曰。春山尹蘼正蒙茸。好把黃梨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

### 義歡

義歡義烏人。持戒甚堅。精通教典。創建興化院。爲淨脩之所。影不踰闕者五十年。康定元年。壽九十餘。無疾端。

坐而化。既葬累月。徧見夢於其徒曰。吾身當山。乃開龕就視。肌肉如生。遂復迎入院。開維得五色舍利。有黃雲覆其上者三日。因名其山曰雲黃。

### 義海

義海雷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海於言下大悟。遂呈偈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海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机。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海曰。這裡無安排。你處後不知所終。

空空外

### 卷之六

三

光緒堂

### 體柔

體柔不詳姓氏。嗣法棲賢禪師。住安吉州之西。余開筵說法。四眾雲集。上堂示衆曰。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 齊玉

齊玉雷川人。尚書莫公支子。法號慧覺。早親釋典。日記。

數千言宣和六年遷居上天竺。嘗終夜經行不息。端坐合掌而化。葬於山西。塔曰慧寂。

### 惟鎮

惟鎮錢塘人。得法於棲賢遠禪師。後住杭州南山之法雨。說法無礙。當時稱為辯才。僧問如何是法雨境。鎮曰。竹寺門前。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鎮曰。芳草。和花種。僧篋帶雨。移遂顧視大眾曰。還知麼。南山鎮頭。白雲。時并西湖。听上綠草。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維喝一喝下座。

空室

卷之六

李商

九傳

### 守一

守一江陰人。姓沈氏。幼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游。晨夕參叩。頓悟宗旨。後於秀州本覺出世說法。僧問離羣師子。踞地全威。不露爪牙。願聞哮吼。一云。大家着力。僧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一日親聞第一机。一曰。脚跟下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辦取火中蓮。一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保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同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

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門。圓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既集。

不可徒然。畧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閨外之權。剎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又曰。日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窮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為念語。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柴門。蒲喬山僧。怎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空室

卷之六

三十五

九傳

### 晉良

晉良饒州吳氏子。嗣法於圓照。宋本禪師。住衢州靈隱寺。雄清獻林。請開法於越之。福果衡之。超化海會。靈曜西剎。法音大振。僧問三變禪林。四面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良曰。鉢盂口向天。因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旋得五湖傳。良曰。那箇是山僧。開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良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蘭鈺家風。柳楊問答。一撥笑具。雖然如此。因風撒土。

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蓋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可齊

可齊台州人姓應氏少依國清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肆晚造圓照禪師法席薦機言下推爲首座衆請住安樂山次遷天童兩振法音流於四部僧問寶花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齊曰華開嚴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齊曰水滸簷前一株清問如何是道齊曰踏不着曰踏著後如何齊曰七穿八穴乃曰

空室外

卷之六

三十七

光碧堂

守卓

守卓不知何許人嗣法圓照禪師住雪竇法藏上堂示衆曰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輝輝相映又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偏

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脩皆謗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便下座

常利

常利得法圓照禪師出世湖州報本大弘法席僧問如何得作佛去利曰煩惱裏薦取如何得離煩惱利曰對

空室外

卷之六

三十七

光碧堂

面菩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利曰照磨後如何利曰黑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利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利曰有作如何是有作利曰無爲僧擬議利曰漆桶這裡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人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食不得咬破然雖如是切忌死生叅

法畫

法畫杭州徐氏子出家圓具聽習經論過目不忘人稱風解後造瑞光投機開悟先住天鉢次徙香山後被旨

住東宗慧林僧問山巖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晝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峰峻。道何藏。晝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晝曰。你要費力。乃顧大眾曰。皇都禪刹。慧休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拂祖。銜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着。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路。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

聖空外

卷之六

三九

光碧堂

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便下座。

慧元

慧元。潮州倪氏子。年十九。受具游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禪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他求。惟求佛法耳。圓明笑曰。王城聲利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儼法盡在南方也。元乃自京洛游襄漢。徧歷名山。遂至黃龍。時南新自嶺翠來。龍象四集。元每坐小板。輒

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入吳開。於吳江壽聖寺。又住崑山慧嚴院。說法十年。道俗尊信。嘗自持鉢入湖。湖人云。師到處爲家。緣何獨愛姑蘓。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箠。譁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愠。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潮人所有。遂往報本禪院。一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一片新。言訖而化。遺言葬峴山之陽。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它日可建寺也。後三十年。楚國公王勸追慕道風。爲請於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勸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一如元之所記云。

聖空外

卷之六

三九

光碧堂

戒禪師

戒禪師不知何許人。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時蘇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有爲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爲宣之。戒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爲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

定人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  
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納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  
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先此無垢人壞  
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戒爲東坡所知是必有可知者  
或云東坡守杭日戒常卓錫湖上然莫詳其佳處也

### 正覺

正覺臨州李氏子母夢異僧解環繫其右臂乃孕自是  
齋戒及誕右臂肉隱起若環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  
宗道久泰佛陀遜禪師嘗指覺謂其父曰此子道韻非  
空室外

### 卷之六

早

光緒

常備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  
十八遊方與祖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者誓不歸矣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  
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陳香山香山未肯曰別  
見人始得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覺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這道覺  
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尋  
遁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泉出迎見其衣舄  
穿弊麻經之真歇命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爲履來

那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後出住泗州普照次  
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晚居天童衲徒雲集上堂今

日是擇迦老子降誕之辰老僧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  
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  
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起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  
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  
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  
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

### 空室外

### 卷之六

早

光緒

底人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  
人覺曰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屢曰如何是  
不來不去底人覺曰石女與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  
幾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  
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紹興丁丑十月游  
洛更衣端坐顧侍僧索筆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  
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

### 淨源

淨源字伯長姓楊氏杭州人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



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盡得華嚴真旨。聲譽籍甚。左丞蒲公守杭。以慧國院易禪。爲教命源居之所。至續講景慕。高麗國王子爲僧。因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元祐三年示寂。瘞院之西北。世壽七十有八。

景深

景深台州人。姓王氏。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剃染。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因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意不自適。遂詣寶峰求入室。峰曰。宜須斷起滅念。何空刻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

聖堂外

卷之六

聖主

光緒

遷校。方有自由。余深開頓悟。歷古峰擊鼓告衆曰。深。保開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門。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獨處玄。紹興壬申二月示病。乃曰。世緣盡矣。復爲衆小。衆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餓。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智朋

智朋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條云。雨洗炭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子。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朋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朋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朋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朋曰。若紹興初。出住華藥。婆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朋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開花。未幾示寂。

道平

道平處州人。法嗣大滄詰禪師。住東京智海寺。上堂。舉盤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賊斗屈。智海門下。人人。

慷慨生擒猛兇活捉獐龍服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  
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  
斯卓拄杖下座

普能

普能杭州人姓呂氏嗣法慶善晨禪師繼爲說法四衆  
雲集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  
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繆道者

繆道者西安人原口山多猛獸阻險往來者懸崖攀木  
累足以行春夏山水暴漲則又病涉道者來住甘泉寺  
盤山開道遇虎狼則手撫之去熙寧間坐逝出三昧火  
自焚其身人號金川聖者

法如

法如衢州人姓徐氏初叅雲蓋守智禪師悟汾陽十智  
同真話尋常提唱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  
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  
閒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責龍嫡骨孫上

靈空外

卷之六

聖因

光緒堂

堂知見有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真淨  
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  
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如庵主

如庵主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  
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侶郡守聞其  
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守何  
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得一生閒又聞遂焚其  
廬竟不知所止

靈空外

卷之六

四五

光緒堂

如哲

如哲未詳族里初住越州天衣退席後住平江之萬壽  
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詰問者哲荅  
以偈云瑞巖長喚主人公實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  
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  
笋輿乃書八字示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因叙平昔  
翠問勉衆進脩已忽豎起一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  
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叟  
端坐而逝

淨梵

淨梵嘉興人。姓宣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嗣湛琳二法師。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咸贊授羯摩。法呼淨梵。此五名聲如撞洪鐘。時長洲令王茂目擊其事。題石爲記。化後荼毘。有舍利五粒。惟尚。

惟尚不知何許人。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話詰之。尚不能對。至

空外

卷之六

四十六

光碧堂

僧堂忽大悟。告人曰。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吾頭信有之矣。遂偏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驚頭錘觀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鸚鵡守空池。舉未絕。却墮李曰。正當急麼。時作麼。生尚振袖。兩手口逆。嘴尚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臨安廣福院。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法寧

法寧姓杜氏。衢州人。得法於寶寧英禪師。住明州雪竇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

七。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悶倚禪林。學留與兒孫指路頭。

寶月

寶月越州人。姓鄭氏。金山慧禪師法嗣。住常州報恩。號曰覺然。上堂示衆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具耳。雖然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空空外

卷之六

四十七

光碧堂

楚明

楚明百粵張氏子。得法善本禪師。住淨慈寺。隨機說法。當時以爲東南佛眼。上堂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象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

思慧

思慧錢塘人。姓俞氏。嗣法洪雲住福州雪峰。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飯。趙州茶。黃鶯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

落梅花慚愧太原乎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一喝下座

果昌

果昌安吉人姓時氏從善本禪師得法後住婺州寶林  
提唱法雲之旨嘗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  
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破昌曰祇爲太硬楊  
曰猶涉繁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昌曰也是  
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  
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銀箸直先無  
香氣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  
尋鼈鼻

慧辯

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子出家普照得法於明智智命  
代講尋徙天竺從猗座聽法者日常千指時翰林沈時  
卿守杭以嚴猛爲治僧徒見者皆懼惟辯獨從容如平  
日沈異之裨蒞僧職蘇東坡作倅高其行與爲方外交  
辯容止端靜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辯脫衣與之使  
從支徑遁去後隱草堂將示寂遺命須東坡至方闔龕

四日而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以哭  
之時熙寧六年也

有規

有規婺州人姓姜氏得法法雲於安吉州道場山卓庵  
以居學者雲赴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竊諸玄辯若一  
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机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  
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  
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化士  
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規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  
靈空外

惟湛

惟湛義烏人姓宋氏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五  
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羣恩得度首謁神照復往依  
廣智嘗白智曰師所授者我無疑焉若圓頓絕待之旨  
當須自得後敷講於雲間超果大楊化道天台一宗振  
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跌坐而逝火浴之頃舍  
利粲然

從諫

從諫松陽人。幼見佛經。卽能自誦。出家卽謁天竺辯才。性根鋒利。往往薦機。言下辯才歎曰。吾道由子而弘。努力努力。由是聲播諸席。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紙觀。黑白二圓相。乃答傷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大觀二年。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而逝。賜號慈辯大師。

妙源

聖空外

卷之六

王十

光碧堂

妙源字晉之。慈谿人。清苦峭厲。貌瘦薄。無威儀。嘗衣蘆花衣。服鐵襪。口誦佛號。不輟。每跣足乞食於道。未入口。遇饑者輒分饒之。以爲常得法於愚公。愚晚歲開講經。山學者雲集。每令源代其酬答。往往機鋒電掣。卒不可搏縛。及風止水靜。意泊如也。主定水。問學滿戶外。將示寂。勸弟子勿火。勿塋。委身尸陀。以飼鳥。

楚卿

楚卿姓錢氏。嘉興人。得旨。東林總禪師。住紹興之象田。大弘法。席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楚

橫按拄杖。僧便喝。楚擲下拄杖。僧無語。楚曰。這死蝦蟆。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同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澄月

聖空外

卷之六

王十

光碧堂

澄月不詳氏族。婺州智知山嗣如禪師之法嗣也。得法後。任於承天。僧問如何。是道。月曰。殘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月曰。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今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照伯

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崇教寺塔下。夏坐。則向日。冬卧。則擁雪。或引紙縱筆。濃淡橫斜。初若狂言。終無不驗。宣和己亥。正旦。忽持巨軸。與一往還士人。緘膝甚密。已乃行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次及遼亡。迄於中興。時

日不易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不東去不西來沿道誦詠數日跌坐塔下視之死矣衆欲昇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猴衆隱卽之望木杪騰踊者數十忽不知所之

### 法濟

法濟臨海人師黃岩浩先罕卧食冬夏不爐不扇建炎寇亂與其徒各燼一指以保城邑每誦法華至藥王品輒太息曰身如垂危附贅虛生浪死何益遂采薪自焚是夕星月皓然忽天雨曰花大如朔雪清旦拾遺骨得

### 盛空外

#### 卷之六

壬子

光緒堂

舍利五色者數升

### 日益

日益不知何許人嗣法保寧仁勇禪師住安吉州上方寺開筵說法提唱爲玄素所宗一日上堂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剎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篲打篲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枝頭指南爲北直得

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圓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維雖鴛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荐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喝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割

### 淨曇

### 空空外

#### 卷之六

壬子

光緒堂

淨曇嘉禾人嗣法寶寧璣禪師晚住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須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肘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禰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人鑽龜打瓦收足而化

### 法達

法達不詳氏族爲南嶺嚴嚴慈感禪師法嗣任明州阿育王寺一日上堂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孰奈

何爭似曰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目點眉微咲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食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玄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無孔鐵錐行道之人如何卽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 立禪師

立禪師麗水人住法海寺法鼓之音振於四部時道君皇帝幸林靈素改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立上堂云都

坐空外

卷之六

五古

光碧堂

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今聖君垂旨改佛殿爲神霄釋迦老子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老僧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何無根樹下嘯月吟風於無縫塔中安身立命去也一任乘雲仙客跨鶴高人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堪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哥且道山僧轉身一句還作麼生遂擲杖端坐而化

### 懷志

懷志婺州人姓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實僂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鼻丞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志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志趣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請出世志却之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痴憨踪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拔毫文彩露崇寧二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日已夕矣遂咲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毘收骨塔於乳峰之下

坐空外

卷之六

五古

光碧堂

### 印首座

印首座不知何許人自參眞淨徹證宗猷歸通婺州之雙溪一日偶書曰朽脚鑄見湯自煨飯餘長自坐堆堆

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回。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 德遇

德遇信州人。俗姓璩氏。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黃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後於溫州光孝寺開筵說法。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 空處外

#### 卷之六

王六

光碧堂

### 法空

法空江西人。遺其姓氏。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音。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空遂辭行。清草堂以偈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空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空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空既泐。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資衣一襲訪之。衲子聞。

### 性空

多往依之。而空亦老矣。後示寂於本山。  
性空漢州人。先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造船子遺風。結菴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興至。多爲詩詠。得之者必珍藏。以爲拱壁不啻也。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得。安。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空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心詭伏者。問其求。空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空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空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空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

### 空處外

#### 卷之六

王六

光碧堂



星無碍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飮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盧舍。免焚。實空之力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觀空。見佛不拜。乃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空掌之曰。會麼。云不會。空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冰。羹矣。至戊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拙哉老性空。剛要餞魚鱸。去不索性去。秋管向人說。空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空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空取塞肩水而回。衆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秘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鳴咽。項於蒼茫間。

聖空

卷之六

五十八

光碧堂

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閣維設利。大如菽者。無筭。二雀徘徊空中。火盡始去。

道琛

道琛永嘉人。姓彭氏。出家樂清。攻洪院。傳天台教觀。忽一夕。悟旨。不假筌蹄。而言辯如流。紹興間。住賢福寺。每堂厨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即現。光質家以爲異。屢歸之。江心真歇天童覺老皆尊師之後。住四明延慶寺。俗傾嚮。皆謂活佛出世云。

聖空

卷之六

五十九

光碧堂

道隆

道隆桐廬人。姓董氏。於嚴州鍾山得度。杖錫遊方。所至耆衲皆爲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心延爲首座。無以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密。數簍自適。人無知者。手常穿一襖。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襖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隆便掌。

普崇

普崇慶元人。嗣法草堂清禪師。開講育王上堂。示衆舉

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崇曰非風非旛無處着是旛是風無着處遼天俊鶴昏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法一

法一姓李氏襄陽郡王道勉之玄孫也世居祥符毋夢梵僧托舍而生年十七成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

空空外

卷之六

六

光緒堂

就將棄家從釋祖弗許毋曰微之昔夢當是宿老沙門遂從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了無契入乃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署爲首座尋謁草堂於疎山薦於言下紹興初請居延福退席歸天台萬年觀

清了

清了西蜀左綿人姓雍氏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初見丹霞淳禪師悟肯後謁長蘆照禪師一見器之命歸侍師踰年分坐未幾照稱疾退閒命了繼席學者好歸拈香

時照付衣擬拈出及見而爲丹霞令侍者扯去了預備布伽黎於袖遂搭以示衆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門下卽不然卓拄杖一下云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黃梅雨秋苗爭得青紹興間李守光命主龍翔藉緣力合二刹爲一今爲江心寺祖師

法清

法清嚴陵人稚齒出家卽以弘法爲已任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黎覆頂而坐曾侍郎開問曰上座生身何處曰

空空外

卷之六

六

光緒堂

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清擲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清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後於慧日雅禪師座下得肯遂住隆興九僊上堂曰萬柳千花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着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

佛心

佛心姓朱氏壽昌人耕山誦佛遇九陽常有黃雲覆其頂諾人以雨輒驗一日至葉樞密家求山水衣樞密曰

無有心曰在某篋箇中良久又曰吾帶一小畜至恐驚  
人當出收之家人覘其後見一虎繫於府前柏樹上樞  
密見其靈異遂舉永與之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八日忽  
書偈云六十一年住世間隨流來往度塵寰今日已歸  
霄漢去碧雲空外有青山跌坐而化自焚其身至今野  
燒至此卽滅春草不生以存靈跡

象禪師

象禪師越州山陰人得法淨慈明公遂嗣講席上堂古  
者道一騎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

空堂外

卷之六

本堂

光緒堂

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  
色之身乘其國土游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  
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有已前坐斷得麼出  
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  
到乃擲拄杖下座

名賢外錄卷之六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

空空

宋二

道昌

了一

慧光

嗣宗

慧暉

澤龕

法恭

圓智

晉交

知和

介然

瑞仙

空堂目次外

卷之七

一

光緒堂

圓照

宗杲

了演

端裕

景元

元奘

中仁

曇玩

宗振

惟定

志遠

慧遠

思照

思聰附

思梵

明慧

守珣

思淨

士珪

慧開	淨空
法忠	惟月
從雅	道行
可觀	法如
平山	明辯
王闢	介謀
道濟	居慧
智策	法常
淨真	智圓
空室目次外	
智鑑	妙機
曇華	行機
師體	寶印
德光	淨全
祖元	了明
德明	守仁
智操	曇賁
必才	宗回
惟尚	道樞
卷之七	二
光碧堂	

從璋	彥充
真慈	曇密
妙堪	靈辯
咸傑	智連
有權	善月
善禪師	如琰
崇岳	祖先
普濟	善珍
如珏	大觀
空室目次外	
岫禪師	止源
師範	妙義
法薰	道冲
法慈	弘濟
文禮	善繼
水盛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終	
卷之七	三
光碧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黃葉庵智 絃葦如閱

空空

宋二

道昌

道昌湖州吳氏子。受具遊方。徧參諸宿。後得法雪峰。遂於淨慈月堂說法。度人一時。以為寶筏。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

靈壘外

卷之七

光碧堂

好買草鞋行脚去。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為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腸聲。

了

了一明州人。嗣法雪峰慧禪師。住臨安徑山。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聚會處。以拄杖畫地曰。祇向這裏取。

慧光

慧光錢塘人。姓夏侯氏。從慧林深禪師悟入。遂得無碍辯才。說法靈隱。隨機逗漏。影略鼓鑄者。盡成法器。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光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起佛祖。滿筵未紫。盡知音。光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首入佛殿。差箇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而

嗣宗

靈壘外

卷之七

光碧堂

嗣宗徽州人。姓陳氏。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晚居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惟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骨髓。惟有善權無骨髓。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骨髓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人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

真紅繫驢板上生芝草。不是雲謁香爐峰。

### 慧暉

慧暉會稽人。俗姓張氏。幼依澄照道安。染削進具。甫二十。叩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洞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辨。初夜定。同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暉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髮似霜。詰之。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聖空

卷之七

三

光緒堂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殊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帳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後。

### 澤龕

澤龕寧海人。姓葉氏。矢其願力。建梁王寺塔。塔成。或請作記。以識歲月。龕曰。我自有之。乃取一鐸。朱書二十字。

使垂之絕頂。曰此塔記也。乾道中。通守趙師裴。侍母陳經行。見塔毀。欲新之。尋得異夢。向寺僧詢其始末。使取鐸書以觀。則曰。二十世十八姓之僧。造塔遇走。小月東邑之氏。脩之。趙母子駭歎。施緡錢百萬。且繪龕像於塔下祀之。

### 法恭

法恭奉化人。姓林氏。從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欄。葉聲。忽然有省。去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明州瑞岩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 圓智

圓智不知何許人。初依僊法師。削染因。親蓮燈。發明具變二法。憤南宗之鄙天台。往謁元公。舉蘇子瞻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無山無水好。愁人之句。元爲之印可。後住天竺。稱法中龍象。

### 普交

聖空

卷之七

四

光緒堂

普交溫之萬齡人。姓畢氏。生而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脩懺摩。或問曰。師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從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交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遂喝。交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邪。交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爲郡僚所強。始開法席。凡見僧來。必

空室外

卷之七

五

光緒堂

印。柳栗未擔時。爲次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筍。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咩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知和

知和蘇臺張氏子。兒時嘗習坐禪堂。室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和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然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曰。如何是道。和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筍二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間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問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和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至則和竟不

空室外

卷之七

六

光緒堂

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和。出山住。二雪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客至。忽露爪牙。以示武。和以偈遣之。二虎弭耳而去。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介然。

介然鄞人。從明智中立師居南湖。然指建十六觀。與其徒誓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金人犯明州。士庶奔散。然獨守觀不去。酋騎掠至。叱曰。汝不畏死耶。然曰。願力在是。誠不忍去。酋曰。我北歸。亦欲效此制作。遂強扶以歸。後人追思。遂以其去日爲忌。稱爲定慧尊者。塑其像。

於觀側

瑞仙

瑞仙紹興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拔削初習毘尼因親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仙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空鑑外

卷之七

七

光惠堂

日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仙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澗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已是同是別仙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鑑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索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照

圓照不知其所自出依天衣懷而悟時衆爭請轉輪旋

守陳襄借主南屏三年爲邦人植福無量孝宗召對亦稱爲福慧知尚云雷峰才資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往生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顯省聰崇信並有名

宗杲

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遂往參明教紹理禪師倒心事之嘗請益雪竇枯古頌古及

空鑑外

卷之七

八

光惠堂

香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杲洞達先德微旨理異之歎曰杲再來人也復游鄧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衆堅爲侍者十年杲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捨去至真如諦座下入慶藏主賢蓮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東林參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詢禪師與杲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杲不樂珂因指令往寶峰參準禪師準卽湛堂也杲始至機辯變



橫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杲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杲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杲云。杲上座。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得耶。杲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叅古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杲曰。未審是甚麼事。準云。你只欠圓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時無。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

空空外

卷之七

九

先聖堂

處準病。杲問曰。某甲向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修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叅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準沒杲。謂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杲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卽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杲先到寺掛搭。叅堂畢。勤方入院。杲晨夕叅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杲下語。杲叅及一年。

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畢。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裸。

裸處。語杲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裡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匙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杲言某甲只據如今得。

空空外

卷之七

十

先聖堂

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杲在擇木寮。作不羈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杲。杲纔舉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官客飯。杲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叅黃木禪。却倒縮去。杲遂話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與狗看熱油鑊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

空室外

卷之七

十一

光碧堂

乞師垂示。勤默不應。果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果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果云：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單一絡索，誦說語話徵詰之。果隨聲酬對了，無滯碍。勤撫掌稱善，又對眾稱賞云：果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果自是縱橫踴躍，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欽服，莫敢櫻其鋒。

空室內

卷之七

十三

光碧堂

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座，問答未已，復有數僧競出爭問。果乃約住曰：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辭，一一言辭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辭，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鬧門庭，卽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着。况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它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檢將來，合畔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

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暮拈拄杖曰：橫按鎮鄧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一卓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眉。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眉？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果室中撥綠渦旋，辨肆不可把，斲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果住徑山，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川俱入室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果隨機開悟，無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遭摈捨。毀示

室外

卷之七

十三

光碧堂

屏去衡州，凡十年。又從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稱子畏根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尋以朝旨住育王，復移徑山。果之再住徑山也，道俗欣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孝宗聞之，歎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諡普光。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了演

了演，越州人，少依東山廣化，聽秀禪師夜叅，卽有省發。

後遍謁諸示語，俱不契，乃趨衡陽，投大慧禪師宗杲。一見許爲法器。果時時語其徒曰：若輩如鍼刺，微見光影耳。演乃一踏鴻門兩扇開者也。自臨安崇先移住象田，繼遷靈隱，法席之盛一時。無兩學徒雲來一經指點者，積疑宿滯，無不釋然。當時稱得法大慧而能大振其家風者，以演公爲第一。

端裕

端裕，山陰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利，隨以機語活人。晚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上堂，盡大

室外

卷之七

十四

光碧堂

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開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撼，日百雜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

景元

景元，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徧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問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深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其粹。

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元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威將去也。叢林因號爲元布袋。出世於處州南明上堂。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机。關神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不眨眼。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曜乾坤。如何是漚仰宗。元曰。推

空室外

卷之七

十五

光緒堂

不向前。約不向後。如何。法眼宗。元曰。箭鋒相敵。不相饒。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元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元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特煞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寺。示寂於本山。

元瑩

元瑩。永嘉人。爲嘉福院僧。飲酒食肉。日與兒童嬉戲。市

人呼爲笑顛。每見人卽覓酒。醉輒瞑目。張拳爲金剛之狀。見者絕倒。夜雖劇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肆。醉卽溺衣上。未嘗幹濯。而了無穢氣。忽一夕。徧辭所知。明日跌坐而化。

中仁

中仁。洛陽人。出家東京奉先院。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信時。圓悟居天寧。陵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竟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悟。口擊

空室外

卷之七

十六

光緒堂

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并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還中天竺。次徙雲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仁拈題。仁拈罷。頌曰。稱鉅榻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雀上揚州。未幾。陞座說法而逝。

是云玩

曇玩溫州人俗姓黃氏登年受具徧參蒙席回抵鍾山適朝旨改僧爲道玩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柏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蔣山親至岩所令去鬚髮及悟補京師天寧與玩同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袍擊鼓頓明大法凡有參扣皆對曰莫理會故叢林以莫理會稱之後住平江西山之明因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應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謬把山門爲汝開

宗振

宗振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鍾閣慘然契證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光聖堂

有詰之者振酬以三偈其末曰我有一机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惟定

惟定山陰人紹興中住景德寺每陞座講經輒有野猿獻果講畢乃去以爲常一日謂其徒曰庭前桂樹花開我將逝矣其徒出視桂花忽開五色急返入戶定端坐

瞑目去矣龕留七日顏面如生

志遠

志遠姓呂氏餘姚人年十七出家等慈寺遍遊諸方精解天台宗教高宗嘗詔講於內殿親爲臨聽賜師號紫衣遂爲東南講席之冠李光陳索張麟趙不搖諸公皆愛重之年七十卒龕留五日顏色如生茶毘於烈焰中身不歆側舌根不壞

慧遠

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出家落髮受具初參雲巖微

卷之七

卷之七

八

光聖堂

禪師雖蒙印可心未釋然次參圓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於昭覺遠每話請益舜旨峭勁圓悟深器之一日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律食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奪遠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悟云机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劈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

兩喝速禮拜悟大喜以偈贈遠有舊錄云轉關捩之語  
衆目爲之鐵舌遠自此机鋒迅發無所抵牾圓悟示寂  
後始下峽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邪又移婺之普濟  
衢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  
舉揚縱奪高於天下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遠偈頌提  
喝以往者杲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  
并寄贈圓悟所付法衣逮其得旨放歸遠以頌迎之相  
遇甚歡杲極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這川蒸直無真無假  
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

空室外

卷之七

五

九碧堂

自此入益歸重後過南嶽住於南臺時龍王璉方廣行  
皆月庵高弟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  
何所指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佛祖般說險節  
關捩學者罕到之處遠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  
始大歎伏璉即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  
幾過天台歷住護國清鴻福三寺受請主虎丘尋奉  
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退居迎照庵再奉詔住靈隱  
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  
藏佛眼其能窺測舉起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

三十年荒草裡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唧漢就中  
有些子警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  
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鉄鎚被他一擊半  
醉半醒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  
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  
口直得喪膽忘覓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  
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卽是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卽是  
一窠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未後  
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賊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

空室外

卷之七

五

九碧堂

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  
胸中無物肚裏無禪教向爐中用酬法乳於時孝宗皇  
帝留意空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讚遠真  
有解向鉢盂走馬之語至遠對御歸以頌記之曰鉢盂  
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  
包盡帝都春遠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  
於室中机緣尤爲峻險不可湊泊嘗問僧一大藏教是  
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  
深四十丈濶四十丈又僧入室遠起身問更不著布鞋

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瞻堂遠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遠撫掌一下淳熙二年閏九月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闌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而汝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崐崘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於時道俗俱疑遠當以正月十五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說法如常儀玄素俱集上亦密遣中使伺遠起居皆見遠往來如常時迭歸馳奏齋時侍者與客齋歸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遠素蓄一

空室外

卷之七

王

九朝堂

思照

思照錢塘人青年捨俗志弘正法徧歷教庠研究宗乘申旦熏煉淨業願比法藏至刺血書經一字一禮者三十年時同邑有思聰者住靈隱寺晝夜禮誦蓮經又不

輒念佛已而曰更兩日吾西行矣胸前生蓮花是其相也果如其言說者曰二思乘願力得生安養始知西方淨土之不隔當念也

思梵

思梵臨平人姓湛氏雜俗後精研禪趣住覺悟十年宗風大振後退處西山歸雲庵閉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乾道四年示寂賜號圓通大師

明慧

明慧婺州人落髮於遂昌之興覺院初學天台教績更衲子衣參四明天童智禪師頓悟性宗爲首座請主報願法席未幾往南明建大緣事以禪衲奔奏遂挈叢鉢之永嘉江心寺掛錫西堂郡守請領院事力辭復還南明宴息乾道丙戌冬陞堂說法竟白衆而逝

守珣

守珣安吉州人姓施氏初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往見鑑鑑曰

空室外

卷之七

王

光緒堂

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悟時恍君更有遮天網透得半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上堂鞭轡鎖住山前

空空

卷之七

三

光緒堂

佛祖出頭未輒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呵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僧問如何是實中寶珣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實中主珣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珣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珣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珣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珣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一日忽語衆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

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漳南十月四日鄭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遣偶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思淨

思淨錢塘人姓喻氏少捨俗以弘法爲志又善丹青發願書彌陀像一藏流傳世間以作佛事當時遂呼爲喻

空空

卷之七

三

光緒堂

彌陀後居接待寺飯僧及三百萬金人犯北闕杖錫詣賦願代一城之命寇鋒爲之少戢鎬多寶山始皇覆舟石爲彌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成銘其墓

士珪

士珪成都人姓史氏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珣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珪罔措眼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語眼曰聞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糾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式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珪乃就樹縛屋陞坐示衆云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示衆曰見見之時見作是見見猶離見

空外

卷之七

三

光緒堂

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逐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兒女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珪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

生珪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沐浴聲鍾集衆說法訖泊然而逝茶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慧開

慧開錢塘人不知其氏族生而眇小初與石霜同叅作補衲看經二偈一時義學稱其見性自黃龍山挾一龍來止無門洞開每說法龍輒蜿蜒松上垂首諦聽禱雨輒應孟珙吳潛鄭清之輩疏聞於朝召對問所以致雨者荅曰貧僧無他異術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上悅賜金紋伽梨未幾無疾坐脫後身爲中峰明本云

空外

卷之七

三

光緒堂

淨空

淨空閩人以其姓氏持戒精嚴行多異跡嘗創精藍於遂昌之大樓巖翼日徙居龍安洞有第四泓號龍井空振錫其側有黃龍出受戒至其巔虎狼蹲踞空叱之曰亟去吾欲居此遂結茆於中存息後歸弋陽白花巖寺未幾入寂寺衆塑其身供大殿上歷百餘年忽一夜假夢於其徒欲還本寺乃迎以歸今像猶存遠近遇水旱輒昇像出禱願則輕如一羽不願則數百人昇之堅不

能動鄉人敬信，悉繪像以祀之。

### 法忠

法忠，四明人，姓姚氏。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直至龍門，親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滴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

虛空外

卷之七

三七

光聖堂

處出遊，道俗望塵而拜。後住黃龍牧庵，上堂示衆，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板子，種言萬種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凸八凹，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忠堅起拂子，僧曰：乞師再番方便。忠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惟月

惟月，諸暨化城寺僧也。明律學，日惟念佛，百八不去手。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見阿彌陀佛，紫磨金色，身高八尺，住在空中，引手相接，言訖而逝。

### 從雅

從雅，錢塘人，遺其姓氏，精於天台止觀，不輕授人。曰：言清行濁，聖賢所呵。居平禮誦，口不絕聲，體不離地。楊條貽所撰安樂國贊，雅益以九品圖，刻於淨住院。卒之日，感異香，天樂來迎，始知其果生安養也。

虛空外

卷之七

三八

光聖堂

### 道行

道行，處州人，俗姓葉氏。初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後住衢州雪堂，再徙國清。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彌伽乾示衆，舉瓊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瓊，瓊代云：以謗爲義。行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來。

幾示疾索筆書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其刺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結跏坐脫。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索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可觀

可觀。秀州華亭人。姓戚氏。年十三剃落。宗天台教。禪寂觀空。雙眉不舉。所居蕭然無長物。後歸當湖。住德藏寺。鑿山月池。構松風臺。以自怡。因號曰竹庵。淳熙九年。無疾端坐而逝。世壽九十有九。塔在德藏西北隅。爲築城所夷。知縣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又梓其所著楞嚴補註及山家義苑等書以行。

法如

法如。台州人。姓胡氏。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因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拜所未證。即白。

空室外

卷之七

三元

光聖堂

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諸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後住南康雲居上堂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平山

平山。處州王氏子。生自梵僧中來。得法及庵信。居於淨室。食不厭粗糲。寒暑不衣大布而已。四住名利。獨新淨慈。

空室外

卷之七

手

光聖堂

明辯

明辯。安吉人。姓俞氏。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顙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願賓玉。新師子尊者。話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辭默有所辨。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後歸鄉里。住道場正堂。上堂。舉僧。

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辯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一旦鼉頭忽擎出辯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  
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憺憺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  
話橋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  
香雲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  
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稍子奔來臨終登座拈拄  
杖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  
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  
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  
儼然跌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  
山

王闡

王闡慈谿人家世業儒舉進士不得志遂以居士服徧  
叅講席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綜覽晚年述淨土  
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因自號曰無功叟紹興十  
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乃沐浴更衣而南  
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一百八粒

空室外

卷之七

主

光碧堂

介謚

介謚温州張氏子得法天寧卓禪師住慶元育王謝知  
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  
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  
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國家無事  
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謚性剛毅泄眾  
有古法時以謚鉄面稱之

道濟

空室外

卷之七

三三

光碧堂

道濟天台人母夢羅漢入室而生後出家淨慈風狂嗜  
酒肉與市井浮沉人稱濟顛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龍  
或贊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  
紀實云

居慧

居慧安吉人姓吳氏嗣法天寧住本州道場山上堂舉  
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  
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慧曰更有  
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

不知便下座。

智策

智策天台人。姓陳氏。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園。清謁寂室。光洒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園。問曰。甚處來。策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策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頷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

空外

卷之七

三三

光碧堂

牛獨指策曰。甚處見神兒。鬼來。策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策曰。打破虚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斬然超出佛祖也。日起家一麟足矣。後住徑山之塗毒。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抵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文祭之。奠

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法常

法常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初依長沙華嚴元貳下。髮。徧遊叢席。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辨。命掌牋翰。後首衆。嘉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日。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當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騷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雁目送鴻飛去。

空外

卷之七

三

光碧堂

淨真

淨真嘉興人。其氏族嘉熙三年。錢塘江塘坍塌。民將魚鼈淨真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勢拍天。遂投於海。三日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

塘不復崩矣。語訖復入於海。安撫與民感德具述其事。聞於朝。勅賜護國真法師立祠於杭。名曰會靈。

### 智圓

智圓者天童交禪師法嗣也。住慶元蓬萊三十年。足不踰戶。道俗尊仰之。嘗有偈曰。新縫布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 智鑑

智鑑滁州人。姓吳氏。兒時母與洗手。傷。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夫怙恃。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眾。即

### 靈堂

#### 卷之七

三十五

光碧堂

顯之。復遊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犬休。後住明州雪竇。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 妙機

妙機仙居人。姓陳氏。母初脈。夢有神僧告曰。當生賢子。至生。有奇相。落髮事雙林。昌後歸林下。通判章憑。因行縣。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鉄成金。如何。是机。曰。百發百中。軍尊事之時。簡堂行機。操行允峻。與之齊名。時號大机。小机云。

### 曇華

曇華新州人。姓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辨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華侍行。未半載。頃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詣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惕有僧傳華。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秋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揚岐脉正通。其歸重如此。後住明州天童。上堂云。

### 總案

#### 卷之七

三十六

光碧堂

露工。米出玉石。不分巧拙。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暮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象林。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華於室中。最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華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誠

弟子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蛇。蛇總宿平。隆興  
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 行機

行機。台州人。姓楊氏。風姿挺秀。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  
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楚山刀耕火  
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  
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  
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  
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

寧空外

卷之七

三

光緒

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  
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猶頭不知那箇無思。  
算。弊着通身冷汗流。後住國清簡堂。示衆云。觀色即空。  
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  
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  
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視。見是於  
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  
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磬。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  
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

人知

### 師體

師體。台州羅氏子。得法護國元禪師。住焦山。或庵。上堂。  
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遑。果是當時曾示現。  
宜乎。惡水驀頭。澆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  
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何如品弄。體曰。鐘  
作鐘鳴。鼓作鼓響。室中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  
帚柄。髻髻赤。班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體示以須  
曰。依稀若帚柄。髻髻赤。班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體示以須

寧空外

卷之七

三

光緒

淨熙已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將及諸法侶。夜半  
書偈辭衆曰。鉢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  
擲筆而逝。

### 寶印

寶印。嘉州人。姓李氏。幼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  
嚴起信論。既盡其說。棄去。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密舉僧  
問。巖頭起。戒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印啟。悟首  
肯。會圓悟歸。眼覺。密遣印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  
諸聖。以何接人。印覽拳。悟曰。此是老僧用的。作麼。生是

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  
後至徑山謁大慧慧曰甚處來印曰西川慧曰未出劍  
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印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  
室延之慧南遷印乃西還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再遷  
雪竇後於徑山開筵說法上堂三教諸佛以一句演百  
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  
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  
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  
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頭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道大慧慧綰帽好笑又驚人孝宗欽其道風遣使召封  
還德殿稱旨每人輒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  
遣使馳賜命印作序未幾乞退得請庵居紹熙元年十  
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  
到渠成歸索筆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  
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  
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賜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充

德光

德光臨江軍彭氏子初依光化吉禪師落髮受具一日

入室詰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  
疑逼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謁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  
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  
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枯棒  
劈脊打出光於是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  
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在座下大  
慧室中忽問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  
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  
毫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後遷慶元育王上堂臨濟三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遺漏棒大慧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  
音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  
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思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  
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慧力若  
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  
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意氣衝斗牛一踏鴻門兩扇開孝  
宗皇帝嘗詔入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  
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峰東庵

淨全



淨全越州人。姓翁氏。初參大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開之全日。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得法後。住慶元天童。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全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本山。

空室外

卷之七

十一

沈碧堂

祖元

祖元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机辨。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親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却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峰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出住雁蕩。能仁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

了明

了明不知何許人。妙喜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詣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聞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數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榜。杖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鉅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

空室外

卷之七

十一

沈碧堂

明之力也。累被旨復僧衣。自便。尋奉詔住育王。明嘗在座下。明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唱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唱而退。杲每語明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頗多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奏。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明來供施。及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鉄圍山倒走。後奉詔遷。

妙喜講席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鰲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明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遙望明。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覲之。眷屬並往。香作禮。茶罷。明首言。太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明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言聞卿捨蘇州一莊於徑山。朕當爲蠲免租賦。和王謝恩。歸次。

卷之七

聖三

法華堂

明以書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於二日前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寢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即以莊課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錫賦之恩。至今蒙其利。明於縑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委。納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以爲布衣。和尚再出云。

德明

德明姓顧氏。鹽官人。詩僧守準之弟子也。明獨刊落文。

字精研。禪要。紹興十八年。入徑山。恭真歇了禪師相與問證。後因覲爲溜。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四方義學。因號爲竹節和尚。乾道三年無疾卒。

守仁

守仁上虞人。初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側身。作避箭勢。忽大悟。後往長蘆。且庵。上堂百十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

卷之七

聖四

法華堂

草挂樹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餠。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智標

智標姓朱氏。鹽官人。感夢爲僧。泰賢首宗教紹興間。住常州華嚴院。時歲亢旱。太守請之祈雨。果日中祭龍。而龍見。拳雲噴霧。應時雨澍。歲乃有秋。孫尚書覲爲文記之。後以寒食日。說偈而逝。建塔峯山之陽。

曇實

曇實永嘉人。遺其氏族。得法育王謙禪師。初住江心。病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秦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四明太守以雪竇命賁主之賁辭以偈曰關籬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後出世台州萬年未幾卒於本住

必才

必才遺其氏族祝髮苦行掩關十年入潤公性具之室日勤懺演著妙玄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踰百尺台宗

之領補也

宗回

宗回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住南劍州西嚴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回語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生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潮已成言畢跌坐而逝

惟尚

惟尚姓曹氏鹽官人少祈佛出家禮慶善元辨爲師備

叅叢林得法於英普照勒辨於新黃龍退居宴坐墓廬與世相絕郡邑請住聖壽禪院院本雪峰結庵故地荆榛蛇虺人莫敢居尚住八年創立殿宇廊廡爲之一新尋謝歸舊隱卒年六十有七塔於院之西偏張無垢先生爲作記

道樞

道樞吳興四安吳氏子道場慧禪師之法嗣也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樞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夢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繁盡去沉淖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

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一日上堂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聲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從理

從瑾永嘉人南溪鄭氏子初依資福圓辨問義因宿龍翔聽竹庵夜參退而歎曰一經一論非吾志也亟走南閩見西禪佛智言下未契復歸龍翔依心聞答一喝公賓主話疊貫可之自此生機頓發妙用縱橫心聞住長蘆瑾分座接納出世於儀真靈巖心聞以無示所授長靈衲衣付之爲信史文惠問心聞得宗門骨髓者爲誰聞曰瑾見地明白輔以英銳之資老僧不逮也文惠遂請靈柱象山智門香燈院後移雪竇隱靜天童雁山能仁龍翔凡十一刹每住不過三年輒舍去曰古人戒宿

空室外

卷之七

四七

光聖堂

彥充

彥充於潛人姓戚氏幼依明空義堪禪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飯釘飯任汝敲噉充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所見正坐鑒覺中充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獻示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棒花如夢相

似默有所覺曰打草愁要驚蛇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充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充擬開口驚被欄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些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鉄林然之後住淨慈肯堂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案鴉過遠村後示寂塔於寺之南庵

眞慈

空室外

卷之七

四八

光聖堂

眞慈漢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徧游諸肆聽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揜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慈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掛搭時止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禪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慈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慈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

直下翻身。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得法後。住婺州智者元庵。嘗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往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 曇密

曇密天台盧氏子。初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南泉。教忠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

### 空室外

### 卷之七

聖光

光緒堂

嘗矣。即辭往梅楊。服勤四載。得法後。住淨慈混源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特達丈夫。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室中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密。曰。平地撥魚蝦。遶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 妙堪

妙堪四明人。姓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庵道欽受釋氏學。參松源岳於靈隱。不拜。往天童。參無用。

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堪曰。行脚僧無用。曰。如

何是行脚事。堪以坐具便搥。無用曰。這僧敢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篋劈口。便打。堪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領之。久之傳香。辭去西遊。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堪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於朝。得旨仍舊。乃已。未幾。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堪議合十寺爲大刹。

### 空室外

### 卷之七

聖光

光緒堂

築壇以闢毗尼。朝命徒虎丘。領雪峰。三年。陞住靈隱。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即俾住持堪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穢矣。奏聞。其議遂寢。詔徒育王。興建居多。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未幾。示疾。書傷舜象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擊碎。大道坦然。置筆。右脇而逝。

### 靈辨

靈辨義烏人居苦竹庵。一几橫經。一瓶貯粟。蕭然四壁。苦行三十年。日誦法華經。有羣虎蹲戶外。竊聽。自是一

山遂無虎患。尋往錢塘。從學般若。若掛錫喜鵲庵。未幾。徧辭同侶。曰。某將歸矣。人謂其將還苦竹也。方相率以送。辨忽欽足而逝。聞維得五色舍利大者如豆。

### 咸傑

咸傑。福州人。姓鄭氏。母夢廬州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調應庵於衡之明果。孤硬難入。屢遭呵責。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荅曰。破砂盆。庵頷之。贈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却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出世衢之鳥。巨上堂。舉金

聖

卷之七

聖

光緒堂

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荅凡。問聖荅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荅凡。問聖不荅聖。傑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瞞地。自然不墮聖。凡。衆曰。尋奉詔住徑山。晚還靈隱。後示寂。塔於中峰。

### 智連

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人。學於圓照。梵光。嘗與宏智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講教。言空中有相。光曰。誠然。智以

手指太虛曰。本無一物。其相安在。連拈山川樓閣。此諸佛像。復是何物。智服其言。後居南湖。史太師與游。問曰。師於禪律能貫通耶。連曰。氷泮雪消。固一不二。又問。華嚴般若何支離。連曰。支離所以爲簡。易。賜號靈覺大師。隆興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逝。樓鑰評之曰。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徑。不可測也。

### 有權

有權。臨安昌化人。姓祁氏。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

聖

卷之七

聖

光緒堂

法問之。權欠而有省。荅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權感悟。作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他日子尚據此。呵佛罵祖去。權自此埋藏頭角。益自翳晦。游歷湖湘江湖。十餘年。依應庵於歸宗。衆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權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後住常州華藏伊庵。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覷。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着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糊。上。樹。尾。連。類。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話。路。用。却。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極。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抵。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着。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雲空外

卷之七

三

北碧堂

示寂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

善月

善月字光遠。定海人。母夢月入懷而生。後出家。遂名善月。蓋古佛名也。居南湖。問如來不斷性惡之論。有省。史太師以月波處之。學者雲集。晚居上竺。史忠獻問曰。欲何能斷。曰。日遠月忘。或問以安心。曰。心原不動。又問法華經藏。曰。當處全彰。晚年著論。不輟。有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等書。天台之學。以月爲冠。

善禪師

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登膺仕。善生統緒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徧參諸宿。時佛照光唱道鄧山。善往參禮。以風旛語直。箭機鋒。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鉄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刹。晚居靈隱。靈隱密通行關。輪蹄衆集。善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上

雲空外

卷之七

三

北碧堂

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善。生平善謗。未嘗厲聲色。一經指授。輒神馳心悟。皆克然自得。將示寂。澡身。跌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

如琰

如琰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絕倫，得法育王光禪師。住餘杭徑山，嘗作維摩讚偈曰：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有些毛病有誰知。

### 崇岳

崇岳，處州龍泉人，姓吳氏，韋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隱堂，稱將山應庵。為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辨，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岳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岳有省，應庵大喜，以為

空室

卷之七

五

光碧堂

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宿，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木庵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登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

笑而已，岳切於寃畢，至忘寢食，密庵移將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庵遷靈隱，遂分座，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云：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間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間一挨一撥，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

空室

卷之七

五

光碧堂

### 祖先

祖先，廣安黃氏子，天童條禪師之法嗣也，工夫穩實，見地分明，嘗分座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旨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



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普濟

普濟明州奉化人。得法極山。峽禪師。住靈隱大川。嘗集  
脩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  
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善珍

善珍南安人。姓呂氏。年十三。依崇福南出家落髮。十六  
遊坊。至臨安。受具足戒。謂妙峰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後  
以朝命出世。徑山上堂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  
空空外。  
卷之七  
至  
光緒堂

之問。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禪之門。只這二門。入得更須  
出不得。三老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  
出不得。何以故。變錢成金。易金成錢。難。嘗自題其像  
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慈山。愁胡面。百相如。  
趙婆。呷醋一着。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飯紹興丁丑五  
月中示寂。世壽八十有三。

如珏  
如珏婺州人。天童智顗之嫡嗣也。得法後。出世臨安。極  
山號荆叟。禪師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珏答曰。爛冬瓜。仍

示以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氷霜透。齒牙根蒂。踏  
然無害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 大觀

大觀字物初。鄞縣橫溪人。姓陸氏。初參北磻於淨慈。悟  
旨。與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  
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  
日青天。開着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  
泥入水。却道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  
柯異。好肉剝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恁喇恁喇。既顯世  
空空外。  
卷之七  
至  
光緒堂

露身於寺之西廡

### 岫禪師

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某氏。身材短小。精悍有餘。師事  
直翁。剡公剡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谿石  
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  
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岫說法能巧。譬旁引貴。欲俯  
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  
瞰分。見後生敬之愈謹。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既寂。無  
餘貲。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葬於本山之麓。

正源

正源歐陽文忠公之裔也得法虛谷禪師智開識融燭無不照每答辯難如解堅木屑飛皆成珠玉聆其聲欬者雖貢高之士無不心折方鎮迎蒞五刹遠近慕化晚居靈隱一夕火發源正念攝持神相所居獨存不燬聞者以爲異既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蒙生舍利

師範

師範蜀之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其師授經書過目成誦登具後次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

空外

卷之七

五

光緒堂

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因謂佛照於育王佛照問曰何處

人範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貲雜髮故佛照室中

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還住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答之範於

侍傍聞之豁然從來凝滯如水自解後遷居雪竇被旨移育王未幾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範補處召對政

殿稱旨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請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

簾聽之賜號佛鑑禪師淳熙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

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

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

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

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執筆書偈云來時空索索去也

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塔全身於

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

妙義

妙義不知何許人歷方外晚住上虞之象田寒暑一衲

空外

卷之七

六

光緒堂

不易不洗未嘗垢穢人以此異之紹熙元年三月忽與

鄉人語別曰吾將遠遊矣俄捉筆書偈遂趺坐几上現

三昧火自焚而凡不壞

法薰

法薰眉山人姓彭氏幼從寶院智明出家具戒後遊方

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原不隔何須特地

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薰名由是

太著聞穹窿破庵道望遂往依之破庵一見許爲法器

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薰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

眼撞着火柴頭破庵奇之。每於日用語默處。故起其疑。薰於是決志依歸。隨時忝扣。與無準範。日相激勵。尋辭去。徧遊諸老門。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克華藏迦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蘇之高平寶慶。初遷淨慈。次遷靈隱。上堂示衆云。但得本。莫愁朱。喚恁麼作本。喚恁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的。是我同參。寂年七十五。臘五十三。

道冲

聖堂外

卷之二

五

先聖堂

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禮公。落髮。初習經論。尋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曹源生出世於妙果。冲聽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依松源岳於靈隱。尋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時多歲。歎忍飢行道。行乞。參士十三年。無倦色。詔住天童。衆集如海。法度脩明。雖宏智威時。殆不之過。育王虛。

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二年。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未幾。育王笑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召冲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無何疾作。侍僧以遺偈請。磨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未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言畢。右脇而逝。

法慈

聖堂外

卷之二

六

先聖堂

法慈。上虞人。出家長慶寺。博通內外典。尤精禪觀。所居多花木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多往遊焉。慈延納無倦。餐其禪味者。無不留連。竟日。嘉泰初。忽謝客。會其侍者解。往行在所。請給僧牒。語曰。宜速回。比還。令速具湯。澡畢。易衣坐。其徒往視之。目已就瞑。亟呼曰。和尚。幸自得恁好。何不留下一頌子。慈曰。不早道。我今寫不得也。嗣法云。某當代筆。遂張目。大聲云。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一點雪。卽欲目而逝。

弘濟

弘濟住普福寺學博律嚴融通玄理定中恍見智者授犀如意已而龍象馴擾懽感雨花呪沙散處鹽官海畔爲之不圯

### 文禮

文禮號藏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之麓因又號天目云生六歲携筐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者誰耶遂有離俗志年十六依真相寺剃落泰淨慈混源不替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你主人公禮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旛動這僧如何禮

空室外

卷之七

六

光緒

云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甚處見祖師禮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天竺嘉定五年開法臨安慧雲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歸西丘奉詔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筭東海鳥劍話學者擬議禮輒督牙三下莫有奏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因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乃作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佛光法照首依禮於梁渚禮令往

下竺泰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參尋有驚山諸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旨於今亦倦譚棟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禮尤遽於易乾淳諸儒大開道學禮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庵問母不敬禮以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荅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禮所閱五利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間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泰叩無異領衆時也將示寂問侍者曰誰爲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鞏稱二甘露門云

### 善繼

善繼不知何許人母夢神授白蓮而生蓋永明壽禪師後身也長治春秋歎曰此身終壞卽亨爵因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澄脩法華懽每多感應四方豪俊執經輪下者常數百人後住集慶於池深

水無處脩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聚積。

水盛

水盛。不知其所自來。掛錫妙果。遇孤舟濟力。參求悟如。敵萬人。如上逆灘。至如透水月華波。握不散而淨印之。始居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縱橫分合。彌

巨山谷。

華空

卷之七

空五

光碧室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八目次

空空

元

妙高

元照

行端

了万

時習

讓則

空空目次外

明本

普岩

祖如

覺慶

世愚

慧照

守貴

慧炬

清珙

卷之八

妙原

文明

讓實

宏濟

閻禪師

大證

晦機

元長

慧日

希陵

行輩

松隱茂

士璋

得喜

盛勤

光碧室



明 祖銘 以假  
懷信 了真 白雲禪師  
祖闡 輔良 慧曇  
空空目次外  
自緣 智及 懷渭 法衡 悟光 溥洽 文沼 李善 成權

卷之八

行元 萬金 雲聖 梵琦 慧明 祖銓 智順 普仁 惟則 大同 元潞 克諧 若愚 景隆 雪庭 正虛

二

光碧堂

潘頭陀 至剛 佛進 道消 宋解 如榮 如清 廣槐 詩僧附 空空目次外 唐 靈一 靈徹 字亮 貫霜 樓悟不吟附 五代 希覺 貫休 墨域附 宋 居簡

卷之六

智明 普明 寶安 普智 祿宏 如通 廣如 廣承 廣槐 詩僧附 空空目次外 唐 靈一 靈徹 字亮 貫霜 樓悟不吟附 五代 希覺 貫休 墨域附 宋 居簡 仲休 無作 誓光 從環 智宗附

三

光碧堂

仲皎

道潛

守璋

元

居昱

明

一覺

如筏

守仁

空空目及外

圓詮

弘闡

斯學

智圓

惠勤

本覺

大新復見心附

弘道

德祥

卷之八

心泰

法聚

四

九思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海鹽大原道所閱

空空

元

妙高

妙高福州之長溪人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生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因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受

華嚴

卷之八

九思堂

兩浙名賢外錄目次卷之八終

具後銳意求道首參痴絕次見無準後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論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榜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已過不得高豁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出世大處遂為嫡嗣遠勒忠再遠何山雲衲四來尋奉詔住蔣山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刀擬高高延頸曰要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處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伯顏丞相見而加敬施牛百頭齋糧一千斛寺賴以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被火高志心興建

不十年還舊觀。無何而有潛毀禪宇者。高默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為宗。高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高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淫繁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諸者反覆論難。諸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故。陞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無何而徑山復災。高謂衆曰。吾夙負此山。空室外

卷之八

二 元碧堂

原妙

原妙號高峰。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衆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賜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局鑰而去。時雪巖寓北碕塔。欣然懷者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始得就近。欽忽然罵曰。阿誰與你施。

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妙禮扣愈虔。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蹟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遮漢。驚然打破。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曰。阿誰與你施箇死屍來。拈棒便打。妙喝住曰。今日却打某不得。拂袖便出。欽更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妙云。狗舐熱油。鑊自是機鋒。不讓。遂登天目山。師子峰結廬以居。弘悟普渡。名冠元世。

元照

元照。豫章人。姓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明公。乃照之族叔父也。衆其宗族子弟。教以世典。照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照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照曰。財足喪志。即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皆欲出已門下。不願也。聞物初觀。闍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後至錢塘。謁東渡。預於南屏。延照掌記。至元中。楊璉真珈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照求記。述舍利始末。因詔與俱。照辭曰。我有老母。亂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

卷之八

三 元碧堂



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則奉之以孝、聞

隱居里之滿山、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曾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而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照退閒、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照、照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空室外

卷之八

四

元碧堂

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年八十二、葬於犬仰之下、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以存瞻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訥石、室瑛、仲芳、倫

文明

文明、姓晏氏、諸暨人、母王姪時、夢神人以白芙蓉授之、乃生、甫能言、見母舉佛號、即依聲和之、及長、客居山陰靈壁寺、窺內典、輒歎曰、欲求出世間法、非釋氏吾誰依、大德九年、遂投靈壁僧恩、剃髮、明年精進益力、一夕集衆謝曰、吾將歸矣、書偈擲筆而逝

行端

行端、臨海人、姓何氏、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得度、化城、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闇解、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汝是甚麼人、端云、台州、叟便喝、端展坐、具又喝、端收坐、具又云、放汝三十棒、參去、端於言下豁然大悟、即延入侍司、叟告寂、端至淨慈、依石林葉、即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端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大地間、獨有寒山子、端竟不渡江、而謁覺庵、具於承天、復參雪岩欽

空室外

卷之八

五

元碧堂

於仰山、岩闕何處來、端云、兩浙、岩云、因甚語言不同、端云、合取與口、岩云、獼猴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拍手云、鴨吞螺、螺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端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居第一座、尋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大正辨禪師、以薦主中天竺、尋還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端陞座說法、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復補徑山、一十年間、三被金襴袈裟之賜、足不踰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端云、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你天上天下、端以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端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辭來云、本無生滅、馬有去來、冰河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塔全身於寂照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墨、楚石琦、以中及等、皆足以元其宗、

空空外

卷之八

六

光碧堂

懷實

懷實、上虞人、姓任氏、受經於會稽澄心寺、師以其魯鈍、今赴壽昌、寺習禪定、百日期滿、果心神開朗、寺欲建佛閣、令實往天台伐木、遠不能致、即在彼山中誦大悲咒、以芝麻一升、記之、垂盡、夢山神告曰、師第還、吾當助力、約以時日、今候於塘角村江岸、如其言還、寺眾嗤笑之、至期、大風雨、果漂所伐木至、閣遂成、又塘角村江岸、屢崩、實築塔其上、潮遂不復為害、一百二歲、無疾卒、

了万

了万、族臨川金氏、年十五祝髮、室芝、座於戶、樞具戒游方、諸名宿多以為法器、東吳領南屏、揮掌書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來、吳東吳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尋聞法寒岩、以嗣眾、三年、遷仙居紫籙、又十年、遷跡山、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蒞事、而叢林鼎新、又十年、升住江心、少不合意、輒棄去、如脫屣、會廬山月澗明、還舟迎歸東溪、明示寂復還、開先、皇慶初、書偈辭眾坐脫、聞雄收五色設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鎔以空空外、

卷之八

七

光碧堂

宏濟

宏濟、餘姚姚氏子、有戒行、墳典過目不忘、以派通經、教為己任、奉定二年、鹽官州海潮衛堤、民有魚蟹之虞、請濟咒之、足跡所到、土皆凝然、春鋒隨舉、長堤屹、無如虹、飲海民、到於今受其賜、禪定之暇、頗工篇詠、鐵崖楊廉夫至賞之、以為不愧古人、

時習

時習山陰人。延祐中，以高麗王屬，召至京，令說法於南  
城寺。頂門忽現異光，掌結如蓋，四眾瞻仰，皆以為肉身  
菩薩。

閻禪師

閻禪師，南京人，姓周氏，年十三出家，禮偃一人為師，難  
落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  
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閻云：江西。  
智云：馬大師安樂否？閻云：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  
室空外

卷之八

八

元碧堂

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  
是否？閻曰：是。又問因甚大惡肋下築三拳？閻云：得人一  
牛，還人一馬。倫頷之。倫逝而柏山介石來補其處。一日  
室中舉栢樹子話，閻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  
鸚鵡洲。閻於言下頓悟。久之歸廬山，尋出世西林為介  
石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  
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暫地，僧罔措。閻便喝。又  
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閻便打。  
一僧新到，閻問何處來？僧云：閻中。閻云：彼處佛法如何？

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閻云：錯。僧云：未審和尚  
此間如何住持？閻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書  
偈辭衆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  
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懷則

懷則，上虞人，宋景定間祝髮，澄照寺銳意參學。往天台  
諸寺，究尋智者教觀四十餘年。至元中，住天台白蓮寺。  
學者雲集，次徙杭州南竺。高麗王子聞其名，附書相邀，  
以老疾辭。年八十餘卒，有天台四教儀要正，行於世。  
室空外

卷之八

九

元碧堂

大證

大證，番陽人，姓史氏，初從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落  
受具出遊，謁荆石琬於廬山，機語不契。時思庵庸居閻  
房，證曰：親猷疎雲外，岫方唱曹洞之道於天童。證往依  
之。一日入室次，岫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  
證云：請和尚喫飯。岫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  
相教。證云：教他作麼？岫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  
與我同行？證云：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岫呵呵大笑，自茲  
情同魚水。獨渴山之與寂子也。遂命典藏教，已而誦中。

峰利於天。目山本雅相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全書藏經。與國師妙公偕北上。入覲。事竣。賜以織金屈昀之衣。奉定初。還主衡之南。禪說法為雲外之嗣。繼領光孝。還信了。祥符。尋奉詔。主慶元之定水。閱四年。還寶。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數。玄不玄。鉢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岩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還居定水之圓明庵。明年示寂。世壽六十有五。

明本

室空外

卷之八

十

元碧堂

明本。錢塘人。姓孫氏。學佛精進。首觸於桂。臂燃於火。膚不近席者三十年。入原妙關。誓死求之。既由金剛經得悟。而沉默韜晦。後若未悟者。一衲一草。歷居舟居。皆名幻住。後居天目。仁英二廟。欽其道風。俱賜紫衣。號稱大國師。文字加謚智覺焉。潘王璋與諸公卿。皆函香師事之。北。彈龍。漢南。極六詔。西。連身。盡來。抵扶桑。奔走歸依。不可避。而像入南詔。神光燭天。殁之日。白虹貫日。哀動山谷。所著有中峰廣錄。梓行於世。揭傒斯為之序。說者謂本師前身。為慧開法師。慧開身材眇小。而師所遺。其

履乃長一尺。有咫。人以此為異云。

晦機

晦機。錢塘人。姓唐氏。性至孝。雖拾俗。不廢色養。博學工文辭。禪門中。稱為補虎。諸大臣高其德風。率屬迎主淨慈高麗。日本雲南之僧。集狖座下。日以千計。一聞其指授者。無不證無生法。思嘗作佛閣。植松柏。鬱成叢林。末法之弘。以機為首。

普岩

普岩。不知何許人。嗣法靈隱岳禪師。住湖州道場之蓮

室空外

卷之八

十

元碧堂

庵。開筵說法。衲徒雲集。書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着意參。盡向青州做窄底。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谷題石帆偈。紹其法席。稱龍象云。

元長

元長。蕭山人。姓董氏。所謂千巖者也。居天龍東庵。有蛇日來環繞。長為說法。蛇叩首而去。由是聲光日顯。嘗往烏傷伏龍山。見龍壽寺故址。樂之。手植一松。誓曰。此地殷若復興。吾松當茂。後果化瓦礫為伽藍。松亦漸長。折為二輪。屈曲如虬。龍望之飛動。至正十七年。南枝忽瘁。

已而長卒。因號般若枝。宋學士淵為之讚。

祖如

祖如字宗振錢塘朱氏子幼誦魯語即以野諷訓僧離於南屏踏拖擔車滿顯之派也後居天池一日作書辭諸善信云某日西歸及眾赴化期如已忘之尚曳杖逍遙間故始沐浴更衣坐脫有塵根都盡萬月當空之偈

慧日

慧日姓金氏鹽官人青年難染受具叅方禮天地元禪師遵聿宗旨後住硤石圓覺寺大振玄風座下得法者多於麻華云有語錄并十貓頌行於世

卷之八

十三

九碧堂

覺慶

覺慶鄞人姓毛氏弱歲禮壽梅峰落髮師化道俗以禮波為第一至正辛巳杖錫至雲間觀普照佛會隆盛遂預作別四明及武林諸道侶二書并偈云無量劫來元有我無有有我亦無無我無人無覓處蕩蕩光明耀太虛後示眾云與衆立到五更後徹骨寒便有數人已而示寂三日蒼昆於西延恩徧體汗下迎歸是夕紅光燭天又十日顏貌如生鬚髮自長四眾歎異

希陵

希陵號大辨界雪巖欽公之旨卓錫淨慈文章高古詞場道場學者爭湊其門即仰山二龍亦日往朝焉視黃白無殊瓦礫元四帝皆賜號寵之虞集銘其墓

世愚

世愚西安人姓余氏母夢觀音送童子而生天資超悟聞法便了日據禪床而坐兀若枯株當其研味寢食不覺偶聞證道歌豁然大悟遂嗣止巖息影大慈山者十六年輪下常滿賜號弘辨大師有二陰語錄

空室外

卷之八

十三

九碧堂

行輩

行輩不知何許人夢泗州大聖衣覆頂而落髮得旨松源之後諸大德每延致之晚繼淨慈偷公法席一時獨盛

慧照

慧照橫川珙公後身閑真淨語懸解詣求與勘辨如尤舞空遂與分座帝師賜號佛德不屑也一時尊宿高之

松隱茂

松隱名茂亡其氏族初居傳法寺受戒於昭慶惠聞嚴

泉冷冷有省古林笑其妄投革囊而悟後住清涼影不出山疑塵滿席古鼎銘謂達磨之道願以不墜既逝而大天花滿空

### 守貴

守貴不知何許人居天龍寺寒暑一衲始見千巖長於龍華繼見中峰斷崖而後知千江一月於是莊嚴天龍如大伽藍有積其齒落者生五色舍利日增

### 士璋洪偈附

士璋出家第凡半頁星眸生不茹葷柳貫其經師也除空空外

### 卷之八

十四

九碧堂

髮杜多與天心稱為雙壁著聲台教窮玄於無才繼三師其嗣法弟子洪偈於天目立禪得定勤脩淨業飛鳥就掌取食既坐逝呼楊越父同往安養時方平旦舉家見之

### 慧炬

慧炬不知何許人住崇壽院深明教觀江神聽戒潮不墮岸一時稱為炬菩薩

### 得喜

得喜姓錢氏嘉興人童壯時依興聖權公雜染及長心

辨禪宗越登天目山叩中峰禪師獲玄旨歸結庵北花園地鑿基得古碣刻錢喜二字中峰遂大書喜見以題其庵一時玄白俱以喜菩薩稱之至順中卜遷盤龍塘不三年遂成勝利及辛酉道俗送葬者數千人火後舍利晶瑩得之者如獲至寶爭分互奪雖泣交喧或拾片骨取撮灰製藏供禱則舍利蒙蒙而生至穿斷火所以求之

### 清珙

清珙字石室常熟人姓溫氏出家常福寺偏遊天目至空空外

### 卷之八

十五

九碧堂

淮陽遇二高僧參透禪關後請住持當湖福源歸隱太湖至正間朝廷降香幣以禮之皇后賜金襴衣尋示寂於湖州霽山詔謚佛慈慧照禪師隆慶間有士人發塔視之骨皆金色其光燭天士人忽若有空中擊之者立死湖人駭異爭瞻財治塔復瘞其骨而燭天之光始息

### 威勳

威勳壽陽人姓謝氏夙有道識秉法於德山遠和尚又習安定法然頂師前有異光上發光燭而頂畧無損師

指為上。奉法器。來遊餘杭。後居資聖。法侶數百人。一時尊為龍象。示寂後火之。獲五色舍利。不可勝數。所著有源宗集行於世。

以假

以假字中空。麗水人。棲禪於白雲山。四方之侶。聞風來赴。履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跏趺儼然而化。

行元

空空外

卷之八

十六

元碧堂

行元。字洲吳。永康人。息影觀空。韋思度世。和光混俗。人莫能測其奇。將順寂。作偈云。來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既如一。春風滿天地。杖筆跌坐而逝。茶毘後。舍利無數。嘗贊布袋和尚云。杖肩布袋。跏趺獨行。落魄落魄。忘却下生。

祖銘

祖銘。字石鼎。奉化人。幼穎悟。稍長。學通百氏。年十八。從橫山錫公。於金峨寺。得度。見元叟端禪師於室隱。大有聲發。至正七年。住徑山。四方義學。咸稱慕之。有四會語。

錄行於世。明

懷信

懷信。字孚中。姓姜氏。明之奉化人。母劉。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大。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兒。性與莊不妄動。唯見沙門。至必躍而親之。十五出家。法華院。受具於五臺寺。習三乘十觀之旨。已而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自苦耳。即棄去。徧參名碩。語多不契。繼謁天童竺西坦公。坦一見知為法器。屬色待之。不

空空外

卷之八

十七

元碧堂

與交。一言信。群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瓦窰公案。問答有契。竺西曰。後我師子兒也。久之。出世。明之觀音院。遷補陀洛迦山。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復請住龍翔集慶。陞座。祝唱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跏趺坐書偈曰。平生為人灰。促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而瞑。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初。天兵下金陵。僧徒皆鳥獸散去。獨信結跏宴坐。日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其說法。特改龍翔為大天界寺。寺之通

糧在民間者，遣官為徵之。信將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洲上，當晝而寢，夢信服褐色禪衣來見，上曰：師胡為乎來？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達化衣與夢中相同，大悅，詔出內府帛帛，助其喪事，復命堪輿賀齊叔為卜墓地，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近代無與同者，有五會語錄行於世。

### 万全

万全，字西白，吳郡姚氏子，七歲，依寶積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衍主秀空室外，卷之八 十八 先碧堂

之德藏，全為綱維之職，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之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於雙徑，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奮迅踴躍，直觸其機，從而有昇銘，俾掌記室，未幾，遂分座說法，如山川出雲，雲雨沾潤，四眾信服，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力邀致之，全往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讚歎，性尤至孝，年幼失恃，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迎母養之，同袍或議以非法者，全呵之曰：

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元年，詔住

大天界寺，奏對稱旨，大悅，即令內官送之入院，賜以天

厨法饌，四年春，詔集三宰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

薦法會於鍾山，命全總持齋事，尋以母老，舉徑山泐公

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

詔全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士庶，環而聽之，無不

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

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疾，書偈，委順而化，停龕六旬，

始行荼毘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牙齒不壞於火，諡利

空空外，卷之八 十九 先碧堂

羅無算，觀者執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

六

### 了真

了真，天台人，寄跡山陰諸寺中，嗜酒，落魄曳杖乞錢市

中，入手即散與貧者，冬月唯單衣，時叩冰而浴，洪武二

年大旱，真聞之曰：我當乞慈氏以法雨濟眾，隨書偈，瞑

目而逝，鄉人舉龕，塋於五雲門外，甘雨隨澍，歲乃有秋

### 曇聖

曇聖，字夢雲，慈溪王氏子，世業儒，生而魁岸，風神洞爽，



升歲即通經史。尤贍於詞章。鄉先生多強之舉進士。以不甘聲利棄去。初依奉化長蘆寺剃落。後住天台國寧。又徙象之瑞龍寺。老而戒行嚴潔。文章簡古。士大夫有丐其文者。漬筆即成。有如夙構。洪武二年。以高僧召至。至南京。與蔣山楚石琦禪師等說法。尋歸瑞龍東堂。居鍾樓之側。一夕颶風猛作。鍾樓廊廡俱仆。衆謂聖必不救。往視之。聖乃危坐其中。惟一巨木斜支牀榻。人以為異。六月六日。忽沐浴更衣。辭衆作偈曰。塊然一物。或有或無。翻身歸去。踏破毘盧。端坐合掌而逝。所著高僧傳若

卷之八

三十一 元碧堂

千卷行於世。

白雲禪師

白雲禪師。處之嚴水人。十五從禪智寺剃落。冥心入道。習定於楞伽庵。一坐輒旬日不起。越三年。携軍持出遊。徧參名宿。以證所悟。尋歸白雲。時元綱解組。兵火四起。邑人胡深。糾合義勇。以保鄉里。嘗造庵間之曰。滅却心頭火。特來參老禪。雲曰。將軍來太早。要伴別人眠。深怒。欲刃之。雲曰。心頭火未滅。曷能即生烟。深愧謝。雲曰。若問前程事。古月落西川。後深奉詔。提兵至福建。征陳友

定。戰於西陽。兵敗。為友定所擒。不屈死之。果如其言。洪武已酉。詔起天下名僧。雲力辭。有司強起之。召對稱黃。即辭還。居杭之虎跑。明年。將歸故山。衆堅留之。雲曰。葉落歸根。吾所願。遂還白雲。五日。索筆書偈而逝。

梵琦

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母夢日墮懷而生。有異僧見之。撫其頂曰。此兒佛日也。他年必當振佛法以照耀濁世。因小字曰聖曜。九歲。從海鹽天寧衲公受業。十六具戒。為大僧。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案空外

卷之八

三十一

元碧堂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然於向上一着。尚有滯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往參謁。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道速道速。琦擬進語。叟震威一喝。琦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至京師。崇天門。一夕聞誦樓上鼓聲。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水之句。翻然東旋。再入雙徑。元叟迎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子。有來參叩者。多命琦辯決之。尋出

世海盟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琦受經之地也，為創大寶閣，範銅鑄寶，如千佛，而毘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賢大悲諸像，以為圍繞，復建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居坻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急往救之。」逾明塔正如初，遠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攝萬佛閣九楹，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又受請主報恩講席，未幾，退歸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琦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明，舉明正法湧，演迤邐，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空室外。

卷之八

三

光緒堂

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其有作說者，謂琦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琦片言，裝潢鑿藏，不啻拱壁。可謂不愧妙喜諸孫者矣。洪武元年，徵琦說法於蔣山，上大悅。又明年秋七月，復被召，二十六日，忽索浴更衣，跣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羊謂夢，夢堂曰：師兄，我去也。」翌日，何處去，曰：西方去。翌日，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乃震聲一喝而逝。聞

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西齋淨土詩行世。

祖闡

祖闡，字仲猷，姓陳氏，慈谿人，祝髮於邑之永樂寺。年十八，機鋒峭拔，迥出派羣，每義徒辯難，輒以蒙輪獨當一隊，縱橫正倒，無非妙解。一時稱為義虎。洪武四年，主明之天寧講席，緇素奔湊，如水歸壑。詔取天下高僧，闡與馬，尋奉使日本，弁服羊心，歸蒙賜賞。一日，郡僧怨中訪之，及別，闡咲曰：「可遲一日送我，明日果合掌坐脫。」

慧明

空空外

卷之八

三

光緒堂

慧明，字性原，姓項氏，台之黃岩人。七歲，患疽數死，置牀上，忽不見，已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昇至此，無他也。」翌日而愈，既長，不甘處俗，乃往依樂清寶冠寺。魯山來公出家，後詣徑山，參元叟端公。端公云：「東嶺來，西嶺來，明指草鞋云：此是三文錢，買得端云：未更。」道明云：「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端公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明乃悟其旨，久之，究盡底蘊，曰：「繞沙思惟，皆為剎法。」既而出世，鄞之五峰，洪武五年，詔建佛會於鍾山，召高行沙門，明與李漳、泐公與焉。後住靈隱，逮

十寒暑無何、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明、早自為計、明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鞠即廡下說偈、端坐而化、

### 輔良

輔良、字用真、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十五受具、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微密、充然若有所昇、士瞻杓公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若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遂往謁笑隱訢公、訢一見、即以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掣、剎那之頃、凡情頓喪、空空外

### 卷之八

言

光碧堂

他日、訢再有所問、良發言愈厲、訢笑曰、得則得已、終居第二義也、良弗懈、參究益勤、久之、遂昇其旨、雲空、川派、了無留礙、昇掌藏、鑰於四明阿育山、後出世、嘉興之資聖寺、陞座說法者十三年、遷越之天童、後移杭之中天竺、時靈隱熾於兵火、請良居之、力為起廢、緣事甫周而逝、良四坐道場、舉揚大法、不務緣歸、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兼而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

### 祖鑑

祖鑑、字無盡、姓王氏、四明人、父好謀、嘗寓華嚴經、五色說利、見於筆端、鑑年方幼、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乎、年十四、即求出家、郡之天寧、從東白明公受具、已而日溪永公、來代講席、命司藏、鑰、日溪升堂、鑑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鑑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鑑遮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鑑曰、開口便錯、日溪領之、鑑服勤數載、復辭出、遍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既得道已、思報師而護持之、遂結庵上

### 空空外

### 卷之八

三

光碧堂

雲、精脩苦行、影不出山者五十年、人多化之以禮、汲為第一、遂使荆棘之區、變為寶坊、金碧之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尤為絕勝、有以土田為施者、鑑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為性尤孝謹、迎母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眾以非沙門行議之、鑑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為母說法、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洪武己酉春、忽示微疾、作書別諸同道、夜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鑑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

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錢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眾皆無言。錢大聲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錢曰。無偈。便求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例五須。彌耶。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數計。

### 慧曇

慧曇。字覺原。天台人。母夢明月自天而墜。取而吞之。遂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六

先碧堂

以有娠。及生。容貌凝然。長不與群兒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弱齒出家。法果寺。十六為大僧。初受具。學毗尼。忽拈髻歎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眾派。一起直入。非禪波羅密易由致之時。廣智笑隱訓公。說法於中天竺。曇往謁之。備陳求道之切。笑隱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莫向人求。曇遂凝然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笑隱一日舉百丈野狐語。曇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透笑隱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曇展兩手曰。不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六

先碧堂

直。一文錢。笑隱領之。乃命侍者久之。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又遷往清涼之廣惠。復徙保寧。王師定建業。劉謁上於棘門。上見劉氣宇異常。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踰年。賜改龍翔。為大天界寺。詔曇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劉必陞座。舉宣秘要。車駕親率羣臣臨幸。恩遇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廡至無所容。洪武元年。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曇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誥。帝。俾服紫方袍。章縫之士。以釋氏為世姪。請滅除之。側。上以其章示劉。劉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玉度。却不聽。三年庚戌夏。奉使西域。合剌國。宣布天子威德。國王甚喜。館於佛山寺。待以師禮。尋示微疾。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而逝。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致歎。斷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荼毗之。拾靈骨。附葬於其國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同門友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寶山兩華臺之側。

智順

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智者大師之後身也七歲離俗稍長受具足戒年十八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復依橫雲岳法師受三觀十乘之旨忽慨然歎曰義學雖多聞難樂生死即學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走閭謁天寶山鐵闕樞公未蒙印可順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觀中國飽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條爾平沉喜幸之極亟走空空外

卷之八

三

元碧堂

上方舉所悟求證樞曰此第八門耳最上一乘則邀在萬里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聞奧矣順從其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樞曰南泉跌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樞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順曰鷄子過新羅樞曰錯順亦曰錯樞曰錯錯順連作禮一拜而退明日樞披大衣鳴鼓集四眾再行勘驗順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

劇耶樞曰要使大眾皆知之耳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之順一一具答樞可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遂令分座說法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峰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迴浙中趨然如野狐孤雲無所留碍尋返永嘉住瑞安大龍山報恩講席未幾東甌內附順潛居林下若將終身焉洪武初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順與其選母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寵遇尋請往湖南淨慈復應召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

空空外

卷之八

三

元碧堂

更衣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宋太史景濂銘其塔系之以論曰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焉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典矣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碍吳鳴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焉得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壇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為遠罪違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

自緣

自緣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生而氣骨不凡、儼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筌、必胡跪合爪、皈依狀稱長、從四明白雲觀公為弟子、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禪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天寧日溪泳公、泳一見以為法器、命執巾瓶、尋陞掌綸、泳遠往杭之淨慈、緣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傳、咸來棲止、緣自是皆決心要、乃漸息聲念、以至於無念、而父母俱忘、獨繫念不去、乃辭師歸省、道經臨海、日已向暮、悲空空外

卷之八

三

元碧堂

風號林莽間、緣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所、了不可得、疾行十餘里、乃逢逆旅、破屋半間、不蔽風雨、緣竟夕不能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結圓蕉、以楔行脚者、不如遂一力新古妙相寺、厭其西偏、以為客寮、其牀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溺之屬、固不潔楚、於是餐玄味道之士、或驅一笠、或携半瓢、往來其地者、莫不于焉寢息、于焉食飲、各厭所欲、而後去、緣猶以為未足也、復儉衣削髮、改桃源橋圓通閣、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又於橋南葺獨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問道行空、未竟

耀日、儼然如天宮之現人世也、事聞於朝、授金襴法衣、賜號曰、佛心普濟禪師、緣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願居雜處、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嚴之觀、復於縣北五里、大橋之陽、建報恩禪院一區、朝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未幾、而緣師下台、三閩與寺、皆燬於兵火、緣與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緣仍於桃源夾堤、悲梵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壞佛菩薩天神諸像、空空外

卷之八

三

元碧堂

畢工未久、而緣已厭世、一日索浴更衣、呼筆書偈而逝、時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也、壽五十九、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毘、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奉靈骨瘞於寺之西偏、而大史宋景濂銘其塔、論曰、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事理無礙、所謂事理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馬與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若墮事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與、

普仁

普仁字德隱姓趙氏娶之蘭谿人年十歲依寶石演法  
院月公出家伴習東魯西竺之書性爽朗過目輒解義  
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危坐達旦  
期息妄緣隨謁了然義公昇機言下自是聲稱藉藉雙  
徑為江南諸寺之最時南楚說公主講延仁分座及說  
公達化古鼎錫公來補其處益相欽重分座如故而仁  
不敢自足也聞月江印公住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  
走四明見之相與辯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十一  
元碧堂

四僧臘五十仁風旨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達學行之士  
輒敬之如賓師縱無擔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縉紳服  
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仲二公名  
德重當世尤與仁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  
聯纓纓紀可聽尤好汲引後生隨資誘掖凡抵於成有  
三會語錄若干卷行世

智及

智及字以中姓顧氏吳縣人生而靈夢發祥及入海雲  
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典與儒書並進登年具戒聞賢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十一  
元碧堂

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  
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便同剎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  
何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訢公以文章道德傾動  
一世如張大穆起巖張路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  
聲詩唱酬為樂及微露文彩珠潔壁光訢與羣公見之  
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同道有訢之者曰子才俊爽若  
是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  
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禁不能答即歸海雲自  
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路

然有者。机用洞明。觸目無障。乃道遙曳杖。游於虎林。升  
雙徑。謁寂照端公。端公勘辨之。及隨机響答。如草落秋空。  
而免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問一髮。遂主藏室。取三乘  
十二分教。益溫輝之宗。通說貫深。添如懸江河。聲光燁  
燁。頓出諸老上。至正初。始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  
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及為陞座。  
普說法味。聞者莫不厭飮而去。尋主杭之淨慈。復詣住  
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四方風動。奔湊猗座。禮足求法者。  
日以千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十五 九碧堂

惟則 宇天真。姓賈氏。其先吳興人。父君澤。母潘氏。夜夢  
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旦。異香襲人。因名僧寶。父卒。隨  
母適秦川。漱上。暨年出家。祐福。從高林壽公為師。十六  
受具游方。徧參名宿。緣多不契。久之。走巨鹿。謁無極源

禪師。亦無啟發。後值源於廁上。乃趨問云。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忽被源擒住云。道道。則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搖  
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則疾答之云。何得之。有源又  
云。子作道理耶。則拂袖而出。自是机辯濶翻。有不可嬰  
之鋒。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諸方聞而畏服之。靈隱平  
山林公招致。俾掌藏鑰。後出世海門。祐福禪院。千指圓  
繞。道價日振。洪武初。徵天下高僧。赴京師。天界住持。白  
庵金公。首以則名薦。俄辭歸海上。癸酉仲春。示微疾。一  
日。侵晨告衆曰。吾去矣。侍者乞偈。則屬聲曰。平常說底。  
空空外

卷之八

三十五 九碧堂

懷渭 字清遠。南昌魏氏子。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博綜內  
外經典。不煩師授。而知解日勝。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  
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姬之迹。時其舅全悟禪師以  
大中大夫。住持某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  
駒也。遂留之座下。一日。全悟警屬諸弟子。衆未有對渭  
直前肆言。如摩空俊鶴。目無留影。全悟振威叱之。衆為



駭汗、涓神、氣不攝、微語再三、無不應机、摧破全悟、宛爾而笑曰、汝可與入室矣、命為記室、全悟瀕沒、呼渭而囑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年、接人不為不多矣、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勉之、未幾、出世會稽之寶相、又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不少、退轉洪武初、請主淨慈講席、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兩浙名僧咸集、渭一至、京師即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道者接踵而至、不減住山時、久之、無疾坐脫、踰七日火化、

空空外

卷之八

手本

先聖堂

得不壞者三、曰齒、曰鉢、曰舍利、羅世壽五十有九、僧臘四十、有四會語錄、并詩文外集、凡若干卷、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渭軀分短小、而神宇超朗、終身持誦、全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莖、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時、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渭至、指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渭語以法要、其婦恍若有悟、言下坐逝、元末兵起、悍卒入室、求金、渭瞋目訶之曰、吾浮屠寧有是物哉、卒怒、拔刀擬之、渭外頭受、双拳歎息而去、太史宋景濂論之曰、世間萬事皆可

偽、惟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一世、非有證入、毘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如是而已、

大同

大同字一雲、越之上虞人、姓王氏、出家會稽之崇勝寺、鬚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同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華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學者也、同天分既高、又加精

空空外

卷之八

手本

先聖堂

進、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而同不以自足也、亟出錢塘、謁佛智照禪師於慧日峰下、舉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炯炯、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乃上天目、礼普應本禪師、言下契合、同將久留、普應曰、賢首宗、日遠日微矣、子之識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於此、為賢清涼像而道之、同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那孰為教、來、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肯之、乃命分座、當時相從者皆法中龍象、同為

指授報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旨趣而後已尋出世  
蕭山淨土寺同自念圭峰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純或  
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加持大法展講夕演雖  
極勞勩弗懈也天曆初遷住景德尋改寶林寶林清涼  
肄業之地也乃倣終南草堂故事運高齋闢幽舍招徠  
俊乂浙東西莫不擔簦躡屨爭集輪下元末大亂遷處  
賄博迎室年及八十矣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  
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入見於武樓  
獨免同拜跪之禮且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召  
空寧外  
卷之八  
三十八  
元若堂

法衡  
法衡字永平象山徐氏子自白巖智門寺剃落博覽經  
教主寺慧和尚重其人俾掌庫鑰固辭乃於寺南松林  
結茅以居脩天台止觀一定軌數日不能起以善導人

人咸尊禮之洪武十年碩儒單仲友以使事止僧舍忽  
問衡如何是介于納須彌衡遽答曰先生讀五車書今  
在何處草大騷不覺汗下由是著名久之以微疾坐脫  
火後於灰燼中得舍利子光明瑩徹狀如冰雪者無算  
觀者歎異競捨之以為供養頃刻都盡

### 元澣

元澣字天鏡姓倪氏會稽人童子出家從弘教大法師  
於大報恩寺祝髮受戒毅然有遠志走虎林謁大岸濟  
法師澣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汲  
空寧外  
卷之八  
三十九  
元若堂

澣浩蕩廉陞高嚴澣能一一領解復棄去謁元吳端禪  
師於徑山繞入門吳厲聲一喝澣若聞雷霆聲黏縛一  
時都解遽稽首作禮吳曰汝何所見而遽如是復詰責  
數四應機響應皆愜吳意吳不覺色喜顧左右曰是般  
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弟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至正  
十六年始出世會稽之長慶久之陞天衣之萬壽四方  
問道者聞風來歸澣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名  
曰和塔將終老焉元亡皇明龍興召天下名衲門達  
會鍾阜升濟幽明輪番說戒澣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

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辭歸。和塔時。靈隱久虛講席。四衆和會。請漸主之。未期年而。被崇德之誣。謫戍陝西。行至寶應。夜宿寧國禪寺。謂從者曰。吾四體稍覺異常。報身殆將盡乎。明旦。忽端坐合掌。連稱無量壽佛者三。泊然而化。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從者乃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藜布如珠。縣大夫與縉紳之派來觀。皆歎息而去。漸凡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行於時。

空室外

卷之八

早

光碧堂

悟光

悟光。字公實。姓楊氏。成都之新都人。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已而住育王。天童。四會說法。虞文靖公贊謂佛果一枝。鳳毛麟角。洪武十四年坐脫。

克諧

克諧。字古音。天台吳氏子。幼端愿。穎秀。八歲。學語。五諸書。過目輒成誦。十五。捨父母出家。往依上虞法果寺僧曇郁。得度。又走妻之雙林。見南翁。凱公。詢咨道要。於頓漸偏圓等名相。靡不淹貫。洪武中。成祖居潛邸。召問。

佛法大意。受賜南還。辛巳十一月三日。無病宴坐而化。闍維。設利五色。森嚴靈骨。累累如珠。人咸目為古佛出世云。

溥洽

溥洽。字南洲。姓陸氏。宋寶章閣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少出家普濟。禮雪庭裕公為師。後得法具庵。訢公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時全室泐公奉詔註楞伽。金剛經。洽與其選。訓釋考訂之功居多。移住蘇之北禪。學徒雲集。洽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聞者無不。

空室外

卷之八

早

光碧堂

心生。懽喜。居六年。遷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懽七晝夜。為衆講貫。無虛日。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兼主天禧法席。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而求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云。無何而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懽。詛呪長陵及金川門啟。又為建文君削髮脫縵衣。衣之俾遜去。長陵即住。微聞其事。因洽於獄者十餘年。初洽說法北禪時。以文名。與榮國衍公競爽。文甚厚也。及榮國以靖難功。位太子少師。貴盛矣。然念洽因無。

已時、榮國有疾、將化之前一日、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願教薄洽、太宗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乞還南都大報恩寺、以終老、給驛舟、遣中官護送、明年、宣德改元、七月廿有八日、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曰、清淨自在、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遂化、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不過九

空空外

卷之八

四三

九若堂

若愚

若愚、嘉興人、初投青鎮寶閣寺為僧、精苦行、洞明宗乘、嘗於靜夜演說妙理、天燈羣集、人或異之、四方義學聞風、金集、無不飽餐法味而去、永樂庚辰夏、群衆說偈、趺坐而逝、火後、得五色說利羅、無算、世尊為鎮庵祖師、

文沼

文沼、字天鏡、慈谿孫氏子、幼誦儒書、有如夙習、心厭塵縛、遂離俗出家、究心宗旨、法門稱為龍象、洪武中、興廢北山寺、開筵說法、四方雲集、永樂初、以高僧應召、募脩內典、會建龍華為之上首、七年、仍歸北山、依白蓮故事、與一時文儒碩彥結集成社、一日忽喟其徒、辰者曰、世緣已盡、吾將歸去、爾輩精進宜以弘法為念、言畢、沐浴更衣、口誦法華經、合掌趺坐而逝、

景隆

景隆、字祖庭、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幼不茹葷、日趺坐

空空外

卷之八

四三

九若堂

若禪定、永樂壬辰、從舟山白蓮、漸覺和尙、受學、參禪、湖海禪伯、若古拙和尚、莫不參叩、雖在家居、研究不替、庚子、出家虎丘、執中瓶為石庵和尚、侍者、宣德二年、從昭慶寺受戒、時石庵開講、靈隱、遂為上座、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峰祖塔、懇錫一載、妙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剎、靈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世也、隆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鋒峻利、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隆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隋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二咏詩、在集中、

李善

李善，姓吳氏，祖貫鳳陽人，隨父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稚小，以佛事為兒戲。十七歲出家，初技源明和尚請益，示以無字公案。一朝聞鐘聲有者，忽說偈曰：沉沉寂寂，施為觸着，無端北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獨粉碎夢初回。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溪，溪印可之。從前打七掩關，晝夜無怠，歷盡百倍苦功，乃得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一以弘法為任。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塔寺，請善開山。繼與吳山、寶蓮、繼興、南山。

空空外

卷之八

四

元碧堂

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士寅慈雲嶺有山曰登雲，寺曰天真，僧宇綱，請善興建事竣，即掩關杜人事。涵養澗汰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示寂後，門人悟深戒新輩，輯其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天真三會語要錄行世。

雪庭

雪庭一號梅雪隱人，世居杭之仁和，族姓桂氏。毀齒喪父，患痘風得目疾，因求出家。十五尋師，惟益邪解頰開四川休休翁，說法仙林，以禮恭請，一見契合，受持無窮。公案十七剎染，日夜研究，滯沉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

因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實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親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會得毫端現刹之句，始知幻寄兩間如夢如旅，弘治改元除夕，忽聞鐘聲數年行履，豁然活脫，信口道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林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日逐詢究，始蒙印可，所著有諸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其自贊曰：幻即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弱目生華，山河大地，華弱不生，空真實際，幻之寄。

空空外

卷之八

四

元碧堂

成禪

成禪，味人，坐卧一繩牀數十年，日誦蓮華經不輟，一日牀前忽湧蓮花一樹。

正虛

正虛，新昌人，居南巖寺，言動不恒，有似顛者，時或露宿一日，囑其徒曰：我將化，可作一龕，衆無信者，至期忽有一老人，僂僂而來，引之入龕，焚香置正虛臂間，遂朗誦法華經至第七卷口中，忽生烟身，漸成爐，惟餘衣履數。

珠不燬老人忽不見灰中得說利羅無數今坐化臺尚存

### 潘頭陀

潘頭陀鄞之象山人年二十好屠羊。一旦悔悟投刀出家入天台剝落浪遊湖海徧參名宿得道而歸說法等慈從者甚衆一日曳杖經行過一老嫗浣衣溪上見頭陀來諦視良久乃曰此非昔日潘屠羊屠刀安在潘恍首作偈曰人說歸家好歸家心不寧溪邊老嫗子猶說舊時名乃負父母棺歸山中合掌誦經忽口中火出與空空外

卷之八

四六

元碧室

### 智明

智明號月溪姓楊氏杭之湯鎮人出家於東山壽聖寺復從南山演福圓照才法師受業深究天台性具之學復於城東結庵堅脩淨業緇白皈依年七十二書偈而化建塔曰慧照

### 至剛

至剛姓陳氏溫之瑞安人其父與江心寺妙慧善慧脩淨土業晚歸貧舊山去剛家甚邇慧嘗勸人念法華經

故剛父亦持是經相與往來甚密一日慧來語曰吾當以翌日午謝世公宜送我至期果坐去一隣女夢慧曰吾已託生陳家眉有白毫者是其驗也及生果見白毫垂兩眉間五歲聞父誦法華普門品即能習之十二從福聖寺亮月庭削染受具尋舉為開元寺都講挾槌精微討窮秘義一時稱為義虎首在平陽之東林樹幢說法學徒空集陞住開元振舉宗綱脩繕廢墜集厚訶大目擬連幟文刊以傳世後舉領江心禪寺聲聞有加於昔以高壽終

空空外

卷之八

四六

元碧室

### 普明

普明字寂照嘉興人初投妙常庵羅染受具日誦法華經不輟後居古杭山中每靜坐蛇鼠鳥雀皆嬉遊於前客至叩門飛走不及輒納諸懷以衣覆之客去則復出一病者詣之摩其項風患頓除遂委身為弟子一日語之曰我五月十八日逝矣弟子以五月非法更訂八月遂歸嘉善居期弟子來送明方掃地語之曰汝不來吾幾忘矣遂鳴鐘集衆作偈曰這箇老漢全無思并禪不會參經不會看生平百拙無能賸跡青松巖畔靜如

磐石奉山、動若轟雷、掣電、遂端坐而化、舉龕茶毘、大光五色、異香竟夕、舌根不壞、扣之有聲、過旬日、人猶見之、古杭。

### 佛進

佛進、嶺人、日念彌陀、無頃刻去口、如是者數十年、一日別大眾、示滅、度期、人笑、以為狂、頃之、持一鉢出、乞米數升、以歸、屆期、衆視之、趺坐如常、曰、係觀音大士、至吾便去矣、衆益大笑、日亭午、忽有以觀音像來捨者、進逐以所乞米、設齋、禮像畢、復攝衣坐、衆環視之、笑、猶未已也、  
空室外 卷之八 早八 元碧堂

### 頃刻灰燼俱盡

### 寶安

寶安、姓夏氏、蘇州人、深明宗旨、對人笑談、無非般若、住嘉興精嚴寺、親運土石、作五臺山、立五臺院、時僧臘八十餘矣、身不衣絲縷、寢卧亂草中、化後、肉身不壞、闍維時、空中忽現祥雲、有白宦飛舞。

### 道涓

道涓、處之龍泉人、駐錫鰲峰、崇因禪寺、戒律精苦、忘身荷法、一鉢之外、無長物、乞食分衛、七十年如一日、景泰庚午、正月二十八日、辭別鄉里、歸山告衆、端坐雷音堂、索筆書偈云、我觀世間八十一、即是三三即一團、團燦破去來踪、白日虛空轟霹靂、擲筆而逝、鼻垂雙箸、瑩然如玉、時年蓋八十一云。

### 普智

普智、海寧人、姓葉氏、生而敏悟、聞法便了、出家於本邑、  
空室外 卷之八 早八 元碧堂

華嚴院、徧游湖海、參禮希古尚法師、傳賢首教、孜孜在道、未嘗少怠、七十有三坐脫、茶毘後、齒牙不壞、建塔安國寺之東。

### 宋解

宋解、姓王氏、海鹽人、幼聰慧、十一歲、從硤石廣福寺僧弘道出家、二十一受具、雲遊、參海門天真和尚、舉狗子無佛性語、言下大悟、解歸說法、提唱深得圭峰之奧旨、後不知所終。

### 祿宏

林宏宇佛慧，別號蓮池。志西歸也。姓沈氏，古杭仁和人。少補邑庠，試執冠軍，視取科第猶擬明願，志在出世。恒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年三十一，父母相繼死，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乃作一筆句詞，竟投西山，無門洞性，天理和尚祝髮，從昭慶無塵王律師受具。即單瓢隻杖，遊諸方，徧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淨如夢魔。佛空爭是非，遂歸越中。空空外。

卷之八

垂

元碧堂

多禪期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宇隆慶，辛未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雲棲故伏虎禪師刹也。居士陳如玉輩為結茅三楹以居之。宏吊影寒巖，膏絕糧七日，惟倚壁危坐而已。村舊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村民最苦之，宏發悲懇，為誦經施食，虎患遂息。歲大旱，村民乞禱，雨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民強之，不得已出山，乃擊木魚，循田念佛足之所至。大雨隨澍，民大喜，以為奇。因相與聚，然有材木，荷畚市，競發其地，得碣磈而指之曰：此雲棲故物也。師福吾。

村，吾輩願鼎新之，以為報。不日成蘭若，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室、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是道聲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宏慨然歎曰：未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甚懼之。且佛說三學以化群生，戒為基本，本不立，定慧何依？思欲利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舉行，予即欲舉類網而一振之，亦何敢上違憲令乎？遂令衆半月誦梵網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歸者益衆。宏以精嚴戒律為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使蒙梵網。

空空外

卷之八

五

元碧堂

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宏發足據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入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註彌陀疏鈔十餘萬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謂從來參究禪宗，最極精銳者，無如高峰，其次則匡山永明，遂并三錄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啀紫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以示參究之訣。蓋願禪淨雙脩，不出一心，而宏之化權微矣。淨慈性達，請講圓覺經，環聽者日數萬指，如屏百匝。台州王侍郎宗沐因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宏云：猶免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宏自代云：走却法師留。



下講。素又說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奇哉王侍郎却  
被畜生惑。猶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  
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宏道價日增，四方  
衲子至。宏雖一以慈接，而清規更肅。衆有通堂，若精  
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  
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  
佛，聲傳山谷。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以進退人。栗若  
冰霜，威如斧鉞。即佛住祇洹，尚有六羣擾衆，此中無一  
敢諍而故犯者。雖非盡百丈絕規，而適時救弊，古來叢  
空室外

卷之八

五十三

元碧室

林未有如斯之清肅也。極意戒殺，放生著文，久行於世。  
海內多尊奉之。城內外放生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  
放生所，其救贖飛走諸生物，充初於中。衆僧減口以養  
之，亦有警策語守者。依期往宣白，即羽族善鳴噪者，聞  
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即鼓錚啞，鳴見聞者無不歎  
異。海內賢豪，聞名感化者，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大宰陸  
公光祖、官諭張公元作、大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并  
一時諸縉紳先生，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叩關擊  
節，徹究大事，至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無少屈。諸賢

豪恭叅者，無加禮，無異饌。皆甘糲飯，卧敗席，任蜥蜴  
噪，無改容。忘形屈勢，至者無不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  
何能若是。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域內名僧，靡  
不供養。一日，偶見宏放生文，極口讚歎，乃遣內侍，齎紫  
袈裟，降香問法。宏拜受，以偈答之。語載別錄。宏天性樸  
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而守若嚴城。善藏其用，而文  
理密察。經濟弘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日用量，施利酌  
厚薄，粒米莖菜，無虛費。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驅其自  
至，稍有盈餘，悉散捨諸山，庫無儲蓄。生平惜福，嘗著三  
空室外

卷之八

五十三

元碧室

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沈澗，出溺器亦不煩侍者。終身一  
衲，一麻，惟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宏之操  
履，必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  
佛事，不作。佛罵不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宏實以  
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備。萬行若夫，即萬  
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惟永明與宏二  
人而已。將示寂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以及故舊。但曰：  
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還山，連下堂，命具茶湯設供。與  
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今將他往。至七月朔，入堂端坐。

囑大衆以精嚴戒律。負荷大法為事。遂作三可惜十可  
歎。以警衆。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  
聞之。奔至圍繞。宏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怪。毋  
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者。宏曰。解行雙脩者。又問  
目前宏曰。姑依戒次。言訖。西向念佛。嗒然而化。世壽八  
十有一。僧臘五十。所著除經疏外。餘雜錄如竹窓三筆  
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宏素戒弟子。貴其脩  
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

如蒙

空空外

卷之八

五十四

光碧堂

如蒙。字大賢。姓金氏。海寧人。幼力田。壯事屠沽。忽為豕  
所噬。因大感悟。出家邑之北寺。既而曰。此非吾所宜居。  
聞雲棲蓮池。為當今導師。吾將歸老焉。幡然來歸。時年  
已六十矣。乃畫作諸務。夜雖行僧堂中。動態不自休。或  
止之。則曰。吾惡能以無德受賢者之供。家人來勸之。歸  
則大詬。不許曰。吾又惡能以恩愛故。離賢者之佳會。萬  
曆九年。初度。具飯飯僧。長跪佛前。厲聲呼願。生西方者  
三。俄有疾。衆環之念佛。大喜稱善。合掌吉祥而逝。

如通

如通。字易庵。陳留人。姓杭氏。母潘。夢梵僧投宿而說。童  
時。母囑曰。汝長成。當勤心學道。化利人天。母教先志。年  
十五。遂投抗塢山三德寺。薙落。會萬松法師。講經于寺。  
見而器之。遂攜歸徑山。誨以萬法歸一之語。勉令參究。  
久之。有省。一日。萬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倚青山住。通  
遽答曰。明月常懸古澗心。萬松許可。遂下雙徑。抵杭之  
墓。築山。師子峰。宴坐。經行。三年。而心珠愈淨。遂杖錫雲  
征。伏牛五臺。遍叩法席。復至少林。入室叅談。志領玄微。  
頃還故山。會受冢宰張公漸之請。出脩高麗。仍請脩復。

空空外

卷之八

五十五

光碧堂

靈隱靈芝。以至秀之東塔。蘇之虎丘。凡啟舊基。即得泐  
碑。皆有易庵二字。衆駭異。曰。此再來人也。通所至。但揮  
塵說法。而四衆雲集。禮波相至。彈指之頃。瓦礫荆蓁。幻  
成金碧。宛若天宮。降於塵世。六十初度。時居東塔。四方  
縑素。遠來設齋稱慶者。數十百人。弟子輩。懇求法語。通  
笑曰。出胎又入台。翻覆說靈臺。但除凡聖解。個中無去  
來。不逾年。而受台州國清之請。上梁次。通忽翹首西顧。  
而逝。始知出胎入台之語。通蓋先識也。閱世六十三。僧  
臘四十一。靈骨塔于國清寺左。

如清

如清字法源姓阮氏上虞人初投龍井寺出家未幾入雲棲從蓮池大師受具曰吾不歸矣吾脩學於斯老於斯死而火於斯足矣銳志念佛誦法華六時禮拜汲汲如不逮雖入城市中終不缺廢高聲懺苦懈怠以丘不違安寢因之策進者往往而是萬曆十一年得疾將入滅蓮池天師為募眾設像念佛以助往生清聞佛號雙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去

廣如

空室外

卷之八

十六

光碧堂

廣如字本真蕭山來氏子二十九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之至贊伏牛也銳然向往歸而受具進菩薩戒刻心天志潛自砥礪敝衣破帽形同土木尊師如佛敬友如賓視己身如賤役力作忘倦性多昏沈坐則頻睡語復遲蹇期期不可了於時慈薄少年輩多藐之如自若也不為動處眾中未嘗戲言臨問對未嘗不肅容屈膝林歲久未嘗以情識聯私交居未嘗治房舍夜未嘗應牀榻母年八旬來視如病不能去蓮池大師為夾小室寺傍俾終養之密戒膳飼母而人莫知也母卒頃半月而如

疾作度不救召眾念佛躬和之既而因德謂眾曰趣為

我取衣貲來吾欲質時果香花供吾師吾不得復侍中瓶矣眾與辦竟手自整理進蓮池師師為受之則欣然喜動顏色從牀躍起坐竹椅中奄然欲絕師往赴聞師聲復從坐躍起拱而立張目諦視師頃之安坐已瞑然脫去頭挺直貌耿耿如生時世壽纔三十有八耳僧臘九年

廣槐

空室外

卷之八

十五

光碧堂

廣槐字東林浦江人姓陳氏少從事戎行已而剝落清水庵慕雲棲發大誓入山脩道既受具受菩薩戒信力堅勁質直無偽持全剛般若甚度中夜諷誦雖隆寒凜暑不廢語及生死必厲聲切齒憤然若不勝其慚愧聞者為之寒心居家時有子三人仲得羸疾槐往視知不可起勸令擇良偶安置其妻于忻然從之與疾來山中使皈命三寶植當來因甫畢而卒又明日槐卒又明日將荼毘而槐之季子不期而至人以為慈孝所感先是槐得疾日且彌甚訊之無他語惟諄諄以及時念佛為囑散衣鉢盡以飯眾僧無遺餘斂容而逝世壽六十僧

臘十有二弟子一人曰大海

廣承

廣承錢塘潘氏子少穎悟師圓鑑勤三七藏精相宗遵池大師命代講於天台賢首教摸象知形無師自會晝夜聽衆圍繞戒錙甚堅後觀佛面西而逝

空空外

卷之八

子八

元碧堂

唐

詩僧附

靈一

靈一姓吳氏廣陵人咳唾塵境繼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下初舍於會稽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尋往餘杭宜豐寺寺隣生丹山門對佳境同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汰日浮雲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真諦此一之了語也每禪誦之際輒賦篇章思入風雲興合飛動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室空外卷之八五元元碧堂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巖景陵陸鴻漸為塵外之友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間氣集

皎然

皎然明畫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年受具深入毘尼三昧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兼攻子史詩文偶處當時號為禪門偉器與虎丘元浩會稽靈徹為道交貞元初居於東溪草堂嘗悔詩文非禪者之意曰借使有宣尼

史 115-154

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乎峰與松雲為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我將汝各歸本性貞元初終於山寺有集十卷于頃為之序尋勅寫其文集入于秘閣天下榮之畫生平與韋應物盧仝顏真卿陸鴻漸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問薛逢呂渭楊遠或替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故著儒釋文游傳及內典類聚共空空外

卷之八

六

元碧堂

四十卷號嗽子十卷時貴派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徹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道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慈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為後賢所慕如此

靈徹

靈徹不知何許人住越溪雲門寺少工筆札文譽遠蜚故秘書郎嚴維劉隨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觀而論心皆如塔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陲徹游吳興與杼山畫公一見為林下之遊互相擊節畫與書色箇中丞

威標其警句最佳者歸湘南作如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跡畫云老僧見此欲焚筆研後不測所終

道標

道標富陽人姓秦氏七歲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忽有異僧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花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若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來雲霓蕩天漢吾不可得而知也遂出家靈隱山得度隸於天竺護戒嚴謹為時所推異余多羅之言因不該貫經行之外尤練詩空空外

卷之八

六

元碧堂

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謗云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厚雲霄每飛章寫韻竹夕花時彼三人當四面之敵一時名卿韻士無不驅轂投簪定交林下長慶三年以微疾示滅

宗亮 貫霜樓悟不吟附

宗亮姓馮氏奉化人家傍月山而居時桐月僧住明州國寧寺禪寂之暇游於藝苑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剝盡心

花。只有師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迷為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讚頌。並行於代。又為江東生羅隱所慕。而樂安孫郢尤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駁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為文士先達所做仰云。

### 高閑

高閑。吳興之烏程人。髫年受具。苦脩不惰。禪坐之暇。兼工文筆。尤妙臨池。喜以雲川白鯨書。真草之蹤。與人為法。論者以智果得右軍之骨。智永得右軍之肉。閑獨骨空。空外。

卷之八

六十二

先碧堂

肉調勻合。二家之美。當時以為一絕。後入長安薦福寺。隸習經律。克精講貫。會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封御草書。遂賜紫衣。號為大德。閑性情節操。磊然難屈。老思歸里。韓昌黎為序以送之。昌黎以排佛被誣。而獨有當於閑。其為人可知矣。弟子鑒宗。亦得閑之筆法。亦如二智之相踵也。

### 五代

### 希覺

希覺。字順之。姓商氏。昆陵人。出家溫之開元寺。稟教于

慧則律師。嘗閱則所著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火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要之。日月也。後則長往。乃開講永嘉。次居杭之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台為僧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覺既工文筆。尤精易理。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天文甚備。擬江表說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雜體詩四十章。所居。號曰釋氏西齋。蓋慕吳越之蘊積。編簡云。

### 無作

空。空外。

卷之八

六十三

先碧堂

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出家泚水寺。登年受具。精研經綸。兼究孔老書篇。無不咀其華腴。小有點綴。即追作者。後游會稽。四明。樂其山水。遂有終焉之志。錢武肅王。高其道風。禮請出山。略至。遽稱疾去。以詩抒意云。雲靈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還山。樂安孫郢。退居嘯傲。不交縉伍。惟與作接。清談竟日。進士楊奔。亦慕為林下之遊。作善草隸筆跡。道徒人亦傲之。述諸色禮懺。大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若干首。並行於代。作不入尼。寺不入公門。不脩名利。

不趨時利自號道逸子

貫休 墨域附

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蘭谿登高人也出家利安寺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聽聞不忘於心尋與處默同時削染隣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受具之後詩名聳動乾寧初授詩謁錢武肅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武肅改十四州為四十休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遂拂衣入蜀僞署禪月大師時韋諷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隱微存於教

卷之八

辛巳

光碧堂

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梁乾化二年終於所居世壽八十一蜀主恽怛一皆官差塔號白蓮休善草聖小筆得六法尤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喜畫羅漢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然後成之法相奇古與常體不同今畫家尤傳貫休羅漢也文集若干卷弟子墨域序而刻之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於蜀有詩集亞師之體

晉光從環智字附

晉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唐史官左庶子兢之裔孫

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恒人交雜好自標過從易縹緲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秋色長於草隸受五指撥鐙訣於陸希聲書體日道轉腕迴筆非尋常所知昭宗嘗召入封御草書賜紫方袍却歸故鄉謁錢武肅王以客禮延之而性傲體疎弗恒王情乃歸而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環温州僧正智宗皆得其墨訣不聲於時

宋

居簡

空室外

卷之八

辛巳

光碧堂

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人姓王氏以其居淨慈北磻之曰久故時人不名字之咸稱北磻云禪定之餘博通外典工詩賦嘗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吃哩突出如斯大闢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嘗闢一室以居名曰隱室作賦以自見其略曰進則面牆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頽豁然而座漠然而同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闥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眇眇入冥冥而遠眺笑雲烟之輕去溪悠悠而無定駐落日

於西嶼。延初瞻於東嶼。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碕集十九卷行世。時江張城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讀其詩。合參覺範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碕於人不苟。合亦不苟。暇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水心。酬以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綠未禁春。初簡居天台。委洞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惲來。囑簡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仲休

空室外

卷之八

六六 九碧堂

仲休。越州人。精習天台止觀。而禪寂不接人事。每以席上。自珍為詠所傳。人爭贈。李文靖公重其人。每詠名以請。遂得賜紫衣。號曰海慧禪師。其詩之最傳者。有山陰天衣十峰詠。

仲岐

仲岐字如晦。居剡之明心寺。究心禪學。尤好篇章。父文儒。每把臂入林笑詠。終日嘗於寺西星子峰前築白塔。結茆其下。號閒閒庵。宣和間與汝陰王鍾以詩詞相酬答。評者以其韻致不減皎然。

智圓

智圓字無外。錢塘人。姓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教於奉光源清師。嘗歎荆溪後微言墜地。留意撰述。作十曜通經圖。垂勸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瑞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牧郡。僧悉迎於闕外。慈雲遂圓俗往。圓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為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一僧。聞者歎服。圓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週為隣友。相好。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閒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空室外。

卷之八

六六 九碧堂

越二日。示疾。門人奉遺訓。斷院之後山。飲陶器合而瘞之。

道潛

道潛。於潛人。通內外典。能文章。尤喜為詩。蘇東坡守杭日。卜智果精舍居之。又為作參寥泉銘。頌頌稱其詩無一。賦流荀氣。體地以歸。光義非近世詩僧所及。

愚勤

愚勤。餘杭人。嘗從歐陽永叔遊。三十餘年。永叔稱其人。聰明才智。有學問。尤長於詩。蘇東坡有贈錢塘勤上人。



詩序

守璋

守璋姓王氏、監官人、天資介特、凜不可犯、七歲、以試經度為僧、戒行精潔、尤工於詩、號文慧禪師、有柿園集、行於世、紹興二年、高宗幸圓覺寺、因觀其集、親灑宸翰、書其晚春一絕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居昱

重室外

卷之八

李人

光碧堂

居昱錢塘人、姓郭氏、七歲、叩疑於林通、書如夙誦、牛角刺染、誦法華經、七日而迴、人稱呈法華、稍長、博綜內外典、尤長於詩、有松聲和雨聽、山色帶雲看之句、膾炙人口、咸以為有道標之風

本覺

本覺龍泉人、博學能詩、文士大夫多與唱酬、嘗募料名僧家諸書、成編、年由釋迦至達摩迄宋、凡三教通於佛者、靡不載、題曰釋氏通鑑

明

一覺

一覺字性原、姓曹氏、鄞之慈谿人、祝髮於永明寺、精脩力踐、刺血寫華嚴經八十一卷、善吟咏、有寒泓稿、嘗與太子正字桂彦良遊、一日彦良侍太祖文華殿、問在鄉里時、與誰遊、以僧覺對、因誦覺詩、太祖稱善、翌日、賜和御製詩、有草舍半間雲外月、松窻一榻谷中心、句、仍命監丞徐璣書賜之、保藏山中、以為勝事

大新復見心附

太新字笑隱、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

重室外

卷之八

李九

光碧堂

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其徒來復見心者、從訴於中竺、亦能詩、有名縉紳間、洪武初、徵復入京、訴公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俾酸梨、復不聽、後充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訴語、上命併違訴將殺之、訴曰、此故偶、臣偶舉之、非有他也、上問出何經、訴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復所著有蒲庵集

如筏

如筏字性海、姓余、慈谿人、祝髮於定水寺、禮復見心為

師戒行端謹。通內外典。善書能詩。文雅為士林推重。永樂中。兩膺台命。纂脩內典。嘗住撫州之翠雲。及奉化岳林寺。有翠雲稿。歸老永明。

### 弘道

弘道。蘇之吳江人。幼讀書。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經。歷耳。便能成誦。宿根所種。慧解日生。遂捨俗出家。見葉與蒲。編並涉。目無不見之書。淹貫既極。鬱為菁華。下筆作文。新警弘深。居然作者。詩尤清麗。無酸餽氣。洪武十年。有詔。箋註楞伽等經。道與其選十五年。主天竺講席。空室外

卷之八

五

元碧室

尋領郡都綱。明年。還僧錄司左善世。所著竺隱詩文若干卷。行於時。

### 守仁

守仁。字一初。富陽人。讀儒書。富才藻。少從楊鐵崖遊。善詩。歌。書。法。道。勁。骨。肉。平。分。擅。長。二。智。洪武間。受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 德祥

德祥。號止庵。仁和人。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有鐵畫銀鉤之妙。詩。刻。苦。高。處。逼。賈。島。所著有桐嶼集。

### 圓詮

圓詮。字象外。姓楊氏。慈谿人。初依永明寺為僧。宿性穎敏。博綜東魯西竺之書。善吟咏。有月航集。膾炙人口。嘗作頂相讚曰。坐脫立亡。不為奇特。吾佛世尊。卧而有側。山僧。總不隨他。一旦。面加日出。

### 心泰

心泰。上虞孫氏子。幼受具等慈寺。博覽內外二典。工古文辭。下筆數千言。如春江初漲。滾滾東注。時稱為釋門。續虎。出世東山國慶寺。尋還雙徑。歸老等慈。年九十六。空室外

卷之八

五

元碧室

無疾生脫。所著有金湯編若干卷。

### 弘闡

弘闡。字大猷。姓陳氏。慈谿人。出家於永明精舍。恪守戒律。卓有僧行。博覽古今。作詩清麗。飄逸不羣。有林下風致。書法結體精密。每臨摹魏晉。咄咄逼人。甚為藝林推重。

### 法聚

法聚。姓富氏。嘉禾人。髫年業儒。博通經籍。稍長。出家海鹽之資聖寺。戒行清苦。妙解密心。聞王陽明先生講道。

稽山以詩謁之。陽明許可。遂復聞良知之旨。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峰。問如何不落人圈。居與一掌。聚大悟。後開講天池。隨機接引。與王公畿。蔡公汝楠。唐公樞。鍾公淵。錢公琦。董公濶。父子共證儒釋大同之旨。山陰徐文長。渭有才名。不可一世。獨與聚往來於鏡湖之濱。時以詩簡唱酬。渭嘗令聚代濟法師答曰。居易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為空一章解。合于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疾書。與旨精辭。一時俱徹。文長為之歎。祇所著有玉芝集。

空室外

卷之八

六十五

九思室

斯學

斯學姓丁氏。字悅文。海鹽人。元詩人。崔辛之後。生而任心。獨往。夙期高亮。家世奉法。遂釋形入道。諷咀之。隱喜為韻語。中歲棄去。振錫孤遊。東探禹穴。北走燕都。吐語益奇崛。詩名益藉藉。公卿間。尋復棄去。歸舊隱。創精舍。題之曰道林。海名諸名流。如沈司章。明臣。王百谷。楫。登黃白仲之壁。無不締文悅文。每一過道林。輒派連忘返。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墨華稿。錢懋叔。蕭叔叙而於世。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象梅撰。象梅字仲和。錢塘人。其書取兩浙先賢自唐虞迄明隆慶。別為二十二門。又外錄元元空空二門。以載釋道二家名目。既多體。遂冗雜如輔弼經濟。無故區分。文苑儒碩。過加軒輊。又諸傳皆標題。官爵獨道學一門。稱先生而不書其官。於體例亦未畫一至所列之人。本正史者。十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鄉閭粉飾之語。依據成書。殆亦未盡核實矣。

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

〔明〕許有穀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貞烈

維風什四卷》提要

貞烈維風什引

余社友許子仁氏以父行

著里中懷藉之暇游神節

義事甚悉我

皇明遜國時殉難諸賢業已

蒐闡其事什曰忠義存褒

盛行海內稱信史矣近復

采撫列女之殉節者慷慨

捐生計可二百五十餘人

各立一傳絕句以誌其實

諸凡完節終身非死決一

時者具載名氏什曰貞烈



惟風屬余弁諸首余惟忠  
臣義士固稱難矣然或得  
于典籍之所印證理義洽  
心或得于師友之所切劘  
見聞利益養其神以充之  
氣猶云力可致也至如嬪

人女子深閨窈窕無  
聞而能以節概身貞操  
砥行從之義之死而不  
悔焉非天性則然而一毫  
矜持矯飾之意不呈宵臆  
者乎子仁惟風之什事以

人殊言以事異讀其文尚  
論其說皆凜乎乾坤正氣  
所鍾不尤難哉昔余主稽  
陽過龍溪王先生問陽明  
先生良知宗旨先生即以  
余節母屠孺人立論謂能

信心以循天則不為見聞  
格套之所襍此真致于良  
知者余聞言而省迺知惟  
風之什子仁更有味于斯  
言矣

同邑吳達可謹識

古今貞烈維風什引

詩本祗席關雎佐風教權輿焉詩逆而春秋史漢刺美並列言惟外殊貞教一也魏晉間咏史頗可著隋唐以來著作母慮數百家至宮姬成婦閭女寡媛每草淒木落風號月苦或茹怨子長門或興嗟子異域或悵望於蕩子或涕零於孤寡固不為

維風什

序

古一

吊影傷魂嘆恨無已顧致多意渺其於感觸性靈助流尋教如古人風旨百不得一也歌宋季以及

明朝厯理而失之哉兼興許文學悼古詩之鬱滯往事之幽沉業櫟存褒什記咏

皇明孫國皆殉難諸賢補史不逮至播撫之

暇猶謂古今列女報貞激烈出於天性而史策或現或否光矣翳然銷落古遠心甚憫焉於是迹諸考見擇貞烈中死決須史舍生取義者各立小傳為絕句一首總二百五十有奇餘瀕死令終者具載名氏標曰古今貞烈維風什偶出示余、覽見文富其寔情挾其華有古史風至發抒憤悶彰慷慨剔幽揆選

維風什

序

古二

則有草淒木落之所不能寄嘆風號月苦之所不能愁吟宮姬感之可無怨成婦感之可無嗟閭女寡媛感之可白首示信青松明節雖謂魏晉隋唐千餘年來獨得風人宗旨可也客有謂余曰文學旨哉秋寔不咀春華倘猶匿諸理否余曰語云言之信者在區蓋之間信故傳之故寔而益信也且咏史體則然何煩辭勝為余

既讀文學存獲什睹殉難諸賢幽憤萬變凜  
有生氣見丈夫而妾婦者甚可愧至讀茲什  
若曹娥潛波薛嬰殞市瀨江史女濟急昭關  
漸臺貞姜柔不犯約見女子而丈夫者髮上  
指冠甚畏又怪陳亡後主入井二嬪之外無一  
士而表燦嬰毒乳母抱幼靈慶以聞是皆覲  
然人面而女子不若者噫以丈夫而女子不若

睹茲什者惶死又甚矣是什也非一統志及信  
史大訓所載不妄錄而重真知於毘陵陽羨不事  
旁及百家乃於史傳無少缺畧余固曰古詩逸而  
求之史春秋史漢是也今史逆而求之詩其在斯  
夫其在斯夫文學為人忠信醇慤處世以和度受  
益勿掄揚絕訾摘薦紳士求與之交然介乎無  
以易也宜邑先是有萬宗伯王提舉以文行

顯當世文學踵其風文典行相等云所著尚有  
公字山堂集妙古致茲不具論

古發後學李洵瑞撰

刻古今貞烈維風什凡例

一十七則

一列女貞烈者古今諸傳記所載多散見不及旁蒐例據我

國朝一統志實錄及志中名宦人物流寓祠廟陵墓古蹟所附見凡慷慨殺身無論節孝義憤惟死決湏史者各就本傳摘出數語括其要領每標七言絕句一首如范陽盧氏輩以節死漂水袁女輩以孝死漂陽史女輩以

義死皆屬貞烈例為立傳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諸凡令節終身皎、不媿名義如燕人張買奴妻王氏等事多相涉微詞寄聞不能人、殊止列姓氏表見不贅標題云

一列女序次先後別無低昂例舉一統志輿地次入自兩歲至十三省各從某府某州下列某傳某句縣邑不書州非直隸兩畿者不書俱從各府領之如萬全都指揮使司等武屬軍民列女例亦隨地次入並不遐遺

一列女各隨一統志輿地收錄間有志中原係缺畧各亦隨缺註明俟采風者續入

一列女無論立傳標題與不贅標題總數百人有奇非一統志所載者不入以重輿地非歷朝通鑑

皇明通記所載者不補以重信史非永樂間頒行列女傳所載者不補以重大訓非毘陵郡志陽羨邑志所載者不補以重真知若楊州府下附入露筋娘娘一統志列女中未入而事見祠廟例隨地入之餘倣此又若山東

省下附入濮陽高魁女一統志及諸所附見俱未入乃其死事之慘文典足徵例從貞烈附收不忍逸云

一列女或係一家一鄉或係數人同難死事如大都岳氏婦姑及二女等以一傳類題不復分列餘倣此

一列女或已見前傳而互見後傳者不復詳錄祇列名氏于不贅標題之下如永平王宗仁妻宋氏立傳標題順天府下而永平祇列名氏以宋本順天人嫁永平王氏故也餘倣此



一列女間有其夫仕元我 國朝兵至從夫殉難如趙弘毅妻解氏輩雖逆王師有違天命而威武不屈乃其性然亦列名氏不贅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凡係諸所考見者無論代次悉叙各該府州列女之後仍註見某條下云云

一列女如許顯二妻陳氏牛氏等雖係妾媵而殉義守節丈夫所難例從貞烈入之餘倣此

一列女如李伯通妻周氏王凝妻李氏雖未殺身而大義維風什

三

激發瀕死得生事堪勵俗例亦立傳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如毛惜惜郝節娥雖不幸淪落非所而不為類園且其死事出于性真有非良家女子易及者例亦立傳標題云

一列女如脫脫懷氏烏林答氏雖皆夷婦而死在華地綽有華風尤堪勵俗例亦從貞烈入之

一列女凡係立傳標題者具詳某代某地或某妻某女某母死某事各擬本傳摘入並不妄用已意文飾間有缺

其時地姓氏者俱從舊傳錄之非漫不加意云

一列女立傳標題類皆絕句一首以朽筆不能長言惟建文皇后馬氏傳後錄余存褒什中舊所哀頌七言律一章不與列女類題尊母后也然亦祇述舊言不復有說及胡郡奴絕句一首亦就余存褒什中錄之不更贅云

維風什

四

一我 大明一統志創自天順間其所載列女前此尚或有遺後此未及纂入即漢晉隋唐宋元以來列史諸書往往不乏而一統志或不盡詳豈太史公有闕疑云采風者亮之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一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有節子和甫次正

侄允泰用卿鼎臣

際熙啟洪鴻徵校

大明一統志考

址畿

順天府

維風什

立傳標題一十二人

盧氏范陽人幼讀書早寡教授諸子漢將綦良經畧

山東署其子務光記室後良敗薏州刺史上官政籍

光家見盧氏色脅之不能亂以燭燒其面目盧死之

子孝移忠惜未酬務光賢母既薏州王顏錄骨貞心在絕

勝合污一面羞

宋氏范陽人嫁永平王宗仁為妻永平受兵宋夫婦

被執兵悅宋色欲害其夫以脅之從宋謂夫曰我薄

命至此決不敢累君言訖投井死

薄命堪嗟肯累夫此生寧死可誰汙寒泉百尺千秋冽洗

骨從教是玉壺

劉氏名翠哥房山人李仲義妻元末房大饒人相食

官兵尤倡之仲義被執就烹劉涕泣奔救兵不從劉

曰吾聞婦人肥黑者肉味美乞舍夫烹妻兵釋仲義

而烹劉

房人弱肉飽於強未必房人畫虎狼亦有痛夫劉氏女代

夫烹死雅兵荒

岳氏大都人徐獠頭妻元末大都將陷岳謂夫曰我

等恐被驅執奈何夫曰事急有死而已岳乃火其廬

與夫蹈火死姑王氏及二女皆相抱自焚

灰骨明心不穢身潔身有死肯逡巡徐家五口傷離亂無

一貪生畏死人

李氏名賽兒房山人王士明妻元至正間竹貞軍亂

李及女安奴皆被掠李謂女曰身不在此死女

曰母先殺我李即以軍所遺刀殺女而自殺

房山被兵兵橫劫有母有女並驅執母言辱身不若死女  
先母死稍獲烈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士玄疾車以妾所生子囑王

氏撫育且曰待兒稍長聽汝別適士玄死王乃違首

垢面廬士玄墓撫孤歲餘孤死王痛泣曰吾今無可

望矣奈何遂經死

葬夫未殉為存孤孤死焚屢望已無惟有自經心自慰九

難風介

原達垢亦從夫

王氏豐閩人興州千戶胡海妻海死王年少無子奉

舅姑孝謹苦其父強令他適泣曰若更違人不若從

夫地下也遂經死

烈節輕生為重夫從夫謝父莫追呼胡家死烈王家女不

及留生奉舅姑

費隱妻王氏良鄉人始隱有疾王數嘗其養後隱疾

篤囑王氏善撫妻生子女隱死未幾子死王泣曰夫

死子死吾何生為執女手曰汝知人事矣鎖鑰在此

牧之與女相持慟哭是夜經死

婦人夫亡藉有子無子殘生更何堪哉一婦費隱妻痛

子痛夫完節死

列名不贅標題七人

張買奴妻王氏燕人趙野未婚妻柳氏蔚州人李孝賓

妻劉氏媳楊氏俱蔚州人謝黑兒妻梅氏安康人魏成妻周

氏良鄉人陳連妻孔氏東安人

難風介

保定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翟節婦易州人

河間府

立傳標題一人

封氏蔚州人族保誨妻唐末黃巢亂保誨挈家避居長

安賊至執封氏欲汙之不從賊怒曰從則生不從則

死封曰吾名家女守正而死猶生也遂被害保誨痛

妻亦哀慟死

名家女子守綱常視死猶生不自傷婦痛辱夫痛婦得于一死彖相將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鮑宣妻桓氏漢渤海人

真定府

立傳標題六人

蒲氏行唐人樊氏妻甫嫁而樊死誓不再適有山冠

繼風什

逼婚蒲枝崖水中死鄉人號義姜因號其水王女塘

五

萬仞層崖王女塘清風獵獵抱蒲香何當草竊山中冠却與樊妻號義姜

崔氏深州人國初兵科給事中周傑妻周卒于官

崔奉骸骨歸告其親戚曰夫妻義當同穴夫死無子

吾生何為遂經死與夫合葬

夫骨天涯返故鄉義同生死骨同藏口碑復穴無見塚芳

草深州幾夕陽

高氏深州人遼清河李茂茂為吉安衛總旗駐高病

萬高奉湯藥不離左右茂死哭之哀乃傾家貲治茂

喪具復買一間棺置茂屍傍人莫測其故至夜沐浴

更衣經死與茂合葬

夫亡忍作未亡人買得間棺自殮身付與青山牧白骨傍

夫同穴適同衾

岳氏深州人傳刑嘉妻傳病卒謂岳曰爾年少喜事

後人岳泣曰吾豈忍復他適寧俱死矣及傳卒伏屍

繼風什

號慟不已遂經死殉之

木

艱貞曾不惜芳年岳女何煩傳子憐藉是與夫遲一死冰

心能易白重泉

許顯二妻高邑人國初顯官御史卒其妻陳氏半

氏俱經死殉之事聞旌復節

考見志中人物

二妻高陽義獨深痛夫同死是同心一夫二妻褒復節自

昔無聞却有今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馮異母廟在王孝女名齊武用妻蘇氏元真孝婦劉氏新樂人李大舅妻甄氏無姓

順德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魏溥妻房氏鉅鹿人

廣平府

立傳標題二人

趙氏女貝州人宋末王則亂慕趙殊色劫以為妻趙

雞鳳介

七

怒罵求死則悅其色不忍殺使人嚴守誘之從趙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禮聘則仍遁歸其聘幣盛與從以迎趙與家人訣涕泣登輿比至則所已經死與中矣賊皆嘆異

貞堅鉄石色傾城始賊藏貞不計生倘謂賊難倉卒給王

顏端亦碎完貞

趙元楷妻崔氏清河人隋末避亂出奔室遇寇劫崔為妻崔求死不從被縛之崔從容以求釋倚柱

而立厲殺曰任加刀斧冠怒殺崔元楷後得其人支解祭報

從容給賊不倉皇慷慨輕生義激揚靈莫足知夫殺賊定歆願骨薦椒觴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鄭誠妻崔氏 房愛親妻崔氏俱清河人

大名府

立傳標題一人

雞鳳介

王氏內黃人趙美妻美溺死王年甚少舅姑強令他適王曰婦人義不再醮且舅姑在何忍棄去奈舅姑竟欲以配族人王遂經死

同姓婚姻世不通若為通婦遠同宗舅姑枉殺含貞婦應有霜飛六月申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王德政妻郭氏 李如忠繼妻馬淑安俱大名

永平府

立傳標題一人

周氏灤城人李伯通妻金末伯通監豐閭縣元兵破城伯通不知所適周氏與其子皆被執時婦女同難者甚衆周謂曰吾輩萬一受辱生不如死乃與衆訣自投塹下主者怒拔刀三刃其體而去周死復蘇傷子至汴州績紵度日訓子有成

時危投塹已無生三刃殘軀一芥輕母子流移重完節可云未死不留名

雜風

列名不贊標題二人

王宗仁妻宋氏詳見陳氏管州人

陰慶州

保安州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萬全都指揮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劉氏順寧人臺叔齡妻時地震棟桷叔齡壓不能起家復失火其母赴救不得欲就焚劉謂夫女弟曰汝

急救母汝兄必死吾何忍獨生遂赴火死火滅灰燼

中夫婦二屍相抱

救焚尤恐救姑遲蹈火從夫死不離四祿似憐夫婦義死八灰燼得相持

南畿

應天府

立傳標題三人

史貞義女溧陽黃山里人春秋時伍員逃楚奔吳見

雜風什

女激漂瀨江因乞食謂女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

諾之員去女意渝信不可冒燃不明遂投江死後員

覆楚投千金于江以報女德唐李白為撰貞義女碑

尚存

約信應知不可更冒嫌尤是欲分明兩全一死心能白伍

相千金報亦輕

王氏元建康人關文興妻文興為漳州萬戶府知事

王與偕行造陳吊眼作亂文興戰死王被虜欲犯之

乃給曰瑛葬夫從汝因得聚薪縱火焚夫自投火死

至順初贈文興侯爵王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雙節爭看廟貌新開家光寵不沉淪古來血食同夫婦青

史于今有幾人

袁氏女元深水人年十五母孀甚貧且病癰瘕至正

間兵火藝其鄉廬鄰婦呼女避火女泣曰母卧不能

起何忍舍去抱母共焚死

兵火鄰姬避欲呼貧癯病母女難扶火炎抱母同灰骨不

離風什

惜灰飛骨有無

十一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曹子英妻尤氏

元漂水人

鳳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曹氏臨淮人王宣妻宋建炎中賊馬進掠江淮宣妻

妻出避曹曰婦人不出閨門守死為王氏鬼可也賊

至曹不受辱罵賊而死

婦人禮不出閨門是處豺狼可避奔守死王家王氏魁肯  
於溝瀆路倭淪

鍾離婦逸其姓氏因鍾離人名鍾離婦宋紹興間金

兵陷鍾離見婦色媚驅之行婦罵曰賊寧殺我主者

怒遂斫其臂婦罵不絕口死

斷臂殘身未足論妾身安可逐胡塵湏臾若出鍾離死能

辨腥羶不穢身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雞風什

范滂母

細陽人 夏侯令女

十二

蘇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何氏吳人吳永年妻宋建炎四年金兵破城死者五

十餘萬人永年挈妻及姊奉母逃難遇兵被縛何紹

曰諸君乃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耳兵釋其縛行次

水濱顧謂夫曰我不辱君遂投水死永年姊亦相繼

溺死

吳家娣婦死相從婦為憐夫矢今終胡虜不知貞婦意抑生間說任西東

張氏太倉人其翁有失長以謀刺主帥事覺連坐張氏帥子悅氏色脅之曰汝能從我則活氏怒罵不已帥子以刀磨其頸曰汝不從斷其首氏蓋厲聲罵遂遇害

翁罪坐夫連坐妻死無辜亦無說奈何有妻為妾容白不在前寧戮血

雜鳳介

十三

黃氏崇明人季高妻元至正間海寇入境掠婦女登舟者二十餘人黃不受辱投海死

驅掠瀕行不自由瀕行蹈海計堪籌同舟別有他家婦曾識黃家亦女流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孫奇妻范氏人許升妻呂氏吳人一云李氏朱虎妻茅氏崇人孝節婦水德妻人崑山

松江府

立傳標題六人

諸氏華亭人王子溫妻元末子溫挈之避亂諸曰君勿以我相累君去我自為計耳乃匿陋室中賊至被執諸怒罵求死賊刑其腹

避賊辭夫意亦深恐相逼總賊相侵婦心從死不從賊剖腹賊知無二心

費氏名元琇上海名家女適廣陵朱道存元末避亂居上海為苗軍所掠費攀檻不去怒罵曰苗狗何敢辱我遂被害爪痕深入檻木死猶抱檻其妹元微適

雜鳳介

十四

華亭陶氏亦有婦德喪夫誓不再適時稱費氏復節

云

名家雙節重鄉評姊妹亦貞若也元微負陶去幽冥元琇得為情

沈景新母妻俱平江人元至正間新為上海吏母妻偕行時苗軍掠境沈母謂婦曰吾家世清白脫有難義不可辱頃遇苗軍婦姑怒罵求死被刃其姑繫婦



髮於馬尾曳之

清白家風義不汙江烈婦死隨姑祇應縛髮傷蹂躪忍自包羞泣路途

俞氏上海人張文通妻文通病瘵且死囑俞曰汝年少無子善事後人俞泣曰君死無子妾亦何從惟從君泉下耳文通是夕死俞是夕經死

夫訣夫言不忍聽相依泉下妾丁寧何如夫死妻隨死復戀區一夕生

離風什

十五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任仕中妻俞氏 俞邦用妻任氏俱上海人

常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薄氏不知何許人唐江陰尉鄒待證妻待證在官遭

亂解印竄匿薄為賊執乃以夫誥命託一姬訪付之

不受辱而死李華作哀節詩

死惜綸音重國恩最夫何地可相聞妾身幸死夫猶在慰

妾應須夫報君

何氏女江陰人五代末為江賊掠至舟中欲妻之女曰俟脩容以見乃成禮須臾盛飾立船首罵賊投江而死人為之祠

脩容對賊總舍壘得是藏機死潔身有清江能自潔暨陽遺廟獨江濱江陰古暨陽地

鄧氏武進人謝天與妻謝早亡其母哭之喪明鄧矢節養姑宋末元兵入城家人俱走鄧抱姑匿牛牢中

離風什

十六

兵火其廬鄧携姑出匿後園被驅以行遇漕渠投水

死

婦姑遭焚已無廬孝婦携姑共結裾到死謝姑悲不孝別

姑拋骨向漕渠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孝女羊氏蘭陵人 孝婦胡淑脩 江陰金判李易母蔣

氏 江陰知事朱道存妻費元琇詳見千戶陳存信

妻

鎮江府 一統志中  
列女並缺

楊州府

立傳標題一十人

魏氏唐江都人樊彥琛妻初彥琛病篤魏意殉死彥琛曰殉死不若守死固止之及彥琛卒徐敬業兵起陷軍中軍帥聞其善善律命鼓箏魏號泣不從軍士欲刃之乃罵曰狗盜何敢辱我早得死願也引頸就刃死

雜風什

十七

夫亡未慰殉夫心延得殘生妻不禁有藉賊祛箏下死無顏從賊說知音

周迪妻洪州人逸其氏迪客居楊州唐末楊行密圍城官兵乏食殺人賣肉相食妻謂迪曰勢窮迫吾夫婦不能兩全君有老母在家宜急歸妾請鬻身以備行昔遂請兵之屠肆賣金遺迪賂守門者求出守者詰其故不信就屠肆鬻實則其首斷矣人皆切迪收餘骨歸塋

鬻身輕死就屠沽義為慈親更為夫門迪若憐妻為死斷腸能自到洪都洪州古稱洪都

晏氏宋晏殊女孫父孝廣尉楊州建炎二年金兵入城孝廣力戰死女年十五有殊色虜帥欲妻之女自刎死諸酋莫不稱嘆

晏家烈女忠臣裔有父死忠女死義窮廬不作虜酋妻白骨羞為青塚瘞

榮氏真州人宋建炎初兵亂榮奉姑携子出逃為賊

雜風什

十八

所掠脅之不從賊怒刃其姑殺其子驅榮氏行榮頻坐不起曰吾寧死在真州耳乃自斷臂罵賊不絕口

死

傷姑殺子賊為讐驅妻何心妻更羞斷臂自殘能自決妻身死不在他州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榮全據州叛制置使招撫不從全一日宴賊黨惜惜恥供奉謂全曰初聞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閉門不納使者終叛逆耳

妻雖賤妓恥事叛人全怒殺之後人廟祀惜

寧抱琵琶向客船含汙恥立亂臣前可憐淪落烟花嬾不自偷生與賊憐

張氏女高郵州人元末賊至知女有殊色環其里索之女匿襖室中聞賊欲害其父母乃出拜賊求免賊即拜其父母而以女行女欣然去及過橋投水死

賊至心知與死瀕救親寧復惜殘身若非給賊欣然去即死當時亦害親

雜風什

十九

高氏婦高郵州人元末携女從夫避亂匿道旁空舍中脫金纏臂遺女令夫挈女疾行俟夫去遠即經死是夜夫抵真州夢婦告曰我已死彼舍矣精爽如此重夫重女自輕生生有貞心死有靈心不負夫靈不昧與夫魂夢說歸冥

高氏江都人儒生戴和妻永樂中和不利鄉舉有魏投水死氏每哭夫則慟絕誓不獨生一日盛饌白姑歸寧乃詣夫死所長號

夫死微名妻死夫死夫妻不涉名遂長號日激東流水猶似傷夫為慟呼

露筋娘：逸其姓氏相傳高郵人避難夜奔天陰蚊盛適有畊夫田舍其嫂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冒嫌損節遂宿草莽中被蚊嚙死露其筋高郵人立廟祀之號露筋娘：宋米芾碑記云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純有憚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于萬世歐陽脩詩云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

雜風什

考見志

二十

蟹不獲：考見志中祠廟不惜完貞死露筋寧消諶口飽饒蚊假饒托宿還明燭得有芬芳此日間

宋應龍妻不知何許人逸其姓氏應龍仕宋為諮議官携妻流寓泰州元兵至守卒開門降應龍與妻俱

縊死

考見志中流寓

流寓從夫死亂離同林有鳥不分飛海陵古泰州旅骨猶雙穴安得啼魂帶血歸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管賢妻關氏 管哲妻馬氏 俱標州人

淮安府

立傳標題一人

址神烈婦逸其名氏相傳婦有殊色夫為小商載之

同行夫死貧不能葬有富商貸其貲市恩計欲行亂

婦默察之守貞含憤不登裏事畢抱嬰兒呼天號慟

投淮水死宋徐積詩云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

淮風什

二十一

水猶可瀦君身不可汗驚風猶可馴君身不可親不

是雲邊月即是月邊雲

穢意駸駸畜由彼烈婦心能質神鬼貞白應憐沮不縉猶

濯清淮心始慰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漂母 嚴延年母 陳公綰妻

廬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包拯子包緒妻崔氏 合肥人 張氏女 廬江人

安慶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元淮 西宣慰副使守安慶余闕妻蔣氏妾耶律氏女

安 俱合肥人考見志中名宦

太平府

立傳標題一人

詹氏女蕪湖人少喪母事父甚孝宋紹興初淮寇掠

淮風什

二十二

縣女年十七嘆曰吾父子不能俱全吾計決矣賊至

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曰妾願侍將軍貸父兄死賊

從之女麾父兄使急去自偕賊行過市東橋入水死

賊難未臨死先決救父救兄心哽咽捐生盡孝焉天倫始

賊不汗身且潔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聶氏 南唐時當塗人

寧國府

立傳標題三人

紀氏女名催第宣城人年及笄未嫁元末長鎗軍入城女被執以首觸牆厲聲曰寧死于此遂遇害時同邑吳氏女亦被執不屈而死

宣州紀女陷賊死碎首面墻不移趾里中更有同心娣樊烈昭昭得相似

梅氏涇人馮可妻唐末黃巢兵至被掠欲汙不從剖腹死其心香甚久不糜爛邑人稱心香五娘立廟死

所考見志

骨白心香梅五娘清風猶是浥涇陽感寒松栢荒遺廟不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葛妙貞

池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孝娥池陽人逃其姓氏具大赤野娥父官治鉅

不派嫁憂父刑遂投爐中死缺乃湧溢姪所躡雙屐

獨浮于爐人皆異之立廟祀姪號聖姑考見志中祠廟鏐骨能教鉄湧爐格天誠孝古今無聖姑不作人間女

歸惟留火上覓

立傳標題一人

程氏女歛人年十七值兵亂父母謂曰倘遇賊奈何女曰脫有不幸惟死之無他策也賊至脅以刃女罵不絕口被害

女意藏貞女自知寧須父母為含悲女死罵賊不絕口父母若知應解順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章氏二孝女歛人汪琰妻潘氏汪燕山妻李氏

汪惟德妻俞氏俱歛人

廣德州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和州

立傳標題一人

徐氏和州人時金兵寇維陽官兵肆掠執徐欲汙之  
徐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難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  
聞又反為亂恨不斷汝頭肯受汝辱但速殺我被刃  
死投江中

亂兵亂世多猖獗烈婦亂離豈汙沒彤管猶傳罵賊言清  
江為洗如銀骨

滁州一統志中  
列女正缺

二十五

徐州

立傳標題一人

劉氏魏彭城人嫁渤海封卓甫婚卓赴官京師後坐  
事伏誅劉在家一夕夢卓死哀哭不已果函問至大  
慟而絕時人比之秦嘉妻

與夫燕爾忽京華幾日夫妻天一涯魂夢却先函問到死  
傷夫別似秦嘉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王氏唐州人

卷八

二十六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二

陽羨許有教子仁甫著

弟有節子和甫攷正

侄用宗 允泰 允恭

允中 際熙 際昌 校

大明一統志考

山西

太原府

維風什

立傳標題一十人

二十七

武氏女名管嬰太原人年十七未嫁元末賊至隨父

奔匿山中父被執女曰倘欲殺父當以身代賊釋之

女度不免因言吾家有金瘡并旁盡取為謝賊以得

金爭分女乘間投井死

輕生重死亦何心貞孝全歸軼古今為父救生寧避死將

金買死得完貞

齊氏太原人遼王屢謙元末賊陷太原齊與媳蕭氏

呂氏及二女二孫女避居趙莊賊至度不能免謂女

媳曰吾家五世同居號稱清白義不可汙今且奈何

長女曰吾已夫死吾得死幸也呂媳曰吾為左丞孫

義不辱吾祖齊氏慟哭乃與二媳二女二孫女相持

投崖下死

五世名家可自汙一家七口骨寧枯山靈為記投崖日挈

女齊姜婦與姑

申氏冀寧人元至正間賊陷冀寧申謂夫李弘益曰

維風什

二十八

君當速去勿以我遲累言訖投井死弘益後娶安氏

甫二年弘益卒安泣謂親屬曰女子從一不幸夫死

獨生何為亦經死弘益柩前

一夫遺憾是重婚二婦俱貞亦罕聞說向冀寧夫愧義愛

貞不媿共夫恩

平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敬氏河東人樊會仁母名像子甫生會仁而夫亡其

母與兄潛已許適他人嬌稱母病召之既往知其謀  
即携子逃歸兄追逼俱返以死拒得脫會仁年十八  
夫死敬氏曰夫亡子天久活何為遂不食數日死  
焚未必要無烟子夫亡食不噉敬氏死非枵腹死甘  
飴一死自垂涎

趙氏女平陽人年二十未嫁賊至驅掠以行女度不  
能免給曰吾取所藏金遺之賊驅還取金抵家投廁  
中死

雜記

二十九

厠穢猶勝賊穢身脫身無地不堪論設隨賊去方求死便  
死清流也不馨

列名不贅標題一十三人

趙姬 叔姬 崇氏 李氏 曲沃負 李德武妻

裴氏名淑英 衛孝女 范滂母 伯宗妻 子工

妻 秦閔妻 張盛妻 元編備趙弘毅妻解氏

大同府

立傳標題四人

班氏宋大同人堅童妻夫死不忍獨生遂以死殉事  
閔旌之

痛夫與死已相鄰死殉悲心始見真旌詔待聞堅節婦大  
家姑應說是前身 漢曹壽妻班昭稱曹大家

田氏元澤源州知州劉仲亨妻亨卒于官田氏年未

三十痛夫遂自經死與夫櫬同歸事聞旌之

五馬從夫督官遊蕭條夫櫬忽邊州殉夫妻死同歸櫬萬

里卿山一故丘

雜記

三十

華氏大同人張思孝妻元末為竊高兵所執以不受

辱遂被害媳劉氏伏屍泣罵不已併殺之姑媳死猶

相抱

婦姑慈孝兩情深殉難堅貞是一心婦死抱姑抱婦惟

心流血共沾襟

汾州

遼州

沁州



潞州已上一統志  
中列女並缺

澤州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周氏

山東

濟南府

立傳標題八人

劉氏陵州人呂彥能妻賊至彥能挈家人謀所往其

難風什

三十一

姊曰我喪夫久且無子不死何為其妻劉氏曰妾不  
辱君任君自往妾赴井矣遂携二女及媳王氏二孫  
女與夫女兄皆赴井死凡七人

烈節乾坤間氣生古今青史幾垂名維風謂有陵州呂七

口同心一死輕

蕭氏濟南人劉公翼妻有姿色通詩書元末毛貴寇

濟南蕭謂夫曰妾世家女矢志冰雪倘遇賊悔無及  
矣願以子女為妾為清白鬼夫曰事未來何急於

此及城陷蕭自經死

妾死不決臨時悔子女殘生重夫累夫心莫為妾死悲欲  
作劉家清白鬼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孫氏名男王

平原

金龍妻劉氏

平原

李五妻張氏

人劉平妻胡氏

濱州

人伯顏妻

兗州府

立傳標題六人

難風什

三十二

曾秋胡妻逸其氏秋胡娶妻六日出仕于陳五年而  
歸道遇採桑婦胡悅之遺金不受比至家其妻固採  
桑婦也妻曰悅色而遺金以後其母不孝矣妾不忍  
為不孝子嬖遂投河死

懷金夫宦失操持悅色忘親更有妻此意秋胡妻料得可

令哀遂到睽離

董氏女滕人許適劉氏子宋建炎初盜入境獲董悅  
其色欲亂之脅曰汝若不從劉汝萬踐董以死拒遂

斷其首劉氏子大慟曰吾妻烈女也收葬立祠

董女字劉時未適心不負劉從盜蹶斷頭欣為萬段死收骨猶然劉氏媳

彭氏東平人徐順妻時與曹州鄭瞻見妻康氏並早

寡痛夫不忍獨生死以殉葬事聞俱賜旌表

徐鄭孀妻節矢堅不堪夫死尚生全至今東魯稱貞烈並是從夫死昔年

楊氏元須城人郭三妻夫成襄陽留楊侍奉舅姑及

離風什

三十三

聞夫死其母逼令改嫁楊泣誓守節夫觀歸即經死

夫成楚中妾在魯代養不知夫已故夫骨與歸妾自傷經死從夫不從母

劉潛妻逸其氏本定陶人潛知蓬萊縣聞母喪奔歸

一慟而絕妻痛夫亦以慟絕人稱子能死孝妻能死

義云

考見志中名宦

劉妻高劉重夫婿妻號痛夫心自剗劉夫妻同死一霎時

夫能死孝妻死義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無鹽女鍾離春

蒙姑漆室女

俱戰

國人鄭孝女

宋戰

東昌府

立傳標題一人

王氏元夏津人馬瑛妻瑛死王年二十七誓不再嫁

貧甚遂以凍餒死事聞旌其閭

錄死事小失節大王氏校之心自詫與求溫飽更從人何

如凍餒猶從馬

離風什

三十四

青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李氏家青齊間五代時夫王凝為號州司戶叅軍卒

于官李氏携子負凝骸骨過開封邸舍主人拒不容

宿牽其臂出之李慟曰豕為婦人而此臂與他人寧

即引斧斷去開封尹聞之召邸主人賑氏醫藥

夫擗輿歸路杳冥那堪邸舍不居停邸人辱妾之斷臂此

心不辱夫英靈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顏文姜齊人宿瘤女淳于緹紫女 劉真兒未婚

妻寧氏女安丘人元行樞密院知院張俊妻

登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

萊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雜鳳什

三十五

王氏雙女膠州人宋靖康中王氏姊妹各携姑避亂

為金兵所獲欲挾以行二女給曰放姑還當從汝其

姑並得釋去二女相謂曰永姊妹閨閣家女可為賊

汙耶俱投海死親屬收其屍埋之號曰雙女塚

雙塚魏、東海濱王家姊妹脫汙塵憑將身死救姑死孝

婦能為烈婦人

張氏維州人李英妻元兵至掠其家張時英金贈之猶

逼上馬曰知汝品官妻官監察使當復為夫人張曰

永當死為李氏鬼耳頓坐不起遂被害

夫是品官妻命婦肯惜家貲辱門戶傾貲賂賊復殺身李

鬼冥、無穢汙

樂氏掖人縣吏相琪妻紅襖賊陷掖琪與樂及子

俱被執樂有姿色賊殺琪父子而欲汙樂、以頭觸

賊曰永豈為犬彘辱哉賊怒殺之

殺夫殺子賊為讐觸賊拚生不自謀總使賊無汙亂意此

讐言應是死方休

雜鳳什

三十六

遼東行都指揮使司

立傳標題四人

王氏遼陽人李君進妻元大德中君進死將葬王曰

夫婦同穴義也撫棺大慟嘔血死親眾殮之與夫連

柩出葬觀者涕泣

情深夫婦義同穴未及葬夫先慟絕薤歌一絳引雙旌道

上行人俱灑泣

趙氏大寧人名哇兒年二十夫病革謂趙曰我死汝

少若之何趙曰君幸自寬慰脫有不幸妾不忍獨生  
矣遂命工製一巨棺夫死即自經死家人以一棺殮  
葬時又大寧趙婦安氏陳婦張氏武婦劉氏並早寡  
以死殉夫事聞並賜旌表

夫死哇兒即死從與夫同骨一棺中殉夫多有寧陽婦不  
道俱聞趙氏風

貧女逸其名氏不知何許人廟在平度州相傳其夫

行役女裹糧以從至平度夫死丐棺葬夫乃自殺州

雜風什

人立廟祀之號曰貧女

考見志中祠廟

行役夫貧死路貧丐棺貧女死含辛一坏更借他鄉土掩  
却夫棺待掩身

高懸女唐建中二年父高彥昭以濮陽歸順

按濮陽即今東

昌府時為李諒所據先是彥昭守濮陽質其女及母兄彥昭歸

唐家將孥戮而母兄痛女年七歲死于無辜願求沒

入女曰與其受辱不若死遂問父所在西向拜慟哭

就刑建中三年謚曰愍今一統志唐史俱未載特見

李翱撰高懸女碑悼女死事之慘謂昌黎韓愈口授  
第畧于始末姑就李碑摘入為傳次山東列女後云  
以濮陽屬山東故也

死因為父死猶存七歲無辜死不論唐史缺傳高懸女古  
碑遺此獨招魂

河南

開封府

立傳標題一十一人

雜風什

三十八

樂羊子妻穀丘人樂羊子嘗得遺金歸妻曰志士不  
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汙行耶  
羊子遂捐其金而游學一年來歸妻因斷機謂羊子  
曰君積學以就懿德今中道棄歸何異斷機乎羊  
子復往終業七年不返妻紡績養姑兼饋羊子一日  
盜至欲犯即引盜刃自刎太守高其行禮葬之婦貞  
義云

拾遺猶恐累夫廉貞義何容損一纖拒賊不妨甘白刃遠

游夫可絕猜嫌

荀氏名采穎人荀真女嫁為陰翰妻聰敏有才華年甫十九翰死無子父強以嫁同群郭奕采懷刃將自殺父奪其刃是夜入浴室掩戶粉書屍還陰氏四字于門遂經死

死尚夫塋土未乾屍還陰氏語悲酸留題不盡吞數事荀采情猶為父含

朱氏宋開封人其夫日與俠少飲博犯罪流徙武昌

雜風什

三十九

父母惜女年少欲令別嫁比夫瀕行遂經死以謝父母且曰及夫未去死使知我為彼守義也

夫妻恩重別離輕惜女尤憐父母情義不悖天辭父母臨岐有死送夫行

丁氏宋新鄭人張晉卿妻靖康時金人入新鄭與夫奔匿大隗山被執挾之上馬乃投地戟手大呼曰我死即死豈從犬羊泣罵愈厲群酋舉挺縱擊死

戟手怒號虜魄急觸虜酋群縱擊鄭衛流芳死有敵張

晉卿妻能罵賊

白氏許州人蘇嗣之之母宋蘇轍五世孫婦也早寡其母家議令改適白曰我蘇學士孫婦且有子乃欲使我失身耶自是絕不往來後許州被兵嗣之時為汴京廂官白年七十餘矣拜祀蘇氏祖先曰兒官京師老婦遭難死無憾也遂經死

冰霜歷盡歲寒時報春暉已有兒能復太平還七十死當離亂亦何之

雜風什

四十

衣氏元汴梁人孟志剛妻剛故貧儒死無棺木有司給之衣氏囑匠者曰棺須寬大得藏吾夫遺服匠如其言是夕殮夫祭畢即自經死與夫同棺入土

夫死無棺妾自傷殉夫能復買棺藏有棺得與夫同骨無土寧從棄路傍

侯氏元末鈞州人曹德妻德病死侯曰欲為夫守節而時值亂離其能免患遂經死德之墓前

操貞戚戚為夫堅慮難爭如是目前一死傍夫三尺土兵

戈應不到重泉

李氏汴梁人丁尚賢妻有殊色元末賊至掠其家李罵曰吾家六世義門安可從賊怒罵不已閨家二百餘口皆被害

六世同居是義門一門同難死誰存丁家有婦能貞烈三百人中義獨聞

李順兒元許州儒者李讓女性慧幼讀經傳年十八

未嫁至正末賊陷鉤州其父母憂曰賊至女必累我

雜風什

四十一

女泣曰父母可自逃避勿以我為憂須臾經死

女既通經自賢淑臨難寧貽父母慘李讓憂時慮順兒不

道順兒死能速

范氏密人王佐妻佐疾革謂范曰我死汝善事後人

范泣曰吾與君同死耳忍再適有頃佐死范即自經

夫婦同穴鄉人莫不哀之洪武間旌異

從一原從烈婦心亡人何必費規箴君知王佐妻從死自是中心一委禽

韓憑妻戰國時封丘人憑仕宋康王為舍人王慕其

妻有殊色乃築青陵臺矚之憑妻知王用意不善作

詩曰南山有鳥北山有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鳥鵲

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豈樂宋王遂自經死別按

小說云憑妻姓何氏楚康王奪何而囚憑何陰腐其

衣投臺下死與一統志列傳相左且以宋康王作楚

康王則其誤明矣當正之

考見志中古蹟

南山鳥避北山羅鳥自高飛羅奈何為謝康王臺百尺韓

雜風什

四十二

憑婦死一悲歌

列名不贅標題二十人

董氏 孫氏 時氏 霍氏二婦 楊烈婦 程婦

于氏 謝道韞妻王氏 荀貞女 張針姑

彰德府

立傳標題八人

許氏相州湯陰人趙洙妻元末洙為遼陽提舉許偕往賊陷遼陽夫婦避匿資善寺賊執之洙罵賊死賊

刃脅許氏許不受辱慟哭怒罵曰吾家俱避爾  
得報當醢爾爾輩遂遇害寺僧哀其貞烈與泚合葬  
何年醢賊報夫讐遂鶴歸來恨未休有死從夫得同穴首  
丘無骨入中州

安氏名正同宋磁州人王時妻時以叅知政事分省  
太原安從之行賊陷太原安與妻李氏俱赴井死事  
聞贈安梁國夫人謚莊潔

梁國夫人藉寵光還從莊潔記褒章同心李女全貞妻安  
得沉魂亦表揚

邢氏安陽人韓軌妻元末軌守黃華砦賊攻之甚急  
邢謂其夫曰砦陷吾與君必受辱遂與夫携女投崖  
下死

黃華砦陷無完堵韓軌一家心更苦時危守節不辱身女  
死投崖隨父母

蕭氏安陽人杜原妻元末杜挈家赴官行至真定寇  
兵在前蕭泣謂夫曰君當去勿以我累我自為計

原缺第四十四葉

懷慶府

立傳標題一人

聶嬰軹人聶政姊政刺殺韓相俠累自皮面抉目屠  
腸而死購問無識者嬰往視之則政也乃伏屍哭曰  
此吾弟深井里人聶政知以妾故重自刑絕縱耳妾  
敢畏死終滅賢弟名呼天悲號遂死政旁晉廷齊衛  
聞之皆曰非獨政能及其姊烈女也

輕身殘重自刑軹人死不欲知名爭如姊有男兒俠與  
弟留名死亦輕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何氏 康孝女

河南府

立傳標題六人

楊氏弘農人呂纂妻纂高呂超所殺楊痛之亦自殺  
生與夫讐不共天寡妻圖報得何年痛夫祇有從夫死待  
殺讐人在九泉

原缺第四十六葉

欲令他適李不從死之考見志中人物

夫在他鄉妻在帷去帷寧死謝夫歸自傷妻死之薄命不連夫歸畫錦時

彭烈婦宋偃師人程晉妻遭金亂軍校執欲汙之投

井死今猶稱烈婦并云考見志中古蹟

問井名派烈婦芳婦心冰潔井泉香不知玉樹歌公歌管

楚猶誰說景陽陳亡後主入井二婦從之今題泚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雜凡什

秦氏二女元宜陽人

南陽府

立傳標題四人

王氏二婦汝州人宋建炎初金兵至二婦被掠投漢

江死屍久浮出色皆如生鄉人為雙塚表葬

貞烈風高漢水清玉容完潔凜如生江漬瘞骨猶雙塚得

表王家二婦名

雷氏適魯翀之子遠遠為襄陽令拒賊被害雷陷賊

中賊帥欲妻之雷罵曰我魯恭政家婦肯從汝犬彘生乎遂遇害

魯家婦惜家聲罵賊寧從犬彘生夫婦有倫時共死覘山無石淚誰傾

王粉兒汝州人王通女許遠同里張得山未嫁而得

山死粉兒往至柩前號慟幾絕及葬莫哭如禮遂縊

死夫之墓傍柳樹

未親夫面痛夫亡引決臨觴泣墓傍魂斷不禁風絮逐恐

雜凡什

隨飄泊向誰行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馬元吉妻袁氏汝州人閔本妻女

汝寧府

立傳標題七人

高氏五節婦固始人高布鳳妻劉氏夫婦俱被賊掠

希鳳死劉氏亦罵賊死其仲弟妻李氏少寡携子避

亂高麗後歸守夫墓誓不與逆季弟妻郭氏夫為人



所殺郭痛夫遂自縊死從子妻金氏夫以父讐誣陷  
死與姑邢氏憤痛俱縊死

一門五節古來稀近出高家事亦奇洛下采風徵信史幾  
人哀節為含悲

鄭氏羅山人元平章李思齊妾思齊內附以平章政  
事卒鄭自縊殉之追贈淑人謚貞烈

淑人追褒鄭氏節以死從夫李家妾能愧人間結髮妻夫  
骨未寒心改轍

雜風什

四十九

銀瓶小姐宋湯陰人岳武穆王女王被收女尚勿號  
泣挾銀瓶投井死後人題其井曰孝娥井號女曰銀

瓶小姐考見志中祠廟昔人銘其井云天柱艱日為月禍忠

烈好槍追咤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電  
憤如鉄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泉可竭名不可滅

沉魂泉下冷銀瓶烈孝能流雅女名痛煞父兄俱殉國井  
枯泉竭血猶清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周顥母李氏 莊十一妻范氏

陝西

西安府

立傳標題七人

孟姜女秦末同官人范杞梁妻杞梁役長城死姜女  
哭負骸骨歸葬道死石穴中後人祠之有貞祠配行  
世述其事甚詳

今古相沿說孟姜區區俚俗未端詳老余為讀貞祠傳如

雜風什

五十

見當時哭杞梁

竇氏二女奉天人唐永泰中賊掠二女欲逼以從二

女相繼投大谷中死京兆尹第五琦表聞詔旌之

二女堪為竇氏憐碎身投谷是何年流芳近說燕山桂尤  
說雙貞在奉天

史氏白水人李文妻文死誓不再適其父一日託令

歸寧逼嫁里人姚一史不從姚訟之官被逮遂縊死

婿骨未寒圖嫁女罪應坐父女何與法家逮女法不明

死從夫法應恕

劉氏藍田人元御史張納妻納早亡劉矢節不二河

東被兵其二子衡衍俱在外劉度不能免與二婦孫

氏姚氏俱縊死

亂離不失婦姑情去住相携一死輕屈指河東三節婦流

風循見曲江清

列名不贅標題一十二人

馬融女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 曹世叔妻班氏扶風杜人

雜風什

有道妻嚴氏京兆人 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 楊紹宗妻王

氏華陰人 袁天祐妻焦氏祖母 楊氏母 焦氏俱涇陽人 任氏

邠州人 田氏乾州人 朱春妻三原人

鳳翔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漢中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杜泰姬南鄭人 趙伯英妻李氏南鄭人 貞女逸其氏五代時河

池人

平涼府

立傳標題二人

皇甫規妻東漢人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以厚幣

強聘因詣門自陳不二卓令侍者拔刀脅之知不免

乃厲聲罵卓卓怒引車庭中懸其首於輓縱杖亂擊

規妻顧杖者曰速盡為惠遂死

國母可脅君可廢奸雄何求不縱意怒將貞婦血膏車豈

備乘與劫遷徙卓嘗脅何太后廢立既又劫獻帝遷長安

雜風什

倪氏女後魏時涇州人父母許字里中彭老生猶未

嫁偶因出汲老生往逼之女曰未及成禮何敢相犯

不從老生怒懷刃刺女女曰我所以抗節自固者正

欲奉君耳乃反為君殺言訖死老生持女衣服至叔

家叔得其故告官抵罪事聞詔旌異

字夫未嫁未為夫夫逼求通禮有無婦意與夫堅女節夫

姦殺婦是誰辜

鞏昌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臨兆府

立傳標題一人

辛氏狄道人晉散騎常侍梁紉妻結一作婦西都陷紉為

劉曜所害辛有殊色曜欲納之辛泣曰妾聞女不再

醮乞就死從夫下侍舅姑耳乃號慟不已曜曰貞婦

也釋之辛遂縊死曜以禮葬

虎口得生誰不欲陷賊潔身妻猶忸何似歸泉侍舅姑夫

婦遊魂亦相逐

慶陽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五十三

延安府

立傳標題四人

孟氏宋延安人父成永樂城時西夏攻陷永樂父死

女呼號求父屍大慟而死夏人憐之併其父瘞焉

戰骨曾誰得復收孝娥痛父死相求西夷亦解憐自孝共

父黃沙瘞一丘

李氏宋李顯忠族妹也顯忠內附金人籍其家見李

氏色逼汚不從乃縛之命卒校射其膺李罵不絕口

死

兄得歸朝妹虜庭射膺死不穢羶腥男兒愧有貪生漢抵

死噬臍無令名

康氏宋鄜州人夫早亡父因迎歸許嫁里中嚴姓

者康泣拒不能回父意乃投崖下死事聞詔祭其墓

娶女歸寧順父情父令他適女心驚投崖謝父不為逆拋

骨從夫是抱貞

張氏元洛川人夫賀敏病革謂張曰汝年少無子我

若不諱可更適人張泣誓有死及敏卒自縊殉之

妾心耿耿謝夫憐夫語傷心妾惘然寧復逡巡不同穴令

人疑謂惜芳年

寧夏衛

立傳標題一人

殷氏 國初軍餘胡最妻年十六而歸最得風疾

殷每夕祝天求以身代最疾革謂殷曰沒後幸勿他

適殷諾之最卒殷即縊死事聞旌其門

囑妻胡昺語諄諄未識妻心矢節真殷氏若岐他適路祝

天求代昔何因

寧夏中衛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娥趙氏酒泉人即職國時順治母

五十五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三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有節子和甫攷正

侄用宗允泰允恭

允中際熙際昌校

大明一統志考

浙江

杭州府

立傳標題五人

黃氏五節皆杭州人元末張士誠破抗驅所掠婦女

並置黃仲起家令監守期日暮且至仲起妻朱氏懼

辱與女同縊死妻馮氏嘆曰我生何為亦縊死仲起

弟媳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殺

固始高家五節奇中州固始高氏一門五節見前黃家五節趙江湄莫言

乳媼非黃氏死共黃家仲起妻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孝婦姚氏餘杭人畏吾氏三孝女錢塘人

嘉興府

立傳標題六人

禹氏崇德人吳守正妻名淑靖元末遭亂禹從容謂

夫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時有死矣及盜陷

崇德禹携女登舟避之盜掠其舟遂抱女投水死

孤舟遇賊可夷猶萬事無情付水派母死抱貞還抱女好

憑魚腹骨同收

雜鳳什

五十七

柳氏元嘉興人父為縣吏紅巾賊陷城女時年十八

與父母同寢遇賊驅至河濱坐結結不投水死

吁嗟柳女陷紅巾泉路尋歸到水濱給賊不嫌稱結結臨

淵猶自得消身

錢氏二女元嘉興人錢子順妹紅巾賊入其家二女

義不受辱乃相與結裙赴水死後子順妻俞氏亦守

順節得旌其門鄉稱錢氏二貞一節云

二女稱貞婦稱節錢氏家替重西浙彼美婦若完節時

如二女心同結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朱蔗妻董淑貞海鹽人

湖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唐太宗惠妃徐氏長興人宋進士朱甲妻即氏安吉人

嚴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雜鳳什

五十八

徐氏二女宋建德人長名清次名淳年各及笄元兵

入嚴州父師顏携之避居薛山父出而兵至二女曰

吾家世清白寧死不可受辱遂相抱投崖下死

師顏二女死同心不受胡塵半點侵碎骨薛山崖下石共

傳名節到如今

童氏女嚴州人俞士淵妻姑性刻待之素少恩童順

意無敢忤元末官兵掠其家童以身蔽姑兵欲污童

童怒罵不屈一卒刃其左臂一卒斫其右臂猶罵不

絕口死

姑不可驚妾可敵妾不可污寧斷臂平生柔順慚姑心罵賊別姑死寧避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王氏 建德人

金華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徽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夏氏三節 應保妻王氏 文達妻袁氏 文質妻邵氏俱龍游人

處州府

立傳標題八人

湯暉妻張氏元龍泉人時兵亂夫侍姑避居山岩舅以疾未行張留奉養賊至與舅出逃被執賊露刃脅欲污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從容求死賊不忍殺張懼辱奪賊刃自刎而死  
求死從容向賊前整衣掠髮似欣然此心懼辱不懼死芳

名死日猶生年

湯氏女名姘元龍泉人有殊色賊至殺其父母以刃脅姘姘不屈呼號求死頭觸賊刃賊怒而殺之其妹亦不受辱遂俱死

不惜頭顱觸賊刀還隨父母血同膏湯姘死狀妹亦死龍泉二女同米操

周婦毛氏元松陽人有殊色至正中隨夫避亂遇賊

賊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死毛氏怒罵曰宰割我心

何以金為賊舉刀磨其頸毛氏怒罵曰碎爾賊我碎

則香汝碎則臭賊怒割其腸死

羞聽賊與說黃金貞烈能堅鉄石心刺腸死即剖心死毛氏碎香聞到今

季就妻何氏元龍泉人至正中避兵緇門巖賊至欲

污之乃與子縈兒女回娘俱投巖下死

縈兒回娘從母死子母英魂不泥滓緇門巖下死何因遇

賊脫汚謂云爾

陶孝婦唐青田人姑病竭力奉侍姑卒陶自負土成墳大慟嘔血死刺史造其廬邑令李繇作碣陸羽撰

文今尚在

考見志中陸墓

陶家孝婦足垂名三尺姑墳手自成猶憾事姑心未了長號身死血沾膚

紹興府

立傳標題八人

曹娥漢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汴江潮迎神

雜風什

六十一

溺死求屍不得娥年十四乃沿江日夜號慟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屍浮出孝感特異後人立廟祀之邯鄲淳撰碑蔡邕題識其陰今尚在

痛父捐身沒大江曹娥死孝豈尋常古碑移孝風貞烈題識猶傳漢議郎

朱娥上虞人朱回女母早亡祖母育之里人朱顏欲讐殺其祖母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手挽顏衣曰寧殺我祖母因得脫顏怒連刺數十刃死事聞賜其家

帛為娥立像並祀曹娥廟中

曹娥死孝昔沉江朱娥死孝被殺傷嗟彼二女不同死古今廟祀同芬芳

周氏女不知何許人其父名如砥為新昌縣典史女年十九未嫁從父在任元末賊至新昌砥挈女避之縣西客僧嶺遇賊執女謂曰我尚未娶當以汝為妻女罵曰我周典史女死即死豈從賊生遂被害

越嶺西來是客僧高風千古獨誰增人傳罵賊周家女死

雜風什

六十二

蛇汗塵到上乘

蔡氏元諸暨人王琪妻張士誠據吳冠越兵至諸暨蔡氏避奔長寧山猝與兵遇時有造紙鏊方沸蔡懼辱投鏊中死

吳越兵戈沸海濱長寧山下血成津當時萬骨俱鋒鏊吳鏊甘飴一婦人

韓氏元紹興人張正蒙妻蒙任德清縣稅務提領至正中兵亂蒙曰吾為元臣於義有死韓曰君能死忠

我必死節遂俱自縊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生亦投崖而死

父能死忠母死節女心死孝尤耿切父母不存女忍生寒崖裂石流清血

潘氏元山陰人徐允讓妻元末兵亂讓與妻奉父逃

山谷間遇賊斫其父傷頸讓大呼曰寧殺我勿殺我

父賊即殺讓將汚其妻妻曰吾從汝必矣得焚夫屍

吾無憾賊為聚薪焚之火方熾讓妻赴火死 國朝

洪武初旌其門

伐父殺身為孝子共夫灰骨是貞妻南州太義明於日不

晦恩光在刺溪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國初監察御史蔣文最未婚妻王貞女

寧波府

立傳標題三人

童八娜宋鄞人虎噬其祖母女手曳虎尾意求身代

虎噬女去郡守林栗以聞詔為立祠

救父虎口父子金楊香孝感昔回天事見小學童家孝女陷虎

口天道無知虎不憐

金氏元鄞人程徐妻詳定使金端學女也時京城陷

金懼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稚女嬰兒母亦憐可能離亂得生全城隳國破并猶洲三

口同歸九仞泉

童氏鄞人宋貢士鄭單妻金人陷明州單被執不屈

入水死妻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不若死亦入水死

明州虜騎相蹂躪鄭單不屈妻不辱妻死從夫死亦生心

濯清江秋日暴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孝女金汝安鄞

台州府

立傳標題五人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宋德佑初元兵入浙東婦之舅



姑及夫皆遇害元將悅婦色意欲納為妻婦知有死而防守嚴不能遽脫行至嶧縣青楓嶺婦乘間嚙指血題詩石上云君王無道妻當死棄女拋男逐馬求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還向幾時回兩行怨淚偷頻滴一對愁眉鎖不開遙望家鄉何處是存亡二字實哀哉南望慟哭校崖下死血書漬于石中天每陰雨其字跡墳起如初書至正中立廟祀之因改青楓為青風嶺云

昔人有詩離赤霞城生路別到青楓嶺死門通天台古赤霞城去臨海不遠

六十五年

霞嶺清風血數行婦於一死足商量若從急遽輕溝瀆能易將身脫虎狼

陶宗媛元台州人杜思妻思早亡陶矢節不二兵亂家人逃匿媛獨守姑柩兵至執而脅之媛曰我若畏死不留此矣任殺我遂被害其妹宗婉弟婦王淑皆赴水死

宗媛陶女宗婉姊弟妻王淑同心死賊來媛死姑柩傍婉淑不污俱水逝

徐氏元天台人狄恒妻恒早卒徐年十八矢為恒守節元末避亂牛固山遇賊驅之行徐給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死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隋杜氏二貞女

仙居人縣令鍾離介嘗感夢為二女立祠表其靈爽詔封安人

朱伯履妻陳氏

宋臨海人

溫州府

三傳標題三人

浣紗女永嘉人逸其氏家貧紡織養母踰笄不嫁人每見其夜浣紗而旦成布日豐甘旨孝養及母卒葬之如禮即抱石沉死人為立祠

侵夜浣紗旦成布日豐甘旨烏反哺有女善養勝有兒女孝自沉因痛母

盧氏女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其母女以

身當之虎得女母乃脫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中

建祠奉祀宋理宗賜額顯佑

孝女舍身投虎口救母女身不自有身後精靈跨虎行廟貌依然稱孝佑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王本叔妻何氏永嘉崇陽教諭黃應發妻劉文淑

江西

南昌府

雜風什

六十七

立傳標題五人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宋景定初避亂出奔至染埠猝遇賊舟度不能脫即携孤女自沉曰義不辱吾夫

也

江烽漢漢水茫茫染步瀕江艤賊航求不辱夫携女死沉魂猶自泣孤霜

陳淑貞富州陳壁女壁故儒者移家龍興淑貞七歲能誦詩鼓琴元末陳友諒寇龍興淑貞取琴鼓之曲

終流涕曰吾絕絃矣父母恠問淑貞曰城陷必遭辱

不如早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中時同郡李宗願妻

夏氏亦携女投井死

曲終那復理哀絃賊至頃吏曲不傳殉難獨先陳壁女能移風節淑貞閭

劉氏二女龍興人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

未許嫁元末陳友諒兵至其母泣謂曰城陷當置汝

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俱登樓自縊死

雜風什

六十八

龍興二女稱劉氏姊妹堅貞俱稚齒一死魂消百尺樓義

不辱親心不滓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謝小娥 彭烈女 段氏 丁氏

饒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饒娥樂平人字瓊父勸漁江中覆舟死屍不得獲娥年十四哭水上三日不食赴水死俄大雷電水蟲死

者蔽江城抱父屍浮出鄉人異之具禮葬姚及父  
姚立祠柳宗元撰碑尚存

曹娥古碑後誰續饒娥孝感齊芳躅循江哭父激風霆天  
假威靈夷水族

趙氏樂平人王褒妻宋建炎中褒監上高酒稅金兵  
掠筠州執褒夫婦縛繫劉氏門入掠劉氏家趙婉轉  
解脫其縛因解褒使速去而自以身待金兵出問褒  
安在劉從容給之追褒不及遂殺劉

雜風什

本十九

筠陽聲鼓動悲風趙氏從夫陷賊中給賊救夫寧畏死為  
夫甘死特從容

李氏安仁人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妻通女訓諸書  
枋得與元兵戰敗入閩中李携二子匿貴溪山谷間  
元兵至令曰苟不出李氏屠爾壚李聞之自出就俘  
元將囚置建康以招枋得或謂李曰是當沒入然不  
失為官家妻也李泣曰吾豈更二夫遂經死於獄後  
枋得義不仕元不食而死

抗虜知夫是虜婦應有死作俘囚首陽夫亦更齊死夫  
婦忠貞名共留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陳氏 程烈女

廣信府

立傳標題一人

羅氏名鈔安元弋陽人能諳誦烈女傳嫁為鄭琪妻  
琪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擢鉛山

雜風什

七十

州判官羅封宜人至正末信州陷羅每礪佩刀琪問  
故羅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當自為計耳及賊至自

刎而死

鉛山烽火信州傳寒齒亡唇可晏然礪刀謝夫休問妾時

危有刃妾周全

南康府

九江府已上一統志  
中列女並缺

建昌府

立傳標題三人

侯氏南豐人謝泌妻家貧事姑孝謹時盜起家衆走散姑疾篤不能行侯號泣守姑盜至欲亂之不從連被數刃推溝中盜退復蘇見一篋在旁皆金珠也族婦爭為已物侯即讓歸爭者既夫與姑皆亡子幼父母令改嫁侯曰寧忍貧養子以守夫節雖餓死亦安命耳父母終不能奪

不計溝中死再生金珠寧復與誰爭他年父母令移節錯雜鳳什  
認從前是嬌情  
七十一

樂氏二女南豐人父以鬻果為業宋紹興初盜至其父挈女走建昌遇盜掠其舟見二女欲犯之一赴水一自殺

白月可蹈水可赴二女潔身心不苦清風今古浥肝江建昌  
古盱  
江地時有行人吊江潯

撫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陳氏宋臨川人涂端友妻紹興間盜起陳被執欲汙不從幽于夾室其家以金帛贖之有孀賊受贖釋歸陳曰婦人不出閨門今至此何顏復登涂氏堂罵賊而死

倉皇陷賊事堪悲欲死無從破賊圍不藉黃金回賊意偷生與賊乞生歸

梁氏宋臨川人甫歸王氏家元兵猝至與夫約曰我必死君若再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子夫長

雜鳳什

七十二

欲以為妻梁給曰夫在情不忍乞歸夫而後可夫因得縱去梁怒罵奮搏遂遇害夫後更娶輒不諧因告故妻夜夢妻曰我死託生某家當復為君妻遣媒議婚一言而合問其生與梁死年月日同

與夫給賊死回生誓死盟言夫可更似昔再生緣未了夢魂依約訂初盟

葛祐二孝女金谿人祐為銀場吏銀耗竭產不能償二女不忍父刑賊投爐中死祐得釋銀場遂罷後人

立祠祀之

救父救時除散蒙二女冶爐消一瞬銀場得罷父得生祀  
享英靈俱未燼

臨江府

立傳標題一人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宋紹興初賊至丈與妻  
奉母走山中賊追及之廖以身蔽姑令夫背負逃去  
賊乃執廖廖正色叱罵賊刃其耳臂猶指賊曰爾輩

雜風什

七十三

叛逆吾死爾亦不久屠戮語絕遂仆

臨難猶全夫與姑此生為婦足稱夫憑看耳臂閒邪廓一  
死何爭是有亡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謝小娥

一見前  
南昌府

吉安府

立傳標題四人

項氏吉水人居永昌里為孫氏婦宋宣和中里哥以

訟逮至中途欲犯之項自刎死事聞贈孀人旌其廉

有罪逮夫可逮婦里中小兒輒窺侮照照項氏死不污白  
日幽光照今古

梁氏宋龍泉人為李氏婦紹興初盜彭友犯吉州梁  
出奔與賊舟遇義不受辱赴水死

妾身避寇無山谷前路戈船又相逐殘軀肉不飼虎狼付  
骨清流莖魚腹

歐陽氏宋安福人適劉生劉他出有惡少來家挑之  
氏死拒喊罵遂被害鄰人無不淚下

雜風什

七十四

惡少庸挑烈婦心貞閨可受一塵侵劉生歸問歐陽死時  
有鄰人淚滿襟

譚氏婦永新人宋宗室女也元兵破城婦與家眾避

匿學舍兵至殺其舅姑及夫執婦欲汙之婦哭且罵

酋怒遂殺婦并殺其所抱幼子血漬禮殿八磚宛一

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砂石不滅燬以火其跡愈顯

今尚存

生有貞心死不磷抱兒迎刃死含嚙至今苔甃猶精血婉  
抱嬰兒一婦人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朱雲孫妻劉氏安福人

瑞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陳氏女名君瑛高安人年十三里中舒敬為子璉聘  
之璉死女即自經死事聞詔旌其閭

雜風什

七十五

十三女子字舒璉璉死心傷未了緣不是天真識從一死  
璉安得是髻年

袁州府

贛州府已上一統志  
中列女並缺

南安府

立傳標題一人

謝氏上猶人徐氏婦年二十夫亡居貧矢節夫族徐  
祥者陰許富人鍾子茂為妾謝聞之訴於縣官官不

為理謝號慟縊死

謝氏含悲死不甘徐祥無法縣無官幽明若有呼天路祥  
罪聞官肉可剝

湖廣

武昌府

立傳標題二人

張氏江夏人民家婦嘗獨居里中惡少謝師乞持刃  
脅欲亂之張叫號罵曰傭奴吾可死安可辱乞乃揮

雜風什

七十六

刃斷其喉猶能擒乞以告鄰人然後絕事聞詔旌其  
門

永新歐陽死惡少永新歐陽事亦類此見前江夏復為張氏悼死擒惡  
少告鄰人義烈英風尤矯矯

榴花孝婦宋武昌人奉姑至孝一日殺鷄為黍姑食  
難而死姑女謂婦寘毒殺姑訴於官婦坐罪不能明  
臨刑時折榴花擗地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瘁若枉  
花當復生後花茂人謂夫白其寃立塔花所以表婦

孝號榴花塔

考見志按雪冤錄云雞凡畜及十逾年

者其腦最毒能殺人嘗有一婦以此坐殺夫之罪遣

獄將刑當道庶知雞毒取老雞頭試食重囚果死婦

冤得雪則榴花孝婦為雞枉罪冤哉冤哉因書以告

司寇

青霄屠剝傍榴花孝婦明冤表物華一自種榴開六月飛

霜晴下日中葩

漢陽府

維風什

七十七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武僉事妻陳氏 劉府判妻梁氏 鄭必真妻廖氏

俱漢陽人

襄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丁氏元蒙陽人為朱氏婦早寡痛夫不忍獨生遂以

死殉事聞旌之

夫妻生死義同情夫死妻義忍自生此義獨明丁氏女也

陽能復幾誰旌

黃氏元穀城人尹大中妻至正末為賊所掠逼污不

從賊殺之分其屍而剗其腹

生前遇賊身不污死後分屍腹亦剗借問賊剗黃氏腹

一腔曾有二心無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劉平妻胡氏

德安府

維風什

七十八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趙孝婦元應城人

黃州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荊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貞姜楚昭王夫人王出游姜留漸臺王聞江水溢急

使人迎之忘持節姜不行使者曰水且至取符恐後

矣姜曰貞女義不犯約守一節也寧畏死乎使者未

及返水大至臺崩夫人死

出狩君王輦未回貞姜可是易呼來楚宮不及追符信有待湘魂守漸臺

向氏宋長陽人建炎中鄉人保山寨禦亂有盜皮仲破之向不受辱遂遇害後其子以計擒殺皮仲得報

母仇

殺母能于子報仇孝兒母節得相酬長陽山寨多膏血向氏芳名母子流

雜風骨

七十九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楚將子發母 楚莊王妾樊姬 楚平王夫人伯嚭

楚昭王姬越姬 楚人老萊妻

岳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內附聖妃弟

韓氏女巴人宋魏公琦之裔也名希孟少明慧知讀

書開慶初元兵至女年十七被掠以獻王將女度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裙帶書云我質本瑚璉宗

廟供蘋繁一朝櫻禍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枕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被兵韓女若為籌視死尤輕一水渥三日得屍裙帶上摧心號說赴洪流

羅靈妃巴陵人父君用仕秦為武陵令督運官缺溺死洞庭湖妃與弟求父屍不得俱投湖中死邦人祠之宋元豐間贈孝烈靈妃弟孝感侯

雜風骨

八十一

淚血傷親逐逝流風波遺憾武陵舟洞庭不開湖原廟孝

烈靈妃孝感侯

長沙府

立傳標題五人

尹虞二女晉長沙人虞為始興太守起兵討杜陵兵敗二女為陵所俘並有國色陵欲內之二女罵曰我

父良二千石我不能為賊婦也有死而已皆遇害

始興太守義討賊敗奔二女被俘獲厲聲罵賊死有聲不



辱家嚴二千石

趙淮妻逸其名氏宋長沙人德佑中從夫戍守銀澗  
 垠與元兵戰敗被執元將逼淮招李庭芝不從為所  
 殺棄屍江濱其妻偽號軍中曰妾風事趙運使今死  
 未葬不能忘情能掩埋者願終身從侍有軍卒憐之  
 與淮屍聚薪縱火因得收夫骨置瓦缶中操小舟至  
 湍流抱夫骨長號數聲入水死

夫戍從夫抗虜苦痛夫死義骨誰收長號抱得夫灰骨共  
 離風什  
 作鵲夷逐水流

于同祖妻曹氏元茶陵人父德甫教授湖湘間同祖  
 在諸生中以女贅焉至正末賊陷茶陵婦女多被殺  
 掠曹謂夫曰我義不辱以累君也第舅姑老善事之  
 遂自刎死其妾驚不得亦刎死

賊至孤城萬姓顰蹙家能不辱污塵雲州獨有于同祖  
 雲州妻妾完貞是令人

雲州府

衡州府

常德府已上一統志中列女缺

辰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娥皇女英舜二妃也舜南巡崩于蒼梧二妃從之不  
 及溺死沅湘間廟號黃陵歷代奉祀考見志中岳州府祠廟以二妃

列附辰州者因溺沅湘間

舊說沅湘溺二妃黃陵遺廟楚江湄追巡不及蒼梧野惆

悵青山隔九疑

永州府

沅陽州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安陸州

立傳標題一人

陳氏元安陸府知府丑聞妻至正中蕞賊曹安興陷  
 安陸丑聞被執不屈義釋之間歸謂妻陳氏曰我當  
 死難若當何如陳曰生同生死同死耳夫婦即俱自

繼賊具衣棺殮葬

考見志中名宦

虎口得生夫不欲同生同死妻能易從教斬賊觸良心義  
骨夫妻免溝瀆

靖州

立傳標題二人

王辰女展 國朝靖州衛指揮有女許字陶絃未嫁  
而絃卒女自經死與絃合葬事聞詔旌之

未嫁夫亡即自經靖州王女亦堅貞青山籍有陶絃穴白

華風什

八十三

骨同歸土一塋

向氏 國朝靖州衛軍餘陳均保妻嫁未半載均保  
以疾卒向氏哀慟不已及葬父母欲令改嫁婉辭不  
從恐忤父母寧自經死事聞詔旌之

不悖亡人不悖親輕生向女獨悲辛 恩光自昔聞地詔

節孝于今得並論

郴州

一統志中  
列女並缺

四川

成都府

立傳標題六人

內附陳氏  
一家五口

張氏女羅江人母楊氏寡居會親黨有婚禮偕母赴

席其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遇傭夫袁大盜其庫

貲袁懼洩遂殺雍以滅跡事聞于官提刑張文饒疑

雍與楊有私命石泉軍効治楊被拷掠不服女曰母

以清白受枉我死訟之上天言訖慟絕自是石泉地

震三日天大雨雪不已後勘官李志寧夜坐忽有猿

華風什

八十四

墮前志寧因思殺雍者當袁姓也有門卒言張氏家

傭夫曰袁大執訊之吐實楊得免

女死祈天訟母冤石泉疑獄得平反

反韻

雪陽春孝感能回天

陳氏宋德陽人夫何克為黎州通判陳時在任元兵

破黎州克不屈而死陳亦罵不絕口死子士麟孫駒

行從子仲桂皆被害

考見志中人物

罵賊厲聲心不懾從夫死忠眉不蹙黎州漂血一家魂何

日啼鵲復歸蜀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陳安節妻王氏

漢州維人鄉里稱陳堂前

元雲南儒學正提舉馮

文舉妻馬氏

什邡師氏蜀州永豐人詳後

保寧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韓貞女

順慶府

雜風介

立傳標題一人

人十五

趙萬妻名娥漢宕渠人黃巾賊亂萬以足疾娥扶之

奔遇賊萬為所害將辱娥娥死拒不從賊持矛脅視

娥挺身觸矛貫心達背而死

宕渠黎庶逐黃巾趙婦憐夫跋賊塵夫死肯辭身慘死貫

心含血不含顰

涪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黃氏益都人張真妻名帛真渡江溺死帛求屍不得

乃於溺所慟哭亦投水中死越十四日帛屍舉具相

抱浮出

曹娥抱父浮越水黃氏抱夫出江滙品題足入邯鄲碑風

紀能傳益都美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王伯英妻寒氏慶符

重慶府

一統志中列女至缺

雜風介

夔州府

人十六

立傳標題一人

趙節婦宋達州人時屢居有凶人欲相犯者脅以刃

婦死拒不為惴誘以百端怒號不為動遂被殺州尹

薛仲侃立祠祀之

風雨誰登寡婦門

語云疾風暴雨不登寡婦之門

凶人此語獨無聞屢居

趙婦櫻凶死哀此州間為斷魂

馬湖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潼川州

立傳標題四人 賀氏一家

賀純孝妻女宋潼川淮安軍人純孝父坤為西和州

推官死于知州陳寅之難純孝為右司郎中從帝昺

航海崖山兵劬其妻與二女皆從純孝投海死

翁死西和夫死海忠義一家真慷慨妾身携女復何之蹈

海從夫身不境

眉州

惟鳳竹

立傳標題二人

八十七

師驥二女眉山驥仕宋為右正言避亂還蜀至唐

州方城驛遇賊賊殺驥婿范孝純執驥二女其姊范

孝純妻曰我中朝官家女決不受辱但速殺我其妹

抱姊罵賊併殺之土人憐而收葬號曰正女塚

聞道眉山草木香增芳正女塚雙雙采風不及三蘇在得

與師家替女郎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蘇軾母程氏 虞集母楊氏

嘉定州

立傳標題二人

孝女逸其姓氏捷為人女痛其父溺水不能救隨父

入水死三日抱父屍浮出後人名其水曰孝女渡

志中

救父沉淵跡尚遺捷為有女事堪悲越江舊說曹娥死古

渡今從孝女知

惟鳳竹

八十八

郝節娥嘉定州人母本娼妓生娥五歲賣於良家始

笄母贖歸仍逼為娼娥曰少育良家幸勿辱我願習

女紅給母母怒且箠且罵與一少年期因祀蠶業具

酒邀娥娥見少年即驚走母挽捽強飲娥哇之少年

不能奪娥懼終不免投江死鄉人稱為節娥

犁牛之子騂且角娼家有女性貞恪相逢不飲少年郎投

江死避姻緣惡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姚三五妻程氏名小姑封旌德縣君大邑人詳志中本傳

涇州

立傳標題一人

元氏女名紹其父尼和仕漢為符邑吏奉遣詣巴郡溺水死紹乘小舟至父溺處哀號自沉因托夢於弟云後二十日與父俱出至期果抱父屍而浮事聞詔旌之

巴江何處父幽沉孝女沉魂莫不啼依約父屍相抱出夢

旌之

八十九

中與弟特相尋

雅州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播州宣慰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田氏楊護妻永樂間護自北回中道卒田氏聞之慟哭不食及輓歸即自縊死詔旌其門

夫行可與問歸期夫死何從訴別離夫輓未歸妻未死輓歸妻死不遲遠

龍州宣慰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袁氏龍州人嚴庸妻事舅姑孝為鄉里所稱永樂間庸補州學生歸省墮棧道中溺死袁年十八亟趨溺所求屍不得大慟曰夫死無子吾生何為亦投水死其家覓屍不知所從逾兩月一漁人於回沙河得二屍相抱乃袁夫婦也事聞旌異

夫婦情深死相溺兩月求屍曾未得兩屍抱出回沙河天

旌之

九十

應節感非人力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四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許有節子和甫致正

註 用宗九泰九恭

九中除熙除昌校

大明一統志考

福建

福州府

雜風介

九十一

立傳標題二人

劉同祖妻林氏宋福清人同祖為福建招撫使因起

義兵致謗自經死有司執林氏具反狀林叱曰劉林

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何謂反汝等知嚙血

書壁而死者吾兄乎吾與兄忠義一心可為汝凌辱

逐遇害

夫寧義旗妻不諱反狀可令空組繪能白夫君報國心即

死不論忠義鬼

柯節婦元長樂石梁峯人姓陳氏適于柯元末賊掠

石梁執陳氏氏怒罵不已賊亂筆之挾以登舟遂投

水死明日屍逆流至石梁峯下其夫識而昇歸墓為

婦心從一水從東婦死泗流不下從猶記上流夫住所逆

流屍泊石梁峯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林克威妻陳氏

福寧人

泉州府

雜風介

九十二

立傳標題二人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字宋紹定中夏寇入境女避

之猝與賊遇欲汙不從女度不免給曰吾有金藏於

家盍往取甫入門大呼曰吾初無金願死於家耳賊

怒刺殺越三日面色如生

全貞女死面如生啖賊無金死有聲不逐腥羶穢骸骨為

存清白向家庭

許梅同安人宣德中適宋氏子未幾夫得痼疾梅奉

之恬然夫死矢節事姑愈謹父憐其少逼令他適瀕  
遣投江而死其屍潮漲不流

父憐女少未憐情逼嫁辭姑女忍行逮死臨流信惆悵寒  
潮憐骨不飄零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呂仲洙二孝女長名良子次名細良晉江人

建寧府

立傳標題二人

維風什

五十三

徐氏元浦城人名彩鸞適李文景能涉經史青田盜

起寇浦城彩鸞從父匿山中盜至欲殺其父鸞曰寧

殺我盜舍之鸞謂父曰兒義不受辱必死矣父可速

行被盜驅至桂林橋拾炭題詩於壁其結句二惟有

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罵賊投水死

彩鸞辭父語傷心罵賊無生祇自沉留血桂林橋畔壁不

勝鳴咽寄長吟

李智貞浦城人七歲能讀書九歲時母疾調護甚謹

母卒哀慟不已治女紅潔祭祀奉父甘旨不缺父許

為鄭全妻主豪陳良慕而強聘貞斷髮以拒之且求

死良不能奪終歸於全及全卒智貞悲慟絕食而死

未嫁矢心歸鄭氏既嫁遭艱悲鄭死含辛不食絕水漿為

鄭始終心不二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余洪敬妻鄭氏南唐余楚妻陳

氏建陽知興化軍曹修古女

維風什

五十四

延平府

立傳標題二人

張氏龍溪人彭阿積妻洪武時積溺死張年十七矢

節以育遺孤翁家逼令改適氏不從投水死

痛夫蹈水尚遺孤妾為存姑特為夫妾死獨傷夫父母有

孫忍見泣咏歌

小常村婦逸其名氏宋南劍人時叛卒楊勅寇南劍

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死拒怒罵遂被害

棄屍道上賊退鄉人瘞之其屍枕藉膚血跡婉若婦

人每兩則乾晴則濕覆以他土跡愈明考見志中

英節幽光與日爭小常村婦死如生道傍酒有含刀血不

藏精葵寄兩暗

汀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封恭人晏婦魯氏寧化人

興化府

維風舟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趙子乙妻王氏本睢陽人太康簿蔡高妻程氏仙遊人

邵武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漳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蔡三玉元龍溪人陳端才妻時盜入漳州端才與父

廣瑞各竄去三玉獨與夫妹避匿鄰祠中盜至斫死

大妹見三玉美色并里婦歐氏同結登舟行次柳營

江三玉枝水死越三日屍流廣瑞舟次瑞識為玉收

瘞之歐氏脫歸言狀事聞旌其門

柳營江水去悠悠玉骨能拋付水流寧憂不因潮汐落尚

移殘魄傍翁舟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黃伯英妻雍氏長泰人

廣東

廣州府

維風舟

立傳標題一人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中寇亂萬為官軍所掠

以獻南海衛指揮盧諸諸愛其美欲納之萬號泣投

衣於火諸怒拔刀睨視萬唾罵不已遂被害聞者嘆

息

官軍禦賊反為賊紅顏婦人苦遭阨盧諸首亂瀾海南王

受祖妻聲藉藉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劉氏二女南海人

韶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譚氏宋真陽人吳琪妻家曲江里紹興中英州盜起  
剽至曲江琪逃去譚與女被執盜見譚有色欲妻之  
譚罵曰我良家女豈賊奴偶耶遂遇害

英州盜起入真陽流血成川到曲江琪婦良家譚氏女不  
隨汚魴蟻網常

雜錄

九十七

寨將夫人虞氏英德人唐末黃巢亂虞披甲冒率鄉  
兵禦戰而北死之鄉人為廟祀虞至宋有靈應嘉定  
間贈正順顯佑夫人考見志中祠廟

娘子軍聲振一方唐柴紹妻所部號娘子軍前茅星隕亦天亡男兒多  
少封侯死靈應曾誰得表揚

張氏樂昌人龔自立妻嘉定中寇至與夫襁負二子  
出逃為寇所獲驅張以行張謂夫曰妻死無憾最憐  
者二子善撫之夫與子得脫張給寇曰我渴欲就飲

可暫解我縛因乘間投水死

夫妻襁負欲逃生二子能嬰父母情妻死訣夫尤戀子猿  
聞應作斷腸聲

南雍府

立傳標題三人

謝氏宋保昌人李科妻紹興間被虔賊掠去欲犯之  
謝罵曰賊寧萬段刃我賊怒碎剄而去洪邁傳其事  
甚詳

雜錄

九十八

白刃坐身寧萬段謝氏豈為虔賊亂身碎名完誰與傳洪  
邁題詞珠玉燦

羅李二婦宋保昌人賊掠其村執二婦俱不受辱投  
河死

比鄰羅李足相親守望相依是里仁為說羅家李家婦洗  
心同死向河津

惠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昌福夫人悖羅陳志女也志年八十獨一女志卒女  
哀鯨過甚死之鄉人立廟祀女南漢時封昌福夫人

昌福夫人承漢恩芳名死孝至今存若翁死不嫌貧獨有  
女傳芳足令聞

潮州府

肇慶府

高州府

廉州府已上一統志  
中列女並缺

雷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王鈔璘元海康人王谷女年甫笄至元間猙獰寇雷  
州執鈔璘欲汙之璘枝水死

王女芳年說鈔璘死持堅白不溜猙獰獲倘亦吾人類好  
語蠻中作女箴

周氏雷州人朱克彬妻彬天死周方稚年痛夫即經  
死以殉事聞旌其門

天折堪傷朱克彬稚妻能解為夫倫世間夫死妻同死此  
事家家得幾人

瓊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林氏元文昌人陳道安妻元末避亂道安陷賊中密  
謀圖賊謀洩被害林得夫屍瘞之哀慟不已啖土梗  
死

瘞得夫棺土一坏寸心已是為夫摧死憐不及腸俱斷哽

裂愁腸土九迴人腸九迴柳子厚詩  
云江流曲似九迴腸

韓氏二女文昌人韓良可女長年十八次年十六並

有殊色元末鄉民構亂母兄俱死二女避匿草莽中  
姊顧妹曰賊至倘辱我寧死可也妹泣曰姊誓不生

我將為往乃携手同赴水死

姊泣妹号妹泣姊草莽潛身賊將至兩心汙潔頃刻間携  
手清流同一死

唐丑妹瓊山人唐伯壽女至正中賊陳子瑚寇乾寧

丑妹被掠縛入舟中乃紿曰但釋我永以相侍賊信之解其縛即赴水死

身陷賊舟身不辱求不辱身求脫縛大心養節眩賊心節女潔身從所欲

廣西

桂林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唐斗輔妻文氏靜江人

柳州府

慶遠府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封安樂縣君鍾士雄母蔣氏臨賀人周惠妻莫氏名答

恭城人

梧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王克妻龍氏人

潯州等府

泗城等州

上林等長官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雲貴

雲南府

立傳標題一人

脫脫懷氏元樞密副使燕帖木妻洪武中平雲南帖

木兵敗歸妻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恩兵敗不死何

以見王乃醜其二子一女謂家人曰我死勿令辱我

爾為我舉火闔室焚之家人如其言

婦人蒙古淑華風兵剽嗔夫未死忠闔室但留灰與骨不

留兒女泣孤孑

鎮寧府

立傳標題一人

楊氏貴州鎮寧十二營長官司雙人洪武中安陸侯

吳復聞其賢娶之未幾復死楊哀慟經死拒前事聞

贈貞烈淑人

貞烈承恩表淑人恩光叩變日猶新自經不是輕溝瀆得死侯家有風因

大理等府

北勝等州

馬龍等長官司

瀾滄等軍民指揮使司

車里等軍民宣慰使司

南甸等宣撫司

畢節等衛

普市守禦千戶所

鈕兀等長官司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補遺

歷朝通鑑考

立傳標題八人

虞美人兩楚項王妃也漢兵追項至垓下項與美人

悲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驢不逝驢不逝

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遂先刎死項王尋

亦不渡烏江自刎死附虞美人和垓下歌漢兵已圍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

妾何聊生

楚歌已散八千兵垓下烏驢得復行獨有虞姬隨項籍烏

江知近不貪生

王陵母逸其姓氏初陵以兵歸漢項王取陵母置軍

中脅以招陵每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陵母私囑使

者曰善事漢王勿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為漢陵須勿二心知興陵母意慙慙楚軍東向猶虛席漢

使西歸說殉身

東海孝婦漢東海郡人少寡無子養姑甚孝姑欲嫁

之婦不從姑遂經死姑女告婦逼殺吏逮治獄成廷

尉于定國以為寃太守竟殺婦郡中旱三年後太守

至于公謂曰孝婦不當死咎在前太守令祭其穴

乃雨今廟祀尚存

血淚流枯孝婦刑天應赤地不毛生婦寃待有于公雪淚  
兩從天得復傾

吳氏閩中建陽人宋淮西督府叅軍呂祉妻時統制  
鄺瓊叛降劉豫祉死之有得祉括髮帛歸報吳氏者  
吳痛泣持帛縊死

夫君死難不相聞誰道淮西骨尚存括髮得夫三尺帛此  
身應與帛消魂

杜氏宋西和州知州陳寅妻元兵破西和寅令其避  
單風什

去杜曰安有生同君祿而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死

寅亦自刎時子姓賓客從死者二十八人

生同君祿死同事婦先夫死尤同志胡元兵陷西和州陳  
寅夫婦垂青史

雍氏川中昌州人宋池州府通判趙昂發妻元兵攻

池州急發謂雍曰城將陷吾守臣義不可去汝宜出

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

忠臣婦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雍曰吾請先

君而死發止之及城陷雍與發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元將伯顏入城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宋末贈順

義夫人

從容堂上死從容妻死全貞夫死忠可是伯顏知節義池  
陽雙穴為俱封

宋楊太后帝昺母也從帝航海與元兵戰崖山既敗

丞相陸秀夫抱帝溺海后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

者正為趙家一塊肉耳今無望矣即赴海死張世傑

離風什

葬之海濱

二帝蒙塵昔未還陵夷國母死崖山間關為痛趙家肉遺

恨尚追南渡孱

烏林荅氏金宗室葛王烏祿妻時金主亮淫洪貴倫

召氏行汙氏謂夫曰我不去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

以相累至良鄉自殺

夷主應淫族姻嬪傳相也烏林夷女獨羞憐良鄉得死中

華地亦作中華列女傳

皇明通紀考

立傳標題一十三人

邵氏懷遠人太平守將花雲妻陳友諒攻太平急雲  
有一子名煒方幼邵抱謂侍兒孫氏曰城且破吾夫  
必死矣夫死吾不忍獨生顧花氏不可無後嬰兒在  
汝為我善撫之及城陷雲死邵即赴水死  
死抱嬰兒託侍兒與夫同難死同時心知城破夫有死忍  
言夫死花無枝

雜風什

百七

鄭氏臨海人文學博士方孝孺妻建文四年六月遜

國後孝孺被收鄭痛夫偕諸子即自縊死

正學當年待死時

蜀王師孝孺稱正學先生

自井孥戮亦何之當機哲

婦尤明決與子先夫死不辭

翁氏池州人禮部侍郎黃觀妻建文四年觀奉詔募

兵勤王回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謂人曰吾妻翁氏

素有志節必不辱殆死矣即招魂葬之江上翁與二

女果被執有象奴得之翁給奴與釵釧出市酒肴遂

携二女及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死觀亦投李陽

河湍流中死

今羅刹磯南岸有觀祠廟

勤王落日復揮戈婦識夫忠感慨勇心不辱夫携女死淮

清爭似李陽河

李氏廬陵人御史曾鳳韶妻韶死建文難刺血書襟

囑李曰我死勿易我衣遂自殺李氏如其言殮之亦

自殺

詳見吉安府志

殮夫不復易夫衣夫血書襟妻共悲夫死妾生寧獨忍與

雜風什

百八

夫同死得追隨

脩撰王叔英妻女黃嚴人建文四年叔英募兵勤王

至桐川聞金川門不守縊死女妙觀後籍其家妻姪

死二女赴井死

二女胥沉毋自經家亡身不共飄萍桐川得遂遊魂去母

子依然見叔英

按察使王良妻祥符人時建文君遜去良謂妻曰我

分應死但未能為汝計耳妻曰我何難君男子反欲

為婦人謀乎遂投池水死良驗妻舉火闔室自焚  
男子何煩為婦謀良妻此語釋夫憂却從池水先夫死足  
慰夫心付骨收

孫氏懷遠人太平守將花雲侍見初陳友諒陷太平  
雲死孫受雲妻部氏託抱雲三歲兒煒出沒賊中周  
旋艱險萬死一生得至 高皇帝行在保孤守蒙花  
嗣賴存

從來死易立孤難孫氏誰輕一女髮抱得花雲三歲子朝  
天能自賊中還

胡郡奴番陽人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建文難郡奴  
甫四歲沒入功臣家稍長知大意髮至寸即自截去  
日以燬墨自汙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  
苟活二十年後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事女  
流輩乞丐歸番陽依姻家老嫗王安人居誓不有家  
年五十六而終猶處子也鄉人謚曰忠徹貞姑余存  
褒什中已見考遺為絕句一首今錄如左

父死王家母死夫流移處子老呱呱七饒月旦鄉評重不  
改貞姑胡郡奴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卿馬全女建文元年正位中宮  
四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君遜去后赴火死余存褒什  
中為后特立表遺一傳七言律一章不與諸死事臣  
同例此不敢違亦不敢同列女類題祇錄舊言如左  
滇池龍去泣蒼旻建文君遜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為  
天下母六飛寧見北來塵烟消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  
曆薪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疑顰

皇明頒行列女傳考  
立傳標題二十二人

杞殖妻逸其氏戰國時齊人殖杞姓字梁即孟註云  
戰死莒者殖死無子其妻無歸乃枕夫之屍城下而  
哭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  
吾何歸吾豈更二姓哉遂投淄水死  
殖妻哭夫稱善哭哭聲動地崩城郭淄水流清死不淄猶

得餘款變國俗

伯姬宋恭公夫人魯宣公女也嫁宋十年而恭公薨  
姬寡居至景公時宮中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宜避之  
姬曰婦人之義傳保不俱夜不下堂越家而生不若  
守寡而死遂遺子火諸侯聞之莫不痛悼以死者不  
可生財物猶可復相與會澶淵吊夫人而償宋所失  
澶淵那復說葵丘一會誰勲列國侯共說宋姬能死家焉  
姬償宋亦尊周

雜風什

百十一

楚昭王越姬者越王句踐女也王嘗燕游謂姬曰樂  
乎吾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曰昔昔先君莊王  
淫樂三年不聽政終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而能法  
先君將改所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  
死其可得乎不敢聞命及王救陳姬從行王病軍中  
姬願先死王曰昔之游樂吾戲耳若將必死還轉執  
之不德也越姬曰暴妾雖口不言心已許之妾妾聞  
信者不負其心妾死王之義非死王之好也遂自殺

王薨軍中王之諸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屍  
閉壁迎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

燕游曾不與君王抵死須從意不忘國母由來死從信豈  
論傳國及熊章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  
欲妻其夫人而內之官中夫人飲恨脉脉不言誓有  
一死楚王出游夫人乘間見息君泣謂曰人生要一  
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更而忘君也終不以身二

雜風什

百十二

且生離地上豈若死歸地下乎乃作詩云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  
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素以諸  
侯禮合葬

生離戀息死方休無語消魂泣楚囚畢竟夫人能死息  
亡君死得同丘

代王夫人趙襄子同母姊也襄子欲併代陰令宰人  
以斗擊殺代王舉兵收代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



先君命事代王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

將安歸吾聞婦人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吾不敢怨

然亦不歸號泣呼天自殺于靡音靡之按史記許

靡音自刺死後人因名其地為靡音云更詳之

女兄夫已弟相殘弟是夫讐觀面難死不悖夫歸殉弟靡

笄寧復到邯鄲邯鄲趙地

蓋偏將丘子妻逸其氏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

曰故有自殺者挈戴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

律風什

百一十三

其妻曰吾聞主辱臣死今君死子何獨生丘子曰吾

固自殺以戎令故有自殺者戮及妻子是以因救未

死其妻曰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吾不能與子

蒙耻而生也遂自殺戎君賢之祀以太牢而以將禮

葬之

夫悲挈戮可憐情慷慨爭妻視死輕義重君臣謝夫婿不

教蒙耻共偷生

裴倫妻河東柳氏也少有風訓隋末倫為渭源令薛

舉之亂城陷倫遇害柳與二女及媳三人皆有殊色

柳謂曰我輩勢不能免然我家素清白義不可辱我

將與汝輩同死何如其女媳皆泣曰惟母命柳遂投

井死女媳相繼而下積屍井中

一井流芳萬古傳渭源忠義記彫編裴倫不獨嬰城死六

口沉魂更可憐

高獻音銳妻秦氏獻為趙州刺史默啜攻陷趙州獻仰

藥不死夫妻俱被執至默啜所示以袍帶曰降則賜

律風什

百一十四

爾官不降且死獻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

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遂被害

大藉妻賢激忠烈高獻死綏妻為決賊官一品何足榮妻

節夫忠名燁燁

許升妻李氏字榮漢兵人升初不理操行其父疾之

呼榮令異榮曰命也義無離二升感激自勵篤學成

名尋奉州辟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得盜榮

詣州請其心讐人刺史聽之榮乃手斷其頭發升後

有賊掠郡中榮逾垣走避賊拔刀追榮曰從我則生否則死榮罵曰吾義不受辱賊遂殺榮是日風雨晦冥雷電迅激賊惶懼仰天謝罪焚榮而去

其心已得報夫讐殉節猶從一死休天怒為傷貞烈婦晦

冥雷激電光流按一說志許升妻李氏又聞其死節事故前卷列名不贊其死此為立傳標題云

王氏宋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母也

紹定三年就子祿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揆檄當

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母毅然曰汝食君祿

餘鳳什

百十五

豈容辭避速當可行元兵屠興元王氏罵賊投江死

媳杜氏及婢僕五人皆遇害

劉母全家食天祿赴難速見行且勗見行母亦罵賊死姑

媳同心將婢僕

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疾革趙以死誓

守及敏道卒日夜號痛不已遂自經死旌貞烈

結髮相期白髮新無緣永對曲江春為憐當日從夫死趙

女芳年越二旬

李忠妻王氏懷寧人忠溺死王氏求屍得之即欲赴

水死姑救且止既葬夫號痛不食數日自經死

夫魂痛不遂浮沉泣向空江淚轉深收骨為夫遲一死痛

夫經死見初心

陳氏女贅步善慶為婿未幾卒女哀痛不已積三

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夫家無依乞養我

以終節父曰汝年少當為求配女不荅即自縊死

三年哀痛服夫喪女意堅冰始履霜欲訂歲寒親不耐慰

餘鳳什

百一六

親死不惜年芳

友姊者漢郃陽任延壽妻也字季兒歸延壽生二子

一女延壽與季兒兄季宗爭墓父事陰令其友田建

殺季宗建坐死延壽會赦免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噫

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誰

延壽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

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

以家財贈汝行聽汝所之季兒曰兄死讐不報與子

同枕席而使殺吾兄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延壽慚而退季兒謂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留又終不復他適矣吾寧去汝死耳汝善視兩弟遂自經死事聞復其二子而表其墓

兄讐未報失天倫讐是夫君妾敢論存順沒寧惟一死報兄猶不受夫嗔

京師節女者漢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夫有讐人欲報而無道徑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

集風

百十七

其女為中誦父招女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而不孝聽之則殺夫而不義雖生何顏於世欲以身當因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者則是妾請開戶待還家乃使夫卧他處自沐居樓上東首卧夜半讐人至斷頭持去則其妻也讐人哀之終不殺其夫重夫重父獨輕身孝義無雙一婦人不數男兒任俠死殺身多是未成仁

安吉李茂妻高氏者茂死高氏買棺墓之即經死茂

墓按前澤州亦有李茂妻高氏似與相涉且云茂為安吉總旗但兩傳語多矛盾姑並存之以俟詳考買得夫棺妾自哀墓夫妾可復生回夫妾有土堪埋妾妾死從夫此一壞

毘陵郡志考

立傳標題四人

趙氏二女江陰由里山民趙乙女也並姝麗元至正壬辰冬寇掠郡中其長女抗節繼死越三年乙末寇勢尤熾次女亦抗節繼死鄉人王逢賦雙珠詞哀之

集風

百十八

天水風高由里山雙珠哀些動江關夜光不道雲邊月姊妹含靈出世間

臧氏武進人嫁同里陳旭旭病革謂臧曰吾殆不起汝宜善事後人臧泣不能答旭死臧給家人入室取衣衾為殮即自經死時年三十事聞表其門貞烈云未亡人可事他人嗚咽無言意自嗔花甲半生含笑死謝夫一死寄慈慇

巢氏女武進人幼字憚氏子憚父死女請于父母為

制服未幾憚子亦死父母將議他適女曰忍以一女  
議二姓哉父母強之女遂經死

當年翁死為終喪巢女心知字憚郎郎死女應從憚死肯  
從親意別商量

列名不贅標題三十六人

唐吳康之妻趙氏 宋何氏女 孫廷臣妻施氏

邵福一妻陸氏 邵福二妻張氏江陰人夏師顏妻

趙淑恩江陰人 吳士振妻丘淨真江陰人 余彥昭妻楊氏

無錫人 吳谷祥妻劉氏 虞宗約妻孟氏 趙禮妻楊氏

氏 臧景和妻吳氏 陳文俊妻厲氏 鄒文遠妻

楊氏已上俱無錫人 周氏 朱氏 范氏俱江陰人吳宗鼎

三袁範妻陳氏武進人節婦 翟雲舉妻梅氏 張禮妻

吳氏 蔣士敬妻吳氏 朱安妻張氏 張冕妻秦

氏 左貴妾王氏武進人 刑部主事李貞妻蔣氏江陰人

龔主簿妻石氏 史經歷妻劉氏俱無錫人 茹鼎丞妻

陸氏 陳忠妻張氏 花叔芳妻陳氏 夏公表妻

李氏 何起潛妻包氏 朱維言妻薛氏 何無錫人  
妻瞿氏 趙椿妻吳氏江陰人 錢公達妻姚氏無錫人

陽羨邑志考  
立傳標題六人

金氏名少安吳濱里人姚臨妻初臨之祖嘗守毘陵

宋德祐中死國難及元末兵亂其孫臨挈家避入太

湖兵至少安度不能免謂臨曰君有老父宜善謀妾

有死矣即抱幼女投湖中

遇賊訣夫并有死抱女沉淵嗟母子少安歸她忠烈門貞

烈承祧應有此

儲元善二女藏村里人元末紅巾賊至元善及家衆

擁二女避之馬塘渡口二女顧河廣水濶度不能免

遂相抱溺死賊退得屍合葬鄉人號雙貞墳其母姚

氏嘗夢二女並化為鳩每哭女則雙鳩並集庭下垂

翅悲啼母哭已乃去哭則復來

雙貞女魄化雙鳩痛女啼鵲母血流鳩去人憐母血河

津無際水悠悠

王烈婦南岳人徐文秀妻歸徐年甫十七未一載徐死無子婦以族子嗣夫棲夫棺於榻前旦夕扳號爪痕入木又日取夫遺鞋服旦曝夕收人莫測其故逾七年葬夫為雙穴翁一日忽引吳姓者贅婦婦驚拒抵死度不能免給翁令買香帛告夫翁如其言婦即沐浴更衣作新人狀翁益不疑乃乘間焚夫鞋服縱火延廬翁方救焚婦繼夫墓木而死事聞建坊旌烈

雜見十

十一

萬文恭公士和為撰墓碑少宰徐顯卿侍御吳達可捐貲立石邑令陳遴瑞捐俸買田一十畝有奇給婦嗣孫為之守墓鄉人號王烈婦云

烈性非因一死知痛夫原與死相期但看珍重夫鞋服便識真心死不移

杭氏女百濟里人幼字武進楊氏子久之楊貧父改字錫山富室女謂母曰貧富命也一女而兩字可乎母以告父父不聽竟受富室聘是日女經死

有聘更盟孰主張女心從一死網常黃泉或問誰家女只說夫家是姓楊

吳壘妻李氏芳庄里人壘死李少艾無子居貧堅節壘兄市利苦欲逼嫁李不從致憾凌辱百端見不可奪乃潛引一人來家暮夜逼李贅入李驚勸聲徹比鄰壘兄怒而訶之李度不免閉戶經死里人無不涕零

吳壘婦死恹輿情却有壘兄怒未平里巷為壘憐婦死臨春相杵亦無聲

列名不贅標題二十三人

五代時蔣為妻黃氏 宋蔣弘謹妻史氏謹死史貧甚苦節育 為生朝縱鸞入湖幕揭竿湖岸則鸞自群集蔣親公之奇詩交風泛浪白于雲野放湖中曉至昏一舉招旗鸞自集至今人號鸞 國朝潘原妻吳氏 朱為妻今此墩尚在漏湖鄉 富妻張氏 壯章妻李氏 宗仲庸妻謝氏宗郡志誤作宋 今已志 黃愷妻儲氏 王璉妻陳氏 寒龍妻陳氏 龍聘陳而贅其兩家父母 邵寶妻萬氏 李景妻鄭俱願離異陳不從終嫁之

氏相傳景疾幸而鄭入門邵一龍未婚妻史氏貞女

一龍天死史女還守節史氏貞女事聞旌表余苦為賦

卒年六十逾鄉人號史氏貞女事聞旌表余苦為賦

貞女篇云東陵有婦史貞女未嫁夫亡心自許矢作

夫君死後妻至死中心不改移中心不改心不欺貞

女心知人亦知刺面在心那在面四字鏤心而為券

要將心與面同盟此面此心如共見判書牀滿血字

乾花容斑剝松霜寒孤獨對鏡時一撫見字見鄉建

心夫見婦他年白首黃泉路却與夫君始相親鄉建

士吳弼妻潘氏張希益妻芮氏贈豐城知縣具

駟妻屠氏沈太史懋學詩血淚雙殘白髮侵歸未完

二心忍死餘年為立孤寒機執紼夜啼吳好妻周氏

鳥而今有子能傳素含笑重泉見故夫吳好妻周氏

丁烈妻陳氏陳憲章妻邵氏孝女黃氏記上具

湯儒妻王氏袁涇妻吳氏忠節吳友雲公女孫歐一唯妻閔

氏李德科妻蔣氏已上志

後註表

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許有穀撰有穀字子仁宜興人其書大旨為表

揚貞烈而作按輿志區分各以人繫其地由古迄

明每地分列傳標題列名不標題二類其標題者

各題七言絕句不標題者粗舉事迹而已凡例稱

詞雖淺俚意取勸揚是書長短有穀已自道之矣

# 皇明忠義存褒什二卷

〔明〕許有穀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義存褒

什二卷》提要

## 忠貞合璧序

嗟嗟死豈易言哉至性篤發迺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士死忠女死節奸嫖死穢等死死悖矣故惟不愧女子者始名貞丈夫而惟能為丈夫之行著始名貞女子千秋萬歲想慕其人骨節盡瘁夫士生幸得具鬚眉作男子相捐七尺以許人國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伏節意氣若不可一世卒遇大事現前耳目驚亂手足失措神識蕩而無主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

畢命枹鼓以愧封圉之臣覲類失節  
究竟乃俛焉不若一孱婦人嬖人女  
子非有得於經傳師友稱說之素懷  
慨愛其志甚於愛其生而棄一旦之  
命不亦俠烈大丈夫耶語曰君行命  
臣行意即天子之威極於戮身止矣  
鄧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  
人守蓋吾讀吾學編而魂艷焉是時  
文皇帝旣繇藩國起以師協贊大位  
內不能毋自疑而又好自管三尺以  
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  
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天台南陽諸

公非不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  
而母所羨心者之爲姦黨樞室無噍  
類而不知顧勁氣峻辭招揭千古寸  
心不迴五宗倏塵髮策策而若立齒  
斷斷而相擊殷殷而勵霄目炯炯  
而如射或矢死自誓茹荼內甘或匿  
跡傭保爲人丁奴或托志髡徒蕭然  
物外或變姓名冠黃剗游行江湖間  
與田父獵夫角寸陰於南山之下間  
闕險阻躡而愈振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  
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



立廟於鷄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激振厲僅易垂而為主死者比比其忠於

文皇帝迺其所以忠於

高皇帝者也即從容慷慨歸盡不同

要以肅志完節均非丈夫而妾嬖者披覽之暇已取烈女傳諸書讀之見古烈婦貞女截髮短臂剗目割鼻燒溺雄經懸諸日月充於彤管煌煌烈矣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思此身之若寄處人世以何

心獻白日之昭昭愛黃蘆之坳坳或暫畱此不死之身以畢未了之事或身後之事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節烈隱而叵窺神識整而不亂雖激於一時之意氣執至其抱節如石視死若飴瑩若水純若金勁若鐵更數百千載而猶生真可愧丈夫矣嗚呼生死人間寔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方其骨骸齏粉身家破亡受禍至慘直湏更事耳而朝廷旌其令淑上帝錄其忠魂光靈照耀與天亡極奸人淫氏生有羶行死受顯罰榮樂一旦斧鉞

千穉此烈士之所以孳孳蹈死而貞  
女之所以赴義不辭者也荆溪許先  
生以遜國殉難諸賢記事者不無少  
逸迺檣撫諸公事咏嘆之為詩凡如  
千首彙其目曰忠義存褒更採古今  
貞節表著者人為傳句標曰貞烈維  
風而敬堂老師復合其編曰忠貞  
合辟剗腹腸於紙上寫涕淚於毫端  
意不苟命字不苟設幽谷之卉誰能  
自芳賴公片言噓枯肉骨而其要大  
都激士氣維風俗比於國史以示為  
人臣為人婦者余不慧癖好譚說

今貞節事間取先生兩什為曼聲歌  
之浮雲不流風雨欲泣稍間復促而  
按之悲心條來淚泫泫滴案上生平  
意氣都盡語有之悲歌可以當泣幽  
憤鬱勃安用留之脅腹間作磊塊耶  
今去樵鄙小夫好作里音穢語止以  
通俗取妍閭巷悅之曾未目此書耳  
忠義在人心靡所不應辟如倍人見  
惟裳大帶之製始鄒笑窄袖輕衫聽  
宮懸清角之雅方厭棄胡笳感築夫  
奸回克佞三尺之所不能懾而是足  
以触其良招邀輕佻父母之所不能

制而是足以激其性臣操松筠閭像  
霜月先生之利益世教丘山哉先生  
諱有穀字子仁敬堂老師鴈行也  
博學能文章其於名理則表裏伊洛  
經濟則陸賈班嗣之流以才若此而  
乃鷗鷖旅進還於公車之門噫世必  
有任其責者

虎林後學陸起鰲撰

皇明忠義存褒什列

金鷺山人王升題

新史訪芳人多為之若貴  
宜生宜外而特拈一子與世  
激勸使人誦之者一唱三嘆之  
味善矣如杜牧之咏項籍五  
介甫之咏曹參歸仁是也唐  
人相習尤善咏史記述頗富  
評者謂其語少微婉且之激  
勸意然世乃坐行全如童  
子習之可以淺典如云爾我  
國初建文時死難之臣屈蒙

授宜屬激勸庶幾得之言  
外者匪徒工於詞也適即吳  
之矩矱爲忘年交雅相崇  
尚氣節親其詩聲手執之  
復以廣其傳俾在之家藏  
一冊童而習之觸其官心竊  
慕其忠義異時沾一命在  
知指其身以効之若而莫  
敢自私則其有補於風  
教豈淺也哉遊名之曰忠  
義存懷什塘仲氏子和  
爲之校閱而授以梓鐫余

數倍升其端余因爲之刊

皇明忠義存褒引

靖難時朝紳死義者亡論數十百人即不死而辭榮蹈海淪迹屠羊首陽之義又比也祖宗養士之效倚與盛哉顧其芳烈則野老之口詳於麟閣之書蓋方景數十公表特著自茲以下不少概見何哉孔子作春秋桓隱之間則彰哀定之際則微鳴呼故主紀年尚從黜削蘭臺筆乘誰錄孤忠至今千載而下蒸誼殉國之士不蒙華衮一字之褒非細故也邑文學許公子仁一經世襲少與仲氏子和君聲起儒苑中子和以鄉薦署教武林而公也懷珍不售晚遯史學喟然曰昔人以窮愁著書至今不朽所獲良多予非能有所述作成一家言而當世忠臣烈士不有紀傳必且寂寥無聲何以激發忠義之士哉於是采諸國史訪之裨官稍論次其事而各贊以詩一章所謂言

之不足則從而咏歌嗟歎之者也書成命曰忠義存褒予授而卒業不覺愴然涕泗交頤蓋其詩婉切真足以吊忠魂於已枯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孟子與有言詩亡而後春秋作若是編褒存一字咏列七言詩與春秋義兼之矣曩予承乏芝陽為什中大埋胡公鄉邑為公作端祠奉祀是集也嘉其有裨世風聊為之中言於末簡云

維風什

同邑儲昌祚言

皇明忠義存褒什目錄

凡例一十

一諸臣歷遇追有奏請采錄詳節非吾學編及 皇明通

記憲章錄等各書孰具載者不入

一諸臣列叙先後據事相次不以爵論

一列傳凡一百二十章非本吾學編遜國臣記者不以節

入其表遺考遺者不在此例

一文武俱列縉紳其職名託迹而行類士人如東湖樵夫

輩例附之

一武士俱列介冑其名在成籍如儲福羅義舉例附之

一內侍僅一人附介冑後不復為列

一文武士列或二人三人或四人七八人歸合一傳者非

以事同則以類比如宋徽巨敬輩云

一列傳中凡或與難而非係特節者各從本傳附見不及

標題如陳迪傳其子丹山鳳山蒼頭侯來保輩云

一列傳所載氏名不無彼此互見若其事軒輊則又各列

標題如張昂傳已見謝貴而謝貴傳又列介冑云

一併存僅有數人亦據吾學編遜國臣記所載而取其片

善者存之不忍遺棄

一表遺特建文皇后馬氏爰考吾學編云金川門不守大

內火起后赴火死至遜國臣記乃逸其傳或不以臣例

並列也因表見之賦律言一章不混絕句

一考遺自吾學編外各據所見實錄書之尚俟續入

一別錄中所載諸言非關靖難者不入或已入本傳者不

復重錄

一每傳後標以絕句一章各據本傳立言言不能工事不

虛飾

一列傳叙事謹按吾學編遜國臣記節其要領入之間或

一二相左如胡閏傳云以石灰水浸脫閏皮橫章懸午

門外等語別泰諸家實錄不敢謬言

一文武士非係靖難者並不妄入若魏澤王徐雖未身殉

而澤為方氏存孤孫為方氏顯跡忠于方氏即忠于建

文不以例拘之

一列傳每標七言絕句一章言淺意堅於傳義脫畧且甚  
槩無足觀瞬目者幸徹其傳則大都已詳其人於俚言  
何有

存案什

三

八例

歷朝追省奏錄諸賢詳節九則

一伏觀今

皇上御極首

詔天下凡建文時諸死事臣令各祀乎其鄉其墳墓尚  
有見在者後節治恤錄先是

列聖以來追省

詔旨及群臣奏請褒恤事宜條件節目具見如左

一永樂元年八月得建文時諸臣封事通着解縉  
存案什

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存覽詞涉干犯者焚滅

一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者成  
文皇帝詔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又曰諸臣忠于我

太祖故忠于建文

一永樂十一年正月

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臣禁令

一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詔諭禮部尚書呂震等建文時諸死事臣家屬復給還田產歸

籍時吉水縣人錢習禮故練子寧姻也為雙家  
禮惶急託楊榮白于

上前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常用之况習禮乎由是得

我

仁皇帝即位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時諸臣受顯戮者

其家屬悉發教坊司浣衣局并習匠或功臣家為奴今

有存者已經大赦並放原籍為民給還所沒田土充軍

在案

者亦發為民

一是年我

仁皇帝撰長陵碑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曰君書其沒猶

曰崩當其在位時猶每事尊之曰朝廷

一是年我

仁皇帝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從寬典優恤自

是天下敢稱孝孺輩為忠臣

一我

肅皇帝天順元年釋建庶人繫令其自便

一是時禮部尚書楊守陳嘗言于

朝曰凡國可減吏不可減昔我

太祖逐胡元定天下即

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使其數年內朝廷

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無傳即今采錄尚可

備國史之缺草疏成稿以病沒未及奏行

一是時南京吏部侍郎儲璫嘗言方正學諸賢必不可

在案

泯又言建文時節義之士尤見志尚某不自揆欲蒐遺

事稍獎其傳惜璫未竟

一弘治間台州府人繆恭學古行俊晚年赴京上六事

其首繼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懿文太子祀通政

司官見恭奏疏罵曰蠻子何自遽死繫恭兵馬司獄劾

上荷

敬皇帝明聖

詔勿罪恭釋回原籍



一弘治間給事中金谿吳世傑或云世忠跪請乞推恩典以

表忠義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

伯瑋齊泰等諸人皆仗義死節詞其慷慨激切下禮部

議格不行

一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跪請表揚建文時諸

死事臣我

肅皇帝即下禮部議且召禮官問曰昨給事中楊傑言建

文時諸臣事若何夏言獨為沮抑乃寢不行

在案

一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今

皇上御極七月二十八日勝黃

皇帝詔曰文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

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常用之之語是

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

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

祠歲時以禮敬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恤錄

一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屠叔方奏為忠臣

已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臣惟君之立國莫大于綱常臣之事君莫

先于忠義

在案

陛下登極首頒

恩詔革除諸臣生長鄉邑云云見前

詔下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但思褒表忠魂尚屬未盡

蓋忠臣既沐建祠其交游至今遠成苗裔已蒙恤錄其

姻黨猶蔽覆益則夫波及軍下一體放赦今日所當汲

汲者臣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為建祠此則府州縣專祠之設似為不

可缺也又云脩治墳墓恤錄苗裔此則責實之典似又

不可缺也乞

勅該部通行直省着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云云悉遵

詔旨即又頒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非惟忠魂義魄慰于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

臣生于其鄉守于其土者睹一時之盛典感

聖代之殊恩皆曰為臣之當死忠也如此

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士

允然直位其為

國家之利賴豈不多哉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一是年三月初六日禮部尚書陳瓚和覆云云委應遵

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建祠表墓錄齋易名以慰忠

魂以激臣節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一是年三月初二日兵部尚書張學顏覆云云今候

命下本部移咨兩直各省查係方孝孺等連累族遺親故

不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查將冊內軍名一緊除豁不許復行勾提云云本月

初八日奉

聖旨是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范謙一本

累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脩舉以成祖德以光正史事奏該禮科給事中

存案

楊天民題前事四川道御史牛應元題為國史肇脩缺

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覆者得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元各奏稱建文年號向奉革除

累代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以襄祖德以光信

史等因奉

聖旨建文事蹟着附

太祖高皇帝之末仍書其年號

叙次諸賢名氏

縉紳士一百有四

文學博士方孝孺

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

禮部尚書陳迪

兵部尚書鐵鉉

刑部尚書暴昭

刑部侍郎張昂

存案什

御史大夫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御史高翔

戶部侍郎盧迥

刑部侍郎胡子昭

戶部主事巨敬宗人府經歷宋徵國子監博士黃彥清

蘇州府知府姚善

戶部侍郎郭任

盧振逸其官

御史王度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大理少卿胡潤

太常少卿盧質

給事中韓永

大理丞鄒瑾彭興明劉端王高

禮部侍郎黃魁

存案什

左拾遺戴德燾

戶部侍郎卓敬

都御史毛太芳

御史甘霖

兵部尚書齊泰

太常卿黃子澄

參軍斷事高觀

沛縣知縣顏伯瑋父子子名有為

東平州吏目鄭華	御史王彬	給事中陳繼之	御史董鏞葉希賢	谷府長史劉璟	遼府長史程通	蕭縣知縣鄭恕	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周璿謝昇 <small>其官</small>	按察僉事湯宗	刑部尚書侯太 <small>附錄卒</small>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 <small>生員</small> 陳應宗 <small>任</small> 原林珏 <small>卸</small> 君默 <small>卸</small>	廷瑞呂賢	濟陽縣教諭王省	淞江府同知 <small>其名</small>	禮部侍郎黃觀
---------	------	--------	---------	--------	--------	--------	-------------	------------------------	--------	---------------------------	--	------	---------	-------------------------	--------

御史魯鳳韶	都御史陳性善	給事中黃鉞	脩撰王叔英	按察使王良	衡府紀善周是脩	太常少卿廖昇	給事中龔恭	按察使程本立	御史魏冕	吏部尚書張統	吏部侍郎毛太	編脩王良	兵部侍郎陳植	御史鄭公智	叅政鄭居貞僉事林昇
-------	--------	-------	-------	-------	---------	--------	-------	--------	------	--------	--------	------	--------	-------	-----------

知府蔡仲惠	逸其
舉人劉政	
東湖樵夫	曉其
理問徐讓縣丞衛健	
編脩程濟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	
寧波府知府王璉	
牛景先	逸其
生員高賡寧	
梁良用	逸其
郎中梁田王	
梁中節郎良	俱逸其
河西傭	姓其
宋和郭節何洲	俱逸其
雪庵和尚	姓其
中書梁良王	

川中補鍋匠訓蒙者馮翁	俱曉其
賓州知州蔡運	
海寧縣典史魏澤	
王稔	國子博士
中書何申	
介胄士三十有七	
都指揮朱鑑	
都指揮馬宣	
都督余瑱	
都指揮陳質	
都指揮楚智	
指揮崇剛	
指揮張倫	
衛鎮撫周濬	
所鎮撫周拱元	
都指揮瞿能父子	其逸

都指揮宋忠	附馬都尉梅殷	都指揮謝貴	大率守將卜萬	衛鎮撫楊本	都督寧忠徐觀	都指揮彭二	衛卒羅義	廖氏二子 <small>錄</small>	千戶倪諒	無錫縣隸戍民儲福	都指揮張皂旗 <small>通其名</small>	指揮宋瑄	都指揮莊得	都指揮孫泰	都指揮彭聚
-------	--------	-------	--------	-------	--------	-------	------	-----------------------	------	----------	---------------------------	------	-------	-------	-------

越舊侯俞通淵	金川門守卒龔翊	長興侯耿炳文附馬都尉耿璿都督金事耿璿	魏國公徐輝祖	歷城侯盛庸	都督孫岳	附	大監吳亮	右文武士一百四十二人內侍一人	備存	縉紳士四	侍講樓璉	禮部侍郎王景	工部尚書嚴震直	太平府知府劉有年	介胄士一
--------	---------	--------------------	--------	-------	------	---	------	----------------	----	------	------	--------	---------	----------	------

都督平安

右文武士五人

表遺

母后一

建文皇后馬氏

右七言律一首

考遺

無名士二

耶溪新者見會稽志

雲門寺僧見會稽志

縉紳士二

樂平縣知縣張彥方見饒州府志

進士陳周見錫山志

介胄士三

滕聚見通志

楊松見通志

開國公常昇見余山別集

附

胡郡奴見饒州府志

右隨所據而僅列者數人續俟後入

別錄

七言律詩六首

建文君三首

黃子澄一首

顏伯璋一首

魏澤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無名氏

五言古風一首

馮翁

古詞二首

方孝孺一首

王叔英一首

賦一首

高貌

格句一聯

王叔英

皇明忠義存復什介胃士卷

陽溪許有毅子仁甫手著

弟許有節子和甫攷正

侄 用宗 明錄

用卿 明錄

明進 明錄

都指揮朱鑑

鑑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

諸將陳車房寬皆降鑑力戰被擒罵不絕口死文

皇帝檄中有云萬段凌遲處死者應是朱鑑

罵敵輕生義愧降力窮無計戮陳房周頑不貸 皇朝檄

公論于今說為商

都指揮馬宣

宣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都指揮使靖難初

昂謝貴被害宣巷戰不勝走薊州糾兵而西逆賊

利退保薊州再戰力盡被執罵不絕口死建文



恤其家

薊門圍合困孤城矢有初心在北平一劒去來身百戰屬聲臨絕寄風霆

都督余瑱

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防禦燕府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將進兵攻北平文皇帝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也瑱若據此得無北顧憂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

存案什

介胃

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及忠敗被執北兵始

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使破吾懷來忍舍乎

不屈而死

余宋分猷不計生居庸當險力湏爭石城未破身先死忍

舍懷來與北兵

都指揮陳質

質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嘗發代邸陰事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拒戰忠敗質退守大同靖難

後被執不屈文皇帝曰此奸人害代王者終之

赴難西師遠出疆真源寧是屬睢陽聖明不責懷來罪定赦將軍迫代王

都指揮楚智

智不知何許人洪武時稱驍將出塞有功建文時歷官都指揮使屢與靖難兵抗夾河之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出塞名標漢將功先聲還挫北軍鋒夾河戰後空流水那

存案什

介胃

更熾然為勤忠

指揮崇剛

剛揚州衛指揮靖難初剛繕城練兵為死守計御史

王彬時駐節揚州倚任之專以城守屬剛剛晝夜不

解甲同列懷二心者忌剛然畏彬不敢譏及彬被縛

剛亦為徐政所縛不屈而死

力繕危城飲血登追風驄馬鈇衣勝神州不晦高樓月共  
有君心對廣陵昔人詩有云明月揚州第一樓

指揮張倫

倫不知何許人建文時歷官河北衛指揮勇悍負氣每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倫發憤南奔結盟報國已而從盛庸戰屢捷靖難後招倫降倫咲曰張倫將自賣為丁公乎死之雄心激忿獨傷神報國誰將大義伸却咲丁公應漢戮區區不自賣張倫

衛鎮撫周濟

不克

四

介胃

濟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薊州靖難兵攻之不能克招之不能降圍益急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而死

重圍突戰不生還白日心懸虎豹關義士今猶恥張玉當時曾未識嚴顏

所鎮撫周拱元

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嘗謂衣沅蠻中相貿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占候輒中

主帥令引兵防護倘丹往來馳疾遜國後論死

飛軌風馳寄折衝旁羅星斗立軍中蠻方有問沅州客為報勛名已死忠

都指揮瞿能父子

逸其子名

能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都指揮與北兵戰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率所部精兵萬人力戰而死無一人還者

萬眾誰俱父子親一心歸義各野身白溝戰赴瞿能死不數田橫五百人

在襄台

五

介胃

都指揮宋忠

忠錦衣衛指揮使建文初以都指揮統兵三萬屯開平盡滅燕府衛護與諸將倚角北平藩臬張昺都指揮謝貴長史葛誠相與約為內應謀還燕兵及三人死遂率所部至居庸關退保懷來誓死社稷文皇帝率精兵八千倍道趨懷來獲譖者言忠號于軍士云我麾下親屬在燕者並遭屠戮盡努力復家仇報

國恩 文皇帝急令諸將之家凡在軍中者張故旗  
幟前驅呼其父兄子弟示無恙諸將喜曰宋都督給  
我也皆倒戈走各歸所親北兵渡河大戰忠被執死  
之子謙年十六靖難後成邊尋賜死

懷來兵散不堪論誓死惟君社稷臣將士為家誰為國與  
君惆悵一酸辛

附馬都尉松殷

殷歸德州汝南侯恩祖子也尚寧國公主靖難兵起

存案什

介胃

殷總兵守淮安悉心防禦及北兵南下假道過淮殷

割使人耳鼻授之口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臣大

義北兵竟不得道淮安由泗水出六合渡江入京靖

難後殷尚擁殘兵守淮 文皇帝迫公主以血書招

殷殷聞建文君遜去慟哭曰君存與存姑忍之乃還

京 文皇帝謂曰附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其仇家

都督譚深候殷出擠死宣橋下誣殷自投又曰此

上命也 文皇帝并其同謀者趙曦皆斬之謚殷

定官其二子皆指揮宣德間與世襲洪武十九年勅  
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語  
謂殷長能真學精通經史堪為儒宗

都指揮謝貴

貴未詳所自洪武時官都指揮建文時以貴部署北

平七衛逼燕府逮其官校有罪者時張王朱能用詐

誘貴入端禮門擒殺之

存案什

介胃

剪羽橫鵬擬可角撥鬚乳虎亦堪憂若為欲逮張朱黨却

復張朱窮裡技

都指揮殷二

二未詳所自建文時官北平都指揮關謝貴宛咤曰

早不為我謀乃集市兵千餘人躍馬直入燕府時府

中有備遂殺二市兵皆散

一呼左袒共趨劉禍隱蕭牆事亦休謝貴九原如可作悔

于彭二不先謀

大寧守將卜萬

萬未詳所自守大寧效死勿二靖難兵甚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帝命行反間以書遺萬約降俾亨藉口殺之亨遂降封寧陽侯燕兵一紙約歸誠卜萬從誰嫁此名君不二心心自白封侯端的在陳亨

衛鎮撫楊本

本不知何許人初為太學生建文元年應募才畧授錦表衛鎮撫及禦靖難兵本持鉄棒重三十斤臨陳突戰大破之李景隆忌本不錄其功已而約日又戰令本先鋒諸軍為後繼景隆語諸將曰今日事譬一圍瓜我輩種熟反被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以孤軍力戰被執繫北平獄時文皇帝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帝大怒曰本有才畧我將大用奈何殺本

孤軍援絕負驍雄楊本功隳李景隆赴敵自知身殉國不

知身托種瓜繭

都督竇忠徐觀

忠觀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忠以都督充征虜右副將軍觀亦都督與附馬都尉李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及靖難兵戰真定敗奔潭沱河又戰俱被執而死忠妻都督徐觀女也

再戰潭沱已力窮南冠北繫忍靡風舅甥同作干城將定不同生作二忠

衛卒羅義

義山西清遠衛戍卒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議和又錄所上文皇帝書有云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山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且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錄上建文

君逮義獄

說燕無意為燕謀，緩頰休兵，未便休羅義，惜孤南北望，匡時端亦見忠歎。

廖氏二子

銘

二子巢縣人，建文時，鏞歷官都督，勅與弟銘俱受經于方孝孺，靖難後，文皇帝令二子召孝孺入，孝孺怒曰：汝讀書幾年，還不識一個是字？孝孺死，二子拾其骸骨，葬聚寶門外，甫畢，見收送刑部論死。

介

介

二子同傳博士經，寧于是字少分明，特因識得輸忠是不棄忠骸自棄生。

千戶倪諒

諒燕山衛千戶，建文初，嘗發燕府事，府中官校盡逮，詔獄而于諒，周鐸二人者皆伏誅，靖難後，執諒論死，讐燕逮獄，沮燕謀，倪諒知燕不赦讐，安得沙中人偶語，漢家雍齒亦封侯。

無錫縣隸戍民儲福

福無錫縣新安鄉人，洪武間，隸戍燕山，衛建文末年，

挈家回原籍，永樂初，挾購戍卒福在錄中，調遣曲靖，衛復挈家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人，在舟中，日夜號泣，不食而死，每韓妻范歸，營地壘之，范時年甫二十，有姿容，矢志守節，居貧奉姑孝謹，每哭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傷其姑也，一日范浣衣于澗，見席草，取之，繼席，售以養姑，韓年七十餘終壘，范為廬墓，年亦八十餘卒，席草復生，人謂孝感

介

介

所致，即其墓，尊廬，集妮居守，謂孝庵，義士忘家亦丈夫，唱隨崇孝足知如，人間儲范寥寥者，自是解閨世有無。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建文時，嘗以都指揮充恭將，力挽千鈞，每與北兵戰，輒麾皂旗先登，軍中號曰張皂旗，韓戰山東，屢多俘馘，至戰夾河，力盡而死，猶執皂旗，提三不仆北兵神之。

皂旗麾盡力爭鉤不仆英雄死後身還似忠魂憑七尺枕  
燕猶扼戎河津

指揮宋瑄

瑄鄆國公晟之長子建文時官府軍右衛指揮數經  
靖難兵有功靈壁之戰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  
而諸營兵敗瑄尤格鬪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  
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籍乞嗣封  
瑄子本晟長孫當嗣 文皇帝怒瑄以瑄弟璵嗣之  
存疑什

十一

介甫

都指揮莊得

得西涼衛指揮建文時以都指揮隸宋忠麾下懷柔  
之敗惟得一軍獨全及助盛庸戰夾河斬燕將譚淵  
比兵大忿乘夜襲之力戰而死

懷柔萬死獨生全出死輕生志益堅未戰夾河君未死  
生有待戮譚淵

都指揮孫泰

泰未詳所自靖難兵起從宋忠百戰懷柔每先登多  
斬獲靖難兵擐善射者以強弩射泰流矢滿甲裹血  
而戰奮呼隔陳自言不負宋都督力盡且死厲聲曰  
泰男兒死也

斬敵先登百戰功為將忠義答元戎勅燕一發千鈞弩得  
兵男兒作令終

都指揮彭聚

存疑什

十三

介甫

聚北平都指揮副宋忠守懷柔忠被執聚以殘兵血  
戰死之時諸將校為北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屈而  
死惜無考記

大將旌旗仆北風多君賈勇從臨陣殘兵義不俱俘虜太  
息無人併記忠

越嵩侯俞通淵

通淵洪武時以功封越嵩侯建文元年召見壯之曰  
老將也及禦靖難兵敗戰克捷自溝河之役諸將大

敗通淵遂沒于陣靖難後其家懼禍不敢言  
君王有寵憶燕頗躍鑣還驚馬伏波壯志不酬身已殉  
雲空散白溝河

龔翊

翊字大章崑山縣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  
至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  
薦為崑山太倉學官翊謝曰翊仕無害恐負往日金  
川門一慟耳竟以隱終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金川

金川那復惜龍蟠孺子沾襟血未乾  
千首茹願加餐

長興侯耿炳文附馬都尉耿璘都督金事耿璘

炳文濠州人洪武初累立戰功封長興侯建文時靖

難兵起以炳文為大帥統三十萬兵駐真定文皇

出其不虞間道來戰大破之炳文奔入城固守靖難

兵不能下徵還遣李景隆代其軍北兵侵軼愈甚竟

至遜國先是長子附馬都尉璘劾父直搗北平不聽

快快悲泣仲子都督僉事獻數請揚兵攻永平以搗  
北平亦不從靖難後並論死悉以長興侯田宅賜

守官

軍回國勢已分崩專閫憑誰患愈增濟難有謀憐二子封  
侯無業繼長興

歷城侯盛庸

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恭將從曹國公戰燕齊  
間後與鉄鉉固守濟南戰備有功封歷城侯尋充總

存慶

兵官代李景隆初與靖難兵戰東昌斬張王又大戰

夾河與都指揮莊得共殺譚淵及靖難兵至浦口庸

時還京率兵出高資港結水寨拒戰靖難後陳璘劾

請誅庸削爵死

浦口龍飛戰血流落暉爭挽歷城侯戈船舊出高資港猶  
撼胥濤怒未休

魏國公徐輝祖

輝祖中山王長子嗣魏國公靖難兵將起與齊恭肅

子澄盧振張萬葛誠合謀預督諸將北進後屢戰有功召還守固根本靖難兵及江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戰將士離散不前力屈而返金川門潰率兵巷戰遜國後幽繫而死 文皇帝曰徐輝祖即齊恭王同罪宜論死念中山王不可乏嗣曲赦之後輝祖子欽襲封魏國而定國則輝祖弟徐增壽以靖難封其子景昌亦世襲

長公幽繫亦何緣 恩及中山國復傳輪却二即稱靖難存案什

重勛開國不承先

都督孫岳

岳未詳所自建文時以都督同知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脩戰備北兵避之從下流度淮遜國後岳猶堅守鳳陽永樂元年執至安置海南而死

淮水牙旗控上游北船風鶴下東流海南白骨鄉山遠悵望中都是首丘

鳳陽今中都留守司

太監吳亮

亮建文時中官最親幸遜國後正統七年有老僧出

自田州土官司跌坐廣西藩堂自稱朱允炆遊方到

此老矣送骸骨歸故鄉司官奏上驛送赴京寓大興

隆寺號老佛內外僧人謁無虛日言官奏恐惑衆下

之獄 睿皇帝不忍以亮昔所親幸命審視之老佛

見亮即曰汝吳亮即亮辭不是老佛曰我昔便殿食

子鰲肉藥一片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飴食取何謂不

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遂經死因命老佛入

存案什

十七

介胃

官居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時鄞縣黃閣王督學

廣西親觀建文君跌坐藩堂長身巨鼻聲如洪鍾但

頰角微偏耳出詩一首以示藩臬

見後別錄

身經遜國老黃門白首難忘昔日恩吳亮若先輕一死有

誰憐識舊君存

附備存

縉紳士四

介胄士一



傅講樓璉

璉字士璉金華縣人建文時官侍講遜國後命方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不敢辭比歸憤悶其妻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受刑無妨恐累汝輩耳遂巡一夕經死

岐路倉皇亦自嗔更于一夕費遂巡細君說到迫傷事獨為妻孥不為身

工部尚書嚴震直

作集作

十八

介胃

震直烏程縣人洪武初由布政使歷官工部尚書建文時仍舊職靖難兵起督餉齊魯間為北兵所執置

布囊中以兩馬舁至北軍繫獄遜國後復官工部尚

書奉使安南遇建文君子滇池悲慟吞金而死

星槎浮海覓三丰誰謂滇南自六龍

時遣使託訪張三丰物色建文君子海外

竟不邂逅死憐嚴震直此身還屬舊司空

禮部侍郎王景

景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禮部侍郎靖難後謂建文

君赴火死 文皇帝問蔡璉字景景頓首言當用兵

子禮從之

漢禮初隆及魯公何曾定議叔孫通建文四載為天子得籍王生乞梓宮

太平府知府劉有年

有年廬陵縣人徙居沅州建文時知太平府靖難兵至坐不出迎 駕謫戍雲南西平侯薦為交州按察

食事愜快而死

作集作

十九

介胃

此駕南來說未迎殘山剩水不勝情交州誤入西平路無限悲辛判此生

都督平安

安潯州人洪武末歷官都督僉事靖難兵起充恭將

屢立戰功北驍將陳亨王真相繼為安所戮靈壁之

賊安被執北諸將皆請殺安 文皇帝惜其才畧全

之安亦隱忍有畜一日 文皇帝見安問曰安尚

恙遂自經死

陳亨戮後戮王真，職得渠魁兩叛臣，若也平安更無恙。  
知南八亦何人。陳王故建文叛將也。

附表遺

母后一

建文皇后

后姓馬氏，光祿卿馬金女。建文元年，正位中宮。四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君遜去，后赴火死。吾學編稍見其事，而遜國臣記乃缺。后傳或不以后從諸臣列也。茲

存案

二

介

用著之表遺，不敢泯后之蹟，而尤不敢以母后例臣子。列傳庶幾端簡公遺意，否嗟夫！若后者，正位有年，死事激烈，萬世下奚翅慈元宋后蹈海，僅僅膾炙人口。已哉！特賦律言表見，缺畧俾太史公一采錄云。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為天下母，六飛寧見北來塵。烟消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厝薪。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凝顰。

附考遺

縉紳士四

介胄士三

耶溪樵者雲門寺僧。見會稽志。

二人未詳所自。永樂時，一樵于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恠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捉持，乃得詩云：夢入鸛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

存案

三

介

苟活緣何事，要了榮英一點真。一為僧于會稽之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皆建文時出亡諸臣匿名晦迹者。

誰是樵蘇誰是僧，地名總是學東陵。雲門山外耶溪上，不有浮雲逐廢興。

樂平縣知縣張彥方。見英風記異。

彥方龍泉縣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

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舉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縣泉首，暴屍樵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歎縣治之清白堂後。

避英風不敢攢

進士陳周

錫去無

周不知何許人，嘗第進士。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衍時幸用，因薦辟之。周乃隱居錫山，終其身不仕。

高飲山中第二泉，清風標節首陽傳。吳僧任說長安好，空墜天花在眼前。

都指揮楊松

見通

松未詳所自建文時，以都指揮充先鋒禦靖難兵主帥。耿炳文令守雄縣，靖難兵夜襲之。松率軍士登城，大罵黎明，城破，松與麾下九千人俱力戰而死。

雄城一劬九千兵，罵敵終宵叱咤聲。以昔睢陽經戰後，此聲曾未敵人驚。

指揮滕聚

見通

聚陸梁，梁當作京衛。指揮白溝河之戰，聚及越雋侯俞通淵引衆赴之，俱力盡而死。遜國臣記乃缺聚傳。

南北相持戰白溝，汗青惟說是俞侯。陸涼舊亦同心死，曾不同將一字收。

開國公常昇

見奔山堂別集

常昇開平王遇春第二子，洪武二十二年封開國公。永樂元年，以昇與魏國公徐輝祖有分道出兵拒逆，靖難師罪安置雲南，死國遂除。

六詔風煙一逐臣，開平礪帶已無倫。常昇罪亦徐輝祖，不及中山國復新。

貞姑一

胡郡奴

見英風記

郡奴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縛

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糞墨汚面，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一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輩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萬曆二十年饒

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于其父閭祠

父死，王家母死，夫流移處子老呱呱，七饒月旦鄉評重，不改貞姑胡郡奴。

### 附別錄

建文君書金位長官司羅永慶二首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迓舟山紅日遠，龍移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讀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重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歎歎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裟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建文君廣西歸

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黃子澄梅用李景隆

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有劍憑誰借，泣向蒼天幾墮冠。

顏伯埜題壁

太守諸公鑒我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傳令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

魏澤過方孝孺故居

荀與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孤  
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却憶  
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無名士書歲媚亭

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  
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書變州壁間

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先  
指玉采蛇涎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

方孝孺臨刑詞

天降亂離予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忿  
予血淚交流以此殉君予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予庶不戕  
尤

王叔英書絕命詞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

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  
見良獨偏高踪渺難寄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  
希賢

高巍志喜賦

至濟南而被圍思張睢陽之忠堅畢遇知己之缺相更從  
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糾糾盛統兵之桓桓愈高公  
之糾糾大恭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備王太  
守之從權吾道三府校之論議斯文王播告之勉游衆賢  
群策屈力保全

王叔英書案一聯

生而已矣曾何補于當時死亦無憾于後世

皇明忠義存褒什縉紳士卷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手著

弟許有節子和甫致正

侄 用宗 明鉉

明卿 明鉉

履道 通隆 名本 名中 同閱

文學博士方孝孺

孝孺字希古寧海縣人洪武十五年應辟 高皇帝

一見高皇帝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因

遣還建文初召為翰林學士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

靖難兵起孝孺誓死社稷遣將出師凡所經畫與齊

黃志心遜國後持斬哀服晝夜號泣鎮撫伍雲華縛

至 文皇帝前義不屈命繫獄日以 溫音慰諭終

不屈召自獄中 文皇帝降榻謂曰先生毋勞苦今

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悲慟益切聲徹殿廷大

批數字云云校筆于地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草則不

可 文皇帝震怒磔之夷九族

革除言遜不言兵順應何煩 詔始明天為 高皇表莊

士故將完却付先生

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 一作教授余逢辰致當時

有伴書伴講伴 讀則伴讀為是

誠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燕府長史逢辰宣城縣人燕

府伴讀靖難兵將起誠切諫不聽泄其事于張昺謝

貴密疏以聞因有簿錄燕府人之命 文皇帝怒恨

即殺誠族其家逢辰先是聞靖難謀遺書于王自念

必死後兵起泣諫不聽死之

天命潛移四海心 惟中尚有諫書陳圖王二子無勛業只

作軍前叩馬人

禮部尚書陳迪

迪宣城縣人洪武八年由薦辟累官布政使建文元

年官禮部尚書靖難兵起受命督餉過家不入聞變

赴京建文君已遜去 文皇帝召迪責問迪罵而不

屈與其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日就刑矣其父子舌  
令相食迫吐罵不絕口死襟帶中遺詩云三受天王  
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  
區不二心迪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骸骨歸葬計橋鄉  
人謚曰靖獻郡守余觀李默相繼祠于迪之故居  
故鄉殘骨任消沉昂饒甘飴不二心白日千秋公論在悲  
歌長記血沾襟

兵部尚書鐵鉉

存案

鉉鄧州人其先世洪武時歷官山東叅政靖難兵圍

濟南鉉拒守設鐵板于城上誘之入以板下壓幾犯  
罵比解圍進兵部尚書東昌之捷斬燕大將數人北  
兵遠避遼國後擁殘卒駐淮南意圖恢復擒至闕下  
南面而坐令一北面終不可得碎其體猶大呼曰事  
去矣罵不絕口死

濟上雄謀憤未平殘兵淮水寄長城不教鐵鉉身俱碎可  
便金甌別鑄成

刑部尚書暴昭

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北平採  
訪使尋以刑部尚書掌平燕布政司事及平安諸軍  
敗召之還京金川門不守靖難兵執至御前抗罵  
不屈截手足去齒猶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未死危言未絕呼凜眈目眈眈刀鈇碎身留得完名在生  
氣猶然一大夫

刑部侍郎張昂

存案

昂澤州人洪武間由人材歷官刑部侍郎建文初以

威望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受密旨防禦燕府會詔逮  
府中官校有罪者時張王朱能輩詐縛數人置廷中  
誘昂與卿指揮謝貴入械伏兵執之不屈而死靖難  
後族昂家一子避脫文皇帝嘗夢昂披髮為厲遣  
焚其尸面色如生先是昂寄心腹于愛卒李交直云  
吏被泄其謀以故遇害

昂微有青容承恩為屬知君死亦存一夕丹心誓叛卒九

重清夢格忠魂

御史大夫練子寧

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縣人洪武初及第歷官工部侍郎建文時改御史大夫靖難兵起李景隆懷二心屢敗召還子寧執之于朝請誅不聽激忿叩首言此賣國賊以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渡淮蕭用道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當事者誤國當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存

手 文皇帝即位縛子寧至語大不遜斷其舌謂曰

吾効周公助成王耳子寧手援舌血大書地上云成

王安在死之正德間提學副使李夢陽祀于金川書

院集其文行世

手援舌血沾胃臆血書字字甚弘碧成王安在與誰論子

寧自寫心中赤

御史大夫景清

清本耿姓訛傳景真源縣人洪武間及第歷官左僉

都御史建文初改御史大夫靖難後方孝孺練子寧

輩俱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

入先是占者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有赤光 文皇

帝因疑清及見清衣緋收之得所帶劍器詰責不屈

而死以草積其皮槧長安門是夜精光迭見明旦

駕過清屍所忽斷索行數步作犯 駕狀遂族其家

已而時入殿廷為厲

垂翅鵠行却衣緋此中心事獨遲違歲鋒別有冲星劍午

夜飛霜動紫微

御史高翔

翔朝邑縣人洪武時官御史建文時戮力戎政忠義

激發靖難後召至哀經見大哭語不遜族之沒其

產諸給高氏產者悉加稅令世世怨翔罵翔又戮其

先墓為漏潭園今之義塚

故國山河碎夕曠西臺眉恨一丘墳祇憐朝邑論加稅漏

潭園中又幾分



戶部侍郎盧迥一作盧珙

迥仙居縣人建文時官戶部侍郎性疎爽不屑曲謹

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既仕折節恭慎靖

難後義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大節從來性皎然卑卑恥是一身憐長謳不落貪生淚慨

送忠魂到九泉

刑部侍郎胡子昭一名子韶初名志高

子昭大足縣人嘗從方孝孺學建文時歷官刑部侍郎

存彙什

即靖難後不屈而死臨刑有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

一點丹心在帝鄉其二親并五子俱戍邊正德中代

巡熊相祠之

兩間正氣一心丹瘦白顏齡五子孱義不顧家親不辱祖

孫荒微亦承顏

戶部主事巨敬宗人府經歷宋微國子博士黃彥清

敬宗平涼府人建文時官戶部主事微不知何許人官

宗人府經歷靖難後敬被逮不屈磔死夷其族微先

是請廢諸藩被逮不屈而死併殺其妻子彥清不知

何許人官國子博士以在附馬梅殷軍中移謚建文

君坐死併逮其從子貴池縣典史金蘭等續錄獄殷言

清實未嘗在軍中金蘭得釋

巨敬族夷身共碎宋徵孥戮無噍類彥清得死赦金蘭臣

天力藉梅都尉

蘇州府知府姚善

善字克一安陸州人建文時官蘇州府知府靖難兵

存彙什

起上防禦策時用漢破七國計敗齊黃于外善曰人

有文武才可扶顛濟危者及置閑散急召之詢其姓

名曰人才豈有過黃太卿因召還二人詔善燕督蘇

淞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赴而金川門不守索子

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圖興復善曰公可去

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善職守土與城存亡

子澄去善被許千戶者縛至京文皇帝責曰汝以

一郡守乃敢忼我善厲聲不遜死之

校蕩中原未可憑疾風難送海梓兼使君職有專城寄捲  
土重來親鄉

戶部侍郎郭任

任丹徒縣人建文時歷官戶部侍郎靖難兵起調兵  
食軍與不乏遜國後不屈而死夷其宅長子亦死少  
子金山保成廣西嘉靖間郡守劉儒祀任子卿賢祠  
人猶悲之

汾陽無宅可歸尋何處秋楓散夕陽原人有題郭汾陽故  
宅云今日猶餘秋舞

地古槐疎於夕惟  
陽多舊傷之也惟有鄉人知社稷年年聞些寄傷心世音  
葉

盧振

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恭黃子  
澄徐輝祖輩謀畫戰守効力尤多靖難兵畏之遜國  
後逮至令降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榜掠而死夷其  
族此吾學編述振事有然者通記云振燕府護衛指  
揮與長史葛誠約為張昂謝貴內應不克死之族後

攷定

數罪能將一死償而能供案足相方謂君嘗死憑何罪不  
作降臣利國亡

御史王度

度字子忠歸善縣人建文時由明經官山東道御史  
請難兵起與齊黃輩共調兵食後盛庸代李景隆出  
師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靖難兵南下益急諸募兵

勤王有小河之捷後奉勅勞軍徐州時靖難兵陷鳳

陽方孝孺遺書誓同死社稷壬午七月逮戍賀州語

大不遜死之夷其族臨刑且曰吾得從希古矣

尺書希古與君籌報國同將一死休此去亦從希古後遲

君曾未到邊州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彥回字士淵莆田縣人洪武初坐父罪戍鎮南衛家  
人俱遁死獨携祖母郭不能前監者憐而縱之匿依  
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以明經歷官徽州府知府

建文元年受循良上賞及祖母承重父老走京乞白  
彥面哀經赴闕疏復陳姓奪情留微營葬祖母于郡  
境北山之陽因家焉時走墓下哭泣微人名曰太守  
山靖難兵起彥回時已致仕糾合義旅拒之江上被  
執不屈而死後籍其家

閩海流移絕復還一生忠孝獨間關無家藉有味恩在不  
赭新安太守山

### 太常少卿盧原質

存案什

十一

縉紳

原質字希魯寧海縣人官太常少卿方孝孺中表弟  
也二人以節氣相砥礪洪武二十二年質進士第二  
官編脩孝孺遺詩云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  
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歷太常少  
卿事建文君屢有建白靖難後被召不赴而死

亡國遺臣九族除幾家同是一坵墟憐君獨抗徵書死尚  
有恩波及釜魚

給事中韓永

永西安縣人建文時官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慷慨  
論兵建文君最所喜任靖難後杜門不出名復其官  
嘆曰吾王蠲可也何以官為不夷死之

亂髯青瑣舊鳴珂國破衙門掩薜蘿憔悴不慙王蠲死金  
臺高斗為誰多

### 大理少卿胡閏

存案什

十二

縉紳

閏字松友祁陽縣人高皇帝征偽漢至吳芮祠見  
壁間畫松題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靈物因問誰詩守者曰里中胡閏立名閏  
置帳前官督府經歷恭贊機務建文時尤以直諒知  
名官大理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共議軍國事曉  
國後召見哀經而入語甚抗文皇帝怒命繼死之  
閏嘆曰死即死吾不負高皇帝孫死後以石灰水  
浸脫閏皮積草懸午門外妻汪氏子傳慶俱棄市傳  
福成廣西交趾女郡奴犛功臣家夷其族二百二十  
七人親黨逮戍者甚衆萬曆十三年悉赦四籍二十

二年郡守楊際會縣尹儲昌祚捐俸祠閨于故里胡家橋

髯參廷尉兩朝名魚水鄱湖共此情 高帝有孫君不負忠臣無國義輕生

大理寺丞鄒瑾彭與明劉端王高

瑾吉水縣人官大理丞靖難後不屈而死彭與明萬

安縣人亦大理丞靖難兵起推與明督察諸將靈壁

之敗被執縱歸令僞語朝士與明慚念裂衣剋變姓

存案

十三

續編

名去劉端王高俱南昌縣人亦俱大理丞坐縱方孝

孺臨刑時息陰樹下剋鼻而死

同官同難籍同鄉自靖心同日月光剋死可云非為國傷

心同是惜忠良

禮部侍郎王魁

魁不知何許人建文初官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同

寅協恭魁行古雅有文章習典禮迪觀尤所敬讓二

人死于靖難魁亦死之一時禮卿三人同殉國者

似君文行足平生道有陳黃讓策名相信為誰相繼死論忠相說舊宗卿

左拾遺戴德彞

德彞奉化縣人洪武末及第 高皇帝親諭以讜言

正論補益時事常在侍從建文初改左拾遺靖難兵

起與方黃同心共事二人死後德彞被徵召彞不赴

死之

國是方黃憶共論讜言無主復誰陳徵車不逐名遂去還

存案

十四

續編

作先朝侍從人

戶部侍郎卓敬

敬字惟恭瑞安縣人洪武間由進士歷官戶部侍郎

建文初密奏燕府事建文君驚曰王骨肉至親卿何

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

卿休矣靖難兵入貴敬不迎附敬厲聲大抗 文皇

帝欲殺之矜其才且繫獄或引晉魏事說敬者敬怒

叱之姚廣孝乃以風怨殺敬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累

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死經日如生文皇帝

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犖為之動容

楊隋有激可無言晉魏煩誰欲並授一死不難酬廣孝孤忠能易動宸軒

### 都御史毛大芳

大芳泰興縣人博學有奇名洪武間召對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建文初擢右都御史請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

存案什

十五

歸紳

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燔地軸真教鉄騎渡黃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壬午八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亦死獄中有希董集行世

堂類希董是忠賢寄語梅殷好慰燕淮水西風數行淚悲歌幾度憶潸然

### 御史甘霖

霖懷寧縣人洪武時官御史剛介敢言臺中推重時雖後懷慨求死從容就刑人悲之其子孫相戒不復出仕

時危求死肯求生慷慨從容而不驚蒙廢慕我心共碎復誰西向出懷寧

### 兵部尚書齊泰

泰初名德賜名泰溧水縣人洪武間歷官兵部尚書受顧命輔太孫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節制諸藩靖

存案什

十六

歸紳

雖兵起以諫齊黃為名時用漢破七國計泰因謫外尋召入未及還建文君已遜去泰追至廣德州欲翌往他郡起兵被執不屈而死其故居今為溧水縣舖舍去縣東十里猶稱尚書舖云嘉靖間知縣謝廷藻祠之額曰表忠

謫君無可濟時艱空使英雄淚欲潛晁錯漢誅吳亦起不堪徒出又徒還

### 太常卿黃子澄

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縣人洪武間舉進士第一官

至太常卿建文君為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與子澄請

宗藩事及即位倚任之謂曰先生毋忘東角門言請

難兵起子澄籌畫甚悉耿炳文兵敗薦李景隆代其

軍景隆復敗景師走子澄請誅之不聽賦詩悲歌見後

別靖難兵至淮上以誅齊黃為名與齊泰俱被謫去

避國後執至責問不屈而死夷其族一子走匿姓名

遇赦家咸寧縣正德辛巳進士黃標其孫也

存案作

一七

歸紳

訐誤陳列夙據忠誤國何人竟負公事去痛心空借劍漫

將號泣向蒼穹

子澄悔川李景隆詩云泣向蒼天幾墮冠心之飲痛如此

參軍斷事高巍

巍遼州人洪武間貢入太學尋以孝旌授督府斷事

靖難兵起從李景隆出師參贊機務請使燕上書解

兵詞甚急切謂臣自負孝子當為忠臣死孝死忠臣

之願也云云書再上不報歸遇缺鉉於臨邑相持慟

哭効死趨濟南拒追靖難兵作志喜賦見後提所部

勤王開金川門不守縊死驛舍中

志喜蕪程望國門金川一潰惜南奔旄頭夜落關山月古

驛黃昏空斷魂

沛縣知縣顧伯瑋父子子名有為

伯瑋名環以字行廬陵縣人建文元年舉賢良方正

授沛縣知縣靖難兵攻沛伯瑋度不能支遣其次子

有為還家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壁間

誓死見後靖難兵入沛伯瑋冠帶南向拜慟哭曰臣

存案作

一八

歸紳

無能報國遂經死有為應父不忍去復還沛見父屍

遂刎以從縣丞胡允率父老葬之南關外

報國無能義自經淚殘空壁可憐情歌風臺下忠臣墓殉

塞同傳孝子名

東平州吏目鄭華

華字孝思臨海縣人洪武間進士授行人建文初以

註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將至華謂其妻蕭曰吾

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汝泣曰君能為國妻獨不能

為夫乎華乃稱病覓醫攜家托其友人無錫書次  
進亟還州時州之長貳棄城去華率吏民力守不能  
走累檄至山東乞援當事者擁兵不救華絕食五日  
死東平遂陷

參軍一旅抗燕兵力盡誰援五日生切齒賀蘭爭未滅肯  
消遺恨失東平

御史王彬

彬字文質東平州人洪武間進士官御史建文時巡

存案什

十九 歸紳

江淮駐揚州靖難兵至有指揮王禮欲以城降彬執  
禮下獄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一力士能舉千斤彬  
常以自隨禮之弟宗乃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千戶  
徐政張勝遂縛彬至城上投靖難軍中政出禮於獄  
與江都知縣張本開門降彬下屬而死先是靖難兵  
飛書城中能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故徐政張勝  
本縛彬以降

北兵縣爵喉維揚徐政甘心更二張隱獨聞王姓

憑忠義作金湯

給事中陳繼之

繼之莆田縣人官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多建白不  
聽壬午八月死之父秀母黃諡成甘肅死妻姚子徵  
子女進奴京奴弟余朝悉戍邊

兵戈謀國不謀身八口無家累後人假使欲全慈與孝世  
間何處覓純臣

御史董鏞葉希賢

存案什

二十 歸紳二十

鏞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御史靖難兵起諸御史凡  
有節氣者時時集鏞所誓不負此心希賢松陽縣人  
入臺侃侃自任靖難兵起屢疏言用兵事論耿李二  
帥喪師失律與鏞尤同心靖難後並坐逆黨死之或  
曰希賢遜為僧即雪庵和尚也詳傳

憂時愁絕惠文冠董葉白盟尚未寒泣洒新亭當日淚此  
心椎痛血誰乾

谷府長史劉璟

存案什

二十七 節紳

見猶稱 文皇帝為殿下殊不加禮且曰殿下百世後還不得一個字下獄繼死法官希青緣坐其家不許仍得歸葬

萬邦周命說維新仲璟還多一字嘆此是劉基能有子可云亡國更無人

遼府長史程通

通字彥亨績溪縣人洪武末拜遼府紀善靖難兵起從王入朝進太長史上防禦策不行遜國後其仇家紀綱者方幸用乘間言通嘗有封事干犯械至京論

死籍其家惟牯皮數張書數卷田數十畝而已

歸朝有疏欲披肝當國無人着眼者仇是紀綱君莫愈與君剗出寸心丹

蕭縣知縣鄭恕

恕字本忠仙居縣人知蕭縣建文四年燕將王聰政蕭恕死之後籍其家二女死子濂湜姪溫等四人徙北平備田

從君二女慰重泉四口猶存得徙邊待說齊黃方氏後

存案什 三十二 節紳

移魯復一傭田

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子清謙並不知何許人子清官沛縣主簿有惠政知縣顏伯瑋守沛一切調餉邏察皆屬子清靖難兵至執子清主將欲用之寧死不屈謙官沛縣典史勇敢能戰伯瑋加禮之特除謙充效力靖難兵執至徐州逼令招降謙不從被害

顏令孤忠是果卿危城誰與日籌兵同心藉有同寅力矯



矯黃謙唐子清

周璿謝昇

璿昇並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或曰璿諸城縣人  
建文時二人從諸將戰守練兵給餉夙夜不懈靖難  
後皆不屈而死璿妻王氏一子孿兒俱沒入昇家幸  
兄之

戮力勤王各委身周璿孿沒獨含辛謝昇不恤家無恙總  
是亡家為國人

存案什

二十二 續二十一

按察僉事湯宗

宗不知何許人官北平按察僉事上言按察使陳瑛  
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靖難後被瑛論死

貪得金錢有幾文陳瑛賣國扣無君問渠雙戮湯宗罪藉  
口何言與奏聞

刑部尚書侯太

附註  
茅卯仔

太南河縣人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督餉淮安得  
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嘗徹旦不寐遜國後執太與其

隸卒止高縣人茅卯仔上高古  
教陽地同下錦衣獄死卯仔  
太之寄心腹者

執君何罪屬金吾淮海風濤昔茹荼經國自傷追舊事教  
陽波及淚同枯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生負陳應宗伍性原林珏鄒君默  
曾廷瑞呂賢

思賢不知何許人洪武末官漳州府教授每以忠孝  
節義勗諸生靖難詔至漳思賢曰明倫之義正在

存案什

二十四 續

今日乃堅臥不出迎率諸生陳應宗輩六人即明倫  
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至京思賢等以身殉  
或曰俱死道中嘉靖間提學副使卽銳祠之

聖詔初臨萬國新八閩無地不稱臣福省古七閩地  
併延平稱八閩漳州  
獨有明倫士天下師生此七人

濟陽縣教諭王省

省字子職吉水縣人洪武五年領鄉薦官濟陽縣教  
諭靖難兵至被執省為從密引譬詞義慷慨釋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謂明倫今且勿多講只說君臣之義如何省大哭諸生皆哭省觸柱死

虎口金身豈惜身還從諸子說明倫齊陽萬古君臣義名共漳州有八人

### 松江府同知

同知不知何許人逸其姓名建文時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併述靖難兵手

字

二十五 續

恩負義遜國後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君臣大義不負名取義無心在勤銘青史雲間書二守市閣不知何狀作真卿

禮部侍郎黃觀後改官制  
稱侍中云

觀字伯瀾初姓許復姓黃貴池縣人洪武時進士第一建文時歷官禮部侍郎與方黃輩同見信用嘗章

詔詆斥靖難兵詞甚激烈奉旨募義勤王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泣謂人曰吾妻翁氏素有志節必不

殆死矣即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來言翁夫人臨

二女皆被執有象奴得之夫人給奴與釵釧出市酒

肴遂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

回京至李陽河聞建文君已遜去朝服東向再拜投

湍流中池陽人祠之配宋池州府通判趙昂發稱淮

忠云

江上招魂感慨多誓將身世障顏波李陽不蹈無情水為

與行人指汨羅

存案

二十六

御史魯鳳韶池陽黃侍中碑云唐鳳韶吾學  
編通記諸史云魯鳳韶今從之

鳳韶廬陵縣人建文時官御史靖難兵起鳳韶使燕

請罷兵不聽靖難後召復其官不至加侍郎又不

刺血書其襟云予生廬陵忠義之鄉負骨鯁之強讀

書而登進士仕宦而至繡衣即死一死之得宜可以

含笑於地下而不愧魯文天祥妻李氏子公望曰

我死勿易我衣遂自刎時年二十九李京節尤堅吉

安府志云李亦自殺

原缺

忠義存褒什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許有穀撰是書記建文殉難諸臣事蹟每一傳  
後繫七言絕句一首

# 逸民史二十二卷

〔明〕陳繼儒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民史二

十二卷》提要

逸民史序

陳仲醇氏史逸民逸民之義

魯語始之逸之與隱有別乎曰

有自古巢許之事若存若亡三

代盛時閭胥之教行而四民之

職舉其有孝義俠烈者欲隱而

不見不能也孝義俠烈必待隱

而後見者衰世之事也其志苦

其章晦其君子之不幸乎若逸

之品則疑於神矣如雲飛虹起

有目者何嘗不見第不得而控

揣之繫羈之云耳春秋之時荷

條丈人之為隱也諒矣至于三  
黜不去之士師與採薇之子同  
稱為逸而孔子生平轍跡未嘗  
三年淹頤反自以為異于逸民  
此其故不可以尋常蹊徑論也  
大抵處天下事者身在事內識  
在事外火以外觀則明局以外  
觀則清去就以外觀則輕人我  
得失以外觀則冥故遯之立卦  
以止為德以枯槁為容而惟上  
九之遯為肥或又曰蜚以其又  
處于遯之外也昔阮孝緒著高

隱傳分三品以名氏勿傳者為  
上始終不耗者為次棲心塵外  
者為又次而余論逸民微不同  
先藏用次藏名又次乃藏身蓋  
孝緒品隱而余品逸故也雖然  
蜚遯尚矣而六遯皆無凶辭所  
戒者獨尾耳君子處貧與賤蓋  
有非道而不去者其所以異于  
富貴則有說矣人生從壯至老  
其所閱歷大抵自淡之而濃如  
蟻蚶處腸胃飲食臭味無不顛  
倒有如常以遐舉玄覽之心卷

舒事外如六龍互變而皆以潛  
為根大則雲從小則豹隱即下  
而曳塗之龜不猶愈于臨牢之  
甕乎弓旌邈矣山淪谷委面目  
不真生既不能以爾公爾侯人  
間腥腐之物維繫賢者而沒復  
以三寸管窮之執百世以後之  
標影揣摩人寤寐中行藏而差  
池其品目尚論者之所不敢出  
也故仲醇之志逸民也寧詳無  
簡寧仍故文勿叅以筆削其取  
諸全史本傳者若干卷旁採諸

郡邑志者若干卷傷元史傳隱  
逸勿詳也作隱逸補又若干卷  
而山林倫物之美至是始覩大  
全余與仲醇少同業長同志當  
追趨逐嗜時意有所不可輒相  
顧擲筆而歎曰青山白雲知我  
心者未數年而仲醇隱于干將  
山又十五年而余始以史局乞  
歸養稱吏隱則既尾且厲矣雖  
然逸民之為逸也我知之矣余  
與仲醇同乎異乎請以俟後之  
傳逸民者

萬曆癸卯六月望日

太原王衡撰



逸民史

序

六

逸民史目錄

卷之一

周

吳太伯

季札

以上見吳世家

伯夷

叔齊

介子推

范蠡

見越世家又見貨殖傳

逸民史

目錄

老子

顏回

閔損

魯蕢

魯參

原憲

莊周

魯仲連

侯生

毛公

薛公以上三人見魏公子無忌傳

段干木

卷之二

前漢

張良四皓

魯兩生見叔孫通傳

司馬季主

東方朔

史記  
太史公

楊王孫

梅福

兩龔龔曼容

老父

鄭子真

嚴君平

周總

李業李壹王皓王嘉永任逢信

譙玄

卷之三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徐房 卜子雲 王君公

周黨神賢伯升 殷謨君長

王霸

王霸妻

嚴光

史記  
太史公

閔仲叔

井丹

許楊

高獲

梁鴻高恢同傳

高鳳

臺佟

王充

任未



法真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

以上見管寧傳註中

杜微

田疇

司馬徽

見龐統傳又別傳

王儁

卷之六

晉上

孫登

通民史

目錄

六

董京

夏統

朱冲

皇甫謐

皇甫方回

范粲

子喬

左思

王裒

郭琦

劉兆

汜毓

魯勝

劉伶

卷之七

晉中

董養

霍原

徐苗

伍朝

通民史

目錄

七

魯褒

范騰

伍旭

許孜

庾袞

索統

王沈

祭洪

張翰

孫晷

虞喜	郭文	葛洪	龔壯	董景道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	郭翻	辛謚	劉驎之	王羲之	許邁	單道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卷之八								

公孫永	卷之八	晉下	張忠	何琦	吳達	瞿礪先生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謝敷	范宣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卷之九								

卷之九

南宋

周續之 兄子景遠

劉遺民

王弘之

孔惇之

翟法賜

宗可文 宗測

宗或之

卷之十

太昌錄

郭希林 子蒙

龔祈

戴顓

阮萬齡

劉凝之 妻郭氏 兄盛公

雷次宗 子肅之

龔穎

沈道虔 子慧鋒

孫法宗

朱百年 妻孔氏 姚吟

許昭先

王素 劉睦之 州韶

郭世道 子原平

漁父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何子平

卷之十

南齊

建民史

太昌錄

褚伯玉

明僧紹 子元琳

顧歡 顧惠胤 顧黯 盧度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劉昭

庾易

吳芑 趙僧巖 蔡奮

徐伯珣

婁幼瑜

杜京產

子栢 蔡謫仁

孔道徽

沈麟士

沈徽之

吳達之

何伯瑜 幼璵 王文殊

卷之十一

梁

何點

沈顗

梁書 卷之十一

十三

韓懷明

諸葛璣

范元琰

鄧郁

劉訐

劉歊

張孝秀

何胤

子撰

庾承先

庾詵

江紆

阮孝緒

陶弘景

劉慧斐

陳

馬樞

張昭

弟乾

卷之十二

梁書 卷之十二

十三

北魏

鄭脩

馮亮

李謚

眭夸

胡叟

張吾貴

劉獻之

北齊

馮偉

陸法和

後周

韋復

卷之十三

隋

李士謙 妻孔氏

崔廓

徐則 孔道茂

遼民史 木目錄

十四

王遠知

張文詡

徐孝肅 弟德備備子處默

楊伯醜

卷之十四

唐上

王績 仲長子統

王凝 文中子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史德義

程袁師

潘師正 劉道合

孟詵

王友貞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遼民史 木目錄

十五

白履忠

孟浩然

武攸緒

張果

盧鴻乙

吳筠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陸羽

負苓者

甄逢見甄濟傳

卷之十五

唐下

李泌

權皋

張志和

崔觀

逸民史  
太目錄

十六

司空圖

陸龜蒙

張皋見裴濟傳

孔述睿

卷之十六

五代

鄭遨張薦明 李道敏 羅隱之

南唐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之十七

宋上

逸民史  
太目錄

十七

戚同文

王昭素子仁著

陳搏孫君仿 麀皮處士

种放

萬適楊璞 田浩

李贛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 懌 韓退

徐 復

王 逢

孔 叟

何 羣

黃 亢

王 樵

張 愈

代 淵

逸民史 目錄

劉 易

章 營

陳 烈

孫 侔

卷之十八

宋下

俞汝尚

宇文之邵

巢 谷

劉永一

邵 雍

呂南公

徐 積

陽孝本

徐中行 子庭筠

鄧孝甫

吳 瑛

逸民史 目錄

張 壘

松江漁翁

杜 生

南安翁

順昌山人

譙 定 篋叟 猶曹翁

蘇雲卿

李 侗

王忠民 蘇庠



劉勉之

胡憲

魏掞之

郭雍

劉思

蔡元定

子沈

王柏

安世通

呂祖泰

遼民史

八日錄

手

黃澤

冉璉

冉璞

見余介傳

劉因

家鉉翁

卷之十九

遼

蕭札

耶律官奴

蕭蒲離不

金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子純孝

高仲振

張潛

遼民史

八日錄

三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元德明

子好問好問子裕之

卷之二十

元

杜瑛

張特立

趙復

金履祥

杜本

同恕

安熙

孫轍

何中

劉詵

韓性

武恪

卷之二十一

元隱逸補

鄭思肖傳

吳思齊

謝處士傳

謝皋父傳

謝君皋羽行狀

謝君皋羽墳誌

高節先生墓誌

唐珣傳

林德陽

俞琰傳

元故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陳徵傳

張子昭墓誌銘

陳隱君墓誌銘

元故愼獨處士陳君墓誌銘

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故元處士倪雲林先生旅葬誌銘

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貞居先生墓碑銘

外史張伯雨傳

卷之二十二

元隱逸補

金粟道人顧君墓誌

顧仲英傳

顧府君墓誌銘

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黃公望

吾衍傳

吾丘子行傳

王冕傳

貞素先生曹知白墓

陶南村先生傳

修梅花道人墓疏

逸民史

目錄

二十四

王蒙傳

陸友傳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嘉興殷仲春

高金聲

王淑民

郁嘉慶

華亭陳縉儒

陳夢蓮

瑯琊王瑞敦

釋秋潭

蓮儒

慧解同校

逸民史目錄終

逸民史目錄

二十五

逸民史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

新安吳懷謙校

周

吳太伯 季札

見吳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

逸民史

卷一

一

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

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號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國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

逸民史

卷一

二

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

逸民史

卷一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沍沍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逸民史

卷一

風乎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徠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

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  
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  
魴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  
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  
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逸民史

卷一

五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  
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  
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  
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  
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  
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  
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

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  
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  
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  
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  
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  
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  
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  
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  
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

逸民史

卷一

六

而還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  
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  
使公子光伐楚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  
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  
援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  
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  
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

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

逸民史

卷一

七

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

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慕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闔于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

逸民史

卷一

八

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利用爲上尚何

待焉遂以其部五十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  
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  
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  
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  
報父仇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  
吳使別兵擊越越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  
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  
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  
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  
逸民史 卷一

九

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  
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  
擊之槩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  
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  
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  
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上悉精兵以伐越敗之

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棲于  
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  
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  
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而相之妃后緡方娠  
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  
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  
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  
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  
逸民史 卷一

十

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  
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  
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  
味衣不重采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有吳患今越在股心疾而王不先而務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  
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



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畧地于齊魯之南  
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  
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  
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  
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  
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  
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  
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

逸民史

卷一

十一

之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  
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  
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十四年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  
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  
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  
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  
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  
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  
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  
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  
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逸民史

卷一

十二

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伯夷叔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逸民史

卷一

十二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逸民史

卷一

十四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章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 介子推

晉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王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才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左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川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官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愛王室

遼民史

卷一

十五

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 范蠡

見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于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卒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

遼民史

卷一

十六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漏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逸民史

卷一

十七

美女寶器令種問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謝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管重耳奔翟齊

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卧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

逸民史

卷一

十八

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則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

吳疥癰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負

逸民史

卷一

十九

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使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

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

逸民史

卷一

二十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人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大與弗取反受其咎伐何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

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  
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前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  
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  
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  
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  
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  
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卑賈號稱霸

逸民史

卷一

三

王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蠡烏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其  
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不夫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曰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伐吳亡術寡人用其言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施與立  
王施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  
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  
子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

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  
使人說楚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  
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  
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  
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  
不至于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効所重於得晉  
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  
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  
試兵南陽荜地以聚常鄒之境則方城之外不

逸民史

卷一

三

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郢宋胡之地夏路以  
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  
秦韓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  
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  
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  
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  
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  
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  
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兵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  
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  
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  
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闔晉楚也晉楚  
不闔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  
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  
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  
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  
逸民史 卷一 三

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王憂  
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  
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  
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  
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山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  
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  
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  
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  
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  
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  
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  
壯而朱公中男殺入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

述民史

卷一

三五

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

述民史

卷一

三六

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咲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



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棄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昔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

逸民史

卷一

二十七

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

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逸民史

卷一

二十八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

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  
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  
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  
王卯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  
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逸民史 卷一 二十九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  
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  
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宮商  
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丘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於得者失之而

不懼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

### 閔損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  
汗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 曾蒧

古黜

曾蒧字哲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蒧也  
逸民史 卷一 三十一

### 曾參

曾參字子輿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于衛緼袍  
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曳絰而歌商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  
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  
乎終不受後卒于魯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  
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  
以爲褰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  
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  
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歛衽則肘  
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  
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遠民史  
卷一  
三十一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  
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

魯仲連

遠民史

卷一

三十二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  
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  
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  
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潁王爭彊  
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潁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

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

逸民史

卷一

三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

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

逸民史

卷一

三

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惟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大僕乎一人而從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

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機親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而于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吊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轉殮然且

逸民史

卷一

三五

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

逸民史

卷一

三六

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慮且楚攻齊之南

進民史

卷一

三七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于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明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遠感果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王因爲天下

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土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于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中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于國士見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上輔孤王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拍燕棄世東游于齊手裂地定封富比平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進民史

卷一

三八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綬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

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收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于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如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

連民史

卷一

三十九

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崇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侯生 毛公 薛公

見魏無忌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連民史

卷一

四十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  
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  
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連民史 卷一 四一

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  
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  
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  
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  
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  
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  
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惟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  
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  
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  
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  
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  
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  
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勝  
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  
連民史 卷一 四二

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  
獨不鄰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  
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  
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  
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

逸民史

卷一

四三

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嘆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劉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

逸民史

卷一

四四

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劉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  
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  
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  
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  
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  
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

逸民史

卷一

四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自言臯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王待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  
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  
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  
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  
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  
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

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  
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

逸民史

卷一

四

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  
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  
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  
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

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山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

逸民史

卷一

四七

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

逸民史

卷一

四八

不以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逸民史

逸民史卷之二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漢

張良 四皓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逸民史 卷二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蹙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日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惟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之居下邳爲任

逸民史 卷二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川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備堂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山輟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逐民史

卷二

三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

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

逐民史

卷二

四

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追良史

卷二

五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

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

追良史

卷二

六

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難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遠民史

卷二

七

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印信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後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遠民史

卷二

八

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雎倍河向伊雒其

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  
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史記

卷二

九

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  
爲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  
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  
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  
疆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  
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  
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  
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  
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  
太子無功還則彼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史記

卷二

十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  
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  
臣聞母愛子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  
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  
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  
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  
病疆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得不盡力上雖



苦爲妻子自疆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疆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述民史

卷二

十一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直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疆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疆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

述民史

卷二

十二

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魯兩生

見叔孫通傳

逸民史

卷三

十三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問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

逸民史

卷二

十四

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于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于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衣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闔戶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

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通民史

卷二

十五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

沿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更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譁失

通民史

卷二

十六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知今日之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從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主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進民史

卷二

十七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今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

魯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

進民史

卷二

十八

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

逸民史

卷二

十九

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曰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而前娥趨而言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逸民史

卷二

二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鷗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芴蕢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下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

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  
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  
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  
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  
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  
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  
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  
遠民史

卷十一

十一

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  
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  
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  
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  
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  
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

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  
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功  
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  
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  
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  
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  
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  
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  
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  
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  
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楮爲人主計而

遠民史

卷十一

十一

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璠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逸民史

木卷二

三

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日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逸民史

木卷二

十四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

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寡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寡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聲聲益高舍人志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聲者烏哺鵲也尻益高者鶴

逸民史

卷二

五

晚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狌呼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生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狌呼牙者兩大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承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

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逸民史

卷二

五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千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罷熊馳驚禾稼稻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郭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入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高帝十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中書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



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官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史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

逸民史

卷二

三十七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盤屋鄠杜耶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汾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

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葉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

逸民史

卷二

三八

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王子

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王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王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

逸民史

卷二

二十九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

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射御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逸民史

卷三

三十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于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于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機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

通民史

卷二

三

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構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目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

樂王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奏董氏常從游戲北官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懽樂之于是上爲賓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事馳驚

通民史

卷二

三

于唐虞折節于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

官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  
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于霸陵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  
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  
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  
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  
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華舄以韋帶劒莞蒲爲

述民果

卷二

席兵木爲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  
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綺綉狗馬被繡  
屬官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  
鼓珍恠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  
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  
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  
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  
皆教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  
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  
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  
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  
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述民果

卷二

三十四

拾遺于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  
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  
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  
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  
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中伯爲太僕延陵季子  
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  
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  
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  
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咲是時

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王父偃  
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詞先生自視何與比  
哉朔對曰臣觀其齒齒牙樹頰胘吐脣吻擢項  
頤結股脚連肱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  
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

逸民史

卷二

三五

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  
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  
在左右詠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  
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  
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訾辭數萬言終  
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  
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著于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  
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  
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  
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  
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

逸民史

卷二

三六

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爲帶安于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  
奏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  
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  
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孜孜敏行  
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鷩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  
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  
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  
大德敝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其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  
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  
筦闢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  
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其詞曰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稱往古以厲  
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  
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  
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  
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  
之聲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

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焉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  
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于目拂  
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說于目順于耳  
快于心而毀于行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  
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  
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  
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建民史

卷九

辛九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  
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  
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  
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  
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詞愉愉响响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則  
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  
直諫上以拂王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  
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  
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棊  
其中以味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  
王懼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

建民史

卷二

四十

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  
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  
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

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  
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爲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  
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  
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俛而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縣  
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  
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  
延民史 卷二 四一  
庖厨去侈靡卑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無產業者開內減振貧窮存者老卹孤獨薄賦  
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囷圀空虛鳳皇來集  
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  
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  
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  
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  
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

###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  
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  
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  
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請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  
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  
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  
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  
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  
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  
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大節外以華衆  
厚葬以鬲直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  
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雖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遠民史 卷二

四三

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  
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  
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  
爲廬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歿故聖  
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  
亡謂今費財厚塋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  
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塋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  
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  
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  
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  
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  
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言福復上  
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  
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  
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

遠民史 卷二

四四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王韓信拔於行  
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  
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  
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

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薦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

逸民史

卷二

四十五

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

秦武王好力任鄙卬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祇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逸民史

卷二

四十六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是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載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人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

逸民史

卷二

甲七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今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竊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

逸民史

卷二

甲八

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

逸民史

卷二

四九

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祚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

逸民史

卷二

五十

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

姓爲吳市門卒云

兩龔 老父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逸民史 太卷二

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改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

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妄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逸民史 太卷二

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中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

應之曰聞之曰衣戒君勿言也秦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潯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與議論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墮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瑯琊

逸民史

卷二

五三

邠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于是王莽依故事曰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

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于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于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

逸民史

卷一

五四

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于家受詔便道之官旣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旣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

逸民史

卷二

五十五

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卿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卿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

日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王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複衾祭祀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廡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鄭子真 嚴君平

逸民史

卷二

五十六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閑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

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

遠民史

卷二

五

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勰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窺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為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

遠民史

卷二

五

畫其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健為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



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  
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 譙玄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  
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  
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  
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  
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  
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  
連民史 卷二 五九  
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  
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  
節與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  
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  
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  
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  
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壘書至玄廬  
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  
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

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  
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  
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  
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  
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  
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  
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  
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  
以授顯宗爲北官衛士令

連民史

卷二

本

逸民史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後漢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進東史 卷三

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卽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郊鄙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喻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終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

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于莽固辭乃止復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徐房

李子雲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

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首戴瓦盆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復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

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爲之論曰避世壻東王君公

周黨

譚賢伯升  
殷謨君長

述史

卷三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入不還其財黨就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又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剋期鬪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因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鄉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

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疾去職遂將妻子居颍池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敕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颍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

述史

卷三

四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

建武

卷三

七

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恠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

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返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

建武

卷三

六

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畊於富春山後人名爲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閔仲叔

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蓀受而不食

進民史

太卷三

七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上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勃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

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聞光武徵以病不至未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恒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恒曰夫子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

進民史

太卷三

八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

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

逸民史

卷三

九

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收我陂者翟子威飭我大豆享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人禹決江疎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崇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于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

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于都官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 高獲

逸民史

卷三

十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

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具爲立祠

###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

通民史

卷三

十一

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白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其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

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衣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葛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綈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通民史

卷三

十二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倍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其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惻怛兮傷萃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

伎兮啞啞固靡慙兮獨建冀州兮尚賢聊逍  
遙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倘云覩兮我悅遂舍  
車兮仰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  
察兮光顧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舍  
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慙芳春兮日臭悼吾  
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囁囁兮余訕嗟悵  
悵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  
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  
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逸民史 卷三 十三

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于廙博之  
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  
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  
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深  
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人遂不復相見恢亦  
高抗終身不仕

###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  
爲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  
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  
水流麥妻還恠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  
教授業于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  
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遠讓  
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逸民史 卷三 十四

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  
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  
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論  
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除隙寓乎逸士之篇  
至高文通傳轍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  
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  
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或高栖以違行或  
歿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  
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



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簪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逸民史

卷三

七

###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字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二千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本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成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

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  
以壽終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  
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字津  
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  
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  
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  
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  
應民史 本卷三 十八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  
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羗沒  
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  
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

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  
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  
又歛產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  
未嘗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  
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  
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魯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  
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  
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  
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  
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榮何  
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  
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  
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  
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

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周燮 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

遠良史

卷三

七

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我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

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符融

范冉

韓卓

孔佃

田盛

遠良史

卷三

二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耻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襃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訥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

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  
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  
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  
並以罪廢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  
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  
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因辭  
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  
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  
逸民史 卷三 三

###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  
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  
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遂隱身不出

###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  
喬玄爲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疾不就玄怒敕督  
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  
可玄怒極益益得杖諫曰岐少脩孝義棲遲衡  
廬鄉里歸仁名宜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  
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爲事從學者滿  
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  
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  
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  
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  
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  
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  
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

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

逸民史

卷三

三

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暉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

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還北而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

逸民史

卷三

三

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篤疾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逸民史卷之三

終

逸民史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後漢下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  
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  
表也旣而前至表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逸民史

卷四

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  
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  
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  
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闕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  
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誓  
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  
徵君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  
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

逸民史

卷四

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  
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  
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  
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塋鄉人畢至而劭獨不  
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日俸鄙其人而不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

通鑑史

卷四

二

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郭太

左原等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

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遊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通鑑史

卷四

四

偉褻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

哭之于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鳥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  
四十有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  
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  
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  
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  
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連民史

卷四

五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  
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  
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  
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  
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  
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  
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  
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媿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  
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  
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  
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  
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  
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  
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

連民史

卷四

六

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  
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游潁川鄆陵人也少  
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官遂  
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  
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  
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  
喜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  
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謝甄



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政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

逸民史

卷四

七

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 韓康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

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辰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逸民史

卷四

八

### 矯脊

馬瑞

矯脊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脊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澄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

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憐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之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有人見春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免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戴良

逸民史 卷四

九

戴良字叔鸞汝南春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言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之良才既高達而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羗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請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

逸民史 卷四

十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川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

業學究典與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家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法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歛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逸民史

卷四

士

徐穉

徐胤 李曇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

逸民史

卷四

士

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素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塋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人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

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謝承書曰胤少遭父喪喪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于人也

###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史記

卷四

史記

卷四

十四

### 姜肱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適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惟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及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微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于幽闇以被貂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政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逸民史

太卷四

五

本志況今政在闢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逃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

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獻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

逸民史

太卷四

六

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塋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譚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和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

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于疑論

遼民史

卷四

七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先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

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遼民史

卷四

十八

###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鼃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畊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

龜民史 卷四

七

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

龜民史

卷四

二十

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挾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王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僻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人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

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見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鉄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有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龜民史

卷四

三

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克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僞游手什于末業則是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能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

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于富弱生于疆亂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爲業或以遊博特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

龜民史

卷四

三

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美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蚕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災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



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綵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綳革舄芻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璫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

逸民史

卷四

三

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堊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桤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

貴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放效夫楠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汧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金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于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

逸民史

卷四

三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楠梓楸栢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鄒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揚名顯親無取于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塋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

知也然襄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王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明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

逸民史

卷四

三

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至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封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于富足盜竊生于貧窮富足生于寬暇貧窮起于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

逸民史

卷四

三

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于吏行昧故見私于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輕而與

逸民史

卷四

二十七

一縣爲訟其理豈得伸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句強富者可盈十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奸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曲司之吏離訟之民官事相

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病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

逸民史

卷四

二十八

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是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奸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今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減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

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奸傷  
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奸懲惡除人害也故  
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  
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軌難爲法禁故不得  
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  
養奸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  
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  
逸民史 卷四 三九

囹圄嚴明今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  
奸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  
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庶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  
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昭政  
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  
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  
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  
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  
終于家

###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  
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  
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  
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  
逸民史 卷四 三九

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  
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 趙曄

張匡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  
迎督郵曄耻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  
詣社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  
家爲癸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  
邕至會稽讀詩細嘆息以爲長于論衡邕還京

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焚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徒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卷民史

卷四

三

### 穎容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署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 劉根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于是左頤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頤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

民史

卷四

三

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逸民史卷之五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三國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逸民史

卷五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賄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旣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

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

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

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

安之寧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

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

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

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

逸民史

卷五

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

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

而恠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

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涼處自爲飲食

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

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

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薛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于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浹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旣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

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劔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劔主于是求失欲取而構募或恐羞錯遂守之至暮劔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擘其袂問曰子前者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劔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王皆親驂乘適烈私謁謁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

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  
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  
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  
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  
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  
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  
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  
遼民史 卷五 五

皆受而藏諸旣已西渡盡封還之  
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  
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  
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卽  
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  
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  
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  
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  
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

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  
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  
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  
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  
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勲臣  
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  
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

遼民史 卷五 六

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傳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  
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  
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  
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  
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  
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明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

建康史

卷五

七

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謂何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翩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

建康史

卷五

八

靈潤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青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閻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

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至  
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  
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庭頌邪喜  
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  
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  
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  
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  
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  
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

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

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又智衰是以

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常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  
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  
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鷟鳴岐周道  
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

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  
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  
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  
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  
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  
之姪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  
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  
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

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

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廖行年八十志無

衰倦環堵蕭然門偃息窮巷飯嚮餬口并日而食

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  
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  
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群下  
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  
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  
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

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  
傳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備邁以廣緝熙濟  
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  
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  
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  
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  
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  
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彞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  
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述洪崖參蹤  
逸民史 卷五 十一

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  
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  
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  
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  
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  
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  
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

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  
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  
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言邈然若不可  
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于  
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  
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  
至乎

時鉅鹿張鉞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  
不仕鉞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  
逸民史 卷五 十二

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  
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  
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  
災復異者郡累上鉞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  
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鉞毓教曰  
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  
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  
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  
奮蕩寶石負岡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

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  
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  
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實事班天下任令子  
綽連齋以問竊竊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  
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  
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  
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竊門陰竊  
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  
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逸民史

卷五

十三

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  
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  
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  
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  
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  
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  
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  
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  
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

尚雅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  
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  
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峭  
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  
乃止昭因與所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  
于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于鄉黨建  
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  
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  
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  
無相侵暴者

逸民史

卷五

十四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  
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  
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  
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  
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  
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賴昭咸無休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將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彛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卽徵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仕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于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爲鄉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

遼東史 卷五

五

遼東史 卷五

六

禮焉外同平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畧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窺于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法乃出自作一爪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蓆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灸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

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代吳有竊問先今計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

龜民史

下卷五

七

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逐本心爲當殺羊羊更殺其殺癡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

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平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

龜民史

下卷五

八

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人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畧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

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

逸民史

卷五

十九

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追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義黃已來一人而已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

魏畧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

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稻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甕甔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

逸民史

卷五

二十

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

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

遼民史

卷五

三

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臣松之案魏畧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爪牛廬止其中以爲爪當作蝸蝸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圓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于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王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未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

遼民史

卷五

三

任重慘慘憂慮朝廷王公今年始十八天安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王以隆季興之功著勲于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于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



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  
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  
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  
其志

### 田疇

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  
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  
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

進民史 卷五

二十三

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  
少咸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歲矣虞迺備禮請  
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  
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  
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迺歸自  
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  
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迺更上西關出塞傍  
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  
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

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  
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  
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  
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報章于我也  
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  
章表奏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  
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  
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  
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進民史

卷五

二十四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  
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  
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  
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  
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  
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  
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  
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惟願擇其賢長者以爲  
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受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表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納紹死其子

遼民史

卷五

二五

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咲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春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瀕海灣下溼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赴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迺引軍還而署大水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

遼民史

卷五

二五

秋冬迺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去也操乃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迺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表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迺往吊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于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祿賞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我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操操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

通鑑史

本卷五

二十七

踐阼高疇德義賜其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司馬徽

見龐統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賴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通鑑史

本卷五

二十八

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慕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向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

中爲牂牁太守龐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  
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  
旣而嘆曰德公誠知人非實盛德也

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  
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  
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  
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  
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牛得其半而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

通民史

卷五

三十九

先王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  
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續顧劭  
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  
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  
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  
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  
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王領荊州統以從  
事守禾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王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王先王  
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  
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  
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王會涪統進策曰  
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  
定一州也先王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旣還成都先王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  
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  
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

通民史

卷五

三十

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  
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  
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  
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  
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王然其  
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  
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

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王醉怒曰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  
起出于是統逡巡引退先王尋悔請還統復故  
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王謂曰向者之論阿  
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王大笑宴樂如初  
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  
十六先王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  
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  
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  
魏氏史 卷五 三十一

又別傳

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  
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  
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  
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  
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

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  
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  
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  
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  
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  
歸刈頭簪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  
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慎不可  
言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  
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  
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  
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  
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  
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  
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  
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王雋

汝南王雋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曹操爲布衣特愛雋雋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操會之會者三萬人操于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爲百姓請命舍卿復誰相對而笑雋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

逸民史

卷五

王

歸雋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雋爲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雋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操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

逸民史卷之五

逸民史卷之六

晉上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志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關

逸民史

卷六

一

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

華亭陳繼儒  
新安吳懷謙校

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  
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  
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  
於市得殘碎繒絮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  
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  
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

逸民史

卷六

二

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  
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  
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  
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  
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  
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  
于靈繻袍不能令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  
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  
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鴈隼遠巢咸以

欲死眈眈被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  
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吾觀之乃明其  
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輦而  
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  
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  
有壹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  
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  
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  
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

逸民史

卷六

三

世以存真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  
聞睦于兄弟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  
拘蟪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  
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紀綱與府朝接自當顯至  
如何甘辛若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悖然  
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  
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汙共泥

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援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

述良史

卷六

四

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蟬螻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怵懾吾常恨不得頓叙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

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踞踏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恠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舵

述良史

卷六

五

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鱖躍後作魴鯉引飛鵲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荅曰先公惟寓會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塋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



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隨江  
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  
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  
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  
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  
于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  
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譟呼雷電晝冥集風  
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  
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遠民史 卷六 木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  
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  
後得犢于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  
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王愧之乃  
不復爲暴威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  
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  
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  
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  
奉之若君冲亦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遠民史 卷六 七

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於壽終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  
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  
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  
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  
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  
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  
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之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  
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  
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  
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  
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脩  
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  
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歟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  
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  
死民史 卷六 八  
于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  
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  
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  
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  
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

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  
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  
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  
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  
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  
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  
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  
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耽典籍忘寢  
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逸民史 卷六 九  
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  
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  
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  
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  
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  
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不古人之道  
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  
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

十七人及秦始皇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  
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  
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  
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  
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  
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  
高箕山尚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  
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

魏氏史

卷六

十

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  
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  
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  
上有寬明之主下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  
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  
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夢夏  
繁其實秋風逐暑冬永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  
發三材連利名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

魏氏史

卷六

十一

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  
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  
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  
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  
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  
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  
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  
以冲邁此真吾生擢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礫焉執高葉通道之  
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  
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  
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廷主之累下致駭  
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  
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秋天  
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  
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閣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榮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

遠民史

卷六

十一

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員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催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庶

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耻于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

遠民史

卷六

十三

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茫茫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趣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有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于

才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惟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

述民史

卷六

十四

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匹𦔻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開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徧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瘡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籲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粃糲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孳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

述民史

卷六

十五

更旌環俊索隱于傳嚴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  
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  
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  
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  
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患叩刃欲自殺叔母諫  
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讐爲  
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  
帛箋箋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

逸民史

卷六

十六

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  
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  
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  
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于  
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  
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  
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

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  
曹並不應著論爲送葬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  
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  
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  
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  
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  
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  
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  
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

逸民史

卷六

十七

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  
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  
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  
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  
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塋春秋以爲華元不  
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如令魂  
必有知則神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  
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卽靈之

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鑲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遼民史

卷六

十

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歛不備沐浴不造新服殯嗆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痛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約二頭置

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床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附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

遼民史

卷六

十

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

春秋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  
晉名臣子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  
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蚕  
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  
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着  
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  
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  
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  
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  
逸民史 卷六 三

范粲 子喬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葉蕪長丹之孫也  
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  
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  
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  
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

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  
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  
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  
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  
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轍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  
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  
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  
逸民史 卷六 三



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重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繁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于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益是聖王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

通鑑史

卷六

三

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趣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通鑑史

卷六

三

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頴嘆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

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中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

逵

民史

卷六

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于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畧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環瑋良

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恠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畧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于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

逵

民史

卷六

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嘆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

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逸民史

卷六

二六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

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塋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頽問哀哀曰吾薄志卑願山數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塋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頽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塋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

逸民史

卷六

二七

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于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壘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

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九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于家

###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

逸民史

卷六

三八

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驅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

怒兆曰聽前旣進踞床問兆曰問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昭耀育臍

###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奔世儒素敦睦九族

逸民史

卷六

三九

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王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婦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遽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

逸民史

卷六

三

逸民史

卷六

三

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復學莫復傳習于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辨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

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

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

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

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輒迹居無室廬慕天席

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盒提壺惟

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

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卮承槽銜杯漱醪

逸民史 卷六

三

奮髯箕踞枕枕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

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執視不覩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

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

逸民史卷之六

逸民史卷之七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晉中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

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

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

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

逸民史 卷之七

一

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

之理既滅大亂作矣以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

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

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

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

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

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楊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畫往乃夜共造馬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疾篤臨終勅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

遼民史

卷七

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俊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俊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驚駭莫不寃痛之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

遼民史

卷七

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即歛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顯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

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韞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逸民史

卷二

四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弱貧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

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嗟矣富人哀此茆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棄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今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益疾時者共傳

逸民史

卷七

五



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范騰

范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無所受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得張軌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

字次龍

臨海章安人也

父訪吳南海太守

旭幼孤弱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薛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于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傳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素

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

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

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

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

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

將軍復召之乃左丞相辟爲祭酒立不就中興

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

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

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

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

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

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

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

竟不行于琚位至太中正終于家

許孜

許孜

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

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

易及孝經論語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

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來求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

連民史

卷一

八

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基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圖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

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于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速宜標其令跡旣其後嗣以酬旣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于堂朝夕拜焉

使哀

庾哀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

連民史

卷一

九

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哀獨畱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哀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哀亦無念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哀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哀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桑

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哀曰  
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管賣以養母  
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哀將何  
居母感而安之哀前妻亡繼室樂氏皆官族  
富室及適哀俱棄華麗散資財與哀共安貧苦  
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  
糲門人欲進其飯者哀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  
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掇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  
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撿跪而把

逸民史

卷七

十一

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  
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  
誰乃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  
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  
父老咸亦爲之垂淚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  
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  
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  
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哀乃刈  
荆若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

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  
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  
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  
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  
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  
母哀獨不拜準弟微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  
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  
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嘆曰古

逸民史

卷七

十一

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  
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寔  
宜之于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  
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  
潁川太守召爲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鉗荷斧  
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  
哀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  
納于功曹舍既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  
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嘆非

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違民史

卷二

七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不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于恤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瞢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塋必躬築塋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恤茂澤据在澤上生故名澤因据生故曰据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卷二

七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龜泉史 卷七 十月  
水上與水下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

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龜泉史 卷七 十一月  
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

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

逸民史

卷二

一六

隱耕汗腴之墟有米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米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米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轂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

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于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于緼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賚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

逸民

卷二

一七

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出儻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瓊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膺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爲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眠眠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

矚閱者得清勲之聲噲噲怯畏于謙讓聞其勇  
敢于饗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  
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已恒寬  
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  
鼻齾軀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傲蔑道素  
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偕姻黨相扇毀譽  
交紛當局迷于所受聽揉惑于所聞京邑翼翼  
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重僕闕其車乘  
閭士相其服飾親客陰泰于靖室疏賔徙倚于

起民

卷七

十八

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在外詐剛直  
談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位曲宴  
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  
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  
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  
錯于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  
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  
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  
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

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卿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  
任三卻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  
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  
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  
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  
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起民

卷七

十九

奮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  
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  
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使同載卽去而不告  
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  
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  
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  
舍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  
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  
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

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連民

卷七

二十

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壘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于門外樹下藩屏之

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噐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隣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志

連民

卷七

二十一

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懽而別司空何充爲楊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恠



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知等百餘人嘆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

逸民

卷七

七

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

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榮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

逸民

卷七

七

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爲傳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

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害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置人有致遺取其麓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于

述氏

卷七

主

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今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摺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踞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埋藏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

述氏

卷七

主

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世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斯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有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

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今萬龍。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龍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龍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龍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誦其美云。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七

十六

###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太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搏菹。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

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

十七

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

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獄乃以洪兄子望爲  
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  
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  
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影猶欲戢  
勁翮于鷦鷯之羣戲逸迹于跛驢之伍豈况大  
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  
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  
天之舉策跛蹇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  
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于和肆

逸民史

卷七

十九

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蹟  
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  
筋也是以望絕于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  
域蒸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  
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  
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  
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  
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

又無足詬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  
不能宣之于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排  
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調闇塞必能窮  
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服膺周  
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  
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  
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  
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  
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

逸民史

卷七

十九

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  
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二百一  
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討後要急方四卷洪傳  
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  
玄願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  
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  
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  
爲尸解得仙云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

通鑑纂要卷七

三十一

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久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苦遇德論文多不載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傳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畧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導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采木業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通鑑纂要卷七

三十一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興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今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

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韓績 劉鮪 郗郁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

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僉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瑜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于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于時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郗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

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薦舉于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畧有巴西譙叔父驥驤

逸民史 卷七 廿

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陂龔莊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奉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人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子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  
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  
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  
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  
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  
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  
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  
湯不起建安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  
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  
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  
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  
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二卒于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  
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  
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  
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  
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通鑑史

太卷七

廿五

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歛菽飲水州府禮命  
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  
屢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  
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  
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  
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  
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  
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  
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  
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  
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  
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  
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  
軍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彊起之翻曰人性  
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  
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

通鑑史

太卷七

廿五

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堂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于水路人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于是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

通民史

卷七

廿一

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李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

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

###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驎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少

通民史

卷七

廿二

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驎還家說困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問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持酒



酒蔬菜供賓冲勑人代驛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訖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驛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投之驛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今知驛之先聞有患往候之值其終乃身爲管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卒以壽終

逸民史

卷七

廿一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調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道道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調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

逸民史

卷七

廿一

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

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大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

魏氏史

太卷七

卑

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其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

魏氏史

太卷七

卑

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

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  
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  
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  
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  
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  
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  
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  
遂良東

太卷七

四

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勳勞之弊終獲  
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  
勝必宜審諒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  
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  
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  
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  
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  
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  
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

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  
三思解而更張今殷浩苟美還據合肥廣陵許  
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  
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  
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乎  
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  
于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  
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  
爲譏况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

遠民史

太卷七

四

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于此後  
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  
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  
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  
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  
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  
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  
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  
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

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今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以此一郡又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紀綱輕者

建康志

卷七

四

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今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

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解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犯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

建康志

卷七

四

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庸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

連泉史 卷七

東

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于石崇聞而甚

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息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梨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

連泉史

卷七

四

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若神明頓

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帛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調義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顧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

通志卷七

四

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辭其刑政主者疲于簡對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

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調義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

通志卷七

四

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懼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談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

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  
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  
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  
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今舉策數馬  
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  
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  
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談銜杯引滿語  
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  
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  
遠民史 太卷七 五

許邁

鮑靚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  
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  
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  
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  
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  
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  
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于是立精  
舍于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  
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  
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  
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  
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  
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  
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如芝眇爾自得  
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宇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  
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造之未嘗不彌  
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  
陰南至臨安多有金臺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矣

###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

通民史

卷七

五三

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于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于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密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

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體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于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

通民史

卷七

五三

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欲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中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達莊生之不願茂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 楊軻

遼民史 卷七

五四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簞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賔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今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

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瞋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

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舉植則不衣食之咏吟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

逸民史

卷一

五

### 逸民史卷之八

晉下

###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居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輒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

華亭陳繼儒

新安吳懷謙校

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于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

建民史

卷八

二

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叅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

在殯爲鄰人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僅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日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

建民史

卷八

三

但于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常登琦縣界山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者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  
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  
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  
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  
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  
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瞿礪先生

瞿礪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

建民史

卷八

四

末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礪因以爲  
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  
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  
測之乃命伏滔爲之贊銘竟卒于山中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  
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  
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吊之路無遠近  
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

能聞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  
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  
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  
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  
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鑼鼓造  
焉纖高樓重門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建民史

卷八

五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  
生入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  
萬尋奇木翳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  
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  
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  
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  
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  
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  
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

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畧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

遂

東史

卷八

六

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六弘故也况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史

卷八

七

東名教淪于左祖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帛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童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及符氏之未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

遼民史

卷八

八

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興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

去來脩飾人世甚苦不可諸所得未毛錄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謝敷

遼民史

卷八

九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慾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畱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

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鄧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庶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寔以儒爲獎正始以來

魏氏史 卷八

十

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書爲業譙國戴逵<sup>皆等</sup>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

卒者禮易論難皆行于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戴逵 子勃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

魏氏史 卷八

二

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逵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遜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

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角  
巾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  
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  
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  
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  
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夫其  
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  
必至于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  
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

魏書

卷八

七

必至于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  
必託二本以自通天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  
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垂其本固聖賢所無  
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  
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脩苟迷擬之  
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  
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  
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  
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遞忘反爲風波之行自

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置華內喪道實以矜尚  
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  
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  
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  
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  
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  
燕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  
書爲交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  
其志且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

魏書

卷八

七

今主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  
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  
之逵復還刻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  
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  
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  
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舍  
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劬東宮虛德式延事  
外宜加旌命以叅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  
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



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 龔玄之

弟子元嘉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咏丘園旅東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縈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思挹雅言希誠諷議可並以爲

龔玄之

十

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于家

###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

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

陶潛

五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更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

疾復爲鎮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今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卷八

卷八

七

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今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

駕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窺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萬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者作郎不就旣絕州郡覬謁其鄉親

卷八

卷八

七

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過焉潛稱疾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繁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夫謬以不爲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于半道要之潛旣

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  
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  
履度潛便千坐由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  
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  
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  
羨于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于  
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  
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  
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

逸民史

卷八

大

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  
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  
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于世

逸民史卷之八

逸民史卷之九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南宋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  
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  
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  
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

逸民史

卷九

一

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範  
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  
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  
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叅軍徵太學博  
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  
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  
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  
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  
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

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愾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

建康史

宋卷九

二

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琊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琊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

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典載德惟新垂鑑又徵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琊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叅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微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于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久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頗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

建康史

宋卷九

三

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  
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  
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  
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殷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  
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  
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

卷之九

卷之九

四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悛尚書祠部郎父榮  
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  
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

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常游山遇沙門釋法  
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  
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  
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叅軍並不  
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闋與徵仕戴顒王弘  
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  
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  
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卷之九

卷之九

五

崔法賜

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  
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  
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  
尚不仕逃避辟徵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  
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  
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  
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從違避徵聘遁跡幽  
深卒於巖石間

###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錄之  
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

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

六

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  
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  
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  
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  
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  
太守通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

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  
軍並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自贍  
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勅南郡長給  
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弟子從祿乃悉不復受武  
帝下書辟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  
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頗徵並不應妻羅氏  
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  
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  
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  
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  
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  
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  
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  
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  
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  
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  
有祖風

### 宗測

則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叅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疑復遣書請之辟爲叅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逸民史 卷九

人

鳥慕哉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和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道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圖畫自圖

逸民史

卷九

人

阮藉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宗或之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

長隴畝何以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 龔祈

龔祈字益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交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

連民史

卷九

十一

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二

### 戴顓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

弄一部並傳于世中書令王綬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綬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綬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于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可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連民史

卷九

十一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

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於此澗義真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去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



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願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金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願看之願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願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 阮萬齡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

建興史

卷九

十二

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氏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江人也父期

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者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

建興史

卷九

十三

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光亦抗禮於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領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朱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頴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

龜尺史

本卷九

古

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龔頴

龔頴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頴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頴不獲已而至樂奏頴流涕起曰北高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

福母即頴姑跳出救之故得免蹤既僭號備禮

徵又不至乃收頴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

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

辟引歷府叅軍州別駕從事史大祖元嘉二十

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堅貞

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

綱弛柰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

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

龜尺史

本卷九

十五

頴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

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

以旌命劫以兵威頴忠誠奮發詞色方壯雖桎

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

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

之于頴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卿曹斯寔邊氓遠

士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

有懷必聞故率愚慙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

螻蛄頴遂不被朝命終于家

###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千戴達王敬弘深貴重之州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業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

逸民史 卷六

七

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楮拾自資同居者或爭穗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而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壹百斛悉供

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梓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于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綴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逸民史 卷六

七

### 朱百年

姚吟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筍爲業以蕪筍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

方知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  
蕪箬而去或遇寒雪蕪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  
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  
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  
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  
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  
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  
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顗以臥  
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

逸民史

卷九

大

縣定竒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除太子  
舍人不就顏峻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  
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  
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  
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妻遣  
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

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  
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  
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  
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拔爲征虜參軍  
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  
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  
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  
事不就

逸民史

卷九

十九

王素

劉睦之

州詔

王素字休業琅琊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  
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  
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脩  
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  
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  
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

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日求善思惇薄風琅琊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豐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累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蜺虫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其形甚醜素乃爲蜺賦以自況七年卒時五十四時又有朱平劉睦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

龜民

卷九

二十

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暴布山三十餘載楊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入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

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郭世道 子原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墓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于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于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

龜民

卷九

主

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  
門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  
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  
肴味惟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于里中買  
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  
慟絕數日方甦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  
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

逸民史

卷九

五

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  
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窶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請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  
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嘗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  
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  
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  
每至節歲蒸嘗于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

除後不復食魚肉于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  
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  
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  
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  
歲逼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  
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  
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  
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

逸民史

卷九

五

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  
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  
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  
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出  
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  
此人顛沛乃于所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  
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大祖崩  
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餅一枚如此五日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

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勵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漬不復通舡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舡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舡不假旁力若自舡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于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舡遇有相關者爲吏所錄聞者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龜泉記

太卷九

王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向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孫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餽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純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耆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

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慙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耆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

龜泉記

太卷九

王

太守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農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于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于人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

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  
乃問有魚實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  
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  
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  
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  
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  
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  
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遂東去

卷九

七

關康之

辛酉明

懷惠明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  
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  
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  
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  
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

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  
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  
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美妙盡其能徵辟  
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  
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于水濱康  
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頃二  
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宋孝武卽位遣  
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  
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  
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  
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  
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  
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  
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  
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  
居貧與共處一室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  
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蝨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  
其行當塋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

卷九

七



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疑爲楊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祇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

建康史

卷九

三

###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叅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于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以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母者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

顧顗之爲州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敝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旣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叅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

建康史

卷九

三

虞令縣祿惟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聞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塋晝夜號絕僻踊不閑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與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

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家椁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敦屬各行雖處暗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平元年卒時年六十

逸民史卷之九

終

逸民史

卷九

三

逸民史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南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王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三

逸民史

卷十

一

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至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

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朱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堊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進民史

卷十

二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玗州治中父畧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仕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敕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住弁榆山棲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

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

進民史

卷十

三

荀籙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嵩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元徵中爲太

祖平古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蠻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 顧歡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

述民史

卷十

四

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

陽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壽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鼯鼯自入獄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讓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楊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謙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領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

述民史

卷十

五

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  
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  
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夫中理惟一豈容有  
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  
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者也廣之字處深吳  
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  
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  
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遠民東

本卷十

六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  
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卽  
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  
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  
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  
三王不聞有佛國師道七無過老莊儒林之宗  
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  
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  
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

無方而不入知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  
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  
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齋折  
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塋中夏  
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  
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  
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  
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  
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于致遠而有川陸

遠民東

本卷十

七

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  
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  
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中孝敬  
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  
孰識其舊且禮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  
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  
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版沙門守株道  
士交爭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

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垂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  
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  
則合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切法可以進謙  
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  
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  
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  
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

連史中 卷十

八

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  
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  
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  
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  
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聆  
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歟雖同二法而意黨  
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降誕之應事在老先似非  
入關方昭斯端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

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邊爲虔不尚踞  
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襲童謁帝膝行而  
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  
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  
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  
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  
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  
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  
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

連史中

卷十

九

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詭若此何謂其同歟荅曰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  
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  
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  
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  
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于戎豈非戎  
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  
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  
故戎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

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隘用夷禮又若觀風  
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  
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  
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  
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教末以存本請  
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  
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  
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執異神仙有死權便之  
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常妙之至名至名無

述史

卷十

十

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  
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  
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  
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  
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  
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平老莊立言本理文  
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  
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  
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

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  
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  
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  
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  
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  
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  
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  
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

述史

卷十

十

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于常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  
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  
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  
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  
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量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  
一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  
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飛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歎口不辨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鴒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于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

建康縣志

卷十

十三

遷葬舊墓木連枝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後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音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啟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

建康縣志

卷十

十三

誠並有禮敬之儀因魏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潁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叅軍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  
華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  
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  
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閭  
寺不肯詣臺乞于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舡  
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  
世祖以爲大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  
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  
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

連民史

宋卷十

十四

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元中褚  
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齋書已竟云淵  
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追卹外家儉欲候  
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  
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  
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  
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欲結裳爲袴  
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

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  
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  
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巴陵  
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于是奉表  
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  
然後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  
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

連民史

宋卷十

十五

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  
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蚪爲別  
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蚪等各  
修箋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  
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  
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  
良致書通意蚪荅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  
餘陰于山澤託暮情于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  
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

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洒仁錫  
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蠹之義蚪精信釋  
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  
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  
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  
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  
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攷巴郡

逸民史

宋卷十

十六

太守父道驥安西叅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  
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叅軍不就臨  
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  
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  
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  
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詠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  
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  
徒主簿不就卒

### 吳苞

趙僧巖

蔡薈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漢陽鄆城人也儒學善  
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  
巾竹屨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歊俱于楮彥回  
宅講授歊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歊晚  
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  
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  
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歊以後  
聚徒教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

逸民史

宋卷十

十七

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  
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  
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  
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  
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薈字休明陳  
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江敬曰古人稱  
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  
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

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大中大夫卒

### 徐伯玕

徐伯玕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玕少孤貧書學無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瀑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玕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玕從往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

連民史

卷十

八

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玕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擯出尚書滯義伯玕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早伯玕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字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居處也山多龍巖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玕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館東石壁後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玕同郡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摺拾三十卷

###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泰

連民史

卷十

九

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欵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獻入東爲曄講獻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獻至山舍讀書傾資供待于栖躬自履屣爲獻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淪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  
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  
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  
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  
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  
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斛錢視之如瓦石  
不異樵采者競取入手卽成砂礫曾有鹿中箭  
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  
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

逸民史

本卷十

十

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  
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  
豫章王疑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  
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  
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  
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  
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  
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  
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

史齊豫章王疑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  
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  
禮入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  
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  
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  
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  
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  
敦警戒以毀滅至祥禪夢見其父慟哭而絕  
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  
承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  
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母病死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  
嘗數問我病昨來覺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  
下牀扶匄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  
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俱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大中  
大夫父虞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

逸民史

本卷十

十

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  
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之心親仁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  
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  
不足損何至滄零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  
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隣士曰是鄉  
履邪卽跪而返隣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隣士曰  
非卿履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

進民史

卷十

三

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  
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  
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  
濁耶汝師之麟士常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  
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  
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  
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  
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  
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上辟不應宗人徐州刺

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吝  
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千人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差山  
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  
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卽戴安道遊吳興因古  
墓爲山池也欲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  
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進民史

卷十

三

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  
忍受此黔黜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  
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  
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  
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焚書數千卷年過  
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

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詁  
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  
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  
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  
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  
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  
珠以米羣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  
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

通民史 卷十

十四

四節及祥權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  
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既葬作冢令  
小後附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  
土成墳使上與地平三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  
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  
墓唯清水一杯子爇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吳達之

王文殊  
何伯璵

幼輿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塋自賣爲十夫客  
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

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  
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因與族弟弟亦  
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  
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  
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  
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  
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  
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楊  
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辭年五十卒又

通民史

卷十

十五

有何伯璵弟幼輿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  
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  
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永明十一年伯璵  
卒幼輿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  
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鄰人也父沒  
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  
瀛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  
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抱終  
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

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  
億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鬱林詔勝門改所居  
爲孝行里

逸民史卷之十終

二十六

逸民史卷之十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梁

何點

何點字子皙廬江潛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  
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  
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官尚之彊  
爲之娶琅琊王氏禮畢迎點策泣求執

逸民史卷之十一

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學

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六城府隱遯不入世  
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  
居吳郡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  
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  
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陳郡謝滂吳國張  
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内有十忠貞冢點植花

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爲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  
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  
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  
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  
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  
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  
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于講斤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橐臺中服此而美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近致遠  
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  
後盜點末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  
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  
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  
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  
不與妻相見蔡別室以庇之人莫論其意也吳  
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尙之言點答詩

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  
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  
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  
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楚別丘園十有四  
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  
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  
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  
子桓伯况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無前例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山以巾褊  
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露  
形骸栖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  
同時而不與爲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  
然屈吾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起乃復詔曰  
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  
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  
昔虞仲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  
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殯喪倍懷傷惻可給  
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  
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微君弱冠拂衣  
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  
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無成雅俗

沈氏

卷十

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微大業昔  
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  
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宣然汾射茲焉有托一  
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周亡偕老  
之願致使反奔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求矣奈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嗣任爲嗣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  
顗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

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  
見其面顗從叔勃皆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  
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閭勃  
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  
常侍不就顗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  
所稱慕未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顗  
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  
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資怡怡

沈氏

卷十

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民丁吳  
興太守柳惔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陟任以書責  
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于家所著文章  
數十篇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症  
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  
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  
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

喪父幾至減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食無改天監

進民史 卷十

興王儋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玖瑯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于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間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

不就璩性勤于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怒之色旦夕孜孜講論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

進民史 卷十一

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松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微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於時始安王遙光爲

楊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叅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歊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述民史

卷十一

人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令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

### 鄧玄傳具序其事

####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于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寧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于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歛歃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真處士

####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

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香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于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

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勿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矣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

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  
禮樂之興出于澆薄俎豆綴兆生于俗弊施靈  
筵陳棺槨設奠饋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  
之地耳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  
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于失  
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  
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  
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  
肆志倘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  
進民史 卷十一 十一

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  
孔子曰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  
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  
范冉殮畢便塋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  
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  
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于吾人而當華泰今欲  
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倘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  
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歛以一千錢市治  
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曰常

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  
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歛訖載  
以露車歸于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  
棺不須塋甍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  
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  
所絕事止于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内外姻戚  
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  
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  
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  
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于興皇寺  
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  
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  
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  
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  
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

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麕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 何胤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進民史

卷十一

十四

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

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郎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爵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

進民史

卷十一

十五

苻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權遇曳裾儒肆實欲卧  
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  
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尅黜豐禍思得矚  
卷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  
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拾青  
組又脫屣朱轂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  
盟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  
賤咸耻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  
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

逸民史卷十一

十六

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勅曰吾猥  
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于治道雖復  
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  
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  
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  
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  
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  
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

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  
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一牀跪受詔書就  
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于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  
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拈牛頭山云此  
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象魏縣象法  
於其上決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  
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  
子頓盡園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

逸民史

卷十一

十七

仰之顙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  
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  
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  
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  
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  
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識今又蒙

旌賁甚願請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間聞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

逸民史

卷十一

十九

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棣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墟之遊于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堊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

逸民史

卷十一

十九



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  
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  
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  
而卒胤疾乃瘞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竝衣衾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既而疾重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  
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  
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  
述民史本卷十一 王

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不就

###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  
是非不涉于言喜怒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弱  
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  
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  
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  
里遂居土臺山梁郗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  
要與遊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  
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  
州承先與之有舊性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  
講老子相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  
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  
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  
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  
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歛雖蒙賚及  
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  
述民史本卷十一 王

時論高之

###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  
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  
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  
弊衣不脩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  
為火來者荅曰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  
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  
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悉

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我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叅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壇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

進民史

卷十一

三

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彞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叅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

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江紉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舊光祿大夫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

進民史

卷十一

三

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紉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舉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加自勗以庇

逸民史

卷十一

主

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疏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帝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饗僮僕竊鄰人墓薪以繼火孝緒

知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欽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

逸民史

卷十一

主

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滂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耶初謝朓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洽

藥須得生人發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撰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可謂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

逸民史

卷十一

二十六

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終始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鹿可驂何以異夫驢騾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

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于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親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歆曾以米饋

逸民史

卷十一

二十七

之孝緒不納歎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德論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于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

十七人劉歆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于二子歆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纂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二年庚申歲

進民史

卷十一

三十一

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頸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

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進民史

卷二

三十一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

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  
遂絕唯有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  
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  
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  
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  
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里方圖產物醫  
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  
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  
夜九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逸民史

卷十一

三

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享地祇以爲神  
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混天象高  
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  
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  
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  
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  
及問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  
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遊及卽位後恩禮愈篤  
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

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  
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  
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  
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  
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  
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  
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  
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  
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

逸民史

卷十一

三

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主貴要叅侯相繼贈遺  
未嘗脫時多不受納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  
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  
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曰眼方者  
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  
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  
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  
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  
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大通初又獻二丹

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實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氲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昧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于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娑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

遼民史

卷十一

三

贈大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喬松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

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迹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警赴所居嚙啗齊武帝忿甚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于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未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

遼民史

卷十一

三

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鬱林兄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年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嘗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智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齋綿帽供養天監中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云菩薩當去旬中無病而終先是瑯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逸民史

卷十

三十四

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

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于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曾有詔舉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逸民史

卷十

三十五

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食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衣廬於廬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暮而卒

### 陳

####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



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議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綬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遠民史

卷十一

三六

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祿者以巢由爲粹樞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介枉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樞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鄒不能至乃卑辭厚意令僕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

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遠民史

卷十一

三七

禮無違者父爇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衰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癯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逸民史卷之十一 終

逸民史 卷十一

手入

逸民史卷之十二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北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  
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  
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  
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  
逸民史 卷十一 一  
雍州刺史蕭寶實訪實以聞會寶實作逆事不  
行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  
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物理隨道恭至義陽會  
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  
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  
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  
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

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進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

達民史

本卷十一

十一

法法師信大栗十救言之將來十地果報開手以置把中經痛之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

李謐字未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

達民史

本卷十一

十一

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于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紛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倚

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令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逸民史 卷十二

四

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于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江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

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

逸民史 卷十二

五

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象耳介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

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非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九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諺于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今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初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

建民史

卷十二

六

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

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

建民史

卷十二

七

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人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九室二筵置五

室于斯堂雖使班倅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  
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  
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  
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  
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  
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  
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  
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  
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  
連民史 卷五十一

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  
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  
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窓若爲三尺之戶二尺  
之窓窓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sub>之室</sub>圭竇  
之堂尚不然矣假今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濶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  
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  
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  
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  
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亘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  
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  
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  
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  
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sub>歲</sub>斯  
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

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  
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  
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  
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  
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  
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  
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  
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

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小重置一隅  
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  
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  
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  
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  
斯爲恠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  
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  
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  
于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  
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  
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  
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  
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  
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  
之倘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

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  
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  
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  
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  
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  
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  
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  
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于是  
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  
遼民史 卷十三 十一  
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  
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  
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專城遂絕迹下帷杜門  
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  
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遘曙盛暑通  
宵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  
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詰故太常  
卿劉芳推問音義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替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術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

遼民史

卷十二

十三

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于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駐夸

駐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遂字懷道慕

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叙談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于夸懷亦不開口

遼民史

卷十二

十三

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托鄉人輸租者繆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嘆曰駐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吊



喧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駐寧  
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  
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  
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  
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塋日赴會者如  
市無子

###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  
少聰慧年十三辨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逸民史 卷十一 十四

披讀羣籍再閱于目皆能誦焉以姚氏將衰遂  
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  
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  
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遂反  
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  
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  
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三州刺史馮翊吉翰

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  
叟隨入蜀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  
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畧曰群犬吠新客  
佞暗排踈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  
祝鮀眴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  
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  
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  
在大魏與于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

逸民史

卷十一

十五

旣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于密  
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  
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于叟  
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  
韋袴褶而已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  
季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受初叟一見高允曰吳  
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于子以弦韋爲幽

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于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燦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燦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其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燦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必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

逸民史

卷十二

十六

宗等渭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于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然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家人營王喪事胡始

昌迎殯之于家塋于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啟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

逸民史

卷十二

十七

人競歸之曾于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恠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 劉獻之

劉猷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猷之學者猷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正可博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猷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費辭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猷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

遼民史

卷二十一

十九

北齊

猷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猷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猷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擬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畧例三卷與毛詩序共八卷行于世并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成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叅古脩古

遼民史

卷十一

十九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

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

逸民史

卷十二

壬

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于江陵法和

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公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卽逆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于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

逸民史

卷十二

壬

王僧辯于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捻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揀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子弟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于岸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

逸民史

卷十一

三

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辭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于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于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先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簪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逸民史

卷十一

三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荊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援耳今旣被疑是紫定不可改也于是設供食具大饅薄餅及魏舉兵法我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

逸民史

卷十二

二十四

州聖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饅餅焉法和始于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官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和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

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箴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于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于館明日引見給通幘油絡網車仗身

逸民史

卷十一

二十五

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于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

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室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王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逸民史

卷十二

二十六

後周

韋叟

韋叟字敬遠志尚夷簡淡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叟高養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叟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

叟亦爲之盡懽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尊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耶登平樂觀遙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叅余萬機叟荅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叟至宅訪以政事叟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逸民史

卷十二

二十七

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叟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叟談譔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叟至賓館叟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叟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送出叟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撫管叟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叟叟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

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  
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夏  
辨其優劣夏以三教雖殊同歸于善其迹似有  
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  
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夏書并令以帝所  
乘馬迎之間以立身之道夏對曰傳不云乎儉  
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  
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夏子璿行隨州刺史

史記

卷十二

二十八

因疾物故孝寬子摠復于并州戰歿一日之中  
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色自若謂之  
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  
舊夏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  
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  
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  
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  
製述咸削其繁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夏以  
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除東體王孫

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  
可飲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  
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脯奠  
食於事彌煩吾不能煩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二  
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汝輩欲以物吊祭  
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  
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  
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賻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于世康

史記

卷二

二十九



逸民史卷之十三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隋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叅軍事後

逸民史

卷十三

一

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于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齊會極歡無不沉醉誼

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見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于此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

逸民史

卷十三

二

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童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

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

逸民史

卷十三

三

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絲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鼃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卅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

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

逸民史

卷十三

四

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于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叅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請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于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

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叅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遊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

卷十三

五

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願願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法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

記室叅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願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恠之何乃脫畧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鈞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

卷十三

六

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栾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侯煩辭願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賜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不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

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于東平文藝高于  
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  
鷄池布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徂潯燕南贅客  
河朔情遊本無意于希顏豈有心于慕蘭未嘗  
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  
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  
驥早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  
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相錫瑞唐水承

逸民史

卷十三

七

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  
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楊損上益下江海  
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倘豫聞高論則  
不殞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醇德無任  
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十石  
并衣服錢帛時晉郎文幹多成其手王入東宮  
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  
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

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  
識者願荅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  
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  
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  
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  
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  
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願曰  
何處有羊腸坂願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  
河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

逸民史

卷十三

八

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  
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潯所謂問一知二五年  
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  
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  
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  
遼東郡縣名皆願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  
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  
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  
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

發疾卒于彭城時年六十九願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瑯琊諸葛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

連民史

卷十三

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互寒不服綿紉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入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三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

怡神虛白餐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其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貴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則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側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屬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連民史

卷十三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  
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  
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  
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旣且騰雲空柳餘  
衣詎藉墳壟恒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  
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  
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  
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

逸民史

卷十三

十一

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賄物  
千段遣璫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  
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  
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  
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廬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  
下暨啟河上沈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  
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  
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  
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瑀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  
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  
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  
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  
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于博士  
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  
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請文詡請質凝滯文  
詡輒博引徵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  
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  
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  
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  
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  
壽末學廢文詡杖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  
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  
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  
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

去經數年盜者向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于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于家年四十鄉人爲

逸民史

卷十三

十三

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操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

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其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評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

逸民史

卷十三

十四

患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縷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于處默又廬于墓側奕葉稱孝焉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  
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  
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  
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  
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  
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  
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  
金數兩夫妻共藏之于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  
逸民史 卷十三 五  
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  
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  
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  
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  
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  
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  
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  
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  
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

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  
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  
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  
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  
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言隱者姓  
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  
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  
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徵有  
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  
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逸民史 卷十三 十六



逸民史卷之十四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唐上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吊冠逸民史 卷十四

婚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

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革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以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逸民史 卷十四

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  
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  
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  
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  
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  
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  
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  
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蹌  
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差  
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  
自處如此

王疑

疑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  
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國厥師訓施于王道  
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  
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  
聞乎仲父曰疑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

通民史 卷十四

三

通民史 卷十四

四

預于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  
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綬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  
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  
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  
諸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  
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  
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  
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歲  
不能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

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聖大其北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遂失余因而辦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諫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寢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聞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業業云爾

達民史

本卷十四

五

###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韉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庶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

不答瞪目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

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

達民史

本卷十四

六

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字慧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木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鉞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昭昭曰人事奈何曰心爲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

遠民史

卷十四

七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  
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  
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  
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  
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  
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  
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

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  
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  
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  
初年百餘歲遺令薄塋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  
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佞禍  
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  
曰後五十年爲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  
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  
史

遠民史

卷十四

八

田游巖

史德義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  
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  
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  
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  
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  
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嘗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屢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

逸民史

卷古

九

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人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禡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耀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闕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旣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 潘師正 劉道合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智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

逸民史

卷古

十

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垢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他異

### 孟詵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

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詭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詔居官頗刻歛然以治稱其閑居常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

進民史 卷古

士

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吊祭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養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交州徂徠與劉玄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進民史 卷十四

士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間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屨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繫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頴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遽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白履忠

連民史

卷十四

七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遊京師徐返里間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露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

哉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

連民史

卷十四

十

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千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頌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

遷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絼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

### 逸民史

卷十

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慮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鍤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瘿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青腫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

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

### 逸民史

卷十

縣逼遣士爲驚嘆願詔賜嵩山舊居今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于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着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



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轡齋置書以邀迎之果乃隨轡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董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

建民史

卷十四

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驚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隨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

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成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襍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于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半山縣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

建民史

卷十四

書擅盧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托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

逸民史 卷十四

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于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

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畧相甲乙云

###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偏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逸民史 卷十四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王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賜焉卒年

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詭譎似方士劉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

建民史

卷十四

上

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克侍讀中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陰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

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建民史

卷十四

二

###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童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註老子彌年不

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木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 陸羽

逸民史

卷十四

主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垢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惜惜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柰

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詠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痛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大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媿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

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  
人才辨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  
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  
疑之謂生爲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  
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苕溪之濱  
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  
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  
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  
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

進民史

卷十四

五

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  
家桴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  
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荅曰終鮮  
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  
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  
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  
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  
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污墻具瓦  
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

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間字于學者得張衡  
南都賦不識其字但于牧所做青衿小兒危  
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  
日曠又求于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  
或誌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  
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  
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  
衣詣伶當者譙談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

進民史

卷十四

五

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  
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  
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  
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于滄浪道邑吏召  
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  
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  
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  
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  
白驢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裏

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柳武原黃門侍郎所  
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其與果畜故特以  
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  
釋皎然為縉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  
諭見人為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  
嘗言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  
亂為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  
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  
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  
追民史一卷

一卷茶經三卷上中下三卷

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負苓者

文仲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  
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  
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姜擔而息曰吾子何  
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  
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無  
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

而文王繁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  
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  
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  
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  
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  
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  
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  
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君

甄逢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為幽涼二州都  
督家衛州濟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  
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  
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  
以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于玄宗授  
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意致謁山  
中濟不得已為起祿山下拜為禮府中論議

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嘔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歔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疆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簿更拜太

逸民史

卷十四

三十九

子舍人來填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塹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塹死屏居七年天寶初江西節度使魏少遊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

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夫辨所從于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異懦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

逸民史

卷十四

三十九

而廢忠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弟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逸民史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唐下

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真似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牛千孫固當然因問童逸民史 卷十五

牛豈有類若者倣晚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子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

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諷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屢

逸民史

卷十五

二

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累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



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乃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

倫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收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散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四

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荅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盧泌管取

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

示立召至

殿書閣

初泌無室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還詔食肉  
爲娶朔方故留後李諱甥婚曰救北軍供帳元  
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  
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克判官載請帝召還復  
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  
會澧州闕官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  
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  
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  
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梩

逸民史

卷十五

五

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  
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  
援賂以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  
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  
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  
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  
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  
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

逸民史

卷十五

六

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饗漕以勞進檢校  
禮部尚書淮南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  
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  
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  
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  
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  
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彫耗員何可  
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  
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  
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  
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  
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  
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  
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  
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  
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  
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

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隆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惟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郕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五

七

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稱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歡也卽

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若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郕國爲其女姑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安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于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千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五

八

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乎李揆和蕃頗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泌奏曰朕如三尺

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

述民史

太卷十五

九

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

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時時譴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珣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至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穰穰德宗素不為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輶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

述民史

太卷十五

十

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壤太上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啟塞從時何魁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子繁

權臯

權臯字士繇秦州畧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偃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

友終羽林軍參軍臯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福昌尉仲慕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陽啗直視暮而腹蒼爲盡哀自含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毋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潜候于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訶北信旣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

進民史

太卷五

十一

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諛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謀臯臯良久不荅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

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定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興至宰相別傳

###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

進民史

太卷五

十二

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諱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齋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

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閭號  
同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遊爲構之人號  
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  
童蕉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  
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  
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  
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蒼霄  
間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  
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  
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  
光之流亞云

建氏史

卷十五

十三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  
截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  
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  
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游朝清真好道著南  
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  
代莫知之母劉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  
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肅宗深蒙賞

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  
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  
之任得還本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  
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  
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諷爲  
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  
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  
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  
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門十年  
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  
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  
纈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  
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  
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  
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閭閻旌曰迴軒  
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字因賦柏梁之什文

建氏史

卷十五

十四

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  
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  
為席駿皮為屨隱素木几酌班螺杯鳴榔拏  
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  
奴婢各一玄眞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  
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盧中鼓枻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  
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虛作室而  
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

連民史

卷十五

五

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  
鼓吹笛或閉目或背向墨應節而成大曆  
九年秋八月訊眞卿于湖州眞卿以舴艋既  
敝請命更之荅曰倘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汎  
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蒼雪之間野夫之幸  
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成澹然人  
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  
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  
焉去我師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

銘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  
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  
波論此身

崔觀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而身與妻  
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  
視為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為叅謀敦  
超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

連民史

卷十五

十六

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  
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與有風幹當大  
中時盧弘正管鹽鐵為安邑兩地榷鹽使先是  
法疏濶吏輕觸禁輿為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為  
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  
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  
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

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號屬于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卽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符寶雞不獲

通鑑史 卷十五

七

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官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辭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卽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羣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羣而贖

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迺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非常以免當時禍矣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礦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通鑑史 卷十五

十八

###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請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病背無十日計不少輟



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雙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侏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懲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

逸民史

卷十五

七

爲致之初病酒再替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棄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籠筆牀約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張臯

見裴潯傳

潯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諫任宦人爲館驛使侵官亂職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諫帝信方士韋山甫柳泌治丹御藥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潯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叅軍曲元衡杖民栢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潯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所任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惟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謚曰敬潯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天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

逸民史

卷十五

十

下世益謂謫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  
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願養不以外  
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  
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  
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  
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  
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  
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平度

述民史

卷十五

三二

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  
危疾陛下所目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  
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葭之士非所以  
邀寵顧忠義可爲有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  
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

### 孔述脣

孔述脣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  
德紹事實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

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微謗我云何對曰  
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碎頤樓  
下曾祖昌寓字廣平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  
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圖書褒  
美進膳部郎中祖舜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  
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庭述脣少與兄克符弟  
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脣資嗜學大曆  
中劉晏薦于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擢司  
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述脣每一遷卽至朝謝俄  
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  
尹趙惠伯齋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  
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  
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脩撰述脣重  
大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  
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  
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  
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脣精慤而誠故遣持祠  
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

述民史

卷十五

三二

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  
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  
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  
直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  
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  
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脩潔及仕宦能交  
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  
十九贈工部侍郎

建民史

卷十五

三

逸民史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五代

鄭遨

附

張薦明

李道殷

羅隱之

鄭遨字雲翼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  
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  
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  
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  
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  
妻子卒慟而止遨與李源故善振後事梁貴  
顯欲以祿邀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  
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  
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  
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  
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  
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

遺之邀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邀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汙于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邀好飲酒奕棋時時有詩童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散于屋壁其跡雖遠而其名逾彰與石門荷篠之徒異矣與邀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

述事

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南唐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于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勅詰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卽趨走于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

述事

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呼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祝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卽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  
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爲詩  
倡迄不過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  
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  
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  
輔吳世子璉于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  
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  
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  
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  
天子異擢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  
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  
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  
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  
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  
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瀾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  
斷愁皆盛稱于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  
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  
命諸子曰吾死塋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

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塋焉

###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  
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  
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  
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  
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  
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  
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學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  
聲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  
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朱齊丘秉政  
凡所進擢不慚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  
于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朱齊丘出鎮南昌陶  
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

任晚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聲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疏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襦至許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瞶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程平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醢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以人唐爲前朝竹連泉史不全大七  
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輒感不荅堅嘗至陽美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潤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

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鉅卽市酒盡醉時彭  
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  
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  
螺川諸邑遇酒卽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  
醉候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垂  
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  
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  
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  
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

建康史

卷十六

人

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  
人頗重之是真全于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  
誦于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  
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  
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  
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  
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

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  
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  
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遠  
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  
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  
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荆釐史館孫伯純各爲  
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  
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

建康史

卷十六

九

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  
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緡其訟遂止  
卒年七十餘

###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  
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  
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  
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終昭陵從姪道下  
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

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承藏前世圖書鍾  
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  
多

逸民史卷之十六

終

逸民史

卷十六

十

逸民史卷之十七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宋上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  
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  
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  
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卽成誦日諷一卷

逸民史

卷十七

一

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  
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  
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  
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  
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卽爲塋三  
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  
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  
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  
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



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計迎同文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揚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

北民史

卷十七

二

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爲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懋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

一見卽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指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旣暝未曙皆不出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給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待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錄張昉有史料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日有傳滕知白善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

北民史

卷十七

三

轉運使于涉爲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冲泳渙子稷臣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

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  
憚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  
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  
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  
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于便殿  
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  
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  
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  
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

魏氏史

卷七

四

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  
所言誠寔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  
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  
年八十九卒于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  
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  
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沈厚他日  
必至廊廟後果叅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  
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  
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楮木積門中夜

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中潛擲楮  
于外盜者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  
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僕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  
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陳搏

潘君訪

摩皮處士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  
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  
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  
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

魏氏史

卷七

五

自言嘗遇孫君仿麋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  
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  
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  
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  
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  
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  
術搏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柰  
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  
夫固辭不受旣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

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赴任  
世宗今齋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搏太平興國  
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  
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入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  
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  
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

魏氏史 卷七

六

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  
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  
于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  
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  
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  
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

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  
難繼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  
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  
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  
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  
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又  
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  
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  
欲之搏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益欲

魏氏史 卷七

七

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  
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  
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  
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  
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  
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  
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  
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  
閱搏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鄆陵

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廳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詔永訊之卽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郾城令是時潭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眞宗時凡老人年百歲以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沈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

束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

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博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于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

帛三十匹米三石無以助建康年內尚書  
張齊賢言放得居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  
府道官以禮遣赴關各裝錢五萬放辭  
不起明年齊賢出還復條陳放操行請加  
旌賞卽賜詔曰立園博通古今孝悌之  
行鄉里所推慕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  
覽守藩之奏風載渴來俄聞予延  
佇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賜帛百匹  
錢十萬九月放至京殿以幅巾見命坐與  
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天下惟  
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  
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真日  
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堯叟諭意  
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  
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  
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嚴猿溪鳥之性固不敢  
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野食憂人之心亦

不敢以羈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辭復召見  
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賜  
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  
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得召對六年春  
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  
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  
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其林泉居處  
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  
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  
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  
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  
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益以激  
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  
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  
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  
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旣罷又賜宴于欽若  
直廬表乞光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  
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

營堊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  
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  
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  
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卽物議  
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卽遣內侍任文慶齎詔  
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  
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岩竇屏跡  
巖塵躡綺皓之遐蹤有魯頌之至行特舉耆園  
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

進民史

卷七

十三

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  
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隅來同萬區思又方崇政  
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  
國強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  
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彌成寡昧  
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  
君之遠畧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  
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  
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

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于麋鹿益  
無心于級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羣  
黎鼓舞庶彙膏悅蒲帛之聘寵渙岩谷君命薦  
及肅聽祇受旣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賤奉  
聖顏于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述侍從戎冠諫  
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  
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  
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益念沿革之攸宜歷  
三五而旣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

進民史

卷七

十三

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  
漏豈伊葑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  
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  
節之志俾乏駕無覆壓之害使爲器免溢蕩之  
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兄臣首獻納之行不爲  
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疎隔又安敢碌碌而依  
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于諫署庶少觀于朝制  
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惟茲保全之惠仰緊  
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

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報為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龜泉史 卷七

一四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岩谷放不荅放終身不娶尤惡鴛鴦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與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溥亦有疆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

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其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劇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徙

龜泉史 卷七

一五

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策疏豪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大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

楊璞 田誥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遺玄子六七歲卽為詩及長喜學問精于道德經與高錫族子晁及韓伋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

著述爲務有任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  
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擿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  
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  
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任以適及楊璞田誥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  
于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  
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  
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舉止山野人皆笑  
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  
遺民史 卷十七 七

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  
惟翰許衮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于世  
大率迂濶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  
自草中躍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  
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  
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  
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  
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  
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漬

李漬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  
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  
生鄧卽漬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  
鎮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  
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因  
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  
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  
遺民史 卷十七 七

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漬故名漬字河  
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  
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  
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于時往來  
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  
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  
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  
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於廐間人有見者以  
語漬漬卽鬻之其惡鬻如此州閭化其儉德真



宗祀汾陰直史館孫星言其隱操請加搜採陳  
吏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  
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病自陳  
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蒼  
曰扶麻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  
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  
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  
卽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  
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覺  
遽逝史云卷十七

吾嘗逝矣亟取樂集七十編消書畫得諸子促  
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祐三年十二月三日也  
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直史孫星  
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文辭清麗  
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優卹典式  
慰管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歸  
生之聘無推給復之恩重飭守臣優卹其後豈  
獨外士泉壤亦足厚于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  
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四米三十斛州縣常加

存卹二稅外蠲其差役

###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  
于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  
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  
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  
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諸  
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賓次戒閤吏野至卽報

遽民史云卷十七

二九一

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  
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  
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  
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  
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濟並被薦遣  
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  
岩數臣實愚竊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  
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  
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

瞻對輝殿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猷  
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  
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  
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  
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  
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  
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  
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  
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

逸民史 卷十七

三

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局厚其  
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  
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  
其家帛二十四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  
外免其差徭漬卽野中表兄也漬卒計至野哭  
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  
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刑敦

刑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

昌言交游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  
然有隱遯之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  
于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  
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  
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爲考制度使  
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爵超然處退  
亦旣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叅郡學之職用精  
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  
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逸民史 卷二十一

三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  
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  
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  
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  
終日而去嘗自爲墓于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  
陵他日求遺榮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  
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

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臺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通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墓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

逸民史

卷十一

三

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擇 韓退

高擇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卓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擇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

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擇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上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

逸民史

卷十七

三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述知無祿遂亡進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于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于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

更其器其可用乎後援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  
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  
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  
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  
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  
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  
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  
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  
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  
逸民史 卷十七 三十四

孔叡

孔叡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  
縣龍山之泲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  
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賑不足者未  
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

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叡於路輒斂衽  
以避塋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  
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  
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卽遷光祿寺丞頃  
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丞嘗入叡舍  
發其廬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  
掠奪其貲收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  
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  
逸民史 卷十七 三十五

王逢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  
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  
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退其家人而以  
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

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雍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

逸民史

卷十七

三六

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 何羣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覓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習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飢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羣愈自克勵著書數

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入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

逸民史

卷十七

三七

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繼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卨哀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旣死趙抃守益州奏羣遺藁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武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 黃允

黃允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抱允生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黃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

林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逸民史

卷十七

二十八

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眺望求滅遼復讐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疾革

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卽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累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逸民史

卷十七

三十一

顯忠而隱千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菴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益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超世不偶仕非其

志祿不可苟營營未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  
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  
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  
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  
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酒竹清意何窮真  
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  
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洟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代淵

逸民史

卷十七

手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  
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旼  
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  
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  
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  
安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請生著周  
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上其書自太常  
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采食巾褐山水間自  
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畧不及私

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  
之是日沐浴而絕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  
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  
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號之盧氏習辟穀  
術趙抃復薦其行詎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  
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  
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

逸民史

卷十七

三

未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  
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  
寧察訪定戶徧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  
半示優禮云

章啓

章啓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  
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  
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  
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

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營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禄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禄因從扣太玄營爲解述大旨再復摘辭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逸民史 卷十七 三十一

陳烈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于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

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卽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旣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重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勵風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濶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輩遊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楊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楊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為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為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慨侔以不仕始終

逸民史卷之十八

三四

逸民史卷之十八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宋下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于鄞南之崑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于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

逸民史卷之十八

一

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四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實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

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朴于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就祝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侔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 宇文之邵

遼民史

卷二十八

二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于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地狹人貧耕者無幾方歲儉饑羗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諂諛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

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人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橋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今毗來忠謹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慙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

遼民史

卷二十八

三

巢谷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

建民史

卷六十八

四

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饑橐中有銀數百兩非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

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于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

建民史

卷六十八

五

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劉永一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撻出之有僧寓錢數萬于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其城雍年三十游河南塋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

逸民史

卷一八

六

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蒿環堵不茆

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

逸民史

卷一八

七

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卑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

連民史

卷十八

人

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先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據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

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坐耳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書無所不讀于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

連民史

卷十八

九

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念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于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南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

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  
科一時廷臣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  
文曰灌園先生集傳于世

###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  
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  
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  
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  
舉人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

逸民史

卷十八

十

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  
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  
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  
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塊塊衰經不去體雪夜  
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泰過其廬適聞  
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  
兆域杏兩枝合爲幹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  
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

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  
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  
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  
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焚經宿還之借者  
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  
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  
顯于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  
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

逸民史

卷十八

十一

州司戶叅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  
生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  
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  
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  
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  
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  
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居數歲  
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

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  
官其一子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于城西  
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  
自海外歸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  
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  
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  
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遊崇  
遠民史 卷十八 十三

徐中行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  
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  
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  
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彛赴闕得瑗所授經熟  
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  
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

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塋内外親  
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  
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  
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  
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  
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  
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  
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  
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  
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  
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  
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丕  
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旣免喪不  
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  
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  
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  
而敢欺君乎黃岩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

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王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洞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隋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飢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哀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

逸民史

卷十八

十四

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于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

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鄆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

逸民史

卷十八

十五

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鄆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卽閉閣謝醫藥至垂絕不起

亂卒年八十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王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川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

遼民史

卷十八

十六

竟不出舉孝弟脩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遊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

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遜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咲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

遼民史

卷十八

十七

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軫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咲曰以告

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

逸民史 卷十八

十八

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惟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遲往遲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

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王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

逸民史 卷十八

十九

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拾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翼日見翁倉遑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子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

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  
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  
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  
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  
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實籠中埋  
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  
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

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上君子也怪而  
問曰諸君何事孥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  
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  
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  
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  
今幾何年矣

### 譙定

樞桐匠 賣醬薛翁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于儒  
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

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  
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  
願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  
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願貶涪實定之  
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  
易洞精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  
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  
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澤遣詣行在至惟楊寓邸  
舍寔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一

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  
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  
城大面之勝樓遜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岩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  
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願授之胡憲劉勉之而  
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  
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初程願之父珣嘗守廣漢願與兄顯皆隨侍游  
成都兄治篋樞桐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翼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素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青巒薛翁于眉叩問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聞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薛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 蘇雲卿

遼民史 卷十八

三三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漑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

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由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客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銍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

遼民史

卷十八

三三

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欸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因起而言曰張公令其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由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闥入

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卽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劔州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四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荅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五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喫喫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揀焉而不爭守焉而不敷

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伺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旣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伺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

池民史

卷十八

二六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

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鎮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灝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

池民史

卷十八

二七

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寔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伺旣閑居若

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張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八

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

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王忠民

諱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

逸民史

卷十八

二十九

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二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詰宜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

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母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

龜尺史

卷十八

手

紫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具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

橫暴，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喜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

龜尺史

卷十八

三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嘿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



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  
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玘遣行義諸生入  
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  
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咲  
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  
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  
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  
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

進民史

卷十八

三

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  
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  
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  
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  
未行改秘書正字旣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  
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  
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  
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

之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  
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  
屬其子熹受學于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  
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  
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  
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  
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  
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

進民史

卷十八

三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人  
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  
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  
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  
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  
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  
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  
所欲言備錄繳進于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  
初學者裒集程頤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

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  
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爲天天君  
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  
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  
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  
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  
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  
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  
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  
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  
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  
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  
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  
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  
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

龜民史

卷八

三

三

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  
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  
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  
卒

### 劉愚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  
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  
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  
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  
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  
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  
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  
爲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  
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  
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  
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  
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  
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

龜民史

卷八

三

三

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

逸民史

卷十八

三十六

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常

###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

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毋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

逸民史

卷十八

三十七

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咲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

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廼功郎賜謚文節元定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學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

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于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王柏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啓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卽

連民宋 卷十八

四十

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寔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歛且塋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子弟

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洪範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

魁民史

卷十八

聖

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客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于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

著有讀易記、誣古易說、大象衍義、誣古圖書讀  
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  
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  
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  
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  
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  
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襍志  
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  
乘文集

逸民上

卷十八

四二

安世通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  
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浣于酒，而終世  
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于成  
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  
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  
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  
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  
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斐梓興仗義之師，以

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  
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  
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  
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  
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  
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  
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  
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  
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  
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  
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  
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  
討曦。未幾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  
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

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賸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之滄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

述

卷十八

史

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

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谿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較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沅爲高弟沅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冉璉

冉璞

見俞玠傳

俞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歐死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

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脅伍願  
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偏必至於  
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  
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先是東  
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  
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  
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  
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逸民史 卷十八 四六

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  
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  
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言玠  
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  
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  
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  
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鏤去如是又  
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  
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平玠不覺躍起

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  
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任得其人積粟  
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  
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  
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  
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  
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  
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  
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  
逸民史 卷十八 四七

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  
斂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  
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  
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  
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  
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  
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  
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



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逸民史 卷六十八

四八

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之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酉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

史九

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踪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

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瘥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餘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

逸民史

卷十八

五

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

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院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曾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

逸民史

卷十八

五

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遂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

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逸民史卷之十八

終

卷十八

逸民史卷之十九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遼

蕭札刺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榮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

逸民史

卷十九

一

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

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  
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  
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  
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慚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乾統間官奴卒

### 蕭蒲離不

蕭蒲離不字梭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  
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  
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加歎

遼民史 卷十九

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  
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當與親識游  
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  
不念以嗣先世功名蒼口自度不足以繼先業  
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  
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書延  
有道者談論瀰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  
惟覺六鑿不相讓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

逝

金

### 褚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  
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  
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  
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幹離不  
旣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  
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

遼民史 卷十九

三

三

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  
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  
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客餘悉放  
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丘  
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閭石死餘皆  
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臺城縣漫應之卽  
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席珍  
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 王去非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卽屏去  
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  
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  
爲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  
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塋  
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 趙質

趙質字景達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  
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  
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  
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  
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  
也况聖明在上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  
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  
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  
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

遼民史

卷十九

四

三

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

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  
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  
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  
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  
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于宋出襄漢  
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  
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  
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  
遼民史 卷十九 五

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于科  
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  
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  
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  
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  
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

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  
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貞祐中居河南往來  
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  
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  
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  
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  
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  
逸民史 卷十九

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  
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  
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  
必皆善御史或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  
庇他日并隣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壬  
辰之亂病沒宜陽

###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  
依之以居旣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

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  
城市岬小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  
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  
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  
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輒不復語云

###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  
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  
古人後容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  
逸民史 卷十九

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  
自得不知其貧也隣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  
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  
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  
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  
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  
氏亦投絕澗死焉

### 王汝梅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

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 宋可

宋可字予之武陵人其姑適大族豪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于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使不辭其後姑得豪氏疏族立爲後挈之省外

遂民史 卷十九

八

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 辛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

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脩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脰赤露坦然于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河南府治

遂民史 卷十九

九

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狠狠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徃徃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 王予可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在久之能把筆

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  
郕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虎將軍於佛前則稱  
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  
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  
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鐙環在頂額之間兩頰  
以青涅之爲翠靨未常不能掩墜落魄嗜酒每  
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  
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  
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  
逸民史 入卷十九 十一

元德明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魏書  
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咎而衣蔬食處之  
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報後哀山水  
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齋集三  
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守祿之七歲能詩年十  
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澹真經傳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  
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  
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卿令正大中爲  
吏民史 入卷十九 十一

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  
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  
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縉而謝綺麗  
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  
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  
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  
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  
章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  
卷詩文自卷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



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所  
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于  
願爲撰述旣而爲樂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  
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携亭千家著述其上  
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  
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  
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  
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逸民史卷之十九

遼民史

卷十九

三

逸民史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元

杜瑛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  
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  
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  
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

遼民史

卷二十

一

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  
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  
與良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  
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  
其不苟取如此歲已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  
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  
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  
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  
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

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遣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

逸民史

卷三十

二

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于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遣命其子處立處愿曰

吾卽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逸民史

卷三十

二

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開物開物則曰開于巳閉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于篇云

張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

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  
候州多金國威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  
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間里遂  
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  
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  
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  
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  
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師紇石烈牙兀  
解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

遼民史

卷三十

四

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  
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于庭帥大奇之旣而  
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  
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  
諂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  
白撒犒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于  
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里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毋加禮  
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

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  
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  
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  
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  
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  
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  
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  
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  
未遂丘園之責俄與窳窳之悲可復賜前號以

遼民史

卷三十

五

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曆年係事記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  
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  
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  
軍中求儒道釋醫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  
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  
殘不欲仕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  
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

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壯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壯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

遼民史

卷二十一

六

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入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

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脩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金履祥

遼民史

卷二十一

七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毋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

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檄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

遠民史 卷三

人

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蠟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恣然和惇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管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于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

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

遠民史

卷三

九

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

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連民史 卷二十一

十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

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

連民史 卷二十一

十一

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旣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公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于叙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諫朝廷取其書宣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

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幣帶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遼東史

卷十

十三

同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紲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卽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丞

齊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入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杞齋肅詳至

遼東史

卷十

十三

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驟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菴時蕭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渠菴集二十

卷之五 居仁宇士安幼師蕭軒弱冠  
娶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  
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  
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  
加脩焉卒之日門人相與感易名之禮稱諡之  
曰靜安先生

### 安熙

安熙字叔仲真定藁城人祖潛父松皆以學行  
逸民史 卷二 十四

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  
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  
熙力於爲已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  
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城備問其緒說盡書因  
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入必  
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  
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言先聖文有曰追  
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  
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進途以存諸心以

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切密  
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  
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  
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莞鎮其門人蘇天爵  
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  
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  
於時矣

### 孫轍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  
逸民史 卷二 十五

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  
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  
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  
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待  
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  
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  
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  
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  
舉轍一人轍善爲文章吳澄嘗叙其集曰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  
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  
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  
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  
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疎澹可比盧肇御史及  
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  
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  
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  
翁嘗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媿于世人以爲  
逸民史 卷二 十六

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  
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讐其學弘深該博廣平  
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  
吳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  
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  
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  
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

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  
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師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  
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  
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謚  
曰貞白先生

劉詵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  
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  
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卽以斯文之  
逸民史 卷二 十七

任期之旣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  
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  
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抵六經躡躑諸子百  
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  
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  
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  
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  
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  
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

舉仁夫江澗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

進民史

卷二十一

十九

文辭博達儔儔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

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于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

進民史

卷二十一

十九

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于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

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爲平陽心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瘡不就恪好

逸民

卷十

干

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逸民史卷之二十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各一傳、各數行而止矣余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秘悉取二十

卷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

隱德者哀爲陳氏逸民史既成二

十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若而人

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

度時不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

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

也史臣義取濟時要於表見其所長也

放負巖穴竇之賓編草茹芝之叟若  
滅若沒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  
類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  
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畧  
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瑋  
作也二公奉

本

二

詔總脩凡天下有闕史事者下郡國長  
吏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  
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  
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  
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

明之首其間乎旌輪轍之跡寂然而鼓

聲劍戟攘、宇宙一切哲人遜士指宜鴻  
以為審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  
圖史其耽、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  
巔脫蓀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已  
之而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嘻可悲已幸  
而不泯者頑有郡牒墓版與裨官諸家

本

手

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  
悉為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  
之勲勒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雞  
林即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  
或輦金與璧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  
山槁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

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嗽名者而  
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  
燒草灰而根存六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  
余輯隱逸補為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跡  
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  
迭流音尚傲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卷十

四

萬曆戊戌五月初八日陳繼儒撰

元史隱逸補卷之二十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鄭思肖傳

王鰲撰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  
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  
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華  
長洲縣甌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  
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  
幼主疏辭切宜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  
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  
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遇  
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  
子封或曰齊子芳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  
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  
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  
變迺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  
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益超乎千古之

上與入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木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

北史東 卷三

二

會于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卽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利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

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頌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庾詞墓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澤氏施食

北史東

卷三

三

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吳思齊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選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效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承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鹽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獄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

送良史表卷下

四

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守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賊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日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曰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

吏或謂道寢立致思齊曰歛怨以干祿非策

送良史表卷下

五

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卽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承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遊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並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東顧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

遊苦其龔語未畢馳去獨發方鳳學謝朓睦方  
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  
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  
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  
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  
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  
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  
俟命錄錄成賦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  
遂民史 卷二十一 木

恒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  
州碑魏司馬孚替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  
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家  
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早卒宋  
景濂云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  
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  
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  
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  
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柰之何而弗悲若思

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  
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今鉅海簸而不移其  
言信矣哉



謝處士傳

謝翱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饒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個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窆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述民史

卷五

八

來今何極竟去今江水黑化為朱鳥今其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踰躅焉踰躅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童皇山澤心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

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米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紀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績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矍相持驪不去憎聞翱翱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邪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

述民史

卷五

九

翱豈平伍邪初翱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翼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壟我許劍之地二人果聞計至與方燾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與皦白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盞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

已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  
用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  
客也歟

謝臯父傳

謝君名翺字臯父延平人早事科舉學有志當  
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  
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  
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游過嚴陵故  
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  
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  
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  
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  
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  
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  
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  
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  
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謝  
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  
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  
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  
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信好學也乙未

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  
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  
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  
厚哭其舍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吊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  
釣臺下將莖朋友無歸者至是君塋焉君生不  
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  
一宣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笑然  
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三

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  
沒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  
而君窮於文痛哉阜父痛哉阜父錢塘鄧牧著

### 謝君阜羽行狀

君諱翺字阜羽姓謝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  
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  
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者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  
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  
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  
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  
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後五年戊子夏至  
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三

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  
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  
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  
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  
之所名汝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汝嘗爲許劍  
錄旣時降交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  
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  
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  
不到如 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

鷄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卽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峯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文冢瘞所爲槁臺南甲午寓杭遣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汝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於是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父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計聞婺方鳳 婺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方與幼學方壽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兵州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卽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于墓

曰粵謝翺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 志壙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京坡夜雨句圖一卷游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槁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爲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拊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敘顓末赴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

友人方鳳謹述

逸民史

卷三

十六

謝君臯羽墳誌

嚴子陵釣臺南岸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爲晞髮處士謝君臯羽之墓君諱翔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曄祖嘉父綸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鳬泉潭間丞相信公開府嘗署諮事參軍後遊浙陳睦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名字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季子意且將度臺南爲文冢異日並玄英舊隱老焉扁其會友之所曰汝社義取悅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巳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爲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下冢窆以文藁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遊惰士至講誦編刻輒忘寒暑飢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晞髮本楚詞因以

逸民史

卷三

十七

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娶時余  
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者翕然余  
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爲江源講  
經社與君汝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  
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  
之故何能無感恰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  
壙且俾貴於月泉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高節先生墓誌

鐵崖楊維禎撰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  
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  
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  
春尉福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  
宋衍爲四家甲家傳格爲先生曾王大父潤王  
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而有奇氣讀書  
不爲章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  
復齊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  
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  
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  
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  
與富山桐水相爲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  
不敏願爲嚴陵賢子孫矣居家教授生徒有  
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  
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  
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  
年建汝社爲會取捨自有信期卒無干與社中

友買地臺南塋之築許劍亭憲使盧公華高其義爲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嘗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氣絕者數四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

述民史

卷二十一

二十

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夭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平疇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必塋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塋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朱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予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爲奇士立吁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爲狀來

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於古風颯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畫厥岐不肯厥馳瞠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基維遠有遺

述民史

卷二十一

廿一

唐君名

羅雲溪撰

唐君名珏字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穢以養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連真如心橫肆執燄爍人窮騎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復黃絹爲囊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美餘酬戒不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襍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之不知陵骨之猶存

唐君名

卷五十一

廿三

唐君名

卷五十一

廿三

也禍淫不與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禍者北焉山陰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將絕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吾往觀闕魏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輦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表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



誨愛度不數月二事俱恆聘歸偶故國之公女  
有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  
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  
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昂立頌頌凡夢中人所  
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瘞骨  
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其所函土堆上  
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  
麝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

述民史

宋卷主

二十四

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  
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  
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  
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  
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  
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鳬玉鴈  
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平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于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  
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叅曰江左運窮歟  
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  
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旋一大火運移衣冠  
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  
恩完猶絨煦育亡國遺胤坦無警猜何物異端  
無忌憚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  
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蓬萊清淺陵岸  
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

述民史

宋卷主

二十五

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彛物則獨  
具於執位卑下者之資稟與予又怪世之言命  
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  
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  
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山人雖天有所不能  
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  
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  
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  
存其眞孤今吾國已亡唐君玉潛賈藏其眞骨

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  
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

林德陽

宋太學生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  
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  
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  
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  
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面  
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  
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授竺國經只有東  
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  
岩花金粟淮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鳴哽不知  
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  
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  
七首猶懷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  
青一株置於所而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  
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  
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螻蛄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  
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

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  
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  
士也已

進民史 太卷主

壬午

俞琰傳

俞琰字玉吾其先汴人建炎間始來吳隱林屋  
山徙郡城之南園琰生于宋以詞賦稱宋亡遂  
不復有仕進意嘗撫諸家易說名曰大易會要  
一百三十卷及注上下經并十翼凡四十卷又  
有經傳考証讀易須知易占法卦爻象占  
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說若初授溫州路學  
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秘注魏伯陽參  
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卷易外別傳一卷  
進民史 太卷主 壬午  
以吾儒性命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雅好鼓琴  
乃作弦歌毛詩譜別有幽明辨惑席上腐談書  
齋夜話等書子仲溫孫貞木

元故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蘇昌齡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敬  
宋西州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  
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  
結屋湖上自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  
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  
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  
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  
逸民史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  
者十年於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滂沛豪宕有  
古作者風時咸淳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  
稽隱其所聞見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  
老皆折節下之江浙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  
剛正謹嚴慎於交際獨延君於家與其子期願  
講學期願後中甲科卽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  
也君旣得友益自刻勵於學晝夜不倦由是克  
底厥成足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

望退居錢唐與君爲忘年交君由是徧交當世  
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名者識與不識皆稱爲  
明德先生君旣以儒素起家仰承石門君風志  
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  
甫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外之  
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闢憲府交章以潛德荐  
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朝廷諸公知君之  
志而亦不相徂也優游吳中者三十四年富貴  
勢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

逸民史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  
古人之意者鮮矣况敢私有所論著乎識者稱  
其有見於道性平易真率不爲矯激之行與人  
交亦然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  
應酬之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無不敬禮  
之者雖小夫賤吏伶隸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  
難君拯拔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君度  
無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矧其困阨君兒時  
乳媼提攜右臂脫骭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

稱一絕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  
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  
我素志也居一歲卽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  
學提舉君亦欣然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  
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上友遠近聞者莫不  
奔赴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  
卒於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壽  
七十有三取錢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  
吉次曰起次曰貞吉取陳氏先君十年卒貞未  
適民史 宋卷十一 三

取先君十二年卒起取陳氏女寧齋姑蘇湯惟  
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己巳正月二十六日塋  
君於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爲詩  
文若干卷藏於家予嘗評君之文雄深雅健詩  
清峻蒼古其見諸緒餘如清淡雅韻依稀晉人  
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未疾前五日與予  
會飲檢閱曹新民家自敘其平生甚悉無幾而  
卒乃知君有託於予也固宜爲銘銘曰  
世之人全於人者未必全於天斯可謂之歸全

君雄文與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  
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  
石後有稽焉知其爲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趙郡蘇大年撰江陰張體書東海倪璿篆

民史

宋卷十一

三

陳徵傳

陳徵字明善遠祖象宋宣和進士官左朝散大夫家廬山下徵少從草廬吳先生學嘗北遊燕趙而歸遂家于吳徵爲黃清權高士之甥清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泊然無累以終其身其才雋尤爲當時大老虞揭輩所稱子汝秩字惟寅能世其家學安貧樂道教授鄉里色養得親之歡心詩文藻麗不羣瀟然有出塵之想弟汝先汝言子繼自有傳

連氏史

卷二十一

三十四

張子昭墓誌銘

鄭明德

吳人張雯字子昭其先後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逼官御留器械从高宗南渡居錢唐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居燕已而居吳遂爲吳人子昭髫髻便嗜學喜从儒先君子游時宋亡雖已廿餘年矣故老遺黎老校退卒尤有存者子昭从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期會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屯討伐文章經術下至幽人遁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什一於千百視後進生懵懵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已喜遊錢塘錢塘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以至于荒臺歌榭壞冢故墓斷碑殘碣頽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遊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嗟不能已人或指目之不顧也兼通聲律音呂清濁高下長短疾徐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歡欣愉憚而子昭獨輦感吁歎人問之輒俯首不答或嘆曰吾其不免乎

連氏史

卷二十一

三十五

尤喜古樂府歌曲遇故舊笑樂輒爲人歌又時  
時吹洞簫鳳栗音奏清越方其發聲噴氣旁若  
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遇其不欲歌雖貴爲  
王公不能強也臨市衢構樓居書樓上經  
傳子史下逮芻蕘裨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  
日緝閱研究至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往往  
能成誦然不喜人言科第得失官程史牘與夫  
巧宦善富其爲人大致如此故婁約終其身年  
六十四歲卒於至正十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七

連民史

太卷二十一

三六

日其子田已薨子昭于中吳胥臺鄉黃山之原  
取陳氏隱黃氏次子曰里孫男一名閒田讀書  
苦學能隱其父志褒子昭所著書隱潛錄若干  
卷意蓋隱潛夫論畫記補遺書補遺并墨記凡  
若干卷予讀其書皆終心田泣而言曰先人與  
物無競其爲學不求人知浮沈中吳閭巷間今  
沒矣僅其書存耳不幸沒之季遭世變平生知  
舊舉皆淪落故田居益貧今葬已久而墓碣未  
有銘先生幸無靳夫子昭更事時宋亡已久而

子昭若感于宋豈有所微覲目沾名千萬一哉  
此與周之頑有懷于商嗚呼其在周則頑矣在  
商則惡得不謂之義哉然子昭之心尤爲隱約  
而難見予讀其隱潛錄其間有可哀者多然不  
出於憫宋之亡其遺文陳迹儘可目補野史之  
闕他如畫記書補遺之類又皆博洽有考匪空  
言也昔歐陽公於五代史作獨行或出或處雖  
皆不同然士不可呂一途取故爲之銘銘曰  
混于俗而其行獨辟之玉其庶乎全其璞者歟

連民史

太卷二十一

三七

遂昌鄭元祐製句吳周砥書婁江盧能篆蓋

陳隱君墓誌銘

陳敬初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兒時卽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悛悛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遺書一是以修身事親爲務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鰥隱君進鰥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鰥事兄訓謹甚訓字師敬爲吏不務苟同在兩浙醴臺時嘗粥所乘馬書畫器物屬錢所知贏什一自給所知死妻操錢子母歸師敬師敬謝曰生享其利死餒其孤此市道吾

逸民史 卷二十一

三八

弗爲乃悉以錢丐之及書滿徒步歸吳下則甚窶隱君曰吾兄能若是復何憂乃力苦周旋惟兄所欲爲人謂師敬爲吏廉君實有以左右之京口孫子翼與隱君爲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篤隱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卽持貲走京口爲畢嫁事初隱君事林處士寬寬強隱君以業試有司隱君勉就場屋遇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僥倖失得爲哉卽罷歸盡

棄舉子習折節屏除世好潛心六藝傍攬百家而卒守之以約嘗從師敬北客揚潤南寓杭州數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論議爲文章馳騁上下尤善古賦及古今體詩詭麗春容詞辨鋒出不少讓故內翰蜀郡虞公今華黃公今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薦隱君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隱君力辭乃止行省承制署師敬由掾吏陞照磨佐分省軍事於常之無錫間謁告歸里第會郡事感語

逸民史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君曰汝無官守宜自爲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有頃兵突至迫師敬隱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去隱君復求入見師敬已殮卽匍匐伏尸哭甚哀遂并遇害師敬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死旦日門人范文綱訪其鄰知隱君兄弟皆死狀因並求屍所得之條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成元章白其事幕府爲具棺槨斂且求其子詒屬陳氏於是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綱奉二君葬吳縣天平



山先隴側寔至正丙申二月癸亥隱君取顧氏亦篤婦道先卒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文高次適阮文通隱君所著述甚富兵後散已獨所著周易訓詁及古今雜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不燬越七年詒奉文綱狀來請銘基哭曰隱君兄弟存時時人爲之語曰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友豈弟今不幸俱遇兵死豈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人獨哀隱君者哀其義不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

逸民史

卷十一

四

其言行爲銘銘曰

其學也匪穀其集也擇木載翔載伏而巢以義覆孰仁其鵠倚德不孤我作銘詩以敦薄夫不

亦悲夫臨海陳基撰

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

鄭明德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于叔方父三世于茲矣故予東入吳識其尊府君靈極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登髦耄前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妻黨維私之契而先生長於予三十餘年先生降屈年德時相過以高談道經娓娓不絕予與君有一年之長

逸民史

卷十一

四十一

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于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而君行篤純孝每館授歸浣滌又不但于中裙廁瘡若夫溫清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于滫瀡飲食之奉必躬自庖其珍羞價雖極貴而必以娛親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毫髮不如意者皆君有以致其養也君既能孝又能力學文動呂經爲準貫穿諸家本以養德華以立言其爲詩尤

刻苦精練本之于杜而參之于唐人諸名家在  
宋則尤喜陳黃至于遺思之盤礴裸山林泉石  
幽篁怪木各盡其變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  
雖百金不以予一筆兼之襟度灑落其割三牲  
之養以奉客亦必肴膳豐美器皿精潔與人交  
尤重然諾然僅享年七十卒于至正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五日君首取費早卒繼取夏生兩男  
長訥亦既有妻有子矣而皆早卒次謹尚未取  
女二人長妙慧適俞沂先卒次妙清適曹敬德

遼民史

卷三

四三

謹卽以君沒之十有五日本奉君柩葬之于吳縣  
靈巖鄉朱墩之原君之曾大父諱德一配張氏  
大父諱暹配柳氏父寧極先生諱深字子微配  
周氏君諱植嘗自號慎獨癡叟君既沒朋從乃  
以君所自號而私謚之曰慎獨處士謹乞銘于  
予乃爲之銘銘曰

士而處矣久則當舉矣胡爲乎更三世而益僵  
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於天者而嗇於人耶  
既已有行有言無繇磷矣其示不朽有貞珉矣

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遂昌鄭元祐撰吳郡張  
簡書范陽盧熊篆

遼民史

卷三

四三

一 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旣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仲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

卷十一

四

宋景佑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祗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寢盛貴雄於鄉高祖伋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師輩昌王仁輔

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視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瀟瀟如春陽之和刮摩豪習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辯絕人譽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閔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

卷十一

四

之書盡目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深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日乃已平生無他好玩者古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登興每發揮於綠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

肥遁氣采愈高不爲諛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  
貴人之門與世浮沈耻於街暴清而不汙將依  
隱焉世契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沈晦兄  
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  
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  
矣處士所著有藁句曲張天雨錢唐俞和愛之  
爲書成帙藏於家

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洗孟民

逸民史

卷十一

四六

字也次孟羽號雅逸女三長適徐璵次適陸頤  
幼爲母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旣以其年某  
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  
識歲月且遵治命來徵銘余辱遊於處士甚久  
處士來吳嘗主余家山肴野簌促席道故舊間  
規其所偏未嘗不見納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  
今年秋仲留詩爲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  
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  
其託乎雖然詎可忽然忘言乎輒舉其槩爲銘

以昇之聊以紆余哀云爾

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沽卒不施依隱玩世  
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  
言歌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逸民史

卷十一

四七

故元處士倪雲林先生旅葬誌銘

長樂王賓撰

雲林姓倪諱璿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富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爲慙兵動諸富家剝剝廢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縈盤頸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中有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免從王交友讀書交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友張伯達民史

本卷十一

四八

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四旅葬江陰習禮子二孟民孟羽孟民早卒女三其詩散逸人咸惜之銘曰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爲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其昔蠲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句曲外史張伯雨誌銘

劉基伯溫撰

外史錢唐人姓張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狀元擢第于宋傳四世至逢源仕宋爲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生有孫有孫生雨雨性狷介常眇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士登茅山爲大洞經籙謔有所悟遂覓出羣道士表道士見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學士吳興趙文敏

連民史

本卷十一

四九

公善每以陶弘景期之雨自號句曲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真人入覲京師外史自副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趨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界我友也卽自請外史結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弘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爭與爲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爲道士恒以親老爲憂延祐初謝觀元居開元宮明

年杭災宮毀外史適華陽至元丙子以上塚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塋冠劍于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于宮之齋居篋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人有不善輒面拆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正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酉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始獲與外史一見卽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呼世之拔流俗而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游寧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于是宮之掌事及其弟奉其棺塋於冠劍之所而基適迫棘圍事弗能與執紼及出爲訪外史之志者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于是乎銘銘曰

孰與之軀以爲吾拘式還其虛杳兮冥兮吁嗟乎幽墟

進民史 本宋主

辛

貞居先生墓碑銘

前進士監察御史嘉禾姚綬撰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淵度靈石路披篠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童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歎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爲薪莫設時醮之禁

進民史

本宋主

辛

身世是何物曾惟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研離玉匣旣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 嗣人卽冢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緩靜其灌其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辭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栖罔由下邁自謂黃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羣珉是托實資銘以紀夫歲月形管庸書

銘曰

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蚤曰貞居晚曰  
外史厥號不一刁僊亦爾文章闢古鑿鑿齒齒  
書法俊逸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  
石澗爰墓于此有峯而岌有水而駛喬喬者林  
盈盈者芷向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局以雲  
爲峙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頽圯  
增修之役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鼎之  
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曷居天  
漢之涘誦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  
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賁斯以陟降只

通鑑史

卷三十一

五十一

外史張伯雨傳

姚綬撰

外史杭之錢唐人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  
號貞居子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裔年二十棄  
家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爲許宗  
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外史師事之悉及其說入  
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名嗣真風裁凝  
峻見者異之謁趙承旨趙見其作字勁健贈以  
雲麾將軍碑令師法之書果超越楊麻夫評在  
陶貞白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師率更  
世稱二絕詩宗杜惟肖古選類大歷間諸子文  
學昌黎而冷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  
綴木石人物亦自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壽衍  
嘗偕入京時燕地未有梅唯吳閒閒宗師自江  
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漱芳亭外史造其所恍與  
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竟  
日不見憂其迷路外史覺而已喃喃開笑曰伯  
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  
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之翰

通鑑史

卷三十一

五十三

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虞虞問能作符篆否荅曰未能虞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卽下拜曰眞吾師也自後凡與虞手札必執弟子禮壽衍復偕入朝被璽書賜驛傳欲官之非其志也卽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追奉任石而下五君爲文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山世集三卷君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考察精

送民史

本卷三十一

辛酉

博又著玄史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獨不與者尊之至也嘗書劉大彬所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庚辰歸陽德館作黃笈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鳴之精舍丁卯造水軒于浴鵠灣明年刻詩藥井上時年七十有六其所居又有開元靜舍南眞館老學齋會稽王山農上清薛玄卿章心遠龍翔毛伯圭輩相友善多文字酬酢庶夫避地於蘇之錦繡坊外史以其知已數造焉庶夫推爲前輩每題

其製作曰貞居先生其有手抄一帙遺胡季城庶夫題云紅巾寇杭先生墨跡在黃笈樓者不與焦炬同化則與稠載同逝矣此抄豈非晉武庫之遺劍也耶有弔其亡曰黃笈樓頭仙一去明年黃笈掃狼峯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峯又爲安陽韓致用題其手削卷尾曰雖疏俗出語亦別殆欲過晉人筆舌矧其辨論道德文章事乎庶夫一

送民史

本卷三十一

辛酉

代人望於外史獨重其不輕許可較然矣手營墓靈石西湖之陰南屏之右前阻澗售繫要玉環作梁名玉鈎橋橋南數十武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吳膺隸古綬五七年前從甘泉劉邦彥得八帖往往言造酒必喜飲又見其手錄詩文各一冊予以古書畫一卷易得詩冊計念六紙五七言詩八十一首中有附錄遂昌鄭明德東海倪元鎮龍河僧大訢詩十餘首其不遺故人善如此又於邦彥得二紙其一紙標丁亥二字



其詩文必多故編年書之旁二行云繆作積歲  
月成帙初不事深僻覽者或昧其所從來易玄  
又許一箋請如古法簡要疏於語下尚藉是以  
傳焉予不考易玄何人成化丁酉杭有攜其像  
入金陵者渡楊子亟遣人物色之以歸爲文辭  
之是冬又得其台仙閣記一軸詞翰益蒼古戊  
戌予偕羽士史玄隱拜其墓爲詩弔之桐村牧  
周伯器亦有詩在別楮意其或埃壒之表爽爽  
不昧尚化鶴來予丹丘曠世而神交否乎著小  
逸民史 卷二十一

傳爲書其遺墨後仍勒之石庶觀者有足以論  
其世也烏乎兩間所勒者名道德之外有事功  
有文墨皆分定不可兼得一之已足尚矣有其  
二而道或汚焉亦奚尚乎外史所有種種超越  
名孰與勒故曰諒無金石固榮名以爲寶山澤  
之臞列仙之儒其斯人歟  
句曲張外史用嘗求黃文獻公文久而不得一  
口公來訪外史先密于書齋設文房之具甚精  
緻乃延公入坐外史給以他事出公默坐久之

援筆構文頃刻而成

逸民史卷之二十一 終  
逸民史 卷二十一

元史隱逸補卷之二十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金粟道人顧君墓誌

顧仲瑛

金粟道人姓顧名德輝一名阿瑛字仲瑛世居吳譜傳野王裔未必能合也大父已上皆宋永冠大父任皇元爲衛輝懷孟路總管居崑山之朱塘里父玉山處士隱德不仕予幼喜讀書年十六而幹父之蠱遂廢學焉性好結客尚乘肥追民史

卷二十一

一

衣輕馳逐於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能不墜家聲而棄所習復讀舊書與文人儒士爲詩酒友又頗鑒古玩好年踰四十田業悉付子壻於舊第之西偏疊石爲山築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館若干所傍植雜花木以梧竹相映帶總名之爲玉山佳處詩有玉山倡和等集行於世不學干祿利欲謝塵事授老於林泉而未能果先是浙東帥府以茂異辟爲會稽教諭趣官者至則趨而辟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

寧又辟貳崑山事辭不獲乃以姪良佐代任焉又五年水軍都府呂布衣起佐軍務又一年治都萬戶納麟哈剌復俾督守朝廷遣使銜宣見迫且欲入粟

泛舟釣于吳淞江上自號

金粟道人取王氏生子男元臣宣授武署將軍寧海所正千戶今陞水軍都府副都萬戶次子元禮今授正千戶總鄉民守本土元貴習舉子業未冠某在幼女三人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吁當今兵革四起白業成丘家無餘糧野有餓殍

追民史

卷二十一

二

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如何耳今年四十有九恐一旦傾逝泯沒無聞且欲戒子孫以苧衣桐帽棕鞋布襪纏裹入金粟家中慎勿加飾金寶致爲身累故先有志云大元至正戊戌五月念九日顧阿瑛自製

顧仲瑛傳

顧阿瑛字仲瑛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講古書名畫燹島秘翫築別業於茜澤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外方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饌館聲伎並崑甲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畧相追民末

木卷十二

三

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置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畧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藁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而

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山及楊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顧府君墓誌銘

殷孝伯

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世爲蘇之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曾大父宗愷宋武翼郎大父聞傳元衛輝懷孟路總管父伯壽晦德弗炫號玉山處士母陶氏君幼而警敏善記誦年十六代父理家事布粟出內家衆不能欺然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貴卿大夫多與之接鄉曲譽望逾其諸父矣年三十乃刮劇舊習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喜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

龜

太卷十二

五

鼎秘玩集錄鑒賞無虛日甫逾四十悉以田業付子若壻改築園池於舊宅西偏名曰玉山佳處日與客酌酒賦詩爲樂而君才瞻思捷語笑之頃篇章輒就恒屈服其坐人今所傳唱和集是也又萃所友名公之作如張承旨翥李徵君孝光楊先生維禎張外史伯雨而下刻梓者數十家總題草堂雅集邑馬鞍山有宋劉改之墓爲僧徒所據君首率郡人弔酹白有司復其厲城舉茂材署會稽縣學教諭力辭不就省臣重

其材亟任以事君皆不屑也母喪廬墓大閱釋氏書探討其文義久之若有得焉適淮兵屯吳聞君將用之乃絕謝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柳間自稱金粟道人蓋已與世相忘矣歲戊申从其子遷臨濠而卒寔洪武己酉三月十四日也距其生之歲至大元武庚戌得年六十先是君以子恩封武畧將軍水軍正千戶飛騎尉錢唐縣男夫人王氏先卒贈錢唐縣君子男五人元臣前水軍副都萬戶改奉議

逸民

太卷十二

六

大夫湖廣行省理問次元禮元弼元憲元肅女三人長贅陸琦次適邵適黃孫男五人元臣之子曰誥誤謙元禮之子曰禧禎孫女六人君生長承平家富多貲方其年壯氣盛覬慕布衣任俠之權以原巨先杜季良自况招致賓客將希蹤鄭莊一何快也及乎晚節逃名自放汗漫江湖欲招陶峴揖魯望而與之遊又何卓也而時異事殊志弗克終所爲詩有玉山璞槩二十卷幽情遐致一寄於斯吁亦足以自見矣君卒之

年冬十一月元臣以其喪至自臨濠卜以十二月庚午塋君綽墩之壽藏君嘗自爲壙志戒其子以亭衣桐帽櫻鞋布襪纏裹入土勿用長物爲身累至是理問復以江陰陸麒所爲狀屬奎銘之石始君北遷時嘗過奎曰吾與子爲死別嗚呼孰謂君果不返耶文雖不腆其奚忍辭乃次而銘之銘曰

四姓望吳粵自古初胤美維君亦名厥家少慕爲俠馳騫里閭中始變節黜其豪奢逍遙林泉

逸民集

卷三

七

曠懷自逸抗志烟霞高謝薦辟咄哉莫年殞命遐遷匪君之愆其又誰怨綽墩之陽白雲之垠吾寧暫遊茲焉終償旅魂縹緲來歸自濠其寧永久尚利爾後華亭殷奎述武寧盧熊書并篆郡誌不載奎名

### 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元之中興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朱景濂氏我卽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賢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瀨旣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庶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

逸民集

卷三

八

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昂五季時錢氏有國昂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昂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四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朱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墜懷翼

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粥廐馬以益衰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懼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褰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吮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鵬君庶其姦中以法民

通民史 卷三二

九

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監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孽牙枝葉鬱如北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自沮者尋用

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路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修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遂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

通民史 卷三二

十

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  
五經鈴鍵春秋透天關禮經 君子議歷代史  
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  
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瑤臺洞庭雲間邪  
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  
輒有精鬼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旣出仕與時  
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視商攷周爰雲雷成  
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

通民史

卷二十二

十二

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  
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  
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崑  
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列  
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芥縈懷遇天爽氣  
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  
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  
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鉞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  
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

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  
酣耳熱呼侍兒出調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  
之座客或踴躍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  
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  
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  
蓋君數奇諸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  
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  
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

通民史

卷二十二

十二

黏於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黷奴  
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  
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曰吾業與  
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縑或疑以  
爲間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  
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  
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  
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  
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

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  
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  
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  
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其  
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嫌流布百世而可  
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  
嗚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  
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  
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

述東

卷五十二

七

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  
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  
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  
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爲君病豈知天哉濂授分  
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  
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  
故爲具記其事而又爲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  
幾招君歸來丰采其辭曰

鯢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漢于成些獨騎

麒麟傷遺經些衮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推  
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些芳潤內洽光精  
外形些離方遯圓班部自寧些三流寢下春百里  
震驚此鸞鸞烏闌天機呈些鐵甲瑯戈百里宵  
征些葩翹頰豎媚韻榮些籠絡萬象橐籥三靈  
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  
些白鹿夾轂五霞駟些迴風脩脩雲繩繩些天  
人殊軌誰疆櫻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歸  
乎來返故庭些大明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述東

卷五十二

古

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  
撰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郎中兼經筵侍書  
會稽管衡書徵仕郎中書舍人華亭金鉞篆額  
按志作於洪武三年正統五年巡撫脩郎周  
忱始刻石樹之府學講堂西夾書篆皆就刻  
時人也



黃公望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至元中浙西應訪使徐琰辟爲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山水訣行于世云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本常熟陸氏繼永嘉黃氏故故名公望而字子久吳人以一爲大以風爲痴又曰大痴人因稱爲大痴道人早嘗試吏浙西憲司丁母艱哀毀骨立自是絕意仕宦世以繪事知名而掩其文學其學尤旁通九流百氏音律等數無不精曉嘗游錢塘與陳存甫論性命之理公望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存甫云不然性則由悟必假師傳命則從傳必由理悟公望服其論又見金日巖老師問曰汝何人邪荅曰黃子久也師曰通身不是汝唯有此聲是汝公望於言下有悟樂南山笥箕泉創草庵于其上將終老計未幾復還吳中築三教堂從游者甚衆公望生故宋德祐己巳八月十五日卒于至正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莆田巨族一云本常熟陸神童弟出繼永嘉黃氏黃父年已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性聰敏博學多才自經史百氏九流之術無不習而通之補浙省掾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間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至松寓柳家巷後隱杭之笕簣泉已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公望善畫山水初師董源巨然後稍變其法

逸民史

卷十二

七

自成一家所著寫山水訣至今多宗之與曹知白最善多留小蒸今此地有精九章算術者益得其傳也戴表元畫像贊云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於風雨寒門呻吟磨礪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爲齊魯之學也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庶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羣童皆肅容莫敢動衍

逸民史

卷十二

六

左日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鰕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其酒家女爲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爲已妻官爲逮女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邏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行丞相府

事下杭府治臘月末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仲  
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  
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  
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  
魂葬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做李賀  
詩工隸書尤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季間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  
書有尚書要畧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  
辭譜重正卦氣焚史禱枕晉文春秋道書授神

述良史

卷三十二

元

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山  
房詩世多傳

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  
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  
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衍其奇才士也夫

吾丘子行傳

忠文公王禕撰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未人也其先爲宋太學生  
留弗歸因家錢唐至子行北三世子行嗜古學  
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  
季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  
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  
客輒吹洞簫或弄鋏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  
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  
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  
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  
人聞子行名欵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  
樓上遙與語弗爲禮或與爲禮矣送之弗下樓  
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  
西所蓄古器物欵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  
無能知者徐公卽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  
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  
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爲詩  
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

述良史

卷三十二

千

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構杞  
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  
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  
故用是自負貌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  
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  
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  
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  
十未娶買賣酒家姪爲妾不久卽死死且久人  
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已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  
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  
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子行  
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蚤出則留詩以  
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  
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  
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  
死沈江湖是生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絕  
身棄此其骨汚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詩語  
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爲招魂以葬而

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  
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  
寔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  
行旣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  
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通民見

卷三

三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子弟學遂爲通儒性率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

遺民史

卷三十二

三

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

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

遺民史

卷三十二

三

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人識之冕曰吾藉之以養口體豈

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見  
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見寘幕府授以諮  
義叅軍一夕以病死見狀貌魁偉美鬚耳聾落  
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  
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  
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及入城戴大帽如篴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

連民史

卷五十一

五

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  
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sub>音</sub>駕不足以見  
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貞素先生曹知白墓

墓銘在干山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  
卒踰月已酉塋于修竹鄉干山之原從子慶孫  
狀先生世裔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  
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子菟請泰遊吳楚  
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  
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竊者在唐中葉自闔  
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峯歿族益蕃衍若文肅  
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

連民史

卷五十二

五

孫景修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修生其某生從  
龍從事郎監行在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  
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  
生于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早孤鞠於母  
謝而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  
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  
中書左丞公公鑒吳松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  
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闕成隄  
之法民其德之已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

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  
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  
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靛靛求官  
者比邪卽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  
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長清淨曰窪  
盈曰厚堂曰古齋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  
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  
卽慢歌江左諸賢詩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  
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納屢

菟民史

卷二二

二七

願交平居於姻族鄉鄰調卹惟恐後尤篤於友  
義若文上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  
飲食之死則爲治喪墓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  
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  
仲弘爲之序先生外和内剛寡嗜慾年八十有  
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  
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  
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  
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

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  
曾孫先二十年卒于一人某女五人孫男三人  
長騶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男二人女一人  
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爲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  
偉先生凜焉高風遐觀濶步玄館儒宮旣介  
而通亦嗇而豐不倚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  
心冲冲其容采山薇蕨涉水芙蓉菱歌忽斷  
五湖三江叶有坎其藏琢石穹窿謚私而公

菟民史

卷二二

三六

靖節文中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使貢師泰譔從事郎翰林國史院典籍詹官林  
鏞書通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周  
伯琦篆額

陶南村先生傳

江陰孫作撰

先生名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黃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黃祐裏溪都巡檢也復徙秋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路國張公翁永嘉李孝光

逸民

卷千

三

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訟教授弟子遇人險夷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聞辟舉行入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闔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令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

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觀乎莠圃一區果蔬蓴鱸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旣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祭禮備塋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松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

逸民

卷千

三

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郭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邈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必無其人久矣不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南村心術之微雖



無余言有弗傳耶

逸民史 卷二十一

三

脩梅花道人墓疏 華亭陳繼儒撰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家燔郭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殉土市腥相匝僅一二長髮僧雛栖于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剥膚可知矣昔符載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壑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王蒙傳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於仁之和黃鶴山黃鶴山在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烟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又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行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夕聞多事

東坡先生

卷十二

三

曝畫繙書到夕曛又云秋蛩唧唧雨蕭蕭楮韻陶泓伴沈寥此去不能期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窗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撓又題王叔明畫詩云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警露孤猿挂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舟同煮茯苓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高孟升題叔明枯木竹石圖詩云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去山空不可招眞迹幸留王宰

石疎篁老樹共蕭蕭高季迪題叔明畫詩云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中桂驂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燕谷暗船放市橋宮風樹驚狷落烟蕪去鳥通平生遊楚興對此轉無窮平仲微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芙蓉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間改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凌雲翰題叔明山房圖詩畫許交遊迹已陳西莊依

東坡先生

卷十二

三

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眞方孝孺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朱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烟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實足不貴似此事

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逸民集

卷十二

三

陸友傳

徐顯撰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相能執筆識姓名卽教爲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闖闖之所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于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羣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眞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

今古雜錄前列鳥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彝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壯生著硯史墨吏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爲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隣李潮而巳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踪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絕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爲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者之以慰懷思云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宋濂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蔬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旣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于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醢親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賤隸無不俚俚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詣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

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  
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  
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  
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  
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  
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  
施與史 下卷五 三九

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  
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  
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  
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大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  
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  
禮則彞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  
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  
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  
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  
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  
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  
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  
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  
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

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  
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  
傳靡晷靡夜操瓢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  
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  
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  
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  
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遣微疾默坐於一  
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  
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

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逸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于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

史記

卷三十一

四十一

隱逸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机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翫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者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笛時吸而出之毋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貧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

史記

卷三十一

四十一

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

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婚即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某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塋于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

卷之二

卷之二

四三

示金華來漁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詢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而君子之衆說亦或就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

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指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漁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卷之二

卷之二

四四

洙泗傳聖髓今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今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闢今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今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今薈去秀與根春實成白粲今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今吐言一如鏞嘈吟達幽隱今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今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今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今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今神光燁如虹荷施琢刻工今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今上可

奠方明胡爲陸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義冠贈垂纓臨流說飛花兮心與烟霞冥  
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腹兮疇  
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  
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  
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民史

卷十二

四十五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誌

宋濂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璉字廷  
玉白其姓也出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旣滿銓曹  
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  
焚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卽謝事養病海陵遠近  
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  
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  
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  
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

民史

卷十二

四十六

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栖  
霞山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  
年十一月二日塋錢塘縣履泰鄉栖霞山之陽  
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公之墓云先生  
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  
自擲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免屎可  
療先生踏水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  
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予厥子先生事之愈  
恭旣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



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寡孤娶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槩殮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貴鬼神疾災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

建民史

卷十二

四七

注波立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風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西相越東明皆登世孫

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昭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天命允恒仲子範爲後範有學而能文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孜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表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錄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漁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公家之異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橫虎林仇公遠齊東

建民史

卷十二

四八

周公豳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羣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今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今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爲進公謙抑每自修知分中

自定今不假外物求天經况所惇兮血淚交關  
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  
笙鏞間鳴球律品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穆雄章  
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  
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逸民史卷之二十二終

四九

逸民史二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編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雜  
採自周至元史傳郡志隱逸之士爲二十卷其末  
二卷以元史隱逸不詳搜取誌銘之類輯爲元史  
隱逸補然是書所載如張良兩龔之類皆策名登  
朝未嘗隱處者若吾邱衍王冕之類皆淹蹇不遇  
並非高逸者皆濫入之未免擇之不精也

# 東越文苑六卷

〔明〕陳鳴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越文苑

六卷》提要

何

東越文苑序  
東越文苑六卷閩人陳汝翔著。汝翔字子明，嘉興人。其序曰：宋元五代之明四之指，我明得五百四十一人。唐五代一之宋元五之明四之指，不可勝數矣。凡此若而人或散逸，它史或隱匿，無聞汝翔蒐羅珠璣，纂成是書，由神龍造降，萬上下千載而東越之環咸盡於此。苟與立不休，幾東越自無諸建邦以來，鳥言蟲食，人文以時，周秦漢魏而上寧無一二崛見者乎？後以散名，亦不獲齒一國。汝翔載無傳，其奇腐於嚴六，藻詞而於黃壤之

東越文苑  
是悲代微汝翔纂述恐由唐至今文苑之士名與白骨共朽者半矣。是五百餘人皆閩之珊，收先也。賴汝而散施後世，抑幸與唐世尚風雅風雅及五季而靡宋世尚理學理學及勝國而靡。人雖欲以風雅易理學，然纖弱婉媚，亡高於作六，六季神不能什一唐與五季矣。度及明興，猶憎其根林鴻筆，十子出而後正始之音復振。真繼之，柳王夏盟中原，諸人莫敢。東越無論五代宋元即唐之教子並驅爭先，不知牛耳竟入誰手。六在今日久而愈盛，石椒聊瓜瓞然，祖十子而禡鄭君矣。

可忘所自耶國朝重制舉茂雕龍競一時之榮忽千秋之業公車之外弓旌纒壁不下於山澤間有姓名登牘者往往望塵掃門得之適為志士捧腹汝翔舉博而用之終才豐而出之儉簡古精覈三稱良史然迹不涉公府名不出里巷斗食皮相之夫烏知其為獨行君子哉著書數十萬言惟張叔弢刻其長集志趙仁甫刻其文苑其言將俟後世子雲林公克武秉理吳郡與汝翔桑梓又膠漆也欲致之郡齋得屬稱登序文苑曰黃鶴登言仁甫之義耳稱登亦善汝翔不敢謝夕文嗟乎俾汝翔者朝趙朱門夕謁黃閣名可不脛走矣稱登既序之止欲東越人義高不標文苑盛尤能重布衣也萬歷丁未五月夏至日太原王稱登序并書

東越文苑

敢謝夕文嗟乎俾汝翔者朝趙朱門夕謁黃閣名可不脛走矣稱登既序之止欲東越人義高不標

文苑盛尤能重布衣也萬歷丁未五月夏至日

太原王稱登序并書

太原王稱登序并書

東越文苑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化成之大之業而文明之止實始基之文之攸繫顧不重歟惟茲東越巨浸窺天層巒亘漢靈淑之氣會萃于人口順積而英華發文藻蔚如踵接肩比後先翬曜光熙稟區友人陳汝翔氏詳考而備書之自唐以及五代得人五十由宋迄元得八三百八十有八我明得人稍有六而後死者不與焉書成予為編訂而稍附益之號曰東越文苑洵吾土之藻林藝圃之良的矣惟予竊有慨焉夫八末文勝孔子之孟傷之而史野之論先進之從豈聖人樂於言哉誠懼文勝之流而滅其質也東越自陞萬以來才偶寡矣項背相望若賈馬班揚之撰述漢魏晉唐之詩章鍾王褚歐之書法靡弗兼總精諸令人耳而目之咸如標綺錯繡玄黃互施昨眩而心醉豈文之盛極矣邇來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東越文苑

附益之號曰東越文苑洵吾土之藻林藝圃之良的矣惟予竊有慨焉夫八末文勝孔子之孟傷之而史野之論先進之從豈聖人樂於言哉誠懼文勝之流而滅其質也東越自陞萬以來才偶寡矣項背相望若賈馬班揚之撰述漢魏晉唐之詩章鍾王褚歐之書法靡弗兼總精諸令人耳而目之咸如標綺錯繡玄黃互施昨眩而心醉豈文之盛極矣邇來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罵古

丁之英尚乎誇而欺實際間升之俗貴耳目而  
 丁賊身心驚詭奇而輕樸茂倡一和百爭相誇  
 丁切體謂文在茲乎庸詎知其流於靡而畔於  
 丁道則斯文之蕪賊已矣力挽而返之淳庸匪  
 丁吾儕之上務乎意嗜猶幸有先哲之典刑在  
 丁也

萬曆丁未仲春朔旦前赴士三山趙世顯撰

東越文苑

二

東越文苑

卷之一 唐列傳

薛令之 林藻 歐陽詹 附林簡

邵楚襄 陳通方 附陳彥 陳訓

許稷 周玉物 歐陽棻 附二子

王魯復 林滋 附鄭威唐 陳建 附魏 陳蜀 附林

林嵩 陳徽 盛均

黃岳 黃璞

黃滔 鄭良士 附陳 沈崧

徐寅 翁承贊 林濟

王肱 陳黯 鄭侯

周朴

卷之二 五代列傳

林鼎 附余 江三蔚 陳颺

江為 陳致雍 鍾謨

陳

卷之三 宋列傳上

朱熹 附林之奇胡安國胡寅胡宏劉子學陳淵

丁未年  
丁未年  
丁未年

謝伯景 女希 王伯起	王向 蔡襄 柳永 熊知至	陳列 在唐臣 王回 弟同	林陶 陳襄 附鄭穆 周希孟	陳絳 十勳之 王十微 郭威	黃鑑 黃允 黃宗旦 附李慶	鄭襄 錢熙 鄭文寶	潘煥修 李慶已 余咸熙	陳思誠 蔡蒙叟 楊徽之	東越文苑 自集	書隱先生 葉子儀 附陳希逸 陳崇賜	高順附子伯璵 吳越 林公過	黃鑑 余嘉 王士奇	林駒附黃履翁 郭緒 林允	梁克家附葉庭能 鄭熙	李鑑 林梁 張弼	祝興 王遇 燕思恭	程若中 劉叔 江熙	陳安劉真 中揚 孫潤 張沐 余偶
------------------	-----------------------	-----------------------	------------------------	------------------------	------------------------	-----------------	-------------------	-------------------	------------	----------------------------	---------------------	-----------------	--------------------	---------------	----------------	-----------------	-----------------	------------------------------

楊公度 李安期 陳知柔	高登 鄧祚附今良 詹惟	字翔遊 鄭昌齡 黃祖舜	卷之四采列傳下 似六之	吳致堯 似六之	儲惇叔 王顯世 陳權	李綱 江常 鄧肅	翁挺 翁彥約 張翥	吳激 鄧春卿 張牙	東越文苑 自集	廖曉 楊煥 周固	林迪 純定 李規附何光	謝文龍 徐大正 江滋	曹輔子綸 附葉常 吳俊 章望之 王獻臣	何去非 附葉常 吳俊 楊端	劉奐 史璣 廖天覺	詹王一 熊蕃 劉煥子遠夫	羅崎 鄧蕃 上官均	張伯玉 吳育 石豆簡謝履
-------------------	-------------------	-------------------	----------------	------------	------------------	----------------	-----------------	-----------------	------------	----------------	-------------------	------------------	---------------------------------	------------------------	-----------------	--------------------	-----------------	--------------------

陳元老	徐詡	吳岡
陳俊卿	黃公度	林外
薛離	吳辦	陳譙
鄭昭先	彭止	黃洽
方秉白	袁樞	莊夏
林彖	陳德豫	陳居仁
陳成父	留正	楊炳
教陶孫	黃定	黃晉
東越文苑		
鄧林附陳震	黃殊	柯夢得
徐鳳	詹師文	方信孺
留元剛	陳洽	林仲虎
劉用行	李仲光	黃學行
劉克莊	潘	翁甫
翁合	方惟深	洪天錫
行仙	李丑父	李元白
方醇道	陳英	黃館
張安脩	林文之	余發林

余船	陳經	梁藻
歐陽凱	許衍	李琬
林鈞嘉	許衍	李琬
嚴	趙必達	李權
趙必達	黃仲元	黃森
方登孫	謝	劉昌言
趙若	謝	蔡伯佈
廖執象	鄭伯玉	黃伯思
黃楚	鄭伯玉	黃伯思
東越文苑		
翁適	徐師仁	朱翔
莊大成	劉季裴	劉襲
陳舜申	熊節	鄭君老
廖衡	阮逸	徐復
蘇頌	劉	劉濤
林椿	鄭所南	蘇隨
僧無求	陳易	脫章
馮觀國	白玉蟾	趙庚夫
無住道人	傅自得	趙庚夫

趙必華

張德

卷之五元列傳

沈壽附陳自新毛直方

林全弟合

郭陞

王都中

韓信同

雷機

楊棧

黃鎮成

林泉生

吳鑒

黃清老

林廣發

陳旅

彭炳

林清

吳海

陳信惠

林本

東越文苑

錄

六

卷之六國朝列傳

張以寧

林元凱

林鴻

唐泰

高棟

王恭

王襲

王倂

陳亮

鄭定

周玄

黃玄

鄭定附陳輝趙迪

藍仁弟習

鄭居貞

吳源

林士敏

方視生

郭完

林廷綱

伍衡

黃麟

陳亦言附陳珮劉萬

沈得衛

源附伍清

林枝

林紹附陳仲亮

李中

羅泰

林誌

鄭開

林文狀弟文昭

鄭珞

雷境

黃正附蔣易揚

雷賜附黃仲芳

王源

陳旺

花潤生

上官祐

林環

黃壽生

黃約仲

楊慈

陳中

朱鐸

陳道魯

林文

東越文苑

錄

七

詹滌

龔道

陳豐

柯潛

彭韶附林俊

許天錫

陳輝

鄭善夫

傅汝舟附高巖

林春澤

附郭波

黃鞏

柯維騏

林世壁

陳一

林煥

林想和

郭文洎

王慎中

林以儀

謝杰

林兆恩

袁表

陳椿

徐璉

陳登

陳魚附林輝潘精



章上宗

釋獨芳

附忠顯法蘭止  
淳至明古微

東越文苑

錄

東越文苑卷之一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

趙世顯仁甫訂正

韓愈稱曰。閩越之人舉進士。由歐陽詹始。余讀詹文。選絕獨詣。明之鴻翰者。至今皆慕其聲。引以為名。不虛也。然神龍中有薛令之。由進士為太子侍讀。與詹同時。有林藻。先詹一年舉進士。皆能文章。不下詹。而其名皆不聞。蓋愈亦曰。閩越有七材。秀民。通文書。與上國齒。則閩固多矣。

東越文苑 卷一

長遠矣。而名皆不聞。以此益知閩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稱後世哉。夫薛令之。林藻皆以進士起家。徇從四方。由斯以立名字。如順風而呼。至易易也。猶然無以自見。況伏於巖穴。生平無杵臼之交者。其與草木同朽者。豈可以指屈哉。故歐陽詹雖善文。不過韓愈。李翱。不過其一。子死。為坏土耳。嗚乎。夫士也。窮年卑思。而終與骨同。閉蓬顯。豈不痛哉。余自令之而下。得三百餘人。作九例。而傳之。諸後死者。不與

馬余親後死者恭列皆藻其詞炳如也而後知余所遺者又不可以指屈矣則余之罪也夫余

客關者非關人不錄因而占著焉義不得獨外安石榴葡萄首領度於西域今固不可謂非關

是編也軍惟詞藻是錄蓋亦藉厥行焉與德而

唐東越文苑列傳第一

操拔則孤語耳比之人士之羞也吾弗錄

薛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初舉進士至玄宗

傳以文苑名則惟資綺譚者傳之耳閱庸烈則略有本傳在也

世為左補闕然太子侍讀令之久官不遂本秩

夫文者所以宣六經之旨究性命之與者也求自朱文公諸儒倡道閩中其著述彬彬盛矣然

先生盤盂中何所有首簡長欄千飯誰是難

東越文苑

卷一

二

東越文苑

卷一

三

六經傳疏具在閩學淵源以故不論論其有籍著者冠之宋文士之首自為一編

東宮見其詩不說也乃續之曰咏木梢距長川

著書與締之篇翰異業也然皆以學顯於當世則皆錄錄頗以類

免久之上聞其貧甚心憐之勅福安令資其歲賦令之重達上意不得已受數錢不敢以無功

制舉藝固文也然三子一舉士士九十錄之賢書顧不得千之一耳此其可以既乎

當天子之賜初肅宗初太子時愛幸令之有異才可用及即位召欲以為大臣而令之已卒家

生故間有著書有說倡語叶聲調者義得並收以次於文士

溪曰廉溪以雅之焉有明先生集著

以次於文士

林藻字緯乾莆田人曾祖元天瀛州刺史祖萬

新修唐書  
志作唐書

龍饒陽太守父披檢校太子詹事披九子皆為  
刺史司馬世號九牧林氏藻於諸子中最善詞  
藻草藻定而假寐恍惚有語之者曰何不叙珠  
去來藻悟遂足之乃求之去也山無色兮乳霧  
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山有媚兮  
祚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賦奏杜黃裳讀  
之清見藻謂曰叙珠去來宜有神助賦遂成  
官至中侍御史

東越文苑

卷一

四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詹為兒與羣兒踴躍  
所偶顧遇佳勝處心獨娛或暮而忘返宵不  
釋詹十餘歲尚未學每從長老而問章句當其  
意輒自得移日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於是鄉  
長老皆賀其父曰子行家寶詹既長乃善屬詞  
名稱崛起建中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觀察使  
詹以八幸於衮衮尊寵之於諸生無兩號詹  
曰芝英也於是詹名稱愈盛興聞於天下貞元  
八年丞相陸贄知貢舉詹乃與韓愈李觀同舉

進士登第此三人者其游如投膠相與為引重  
詹為四門助教久之不遷未幾竟卒有文集十  
卷其友之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  
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  
謔以和其文章切實志往復善自適讀其書知  
其於慈孝最隆也與詹同時有林簡言福清人  
慕韓文公之為人上書自通所著有漢武封禪  
論見唐文粹他文逸不傳

東越文苑

卷一

五

楚美進有詩名每賦一篇草葉甫就輒已曠  
士大夫矣楚美嘗賦長歌題馬侍中亭子言其  
壯麗侍中恐以此得罪遂毀其亭也  
陳通方開縣人博學工文辭然性多易沾沾自  
喜貞元中試進士拔其方第四當是之時長慶  
宰相王播年五十餘與通方同舉進士通方年  
少以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後  
播入相通通方方困躓不達遂因播仕宦久之終  
無所進猶尚以前過也通方邑人陳彥博者元

自注通志  
作西人

和中及第李漳者開成中及第皆長於詩興通  
方齊名李漳字通直有詩一卷李漳字通直

上以涇原兵亂車駕播遷興元初始還長安至  
是西掖有柳焉春序而秋榮謂乃款瑞柳賦以  
寓意其詞曰柳變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未  
至失榮落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  
宮闈閑閑若與春日之延延所以望以慶之千  
幸慰邦人之怨思物若有靈神因難幸生植云

東越文苑 卷一

六

易地而歌影忽同秋而異色宜上天之降鑒伊  
下民之是則於以激忠臣之心於以彰大君之  
德初斯柳之失榮人未知其為祥奈原之烟景  
明媚漢苑之草樹芬香獨孤彫而槁瘁似永隔  
於風光無繁茂之似意膏露之凝露及夫天  
迴舊步未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騎從龍  
於常材實願貞平景命偉大瑞發匪遙成天意  
之孔昭德惟可覽結人心之幽怨不然柳且無



情尚枯而生其枯也當烟景之暉其生也表象  
泠之情興時不偶以聖斯生政或可持疾佩始  
下力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栢貞宜其俯  
賦池而濯潤接離樹以連榮儒有固物比興屬  
詞端稱開瑞柳於亭上遂樹楊於天應賦奏上  
覽之大說謂以此名聲籍甚三府交辟之謂官  
終戶部副郎知制誥有詩十卷列傳書藝文志  
今以不傳

東越文苑 卷一

七

許段詩字君苗莆田人稷既學因挾策入關人  
之無所遇大困關諸儒生之在關中者葉不  
殺復進而自傷乃入終南山中發書伏而讀之  
三年乃出遂登進士是時貞元八年也稷於是  
以聲歌著稱聲士為衡州刺史  
周匡物字幾村元和中進士也初匡物家  
貧徙步應舉至錢塘江東渡船人不和之匡物  
通詩以亭曰萬里茫茫天壁遙秦皇底事不  
安橋錢塘曰無錢過入阻西陵兩信潮太守  
出見其詩曰此才子也乃召津吏罪之其後終

唐之世

唐之世

唐之世

唐之世天下津渡不取錢人錢由臣物始

歐陽率字希周開縣人以應舉游長安數射策

元年乃中為監察御史二子琳玘皆登進士復

中宏詞以詩賦世士之

王魯復字夢周連江人以善詩實曆開任為

府從事魯復開縣人望甫溪有重名其人能文

移身之曰韓文公接賢樂善學不倦公師

其文之可不師其道乎自此揚酒吊文公之

大造公所矣洪運謝魯復與語語日提不

是偏贊賓客王生天下賢士也吾不如魯復居

恒草衣騎牛而過市中旁若無人者嘗問臺省

有疑獄乃自言宰利往鞠之宰相大驚目攝

之也

入也當文宗武宗時閩中蓋稱有三絕云滋以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東越文苑

宋一

八

象鄭誠字申虞詹惟字伯鎮皆閩縣

人也當文宗武宗時閩中蓋稱有三絕云滋以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賦賦以文雅以詩皆騰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

會昌初

會昌初

會昌初

會昌初滋與誠皆舉進士獨雄以布衣終其後

宣宗時閩縣連總信宗時候官倪曙昭宗時連

榮倍宗時陳蜀昭宗時林象以詩著懿宗時候

官陳錦以文著陳甫類西京也此八人者皆

舉進士

陳蝦字錫之晉江人舉開成三年進士宣宗時

安待上琬琰器哉其辭曰我玄宗心崇至道化

以無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規被以

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樂俾樂工以交

大嚴彩重而相對瀉灑合節初開六律之和協

更動容宛似羣仙之舞爾其絳節迴互霞袂飄

颺或賜睇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

旁聽乎樂治人和曲含仙意雜管絃之繁節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東越文苑

宋一

九

以無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規被以

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樂俾樂工以交

大嚴彩重而相對瀉灑合節初開六律之和協

更動容宛似羣仙之舞爾其絳節迴互霞袂飄

颺或賜睇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

旁聽乎樂治人和曲含仙意雜管絃之繁節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君臣之玄思清淒滿耳無非冲漠之音風香

旋盡是雲霄之事吾若所以凝清德慕玄風無  
更舊曲用纂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與仙同說  
音惟雅正予以增進遂之境下以暢怡和之性  
遂使俗以應平人無分競是天地之所合致朝  
廷之清淨小臣忝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修大  
道叶兮皇風流願搢作竹帛贊玄化於鴻林  
帝既喜歌作賦遂有意欲大用之會改字為之  
端然

東越文苑

卷一

一

或乃子之才永春人舉大中進士均才辨口於  
其行不覽舍人皇甫煥辨博自雄者也其  
賓發難屈者輒引去均造之酬答如響言無反  
者煥愕然遂與投分語數日不厭恨相知晚也  
均嘗病白氏六帖以一廣至二十帖仕終昭州  
刺史其所著書盛富多軼不傳傳者真龍對孔  
六帖解數篇

林高字降神福寧州人高工於作賦其辭宏麗  
侈靡然其要歸於規風乾符間登進士校秘書

省正字會黃巢起天下多故高遂東歸觀察使  
李晦重其為人辟為幕官累遷金州刺史有賦  
書藝文志

黃岳家德人博通典籍尤深於易象太極曆數  
之學以鄉貢升入大興歸於家就符中黃巢亂  
海內士大夫多避地入關岳既名為文士諸士  
大夫為文者皆歸岳岳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  
門戶皆善遇之為客卜居處供億上彩八及  
二為知節度威武軍累辟不赴唐亡梁太祖封

東越文苑

卷一

十一

黃岳為關王審知遣騎士強起之岳至棲雲潭  
遂從紀潭中岳妻林氏聞之於邑嘆曰吾夫氣  
不事二姓不難為魚蟹餌吾豈可復踐其土乎  
吾死晚矣亦投淵而死

黃璞字德溫候官人少善詩歌其所為詩歌  
一時藩鎮皆傳誦之璞以大順中登進士第官  
其校書郎當此之時王審治多邪天下  
多畔之於是璞乃移病歸未幾黃巢寇閩至建  
州軍中誥曰逢儒則辱師必覆及兵南下過璞

家業以瑛儒者先有軍中誼遂令軍士亡歟其

居瑛得免於難瑛所著有露居子蘭川名士傳  
卷二十八卷從弟滄後乃與滄俱徙蒲今  
而郡俱有黃巷俱以瑛故

滄字文江與從兄瑛同候官徙蒲居於東里稱  
東黃滄舉乾寧二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果行乞  
威武軍節度推官是時王審知為制度使據有  
全閩而終其身不敢有加於天子者滄與兄  
少而滄之為推官也值海內雲擾名士之亡走

東越文苑卷一

十二

門下士滄及福安王岳滄皆投館館之為設  
侍之皆恩賓於是詩人韓偓羅隱等皆先  
觀文章皆與滄交稱滄文章為閩初祖云滄有  
集十五卷 滄嘗選閩古今人詩三十卷

號曰閩山秀句集八書藝文志

鄭良士字君夢一名思士仙游人也景福中獻  
詩於昭宗授四門博士遷御史中丞居  
頃之歸隱白巖有白巖集十卷是時邑人陳東  
以幹軍進士為秘書郎亦自免居里中與良士

新修縣志卷之四  
藝文志  
詩人鄭良士  
仙游人也  
景福中獻  
詩於昭宗  
授四門博  
士遷御史  
中丞居頃  
之歸隱白  
巖有白巖  
集十卷是  
時邑人陳  
東以幹軍  
進士為秘  
書郎亦自  
免居里中  
與良士

及王延彬余寅相倡和為詩

沈松開縣人乾寧初登進士因歸省過臨安錢  
門名遂留為鎮海軍掌書記奉授兵部  
尚書及元璣即位拜丞相卒有集二十卷是時  
長樂有卓雲者亦以詩名中登進士有詞賦名  
與松善

東越文苑卷一

一三

周詩於梁其歲上封朱溫為梁王溫召見寅  
進其書雲而雨溫乃索詩於寅寅即召其弟  
教陰胡都相相爭表梁王造化功溫大喜延入  
為上客具酒請寅酒既酣寅語次觸溫歸得過  
於溫先是溫屢稱意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  
克用為血讎寅因前過遂作游入梁賦以獻溫  
英風而膽落不覺酒然命軍中畫誦之一字酬  
以一縑不過寅也寅已出吐其舌嘆曰吾幾不

沈松開縣人  
乾寧初登  
進士因歸  
省過臨安  
錢門名遂  
留為鎮海  
軍掌書記  
奉授兵部  
尚書及元  
璣即位拜  
丞相卒有  
集二十卷  
是時長樂  
有卓雲者  
亦以詩名  
中登進士  
有詞賦名  
與松善

此詩見於世者多矣然其詞意與此詩無異

脫於虎一過去之歸闕居於郡之延壽溪落

不得志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新蛇功與樂

何泉州刺史王延彬以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

日會諸名士以詩酒娛樂久之辭歸有詩賦

翁承贊字文亮福清人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

賜一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承贊有公同

詩集詩集見唐書藝文志

林譔開縣人也博聞強記而喜著書以為開縣

興於文而未有述也

訪搜舊聞編列山川論之凡十卷世傳之曰

唐以來乃頗詳可述焉皆譔發之也

王肱者江人肱之文好機刺當世以是累舉

東越文苑

卷一

十四

不第有詩一百三十餘辭多悽惋

論曰黃滔作關山秀句集選閩人詩至三十

餘人而其所撰著之數見滔兄璞著閩川

名士傳開縣林晉中記皆不獨傳聞見

於他書後世學者難言之余過福安求問其

所謂廣村燕溪具在而長老或不知有薛令

之悲之故論次唐文士著之編曰

後進莫可考然六朝時獨野王有建安地記

東越文苑

卷一

一

其具焉記雖缺其目可知也開宣非薦紳

之士之林而世禪儒業者哉

陳黯字希樞其先潯川人黃巢之亂黯奔閩隱

於同安之嘉禾與讀書終其身其文有辨謀等

篇語具唐文粹有和書三卷凡四十九篇朱

熹為邑主簿時得於其家序而傳之

林院學士朱全忠怒僞之薄已將殺之得鄭元

規居閩而累貶鄧州司馬天祐初復召以為



學士，僊然，遂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梁  
乾化末，卒於南安，有內庭集金鑾密記香奩諸  
行八十五

周朴字太朴，本吳興也。唐季，舉身避地如閩，  
居於烏石山僧舍，每八時携巾盂從諸僧寄食，  
竟食而退，匡坐一室，兀如也。郡中富人，有請寄  
施錢者，朴亦丐錢一以爲茶藥費，富人感其奉  
教，即解謝弗肯受，以此僧亦數以朴爲念。  
朴好奇僻之爲詩，每輕行，深念恠悅

東坡文苑

卷一

十六

然一日遇負薪者，忽持之而噪曰：「我待  
之矣。」薪者大駭，反走，遂爲賊捕，挾行，執  
偷也。朴徐往告之曰：「吾賦古墓詩，適見樵者而  
得子孫何處，聞爲客松栢，被人伐作薪之句耳。」  
賊捕掾乃釋負薪者，一市人皆笑。朴嘗自譽其  
詩，高力不到處，河聲向西，客有戲朴者，佯爲  
錢於口，誦曰：「河聲流向東，因策馬而去。朴蹀  
躞追之，至數十里，挽其銜勒而告曰：「向所誦非  
向東也，乃向西而誤耳。」及黃巢至閩，求得朴，欲

劫從之，朴曰：「我尚不事天子，焉能從賊？」巢殺之  
無血，有白乳噴起，高尺餘，是朴與僧懶安爲  
仇之。懶安聞巢至，即坐蛻去，已入塔矣。巢  
發而砍之，亦有白乳噴起，高倍於朴。

論曰：當宋咸淳之上，建安蓋有懶野王坊，示  
野王年十二，居建安，其後市梁市陳，亡後於  
閩者，例不得錄。周朴即亡後，市歸骨於閩，則  
閩人耳。若虞寄孔仲良輩，非不稱伯老，則  
少見其文辭，不敢列之文苑。

東坡文苑

卷一

十七

東坡文苑卷之一終

東越文苑卷之二

明候官陳鳴鶴汝翔輯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五代東越文苑傳第二

林鼎閩縣人也父無以工詩名於時寓居明  
州之慈溪鼎從焉鼎善屬文能書事吳越為  
相有文集數十卷是時古田有李璵事南唐為  
左司道有拾遺集鼎寓居於南越之  
字名章北陽人後唐長興中進士也

文苑卷二

翰林院學士與徐鉉同掌詞命文蔚工  
於賦有唐吳英秀賦七十二卷柱

十卷

陳既閩縣人好為泉石之游而惡與世俗既  
游於廬山而樂之遂結茅而居三十餘年進  
聞之皆往就既學詩門人既周長於聲韻者  
門人更於南唐者乃開師既於南唐主於  
是南唐主李景使使備安車迎既既不得已至  
金門不其布裘見景不拜長揖之進止則雅

左既子嘆以為大儒既回求還山自是遂  
隱閉終身不受徒為詩矣

白鹿洞者二十年既金陵歸常亡既隱於遂  
谷不外交雅為往常既與深談為詩為之各  
與江文蔚揚微之相珎也為有詩一卷

陳致雍莆田人事閩為太常卿事南唐以習禮  
及為禮官及歸宋事太祖為秘書至

一子無所知若不能因其說乃遂去而歸復  
一子為書記撰海物異名記閩王列傳五

文苑卷二

鍾謨字仲英自會稽徙居崇安者也謨為人慧  
有口博識工文仕南唐為禮部侍郎顯德中周  
師征淮南唐主遣謨李德明請成世宗不許  
遣其子入貢於周鍾謨從世宗雅聞謨能詩因  
令以詩對時詩有歸去老陪臣之語唐主聞之

陳既字

大以子誤辱國及謾歸唐主心怒謾以他事  
敗謾國子司業流饒州殺之

同高伯劍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  
屬文聲詩尤精於唐李詩時楊家諸界  
至洪州聞來在東自度不能合乃止不赴  
國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李景保大末日  
李於參差東南指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未幾  
果大江南景而遷豫章至落其將時

文苑

卷二

三

不復問是歲果卒西山饒有靈藥陶與妻斷而  
餌焉久之忽變姓名梳去來開寶中南昌下  
去翁了結被稻與姬藥得錢則沽酒市醉相  
對飲唱既醉歌舞道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  
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代五十餘年自林鼎而下六人皆以

馬節名譽家食者未有稱焉豈非易其所素  
習者耶楊子雲作太玄張伯松與之併肩不  
行一見有以也鍾謨遭暴主以詩賈禍悲之

文苑

卷二

四



文苑卷之二終

明候官陳鳴鶴汝翔

開修趙世顯仁甫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三

朱文公忠字元晦生於延平之尤溪其先婺源人也父松以政和中進士為尤溪尉而先生公後乃家於建州著籍焉嘉述仲尼之意以表章六經其本師曰二程先生二程先生於宋易一而教於縣雖從彦旋彥教飯浦李侗上

**文苑** 卷三 一 〇〇〇〇

以長嘉蓋黃士毅稱曰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後明至文公而大明也程朱以理學為宗而之於六經語孟其為訓固不可勝道世多有之不具論論其旁學則文公有楚詞集註辯六博文考異及文集一百一十卷二程先生之弟子居閩者以十數其著者則有候官林之奇道山

門生云胡安國文集十五卷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胡寅讀史管見胡宏詩文五卷皇工人

小劉子輩屏山文集二十卷以縣陳則

府志北山集

官

之弟子以百數其著書有候官陳孔碩北山集

白木月中草堂集林夔孫蒙谷集永福林學

蒙梅瑞集建陽蔡元八律呂新書與樂原辨

極經世太玄潛庵指五八陣圖說劉燭雪莊外

蒙真絕秀西山甲乙卷對越甲乙集附林則

龍溪陳淳文集五十卷順昌廖德明桂溪集前

四陳文粹集光澤劉剛中西漢書詩書易

文苑 卷三 二

文苑 卷三

宋史蓋莊文集已亡諸公各著書言人人殊

其入約皆推明仁義性命之旨此所謂有

文也所錄殆與畫脂點水者異矣

余偶字占之古田人學於文公與林用中齊名

所著有克齋文集

程若中字熙之古田人若中為學躬行無偽子

孫程訓以成著必冠肅然有樂淵集

劉砥大樂人大父嘉譽父世南皆以儒學重

二 誦千言十歲通九經傳記嫻於詞賦

初：老書弗善也去而治舉子業頃之又  
不竟治乃獨取伊洛諸儒書讀之大喜遂與弟  
鵬盡於文公之門年四十五卒其文辭雅宏  
博詩頗多於文

江默字德公崇安人父公之弟子也默為人無  
所嗜好而獨喜詩書作綱目三十一卷以迄本  
朝典故傳於世其後而後世之知元道平者皆建寧人  
祝穆以名丙戌安人其先飲人也父公隱於木

應文苑

卷三

三

一勝覽凡百餘卷穆與弟癸皆事文公於邑  
之雲谷

王遇龍溪人始嘗受業於張栻呂祖謙而卒裁  
之於文公遇以乾道五年甲科為常州府通判

司郎中所著有兩溪集及文集數卷

蘇思恭字欽父晉江人當思恭時文公已卒聞

龍溪氏浮習其學乃往受之嘉定中登第為興

化軍教授有省齋文集有曲江志

李：明寧德人嘗從黃幹為弟子而得敬

和集  
論曰學者多祖宋文其稱手宋人之陳編觀  
自引籍也太過文一亡論吾觀蔡元定所著

書微妙深遠雖屈宋曹劉未必究其義劉砥  
十歲通九經何遽不能于虛願不為耳夏裘  
冬葛時固然哉

張栻字端父福清人由進士事公於建寧  
其學於典籍以為可以鑑戒收昭是非者亡

應文苑

卷三

四

一應文苑凡百餘卷穆與弟癸皆事文公於邑  
之雲谷

張弼字舜元仙游人其學闕博尤刻意於  
為繫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大例寓焉世恒存於

羣物不能發明其指意若耳食之矣乃悉屏諸

家傳註獨枕經伏而思之深觀其趣蓋三千年

推易之意而為大例之餘余其書頗與諸儒異

同然其於本歸於象數非說說也紹聖初登科

章惇上其書於哲宗賜號豫允處士后三年朝

奉色一等百五十三人列薦弼於部使者即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使者 一上勅授福州司戶參軍克宗泉州教授

非其好也未赴官鬱鬱而卒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東坡文苑 卷三

五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鄭熊簡田人也字漁仲讀書於夾溪山中閉室

不出者累年已讀而游名山以搜奇訪古為事

遇藏書家必借留盡以之乃去熊為人賦以雕

蟲米譽而善著書自一經子史天文地理下及

禽蟲草木方技之書皆有論辯與趙鼎張浚同

時莫不以漁仲為天下賢士即熊亦自負不下

於楊雄劉向也紹興十九年入或薦其書上高

宗而宗召見之授迪功郎禮兵二部架閣使御

書之

東坡文苑 卷三

六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衡之業四年復升台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歐寧不草上表

梁克宗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辭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宗以直自

絀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府熙八年改知福州



為山松之民足矣天子重違其意乃改公遇主  
管仙都觀久之公遇卒學者私謚曰文隱所著  
有石塘閑話有求心錄

書隱先生者鳴鶴之三世祖懷安人也姓陳氏  
諱嘉言字曰帝俞性喜讀書當其得意時雷擊  
柱而不知庠所編削至數額俱廢時人莫之許  
也咸淳七年有詔徵文學士先生因至闕下與  
所徵儒士各對策先生所言十事其一乞援襄  
陽以為襄陽者東南之障也失襄陽則舟師可

東越文苑

卷三

九

以自漢浮江而下而東南危矣自史天澤行省  
事於峴山今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觀于灘  
以斷其東而襄樊之道益絕不並救之勢且幅  
裂是時對策者百餘人先生第居異等先是市  
間葉陽之事於賈似道似道曰壯兵已偃革退  
矣及先生策奏似道怒以為下愚斥居一榜  
授建州司戶待次十年不得省錄先生乃以五  
經教授建州弟子恒以百數各以其所治賢聞  
先生隨以教之未嘗不發其所未聞自是之後

其子則公以博洽稱者皆陳先生之弟子也及

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築書隱

堂於斗門山聚書數萬卷誦習之謝絕弟子弗

授然弟子至者日益來雖莫見其面而所居成

市號曰陳店先生度終無以謝客乃出而伴為

欲仕者往來於庠序之間為謬言以自識先所

著書書隱子三卷其言本於大雅氏然天考二

十卷言章節紀元氣朔之事至是書壁藏之不

敢出至卒不敢以修學著書為務矣先生小聞

亦為持微道於晚唐之不專治以故多棄不收

子億翁亦以博學聞而理於民所著有六朝史

通六十卷

葉子侯候官人陳祥道閩清人李琪連江人黃

邦俊永福人林希逸建寧人福清人甘紛論其

學習於纂著者也故子侯著易玄神契錄彙集

祥道著禮書其弟賜著樂書琪著春秋王霸世

紀邦俊著真陽共理集晉訓告文纂韻譜強記

集希逸著老莊列三子口義考工記解彙著莊

東越文苑

卷三

二

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築書隱堂於斗門山聚書數萬卷誦習之謝絕弟子弗授然弟子至者日益來雖莫見其面而所居成市號曰陳店先生度終無以謝客乃出而伴為欲仕者往來於庠序之間為謬言以自識先所著書書隱子三卷其言本於大雅氏然天考二十卷言章節紀元氣朔之事至是書壁藏之不



子杜詩

洋蘇軾集今元注蘇軾集有詩五首  
蘇軾詩集今元注蘇軾集有詩五首

陳思誦字退之龍溪人以該博教於漳泉之間  
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以為善  
語其門人李唐咨妻以女也

蔡蒙史字素臣閩縣人也其為學喜揚摧今古  
歷十載若指之掌性刻廉恥於干進隱居教授  
弟子從遠方至者門常滿郡守李欽為之授本  
州助教所著繩子三卷

論曰楊子雲言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觀鄭夫

東越文苑

卷三

十一

徐所論謨及余嘉至城記括象志書隱先生  
欽天考六合其叢括之矣易大例易春秋周  
禮解禹貢考於聖經何其宏深也辨國語考  
異語解又何昭晰也以是名聞後世不亦宜  
乎又奚以繪章締句為哉

楊薇之字仲猷浦城、周顯德中舉進士甲科  
是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悉召十六人以次覆  
試之獨薇之與李舉何暇趙隣幾稱上音然天  
下初定未遑文學之事以故薇之久困無所逢

世及宋興太宗雅聞其善詩迺召薇之取其詩  
薇之因奏數百篇復謝以詩曰十年流落今何  
幸以遇君王問姓名上覽之大悅拜為庫部郎

會船李昉來輯先代著類為文苑英華以薇  
之長於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累遷史館  
修撰因言上曰陛下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擢  
文章者多起選明經業者罕殊用且京師四方  
之會大學首善之地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  
以崇教化獎人才內及外之道也上嘉納之

東越文苑

卷三

十二

及真宗即位薇之曰二親貴戚平中為薇之特  
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授之賜宴秘閣寢以詩焉  
薇之年八十卒有集二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莆田人父承佑仕南唐李景為  
刑部尚書慎修風度醜藉博涉文史而尤習於  
三洞靈章開寶末從弟煜弟從鑑入貢留居京  
師會曹彬帥師下江南搜書幅至師吏趣從鑑  
入賀慎修曰國且亡義當待罪何賀也即奉表  
請罪大和嘉之遣中使慰諭焉及煜歸朝拜慎

脩人子占贊善大夫直秘閣太宗即位開慎修  
善奕台之入侍慎脩因作恭說以進謂恭之道  
在乎恬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  
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因舉十要以明其  
義累遷翰林侍讀學士有集五卷

李虛已字公受建安人父寅仕南唐為諸司使  
及李煜歸宋太祖授寅殿前承旨寅辭不拜後  
登進士為衢州司理以母老棄官歸養虛已好  
為詩以進士知遂州太宗崇其治循理賜以褒

東越文苑 卷三

十三

翰曰公勤潔已奉法不奸虛已自以為父子亡  
國之臣幸得以微勞見知於上為王母紫顯因  
奏許一章以述其意上覽之大悅賜虛已五品  
服賜其王母錢五十緡而誤以緡為萬也遂即  
賜之初寅以孝謹聞於江南子虛已子虛舟皆  
孝而其家貧甚及有賜錢事江南志士聞之皆  
曰殆天陰悟人主而報其家行也虛已既喜為  
詩與晏殊曾致堯相倡和致堯謂之曰子之詩  
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所以後得沈休

若後開書  
作有古人

文所謂前有浮聲後瀕切響逸精於格律有雅  
正集十卷

余咸熙閬縣人性凝簡操履純潔當太宗時應  
舉不利遂終身不出有文集十卷

鄭窳字成之惠安人太宗時以應進士舉至闕  
下會有詔罷舉窳乃從步揚所業謁王禹偁於  
滁州禹偁視其文淵邃精切大說之留窳且亡  
發窳不欲以遲歸憂其親也禹偁乃為窳泣而  
賦詩市一馬送之咸平元年窳登進士第未受

東越文苑 卷三

十四

命而卒禹偁哭之哀亦有集十卷張景稱其似  
韓吏部恭襄以為接武於歐陽詹

錢熙字大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妻以其弟  
之子署熙府職熙辭不受著楚鴈賦以謝之尋  
復辟為進官專掌殿奏及洪進歸熙以雅熙  
初登甲科寇準與語奇之因言上得試中書遷  
殿中丞賜緋魚是時祥興蠻酋龍漢抗入貢熙  
因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帝大悅即以  
熙本官直史館真宗即位遷右司諫熙為人任

氣自喜然好學精於筆札有集十卷

鄭文寶字伯玉寧化人舉太平興國中進士為

殿中丞使於蜀均川峽商稅歸至渝涪開夔州

成卒為亂即乘舸順流而下一夕數百里至夔

忠僉新之還報止賜五品服官終工部侍郎文

寶少從徐鉉學文尤長於詩有集三十卷南唐

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

東越文苑

卷三

東越文苑

卷三

十六

於上一日有詔召館閣大臣後苑書花是時鑑

為國史院編修官卑不當入上以鑑善文詞故

特召之時人以為寵鑑有校苑十卷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自負其文念莫可

致為延譽者乃以文詣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

果以為奇亢名遂因以起諸公時聞之其後亢

聞處士林適負重名於錢塘乃游錢塘與通友

善是時杭州太守奏以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

教百言錢塘士大夫爭傳之也亢為人侏儒不

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驥記為文

奇偉既卒鄉人編其文號東溪集

黃宗旦字叔才晉江人父義當太宗初立獻皇

帝受命賦於蘇易簡易簡奇之以是得召試崇

政殿入仕宗旦未冠以詩名於郡中既長謁寇

準王出併諸名公而質其所為文諸公咸稱之

以為閩中文士也於是宗旦以文名於京師咸

平元年與邑人李慶孫同舉甲科時人語曰國

家才子黃宗旦天下文章李慶孫宗旦晚直史

館有集十卷

陳絳莆田人登咸平二年進士再試賢良第一

有文集十二卷于勳之亦登第以文名

王言徹晉江人真宗時以進士守汾陰郡有瑯

琊集

郭咸者晉江人也幼嗜學通經藝善於屬文尤

精法律及草書篆隸年十九登進士有拙庵文

集四卷詩一卷

林陶閩縣人景德中舉詞科著元統二十卷文

一六

夫及太學生送者數十人比之二疏焉

1	2
---	---

十六

居不敢不汕如也鄉里問遺一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周貧者無長物焉

唐臣留刺再訪舟次元已行矣歸既刺字未有細書云集仙仙客間上涯買得漁舟渡歲華榮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其後踪跡遂絕

東越文苑 卷三

一九

王回字深甫侯官人少好讀書善於文毅行孝友造次必稽之古人而不宿譽嘉祐二年登進士為衛真簿病免居於潁川治平中用為忠武軍節度推官命下而卒友人常秩輯回文數卷奏之天子天子善之詔補回子汾郊社齋即回

名善序事

東越文苑 卷三

二十

向字子直為文亦長於序事嘗有口過後悔之乃作公然先生傳託公議先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焉世而派河峰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然非不及口而心存焉而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嘆曰吁吾用爾下策也任意乃大咲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為公然先生

身歷  
 親見  
 十有餘年  
 三十九年  
 此人以詩世  
 人信也

館閣校理尹洙請與仲淹同舉并監處州酒稅  
 司諫高若訥知上貴幸丞相遂莫敢言校理歐  
 陽修移書責之若訥怒上其書修貶夷陵令於  
 是襄乃作四賢一不肖詩詩成都下爭傳罵之  
 當官者手脫幾脫會契丹使者至亦購數十本  
 以歸於是襄之名聞於夷狄襄數好切諫不肯  
 從波承意以阿主故容久之求知福州以便養  
 外襄之知福州也以堅州傳授學者常數百人  
 師尊處以陳烈平交亦襄鄭穆福州大治襄為  
 文章清通粹美而詩亦然有生意尤工於書畫  
 頗自惜不妄與人故其殘箋斷簡人悉珍藏之  
 而仁宗最為寶愛嘗御製元舅阮西王碑文詔  
 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昭襄  
 書襄則辭不肯書曰此侍詔職也宣終端明殿  
 學士禮部侍郎卒諡忠惠所著詩文三十六卷  
 軼不傳惟荔枝譜貢茶錄行於世  
 柳永字耆卿一名三變崇安人以景祐中舉進  
 士累官屯田員外郎永工於詞尤擅樂府仁宗

時人有言其賢者仁宗曰永文士耳而質少難  
 以仕宦遂不用永以此困不得意乃益著書永  
 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號曰柳氏三絕  
 謝伯景字景山晉江人其母儒家女也好讀書  
 通經以故伯景與女弟希直皆善詩文伯景以  
 詩與歐陽脩相善脩稱之曰謝景山佳句無媿  
 唐人而女弟亦隱約深厚蓋有古淑女之風焉  
 伯景天聖二年進士為許川法曹  
 王伯起者福清人高祖仁緒唐末隱君子也王  
 審知為節度使遣使聘數反不起審知乃欲  
 要劫之仁緒遂逃於記山終身不出伯起博通  
 墳素學為古文辭以閑絕郡莫足學者乃入汴  
 京受經於王安石學文於曾鞏二公稱之不絕  
 口伯起以此名聲籍底於是樞密使曾孝寬乃  
 言上授伯起國子監簿伯起力辭不就遂歸閩  
 隱居學者稱為西室先生也  
 熊知至建陽人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遂  
 隱於鰲峰有鰲峰隱人集三卷皆祖晚唐

張伯玉建安人嘉祐初以進士舉書判拔萃料  
為御史出知太平州是時曹鞏為司戶鞏素以  
文名天下莫能當伯玉請鞏作尊經閣記鞏歎  
其業終不稱乃自為之其首語曰六經閣者諸  
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鞏遂以服以為不  
如伯玉有蓬萊詩二卷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少穎博學舉進士試禮  
部第一中甲科實元乃育為右正言當此之時  
趙元昊自立為帝羣臣議欲擊之育曰今中國

東越文苑

卷三

二十三

空虛民大困負苦兵元吳竊乘黃屋左蠡稱  
制已定勢必不能自前且非有備不敢舉事不  
如引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順拊而收之  
也帝不聽遂擊之久之無功卒如育議封元昊  
夏國主育之策事中機宜皆此類慶曆五年拜  
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奏定太常新禮慶曆祀儀  
有舊典宰相賈昌朝論議爭上前育不能屈乃  
請曰臣所辦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未幾  
出知許州尋以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

府卒謚正肅有文集五十卷

石豆謝履計泉州人同登嘉祐中進士豆有文  
集十卷履有雙峰詩集

羅嶠字晦老沙縣人熙寧九年進士調福州司  
理坐忤使者歸紹聖初設詞科嶠行中選為太  
常博士上知晦秀才命作奠獻樂歌二十餘章  
崇寧中辟雍成有詔命詞臣賦詩頌撰嶠頌為  
第一進官一等以右一殿修撰出知處州所著  
有文海百餘卷道山亦三十卷秘閣錄四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二四

蓬山志五卷洞霄錄一卷

鄧綬字仲吉沙縣人熙寧六年進士有七卷集  
十卷

上官均字彥衡仰武人熙寧三年對策大廷知  
制誥李太臨直史館蘇軾撰均策為第一策奏  
王安石惡其語有害新法遂居第二均好切諫  
其言忤時不以權貴避回以故累居臺諫輒斥  
外不得久居中任職然上亦以此賢之輒斥輒  
起徽宗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既而以元

祐童居南二十年有廣陵文集五下卷均  
為文前古晚年詩益明放比於陶謝

廖正一 字明若 將樂人以元豐二年進士召試  
館職策奏蕪賦讀之擊節嘆賞也 蔡肇伯之曰

江潭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世云云 一 所著  
白雲集八卷 為高麗所錄

熊蕃字叔茂建陽人宗王安石之學吾蜀文而  
長於吟咏傳世者有茶茶十韻及茶錄十卷 豐  
別茶品為精當

東越文苑 卷三

二五

劉璣字孟潛候官人二居北溪日持長竿釣溪  
上興至則賦詩歌吟為喜而不以示人元祐中  
郡守許應聞之於竟察驚曰此何以知我哉豈  
不能輸其光乎山雲溪鳥將移文請我矣遂先  
期亡去竟不就微子連夫亦能詩隱於北山美  
十年崇寧中詔舉遺逸為温州教授人有薦連  
夫賢可倚從殿廷上乃召入見說之將用為六  
屬連夫之仕本以代耕六屬尊貴非其本志遂  
自勅免復為越州教授

劉奐字執中懷安人受業於胡璩璩稱其善

治水也奐舉進士為胸山令胸山人輯藝所以

治胸山者著為書號曰治範藝為制置三司官

屬以直諫顯為都水丞以治水顯為處州府以

施教化顯最後為桂州府以某交已至市賈凡

也又不救邕州之圍免為庶人而名敗矣元佑

初天子思奐治水力復以都水丞召奐道卒奐

所著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

各三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二十六

陳璣字望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哲宗時楊

畏倡為紹述之說於人上乃召用熙豐諸臣盡

復王安石新法是時璣為校書郎諫之力執政

者大恨璣出璣通判滄州徽宗初立召為左司

諫璣既惡蔡京兄弟奸邪遂暴其情惡於上京

等大恨未中也後二年陷璣黨事竄於柔州既

而徙廣州彬州台州先是王安石作日錄歸過

於神宗史官因之璣乃著遺堯集二卷以明其

誣門下侍郎何執中聞而恨焉乃使其黨石軾



此詩為及蘇  
非續日錄  
一處有誤記  
八處有誤記  
才老

知台州使捕案璣快其意憾至台逮璣窮竟之璣對無所屈終不能言璣卒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諡忠肅所著有齋集凡子正敏有進齋閑覽正式與宗皆善詩有名

廖天覺字仲先順昌人以紹聖四入進士歷用請入夫有魚山集十卷有錄云此集與進士名相類故特在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中對策論用兵之

要報為異等除武學正論使校兵法七書神宗說之還為博士撫賦元其文大驚曰此今之班

東越文苑卷三

二七

馬也及哲宗立親為翰林學士遂進言去非哲宗詔加去非承奉即入之以廬州通判卒有文集二十卷備論四卷司馬講義三卷三略講義三卷始去非少時與邑人葉常姚易俱學詩相愛而去非獨喜兵法先是歲以亦登進士有集十卷紹聖中常登進士有集五十卷吳駿浦城人有詩解二十卷文集十卷楊端字公濟建安人舉進士而以詩聞當世歐陽脩贈之詩曰卧讀楊端一千首乞渠秋月與

春光元祐中通判杭州與蘇軾為詩相和端有集二十卷

曹輔字載德沙縣人元符三年進士為秘書省正字是時上多微行輔以上疏切諫綱管郴州靖康初召還歷簽書樞密院事前代論凡百

餘章卒於官贈太師福國公諡忠達所著韻鳴集十卷子綸為度支即有約唐詩集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以世父得舉任為即居一年所上書萬餘言便劣不報遂形病歸

東越文苑卷三

二八

游江淮間為客甚困入勸之仕不應也乃北涉齊趙南汎湖湘西至隴東極其會蕩然肆志無所絀於人望之之學常喜持論宋孟軻之言性善而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教性上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非之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又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之屬以為望之長者宜任職事盡薦之詔除望之建康

單仲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離令受命聖之遂同辭也乃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獻臣字賓虞惠安人有詩數卷稱卧龍翁集陳執中比之杜陵郎并葉庭珪謂其無以異於唐人也

謝文龍者惠安人嘗著野話十篇獻之趙鼎以國士遇之也所著有菱溪集

徐人正字得之歐寧人正嘗過嚴子陵釣魚臺題詩曰先武初從戰回故人長短尚論材

東越文苑卷三

二九

中宵若起唐虞興未一先生繼釣臺猶賦見之遂從大正游弟交之正築室北山下名曰閒軒泰觀為之記賦詩世呼大正為北山學士宜貽焉

江滋字益之一字德脩崇安人以進士知長安縣是時撫轍退居穎上載景不肯見客顧獨成聞者內滋謁典通甚驩滋有穎川集

林迪字吉夫莆田人登紹聖元年進士差知龍溪縣丞丞相蔡京林出也使人通意於迪迪義

不知京連托以非同族固拒之建炎中舉進士迪列於文學所著詩文百餘卷

練光浦城人紹聖初進士有青丘集二十卷李規松溪人何述浦城人皆元豐進士規有文集十卷述有事類類要十卷盧江集十卷

廖曉字次山順昌人元符間受業太學適眉山蘇軾卒太學諸生皆會祭軾推能為祭文者亡如曉曉為祭文成視諸生諸生無不人人稱善得當東坡也曉以崇寧中上書言時政熙寧鄉

東越文苑卷三

三十

有雲溪集十卷

楊煥字元暉浦城人宣寧中擢進士第調主簿離簿當此之時有露降於中臺煥乃為頌以獻上善之乃改煥柳州司錄及還朝復獻所著詩文二十卷上益奇其才以朝奉大夫知彰州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固字適可浦城人崇寧中釋褐累官辟雍司業有璧水集十五卷

吳澂號寧人米芾之婿也工詩而書法俊逸

以侍制知深川有東山集十卷

鄧春卿字榮伯長汀人崇寧間有詔舉道逸汀州太守陳粹曰亡如榮伯矣其為人方剛有令圖可以事天子春卿聞之乃告粹曰臣有內病不任儒旅不可以見帝有如微臣臣逃之海上矣於是粹乃已久之復有詔舉善八行者太守章清遂以春卿聞郡中士終無以易榮伯也春卿固以疾辭終不就春卿居於南山二太守數從車騎親數存之語不嘗不移日春卿有詩云

東越文苑

卷三

三二

三卷年九十六卒

張身字正仲浦城人太觀進士紹興初知海陽縣身工駢儷之學有假溪集二十卷松窓據遺十二卷

翁挺字仕挺崇安人政和中以季父彥思為宜章尉挺雅有駿聲人多言其賢上乃召挺赴闕挺見上說以朝廷所急上與語輒移晷然蔡京怒其不附已逐之挺遂歸鄉里不復出有詩文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

則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畛

原注翁挺字仕挺崇安人政和中以季父彥思為宜章尉挺雅有駿聲人多言其賢上乃召挺赴闕挺見上說以朝廷所急上與語輒移晷然蔡京怒其不附已逐之挺遂歸鄉里不復出有詩文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少以應詔上格言二十篇無所遇政和中登進士第知高郵軍有文集十卷

張翥字柔直懷安人政和間舉進士為小官小官奉稍薄釜釜常生塵而翥賦詩不廢然每聞令下有不便者輒抵几咆哮或伏而悲嘆者累日宣和元年丞相蔡京召廷翥傳其子孫人或謂翥必如往翥詰其子謂之曰子試岐吾掌其

東越文苑

卷三

三二

人曰掌奈何岐之翥曰固也又惡得而岐吾性者耶於是遂往往則翥衣冠憩然南面坐弟子拜受業翥首之之為禮京子孫素尊重貴亢者也固不快翥又好謂之曰而曹翥學走乎諸生曰何謂也翥曰自尊公為公而斥宗社金人旦莫至矣至則而家為禍始飛步苦走度免於難走猶不足而又可以媚行乎於是諸生聽者皆愕貽以去以翥為病狂京聞之翌然曰此非若所知也乃託翥問計將安出翥因勸以

亟引天下長者進之以開導上心照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以樞拊其人民京曰善乃入朝言於天子台龜山先生楊時為秘書郎而京父子市權如故甯度京終無可奈何遂自隱不復見京後七年金人逼汴都京竟死家沒如甯言是災間甯知南劍州進秘閣修撰卒南劍州民立祠祀甯也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和二年進士為太常少卿高徽宗之末年金人作離不破郭藥師之軍

東越文苑

卷三

三三

於白河遂盡取燕川二縣上大恐計且東幸乃以皇太子為開封牧。因吳敏請上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留舟之任乎然敵勢猖獗豪傑解體願假太子位號以收將士之心祖宗疆土以死守之上以為然遂傳位太子。為親宗欽宗以綱為兵部侍郎明年幹雖不既濟河天子將奔襄鄧綱曰太上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奈何委而去之且天下之固孰愈於都城者舍此何之也陛下不以臣慵懦而使之治兵臣

不敢辭死矣上乃以李綱為尚書丞丞兼親征行營使綱遂繕備利數日而畢及幹雖不至汴聞城中有備欲罷去宋人不知也李邦彥乃議割地為媾綱欲擊之帝恐甚卒聽邦彥議於是幹離不遂輕宋無去志是夜攻門然帝終恐之斬百餘級既而復敗之於景陽門然帝終恐卒罷李綱以謝金人高宗即位首召綱為相是時國新流亡汪伯彥與諸善勸帝幸揚州綱言上曰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非金人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還二帝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軍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覽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東舟順流而過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上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一可得也上

東越文苑

卷三

三十四

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一可得也上

曰善然雖許之計未決於是伯彥翌日復讀綱  
害其議上信之綱乃求去綱去上卒更綱河  
郡縣相繼淪沒矣綱卒累贈太師諡忠定有易  
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詩文百餘卷有奏議  
江常字少明惠安人登崇寧末進士累遷中書  
舍人給事中出知福州所著有外制十卷文集  
二十卷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美風儀善道說可聽李  
綱長者行忘其年與綱交倡和為詩肅為人以  
**東越文苑** 卷三 三一五

純孝稱居喪有芝產六廬也既壯游於太學以  
所與游皆賢豪天下知名之士當是之時天下  
之苦於朱勔以花下媚徽宗也莫不掩嚏思亂  
不聊其生肅既憂之自度不能以口舌爭也乃  
作詩十一章獻之以致其區區之意其詩上之  
見悟而用事者盡害之乃放肅歸田里及致宗  
即位思肅言召補承務郎靖康二年金人陷汴  
京立張邦昌為楚帝肅義不屈亡走行在天下  
右正言會上罷李綱肅奏曰陛下語臣李綱

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辭其故此臣所  
不解也執政怒其言復罷肅歸田里有科擢集  
儲惇奴字彥倫晉江人登崇寧末進士為龍溪  
丞寧德令通判賀州皆以廉稱所著詩文號曰  
王泉集

王顯世字子亦南安人以父任為興化錄參有  
容安詩集十卷

陳權字巽行晉江人少著有道德經註漢唐君  
臣編類其詩曰銀陽集權自稱朝陽居士也

**東越文苑** 卷三 三一六

楊景申安溪人詩六號鳳山集

吳致堯字怡文一字任順昌人也登政和二

年進士除為安化令以忤當路免歸因屏居衡

麓自次其文號曰歸愚集致堯工於詩嘗作調

友十章都下爭傳之遂達於禁中

即景之古田人季父清元祐間為太學生築室

於先塋之側聚書千餘卷徜徉其間以故景之

與清子整得徧讀之景之舉進士所著有三坡  
集並教弟子常百餘人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五

李彌遜字侶之唐室之苗裔也世居陳留八世祖澄為永嘉令遷於連江遂為閩人王父餘慶知常州卒於官因居吳縣復為吳人彌遜登天觀三年進士累官起居部以上封事劾陳貶知廬山縣宣和末彌遜知某州會元才入河朔避乃選勇士邀其游騎擊之大破殺之入其家其後元才北還不敢近冀邊界紹興二年復遷起居郎而論事鯁直如故稍遷試戶部侍郎當此時秦檜議欲行成於金尊之為帝彌遜力言其不便上令公卿列侯集議莫敢獨彌遜爭之丞相檜畏其口力未有以傷也乃私謂之曰君毋然異議當以政府相免彌遜正辭拒之國且不保政府奚居明日復上疏其言愈切然終無可奈何彌遜既絀遂自免上不許明年乃

此說居後史  
公及後史  
多居

許以徽猷閣學士知漳州尋歸連江隱於西山  
卒謚忠肅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集古三卷詩  
十卷

鄭昌齡字德人字夢錫宣和進士家居常泰檜  
柄用時檜雅聞昌齡才名欲要以美官致之門  
下令其客以書諭意昌齡謝以詩曰先生微服  
醉官旁不覺旁沈入醉鄉來書想見醉中語  
我大咲譏荒唐檜得詩終欲飲之以人常簿召  
昌齡昌齡不赴後調本路檢宜文字記次議郎

東越文苑

卷四

竟未嘗以居於檜之門

不特為其可  
不特為其可

黃祖舜字繼道福州人舉宣和進士與興世  
官權刑部侍郎祖舜學通諸經立朝侃侃所共  
有歷代史議及文集十五卷居後史公及後史多居  
高登字序先漳浦人宣和間受業大學補博士  
弟子登性踴躍不偶於齊策願獨喜同舍生陳  
東休惠之為人深相愛也此三人者數好上書  
排擊大臣語具宋史陳東傳靖康元年金人逼  
汴城據年號同六館諸生無不人人實謀欲

遁身逃命登正色坐館下責之曰誰介公來學

下居誦法聖賢仰天子奉賜今虜至公等皆去

誰與天子守社稷者乃請以死隨駕不敢有貳

紹興初登為富川主簿為主簿三年當代去富

川氏與老壯皆為垂涕詣太守乞高主簿亡代

不得乃相率餽百金不告姓名白於太守曰高

上簿貧無以養願因太守進百金用為麤糲之

費太守言之登登辭謝不知所歸乃置於學官

歲市經又以教邑中子弟丞相秦檜不說之也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以免法中登編管容州使者於省符示之登讀

畢即上馬就道使者曰即少入與家人訣何傷

登曰君命不可藉也竟去不顧至容州投徒以

資朝夕每得家人音息毫不為蒂芥惟聞朝廷

懸命有不便者小則輦處大則慟哭隨之及臨

命所言皆天下人計所著有東溪集

鄧祚字成材沙縣人建炎二年進士為建昌學

簽判會金甌破洪州傳檄建昌建昌守顧恩議

以城降祚毅然斥之曰虜至當殺之六則有死

耳何言降乎守大愆欲執祚以昇虜祚終不屈  
遂棄官歸所著有焦桐集是時順昌余良弼與  
祚同年舉者也

有龍山集

唐愷字應之崇安人其無瓶粟之儲未嘗以纖  
芥受於人其為文操筆立就若宿構然有文集  
二十卷

楊公度者浦城人父訓少時與蔡京俱事王安  
石受學及京當路欲見之使余深謂訓訓曰吾  
幸勤學日立今老矣既無志於榮除異日若又

東越文苑

卷四

四

可與諸公為嶺嶠之行哉公少善為文政和中  
與泰榆弟梓同登第梓嘗稱公度於檜已乃告  
公度曰予見吾兄可以通子之願公度曰昔吾  
先人不見蔡丞相以不能僕僕於嶺嶠耳吾願  
能之乎卒謝不見檜歷官福建提舉常平司主  
管所著玉峯集二十卷

李安期即武人也好持高節游於江湖間岳飛  
死立起如臨安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吊之已而  
游蜀以詩謁茶馬使王涯涯奇其才將以賢良

舉之有期余會與安期與爭道安期於杆怒曰  
公平章天下亦可如此反覆乎遂拂衣去涯乃  
魏謝同留安期安期竟去終身不見有蒙谷詩  
集行於世

陳如柔字體仁永春人以紹興二十年與泰榆  
子結同舉進士諸與嬉同舉進士者莫不走檜  
取龍如柔獨自引以故齟齬不得志遂不肯仕  
宦好良游於山水間如柔實甚寓居僧房四壁  
蕭然然諸生從之戶屢常滿如柔益豪置酒

東越文苑

卷四

五

賦詩意如也所著詩話五卷古學并圖二卷  
詩聲譜二卷詩騷古賦十有餘篇  
陳元老福安人有城山集

徐詞字元徽浦城人登紹興中進士有東野居  
士集四十卷

吳岡字報山晉江人初與貢籍不得第取所業  
焚之曰是不足學於是益發經籍抽繹之紹興  
中乃第教授師岐二州有詩集六卷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登紹興進士乾道四年



楊

新刊元集卷之  
四

東越文苑

卷四

六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少師親  
國公致仕其卒也朱熹枉千里哭之狀其行以  
傳其為人可槩矣後卿有文集二十卷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舉省元賜進  
士第一公度工詩而祖杜甫詩並雜文凡十二  
卷號知稼集知稼集詩文各一卷並雜文一卷共三卷  
林外字豈慶晉江人以紹興末舉進士為興化  
令外少時受業上庠嘗獨游於西湖從聖虹亭  
酌飲終日不醉題詩壁間曰紫煙丹竈舊生涯  
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總酒丁一印去老却碧桃  
無限花外之游角巾鶴氅丰姿都雅及題詩諸  
游者見之以為神仙明日遠噴傳於都下外有  
詩集曰嬾窠類稿  
高曇字子雲林漫字正甫皆長溪人紹興末同  
舉進士曇有詩文二十卷漫有樂隱集是時同  
安薛舜俞亦紹興進士有文集三百卷  
吳獬龍溪人也其友陳知柔稱之曰獬也有古  
貌古心焉使其著書何必復獬揚子雲而獬有

一作  
自注

東越文苑

卷四

七

省齋集  
陳漢仙游人父豐以詞賦為福建潛薦第一  
中博學宏詞科為國子博士諱少穉家學而書  
法道勁凡於蔡君謨陳年十二為山陰所執露  
刃帝之藻顏色自如不失其度既而魁驅以前  
行至峻崖讓東閣自投崖下因貼而逸弱冠入  
太學會當以父任為郎讀諫不受以隆興元年  
登進士為集英殿修撰判清源郡侯  
蔣離字元肅仙游人雖年少時與先輩朱藻論  
經傳書疏藻不能窮號難為方夫子雖以詞  
賦薦登進士第拜永州王十朋見其文大異  
之遂引與為友雖因作夢仙賦以獻十朋比之  
長卿大人李白大鵬也  
彭止字應期崇安詩人也嘗謁辛棄疾值其畫  
寢止題詩於齋而去棄疾覺而追之延留累月  
止詩清麗典雅有剗鵲集行於世  
黃洽字德潤候官人事先宗知樞密院事洽質  
直端重有大臣體立朝多所論劄然嘗播人

隱隱以累其終身有文集八十五卷

鄭昭先字景紹開縣人以淳熙進士歷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昭先輔政沉重鎮靜愛護人才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第也有論考工記莊子解十牛皆門人所述惟王融志數表詩數卷則其手筆學者稱為綱山先生私謚文介景定間詔贈迪功郎

夏字子禮永春人弱冠以文著名郡博士

東越文苑 卷四

張叔樞現夏文大奇之不獨

受業上庠夏遂登淳熙八年進士知興國縣慶元六年大早有詔求直言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陽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大災為旱蝗既奏召為太常博士教諭諫計當世之急歷村承春縣開國男有遺文三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典故五帙

典故五帙

方秉白莆田人當孝宗時與從弟秉仁隱於布

衣秉白居草堂以教憲臣聞其孝廉上召之不起秉白有草堂集郡守趙彥礪辟之編莆陽志數卷

袁樞字仲機建安人也當孝宗時以詞賦試禮部擢為第一上乃拜樞為太學錄是時知閣門張說以吳皇后妹輩拜簽書樞密院事樞乃言於上曰異哉陛下之以政聽說也而何以慰士大夫之心哉獨不念示天下私乎上默然而色不怡樞遂詣宰相虞允文曰公何不與喻等

伍耶而與近習當軸也臣請心此去矣因出為嚴州教授既不得意乃著書因司馬先通鑑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居有頃參知政事龔茂良奏於上上讀而善之乃以宗正簿召樞登對樞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上曰善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於是章惇家樞鄉人也請得緣飾惇傳樞曰鄉人私情也國史公議也吾奈何以私害公卒不聽其後累擢右文殿修撰天下

東越文苑 卷四

九

以私害公卒不聽其後累擢右文殿修撰天下

忠臣傳

稱仲樓不驚筆之所著有童子問

陳居仁字安行莆田人家於明川父曰膏與泰  
倫有雅素居仁以父任為郎後乃舉進士泰倫  
為丞相以居仁通家子欲見之收齒門下居仁  
戒身避之不與通以故居仁宦數抑服不得志  
乾道六年張憲使虞允文方以議復陵寢得幸  
上允文聞居仁賢數使人召居仁居仁常謝不  
見也後以職事見允文於公署允文引與論兵  
居仁復謝不能退而貽書允文以為天下事謀

東越文苑

卷四

十

不素定者不可以輕試若大言以快耳何益於  
成事而徒以圖試虜也居仁以議不合不欲留  
內遷為徽州太舟徽州大治為天下第一上聞  
召以為朝議大夫兼詳定飭令權中書舍人上  
嘗欲爵貴倖孽臣屬居仁羣制居仁再封總還  
之即刀鋸盤臣頸臣終不敢奉詔居仁為人風  
度凝遠與人交成裏上露士以此多歸之所著  
詩文數卷

林彖字商卿莆田人外王父陳汝升於州者好

利任家自視  
亦謂居仁  
書四十年

名陽嘉所  
名作詳見四  
年進士

藏書書數千卷至富彖少喪父從母訓於汝升

以故得盡讀其書無所不覽彖既長奉母歸其  
家身自供養不肯婚娶其兄弟咸謂彖胡不受  
室彖曰彖有二弟在苟先人母廢祀皆林氏後  
也即彖受室奚加焉彖母卒遂避家居於僧寺  
隆興元外上初即位銳意恢復聞監司帥正威  
言彖於上上台彖赴行在彖力以疾辭於是丞  
相陳康伯極密黃祖舜記下與化郡縣親詣彖  
趣遣之彖遂稱疾篤既而孝宗下詔徵彖彖  
終不起訖道四年詔特賜進士出身添差與化

東越文苑

卷四

十一

軍教授卒

陳德豫字子順連江人淳熙中登進士科為  
大理卿有文稿三十卷  
名無高及後錄少時學博通一經諸  
士皆家之彖淳熙中進士為  
楊炳字若晦晉江人精於左氏登淳熙進士為  
中書舍人有西掖藁諫垣存稿

陳成父字汝王寧德人父駿登進士受業於朱  
文公為弟子成父少習父學而有才名辛棄疾  
之持憲於閩也亦才成父乃以女子成父安

教陶孫字器之福清人當光宗時以秀才游大

13

男能无麻府  
志作春

著詩文四十卷

三

齊文集震有文編及詩文數十卷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與朱熹俱事劉子常熹自以能不及黃銖銖為文學司馬遺詩學屈宋

曹劉而下及章應物尤喜琴書諫去其古得趣晉以前筆意其於聯詞能以楚聲方韻為之既

卒熹為序其文

柯夢得字東海蒲田人嘉定中以特科入官夢

得生平苦吟而喜孟東野之為詩所著有抱甕

集十五卷

東越文苑

卷四

十四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以進士官平宗理未時出

入於翰苑數婉婉論事著十歲一卷內制十卷

文集二十卷

詹師文字叔簡崇安人登慶元中進士有殷亨

遺集通典編要

方信孺字孚若蒲田人也父崧分信孺財累千

金信孺隨手散之賓客殆盡終無然疑之志而

故士皆往歸信孺信孺皆含業厚遇之客奉或

不給即假貸旁近縣賢豪舍養之開不三年以

新修本  
應作松卿

父任為國信所參謀官使金至澤州元帥統

石烈子仁聞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

要以五事稱臣一割地二還俘獲三罪首謀四

增歲幣五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宜言矣子仁怒

曰若乃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時已

置生死於度外矣子仁不能屈至汴見左丞相

范頤崇浩宗浩陳兵劫之終不能屈歸而反命

於韓仇冒仇冒問以五事云云信孺曰得之

東越文苑

卷四

十五

師頭耳仇冒大起等信孺三口而江軍一仁其

年仇冒伏誅明年王栴還自汴具言信孺功狀

乃詔信孺得自便累遷真州太守免歸居於巖

寶日共具設酒食與賓客燕飲賦詩相娛樂竟

病酒卒有詩二十卷

留元剛字茂潛晉江人開禧三年試博學宏詞

科累遷直學士院出知溫州元剛早負盛名而

父宦不遂其志乃歸築園於北山居之號雲麓

有雲麓集其文多奇峭

和同子詩志  
三雅山月序

陳洽字澤南同安人登慶元間進士判廣州  
真德秀薦洽文章根乎義理政事出於慈祥未  
召卒有文集數十卷

林仲虎字景瞻寧德人仲虎善屬文賦詩而用  
武顯慶元中應武舉廷試第二嘉定初檢詳林  
稍使於金辟仲虎與偕金主聞仲虎賢乃使人  
私邀仲虎終不能致既至金人設宴於延引宋  
使者是時適值寅仁后忌日仲虎堅持不肯拜  
宴虜不能奪仲虎一致命而死

東越文苑

卷四

十六

也乃上疏其略曰詔因循者之志  
者病於寡謀為今之計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  
出而苟且疏入執政者惡之出仲虎年淳光仲  
虎有林景瞻詩集

劉用行字聖興南安人嘉定進士其詩文典麗  
為工有北山漫游集十卷雜藁二十卷

李仲光字景溫哀長吉字叔巽俱崇安人仲光  
開熙中進士有青堂集長吉嘉定中進士有難

助集

黃學行字上文惠安人登嘉定戊辰進士所著  
有史說有坦齋類集

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父彌正寧宗時為戶部  
侍郎克莊以父任補宣教郎理宗即位直學士  
院真德秀言克莊於上克莊學貫古今文追騷  
雅可用也上於是召克莊以為樞密院編修淳  
祐六年特賜同進士出身領史職兼兩制以數  
切諫數忤外官終工部尚書致仕加龍圖閣學  
士卒諡文定所著有後村四

東越文苑

卷四

十七

潘枋字廷堅閩縣人少善為文長於詩  
寧宗崩史彌遠矯詔廢故太子立理宗為天  
子尋殺竑於湖州端平二年有詔策進士枋對  
策曰陛下之立天實開之而乃歸陰德於匹夫  
不亦誣乎且濟王陛下手足也生榮死哀乃不  
得視於士庶人其如天下何策奏出枋為鎮南  
軍節度推官淳祐初丞相游侶心善枋言呂欲  
用之而枋已卒有詩集數卷

翁甫字景山崇安人以進士登官國一院編修

所著有蜀漢書浩堂類集

所著有蜀漢書浩堂類集

所著有蜀漢書浩堂類集

翁合案安人景定中為侍講有丹山集

方惟深字子通莆田人父龜外景祐中進士與

蘇軾齊名有經史解題四十五卷郡書新語十

卷卒塋姑蘇惟深遜占著馬舉進士不第晚為

興化軍助教王安石喜其詩精詣警絕元白陸

皮有不及者惟深有秘校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為監察

御史好直言骨鯁中貴人壁今不存

東越文苑卷四十八

然亦以此不得一詞與論識及宗印泣不報之

不起最後留為刑部尚書詔守臣趣之既而進

顯文閣直學士御札日至終不起所著有味言

發墨陽農文集

何仲甫四人大父德以戰功為都指揮使仲少

喜吟詩德請其不武仲乃習馳射擊刺之事然

感事傷時輒復淺之於詩如故自開禧用兵仲

應召從軍每都試畢輒陳詩自見陳處視其詩

喜之遇以為客見仲於劉克莊克莊亦喜大興

仲交恨得仲晚仲子謙亦能詩視仲一組麗精  
密陳辭自蒲斗起為邊臣從容求得謙遂與同  
載而往

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父宗之通判即武軍以

父名丑父為童子喜讀書解其義出語驚人既

已娶婦相獨居讀至於達旦善詩文溫潤清新

也年四十始舉於鄉端平二年以進士除著作

郎有亭山文集

李元白者名齊寧化人也雅不喜應舉言而肆

東越文苑卷四十九

力於詩宗之杜甫初王安石未句讀元白效

之以集杜句為一編行於世又集大觀昇平詞

進之天子天子以為奇授元白初品官元白遂

歸故廬終身不仕

方醇道字溫叟莆田人嘗知南劍州以清儉自

持有筆峰集五卷杜陵詩評十卷類集詩史三

十卷子畢為潛江簿有詩集曰荆南叢錄

陳英字義叟長溪人其學無所不窺士大夫多

受學焉其詩文有樂天集十卷

黃館長溪人其詩文有帶全集

張安脩字孟堅寧德人安修嘗領漕舉以予文

虎登第遂賜承務郎歸老有翠樾詩集

林文之字子彬福清人宋季文體纖弱文之獨

用意追古作者有若存文集前漢書之有

余發林字希董古田人也以進士為崇安尉

學有俊才為文章操筆立就及卒門人編其文

曰愛梅集

余韶字道夫龍溪人嘗舉八行八官以

東越文苑 卷四

詩文自娛有樓靜集集以樓靜為名

陳經字叔論龍溪人自德齋詩集集以經字叔論為名

梁藻字仲華長汀人藻樂滿散以父任當官不

就也有詩一編曰梁處士集

歐陽凱建陽人有無亭集

許衍同安人有田舍墨記四十卷墨記以田舍為名

李琬建寧縣人有李粹之詩集

林仲嘉有詩三卷許拱辰有藍溪集卓立有西

溪文集八十卷陳寬有龍門集紀夢子黃銳有

龍山集黃路登王融志客安松葉陳

集鄭東起有自然機類集已上諸公皆福清人

林允中有草堂集古田人

嚴澹浪者名刊字丹立一字儀卿即武人也嘗

著詩法一卷學者宗之因號澹浪詩法以羽書

自稱澹浪通客云羽上時隱蒼溪及宋季避地

江楚以故所著詩二卷失之正德間稍輯其存

者僅百三十餘篇行於世

東越文苑 卷四

道山於書無不周之生業有無下田一所著詩

文號曰月林醜鏡

童成大字元偉甌寧人也成大博極羣書而究

之於性理當宋之季知不可以復振遂隱居不

仕所著有松堅集

趙必捷字仲連崇安人必捷少好讀書聞慶問

以父任當補官辭不受母落吾讀書也晚乃棄

宦於黃柏里植梅數百株名曰梅花庄與第若

椒觴味其中有倚梅吟集



若概字自未登咸淳末進士學晚唐之為詩采  
亡遂不事家人生產浪跡於泉石間一性軌累  
日夕蓋有陶阮之風焉

李權甫四人嘗慕林逋陳搏之為人而念無以  
顯其親非孝也乃疆之闕下舉咸淳中進士既  
得報即上疏致仕求以己官贈其父母已拜疏  
遂脫綠袍挂於錢塘門留詩而去其辭曰人言  
學古思入官我謂學古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  
闕本末而目只寒山吾親不待老矣以不如歸

東越文苑 卷四

二二

去臥林間殿前三水聲忠肝多謝曾心天地寬  
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能過子陵灘前修亦有  
通與搏聖世待之供寬閒何物種故人原顏山  
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音息影答  
考槃今朝釀酒醉雲霞便向錢塘門挂冠權阮  
鮮舟因入會稽山中數年乃返復邀客于俱隱  
不知所之

方澄源字蒙仲蒲田人淳祐六年賜對大廷登  
孫策萬餘言皆天下大計遂擢中科此之時

若概字自未登咸淳末進士學晚唐之為詩采

其後家世

賈似道欲自結於澄孫因薦其語妙八下澄孫  
服之即上書求外補乃出知邵武軍卒城著有  
通鑑未微洞齋集和劉克莊梅花百咏

黃仲元字善甫蒲田人登咸淳中進士而不肯  
效官陸秀夫累薦召之皆不起宋亡變姓名為  
淵天叟所著有經史辨疑四如文稿

黃森字水心既寧人森通經史百家之說皆能  
精詣景定間舉於鄉會宋亡遂隱天湖山終其  
居以栢示意後凋一歲每自號卜子

東越文苑 卷四

二二三

所著有正一齋集

趙若者崇安人生於宋季未宦而國亡若遂避  
於許不事事丞相蒙古互薦以為同安尹辭不  
就高丞相入關三使人聘之雖為一見勸之仕  
不從有潤邊集二十卷

謝翱字皋羽福安謝鏞之子也鏞字君啓習於  
春秋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翔為人

雅好山水所至即遷勝周覽吟詩撒於晝夜當  
其執筆時眼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也咸淳初

若概字自未登咸淳末進士學晚唐之為詩采

東越文苑

東越文苑

東越文苑

卷四

二二四

試進士不第作宋祖號吹曲太常樂上肄習之  
於是丞相大天祥聞其名辟為參軍及宋亡天  
祥死之錡携酒登子陵釣臺設天祥主於庭隅  
亦拜伏酌酒哭者三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  
之其辭曰魂來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來馬  
兮其味焉食天下既亂錡家散亡無種錡乃脫  
身將近走漳泉間皆亡所遇既而復游臨安適  
故宮不協懷楚作詩以章其一章曰復道東楊  
草復生武陵無樹心凌霄野猿引子以來往獲  
東越文苑 卷四 二二四

東越文苑

東越文苑

卷四

二二五

稍裕即罷不復載錡之居桐廬也東南諸公之  
為詩者多受於錡及錡卒無子友人方臘弟子  
吳思齊方幼學錡之子陵臺南魂魄不規於子  
陵也其後弟子吳貴貳四月東精舍奉審馬祠  
曰旃髮處士處士有集百餘卷皆散逸獨旃髮  
集五卷行於世  
論曰余從林方伯懋和家偏讀其藏書書充  
棟而宋書居三之一以故得備論大都宋人  
願左國左國之一至宋蕩然多亡子杜甫得  
其雄震南渡之子稍變其習而書之已移自  
太祖至欽宗凡九世百有六十八年迨高宗  
南渡又九世百五十五年士生其時有遇有  
不遇然皆為素非敵敵者若李綱留正華之  
猛議謀國謝錡二三君子節義皎然嗚呼又  
何烈也  
劉昌言字禹謨南安人生七歲即善屬文聞於  
諸公陳洪進之為平海節度使也昌言為功  
曹參軍掌賧奏是時太祖已得天下五六年矣

昌言累勸洪進納土於宋至太平興國三年洪進乃遣昌言從其子文顯以漳泉二州自歸上上覽洪進表而善之以非昌言無以潤色若此也遂以昌言為徐州推官後五年開進士科權昌言為第二昌言因獻上紀聖德詩五十韻上大說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公卿大臣皆害之乃短昌言操閩音難曉上曰顧朕能曉之耳無何又以昌言委其母與之妻於鄉里而別取旁妻也行薄不可用上一昌言貧乎臣言以昌言錢

東越文苑

卷四

二十六

為其母與妻辦裝十束傳入京師分言與趙贊善及贊伏誅上自之惡昌言出知襄州後復入官至工部侍郎卒有文集三十卷著撰於年廖執象順昌人父進以詩顯仕南唐為吏執象生七歲能詩閩漕牛冕台與語大說之引與抗禮甫冠入京師奏其詩文於太宗太宗每覽一篇未嘗不稱善端拱初病卒先是陳搏見執象謂之曰子謫仙人也第恐不能久留塵世耳有集十卷徐鉉為序

楊億字大年其母懷億時夢有白衣者告之曰余為武夷君也今者為而子既而產一鵲鵲家人大駭累而棄之溪其季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迨至溪畔聞其哭則鵲已現為兒體猶有紫綫尺餘後月餘乃落也季父乃舉之歸其母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之召見億語三日不厭試詩賦五篇歛吸而就太宗大說令獨者送至中書億公為宰相賦詩一章宰相愕然是宣席俗人乃為表上之帝得與才

東越文苑

卷四

二十七

左右皆呼萬歲明帝下制勅億曰方賢哉不由師訓精爽神助一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以秘書省正字賜袍笏得讀書秘閣有頃以外舉歸漢化中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億既以詞賦得幸上上於宮中行樂常詔億賦之未有不稱善以此賜億緋魚然億修正志在水鄉未嘗以榮翰婉佞上所得上奉賜輒散之親朋故舊家無奇贏真宗時累遷左司諫知制誥億為人剛介寡合士有片辭可

東越文苑

卷四

二八

紀者韻誦之又手錄之凡集數十篇號曰筆苑  
 即亡賴福陋者則殺之士亦以此多不附焉王  
 欽若陳彭年心忌其能俱毀之然每毀億上益  
 厚遇之上欲立劉德妃為后大臣諫不聽屬億  
 草制億不奉詔上不望也而更命他學士億於  
 是謁歸首母不待報而行上遂親織藥劑及金  
 帛以賜之億官終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卒贈  
 禮部尚書諡文所著詩話各武臣類除薛城退  
 居汝陽蓬山莊薈公集共一百八十一卷德無  
 子以從子絃為後一以億故賜法且一絃聚書  
 數萬卷彙其事編輯之曰類豹篇  
 蔡伯佈福清人大中祥符間伯佈年四歲應童  
 子科能詩詩如宿學真宗見而異之賜詩曰上  
 闕山水多靈秀四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  
 白訓嬰孩自有老成姿終當學求來朝謁方漸  
 能言便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萬里有前  
 期尋拜東宮伴讀官終乾州簽判王元美危言  
 載其歷州郎至八十以列卿致仕

此詩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又見於東坡志林

東越文苑

卷四

二十九

黃鼐者連江人六歲能詩大中祥符八年應童  
 子舉賜進士  
 鄭伯玉字寶臣莆田人伯玉生八歲其季父試  
 之曰伐木斧聲聞谷口伯玉即應聲曰過橋旗  
 影動波心景祐元年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伯  
 玉為人峭直不屈權貴人以此多嫉之年未五  
 十以親老棄官歸鄉里所著有錦囊集時人重  
 之附以陳琦方孝寧詩稱焉山三賢集  
 黃伯思字長脣邵武人父履為御史  
 中丞伯思數歲讀書日誦千餘言伯思父講  
 授經史退與他兒索書之亡墜伯思嘗夢孔雀  
 舞於庭覺而賦之其文辭典麗其大父見之大  
 驚殆非凡兒也元符三年伯思以進士起家稍  
 遷秘書郎因得盡讀冊府藏書蓋自詩書六藝  
 以至百家之說無所不通凡有詔講明前世典  
 章文物考定商周秦漢藝器及篆隸書畫皆能  
 辨正真贗道其本末諸公卿大夫莫不醋唇墨  
 然而心下之伯思體羸如不勝衣而丰神清灑

五十七卷

其都晚乃喜黃老之學修適而養壽也其文集五十餘卷東觀餘論上下卷

徐師仁字從聖徐廣之七世孫也師仁七歲其

外王父讀漢書而疑霍光何以稱不學師仁曰

伊尹放太甲而光不知非不學耶坐客大驚大

觀三年師仁年十八從父昭同登進士第是

時有詔修史選士儒者得四人一即師仁

東越文苑卷四

師仁為文浩博落筆輒數千言有書山集七十

卷官至著作郎

宋翔字子飛年七歲劉子暈聞其奇就見之試

以燈詩翔矢口而成若宿構焉紹興中舉進士

累官國子監簿是時章太后還慈寧宮翔獻紹

興樂府十二章一時名動都下久之以朝散大

夫致仕有悔谷集

莊大成永福八年七歲通五經紹興間舉童子

科淳熙間以賢良應詔第璣亦舉童子科

無名氏詩

劉季裴字少度號瀛字子山皆福清人季裴十

歲能文紹興中進士所著有願齋遺稿瀛七歲

能誦班史隆興中進士所著有鳳渚集

劉璣字伯龍十歲能屬文登淳熙進士為朝請

郎知泉州璣以才高見忌歸老於梅山其詩曰

梅山集

陳舜中連江人七歲能屬文淳熙中舉進士為

著作郎所著有易圖

解惠齋文集子德

勿亦聰敏經史百家

東越文苑卷四

之書靡不通貫紹興中舉進士為著作郎所著

有橫舟文集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年十歲日讀易二卦必問

難得其指意乃已慶元中廷對稱旨累官通直

郎有智仁堂藥十卷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登咸淳四年進士遂乞

歸養居無何君老父母死服未除而宋祚已終

元世祖聞其賢徵之使者星屬至終不起君老

年十歲能詩十二綴文十六舉鄉試第一十七

舉進士孝友嗜學學者多宗師之君老卒學者私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梅壑集

廖衡順昌人生而警敏絕人年六歲縣尉催租見之試以雨中山茶詩其警語有淚多陳后愁離殿浴出楊妃困倚欄之句尉湖外人也時適得家書因語衡曰洞庭消息寄來遲衡即以平峽夢魂歸去早為對尉太奇之名聞於郡郡守以禮致衡試以詩不立就婉麗可喜及壯一赴鄉舉不如意終其身不仕云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二

論曰昔蒲衣子一七歲為舜師年十五歲佐禹學者多疑之今見昌言諸人豈不信然徐師仁七歲而知霍光廖衡六歲而知陳后楊妃之事此非資之所至也倘有釋氏三生之說乎楊億之鶴詠詎不異哉

阮逸建陽人仁宗時仕為鎮東軍節度推官是時上求人可使正樂者未得知杭州鄭向乃進言阮因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於其上台見阮使與胡瑗同校鍾律分造鍾磬各

聲

一廣尋除鎮安軍掌書記上未之奇也皇祐中上欲更鑄太常鍾磬以為終無以喻於遠者乃復召逸與瑗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還尚書負外郎所著有鍾律制議三卷有易筌有五制并田圖

徐復字希顏建州人也或曰莆田人故嘗以文學射策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復乃自筮其占奇薄不啻得之於是絕不復射策赴進士舉所學江淮間云并益通陰陽人地理通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三

甲占射諸家之說二日聽其鄉人方輒說詩忽悟其所以用樂以聲器求之遂得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修命乾竹高下制度會胡瑗作鍾磬大變古法復嘆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安可用乎後復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剋而方當州兵報其日月後無以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復以天人之際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

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曰善然則未歲  
何屬哉復曰於卦為乾耳周而帝說乾文盡九  
五而止帝曰善其歲歲京師黑風園有應乎復曰  
其兆在內豫王當之矣帝曰善明日拜復大理  
許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

蘇頌字子容晉江人頌之學博通而尤明習律  
曆舉慶曆二年進士熙寧間與李敏求呂大臨  
同知制誥當此之時安石用事以李定為卿  
史云三人也事不<sub>一</sub>制誥此三人<sub>一</sub>一封還之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四

莫青永制於是安<sub>一</sub>大怒落此三<sub>一</sub>天下稱  
之曰熙寧三舍人也<sub>一</sub>名愈益顯久之上台頌  
判尚書吏部是時宋興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  
誓聘使莫定其儀禮上於是乃令頌草其事以  
為非卿莫能也書成奏上上讀之喜曰此去周  
易序卦未必有間元祐初頌請別制渾天儀上  
因命頌提舉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其術有  
巧思遂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  
象下設司辰贊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

至制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別驗  
不差器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紹  
聖四年拜太子少師累爵趙郡公

劉琨字應宿<sub>晉</sub>清人<sub>漢</sub>讀書而善知樂以進士  
當徽宗時上書言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  
古以是拜為大成府典樂又云今燕樂之音失  
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名和氣  
宋大德也音尚<sub>一</sub>微<sub>一</sub>不可闕臣按古制按十  
二宮以上聲得正<sub>一</sub>一調惟<sub>一</sub>陛下<sub>一</sub>帝以為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五

然他日禁中出古<sub>一</sub>名<sub>一</sub>說按於<sub>一</sub>上說曰此  
與今太簇大呂<sub>一</sub>協<sub>一</sub>取大成鐘扣之果應又  
以鐘無餘韻不如石磬復取合之聲蓋諧帝喜  
乃命纂續因華禮<sub>一</sub>至太常<sub>一</sub>卿說至孝居於  
長有雙足生於墓側云

劉清者昌言之孫能詩而工於草書徽宗召入  
禁中令書雪詩清書首有亂字上不悌而罷入  
翰林補字圖而福清人少以善八行舉入太學政

和五年拜為楚州參軍不赴去隱於其邑之九  
疊峰以吟詩鼓琴為事初捕北游從皇甫道士  
學琴道士却之博影影歸至餘杭有偽傳道士  
死者博號哭不食曰此音絕矣遂往千里反吊  
之未入門而慟然道士故無恙乃遂相與大驩  
盡傳其琴法博性豪逸未嘗輕鼓於人徽宗聞  
其名召之乃至時天下將亂博為鼓悲風之  
操真幸以琴心以上上廟上卒不悟罷之博有  
琴譜三卷詩二卷卷四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六

鄭所有一名思肖之江人也以太學上應博學  
宏詞科會元兵而下江南猶叩關上書元人爭  
日之遂變名思肖而隱示不忘趙氏也宋社既  
屋所南居於吳下坐必南向時時望臨安舊鄉  
野哭若狂與客贊聚間有北人語者即引去蓋  
終其身不與朝士相見云所南工於寫蘭邑大  
未嘗請求不得乃衣飾其短長叔之所南曰頭  
可砍耳蘭不可得所南嘗自題其蘭曰純是君  
子絕無小人深小之中以天為春又題寒菊曰

禦寒不藉水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以此知所  
南之蘭固不妄與人也

論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藝固儒者  
事也既劉之知樂徐蕪之易理律曆此豈可  
與淺學者道哉博濤寓疎於琴書所南北興  
於蘭菊雖屈大夫陶彭澤何以加焉

蕪隨晉江人嘉祐二年為博羅令隨本詩人好  
游山水既已居以任事鬱鬱不得志嘗屏跡從  
窮山絕浮山中庶不苦洪而遇之一人曉覺題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七

詩曰夢來鸞鳳到人家侍女風流記華琬珎  
杯頃千載酒珎珎珎四時花金函藏錄文刊  
玉石壁題名篆照硯一梳北窓初曉覺日移門  
外柳陰斜於是遂棄官歸脩蘇神煉氣之術交  
之端坐而化

黃希旦即武人也熙寧間居於大已宮泊然無  
為獨時時歌吟自適既已卒人復有見之於蜀  
者以詩寄其友曰昔游西太已今日近成都若  
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其二曰北水火風顯名



四大建蕩真源種種憎愛此哉慈嚴會即便會  
雲散月明廓周沙界

僧無求尤溪劉氏子也少業儒間涉羣書已而  
棄為僧遍游名山而發之詩有塵外趣是時朱  
松為尤溪尉以詩交無求序其詩詩一卷

陳易字體常莆田人少好學該綜經史工五七  
言詩熙寧初游太學會太學試士上有奸進者

易耻之即南歸隱棄學去學易學於仙游  
張氏有謂於交象行醫卜地之術也久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一

之復去學佛遂與學佛人曰需者詩益於世之  
蔡溪居之遠輩也總一飯既而需他從易

乃獨居寄於山下香泉寺日致飯一盂或遇  
風雨溪漲至經旬不食如是者五十年崇寧初

興化太守郭重舉易遺逸又舉易八行易辭以  
賤曰早粗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既本無

行亦何有於是重不敢強易為人無忤視無論  
言與人居或終日不一語語即教以孝弟及老

莊釋氏之意人莫得而測也

石門縣志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易字自

馮觀國者自稱無町畦道人即武人也好以詩  
贈人語不可曉其後視之皆其人未來禍福盡  
驗或有謂其醉狂者觀國謝以詩曰踏遍紅塵

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侍朝來應咲酡顏更道  
不相同風馬牛絕與中端坐而逝

白玉蟾字白叟本姓葛名曰長庚閩清人也大  
父為瓊州教授因不復歸玉蟾早孤遂從其母

姓以白然玉蟾長變之如名人皆稱之玉蟾七  
歲能引賦詩誦九經長益博洽儒林之飲酒任

性每飲酣掀髯伸公還墨如風頃刻數千萬言  
率闕肆說奇離人以之入初玉蟾游於黎母山

遇神人受以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出有入無  
飛昇隱顯莫窮其妙嘉定中詔徵赴闕館於太

乙宮一日不知所往所著有白真人集

東越文苑

卷四

三十九

曹山釋耽章者莆田人其家姓黃氏耽章幼奇  
逸能詩年十九棄家為僧淨業精進而詩不廢

南州帥聞其名遣使禮致之耽章以詩付使者  
曰摧殘古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想客見

史 115-711

之猶不採耶人何事苦搜尋

無住道人者閩人不知關何許人孩時為雲游

僧竊而之南海之楚之蜀長於五臺山老於永

嘉稱曰無住道人道人初不識一丁年五十忽

入定四十餘日乃出出而矢口為詩文皆沉着

有味有集四卷

論曰蕪隨黃希旦諸人者玄乎釋乎其緒餘

皆以發藻為然與易視榮名若腐鼠棄

之範圍以先知一僧以蕩然此皆心性靈徹

非苟然者至若市口玉蟾及無住道人則渡

生死海而登彼岸又與曹唐靈一輩爭奇五

字哉

傅自得字安道其先濟源人父察當察京之為

相遣子儵左顧於察將女之察拒弗答也宣和

七年以吏部員外郎接伴金使察至燕而金已

入寇擁之北去道遇金太子幹離不拜之使拜

至於衣袂顛倒察終不屈以是見殺及喪還自

得奉其骨避地泉州因家焉自得博學能文章

東越文苑 卷四 四十一

前編卷大  
字什白

以父死事補官至漕使所著有至樂齋文集三

十卷子伯壽伯成同登隆興元年進士伯壽工

文而薄於行伯成受業朱熹仕至龍圖閣學士

其居官好持論強諫不徇其家所著有竹隱集

三十卷奏議十卷遺志六卷

趙庚夫者宋諸趙支屬也居於莆田庚夫舉進

士不第以宗子取藏結無聊伯發之於詩嘗自

刪取五百首既而劉子莊復刪之得百首稱山

中身趙以大序而傳之

趙必舉字伯暉太宗十世孫也當宋不造從端

宗至福州為承宣郎至數月帝幸泉州招撫使

蒲壽庚謀以泉州降元遣兵逼必舉使草降表

必舉遂引刀自頸不殊壽庚乃舍之既而壽庚

盡縛諸宗室將坑之於是錄曹參軍吳伯厚以

計脫必舉操之亡後必舉遂居泉之東陵有茹

芝東陵等集

張德字孟浩橫渠先生九世孫也德生於金谿

以寶祐四年進士為太常博士知仰武縣是時

東越文苑 卷四 四十二

天下已亂葦盜媚起德捕盜至建陽遂解印綬  
為賓蒞德居建陽以詩為業諸建陽名士皆與  
唱酬相樂也及宋亡乃作詩寄劉湏溪曰首陽  
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受辛斜川頭上澆酒  
巾義熙已後為全人吾聞大椿八千春幾見滄  
海飛黃塵太空日月兩枝燭偏照有情歌與哭  
歌聲不似哭聲多淚漲一江春水綠蒼天可望  
不可到幾欲哀吟心止幸當時若有堅剛腸豈  
謂龜山堪踢倒乾油有限天何云方今天下書  
同文歲寒尚有湏溪君十年濶遠不相聞紛紛  
兒女犬羊念惟聞青原山不變平生五色爛胸  
中留與睢陽同一傳嗚呼古人不復見地凍天  
寒正冰霰德卒有千湖集數卷

論曰宋二祖豈非有道之長哉靖康之亡舉  
宋北遷康王以出使得免復延九世及壽庚  
肆虐必畢亡命至今苗裔不乏焉傅察可謂  
烈丈夫矣張德大儒之後觀其寄劉湏溪詩  
有足多者世有人非倖也

東越文苑

卷四

四十二

東越文苑

卷四

四十三

東越文苑卷之四終

東越文苑卷之五

明候官陳鳴鶴汝翔輯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元東越文苑列傳第二

東越文苑

卷五

西書六經而及於律呂天文地志算數之術無不各臻其妙普之教乃子也惟踐履是務急棲棲以從若夫鉛槧之役鴻藻之技非所及焉故普所為文及諫史詩二十餘卷具率其胸臆非有艷發綴於詞林然普精於篆以推律呂刻漏不爽黍粟有筭書詞林重之其後邑有陳自新治五經而獨以易數顯門本於傳義衍以皇極經世書自新亦著書曰起興集

毛直方字靜可建安人宋咸淳中郡薦之未用

世祖之世直方授徒以教所著有詩宗羣玉府有詩學大正有卿復軒文集二十卷

東越文苑

卷五

募少年為宋狗下永福既而復陷遂成服坐堂上死之或曰死之者印子貞林全號曰空齋其實非也

郭墮字德基長樂人墮弱冠以經藝顯名學士皆北面之至元中舉遺逸為吳江教授卒門人私謚純德先生墮之詩文和平沉深不事琢鏤

稱梅西先生集

王柳中字邦翰一字元俞福寧人柳中年十七事咸宗為平江路治中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

事名聞天下有本齋詩集三卷

在德通志都中平戰太師謫居

韓信同字伯循寧德人信同少為文賦好聯麗

語既壯受業陳尚德遂刊落華藻究心伊洛關

關之說延祐四年應江浙鄉舉不合退居家教

授終身不窺於戶外所著有集史類纂及詩文

十餘卷

三和國說二卷 雨機字子樞建安人擢延祐中進士機年七十

外為翰林侍制著不為齋集黃鶴磯集碧玉

珠詩

東越文苑

卷五

三

楊載字仲弘浦城人家於錢塘與虞集揭傒斯

范梈齊名世稱五楊范也初吳興趙孟頫主

翰林得載文讀之大說編贊於公卿間載以此

名譽日益盛武宗時以布衣召為翰林院國史

編修及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登

進士有詩集行於世

黃鎮成字元鎮即武人延祐中鎮成隱居南山

諸公以為賢屢薦之不赴因作寫懷詩曰白日

不停取類波竟東馳忽忽年歲改念此將安歸

我欲驅車行太行路嶮巇我欲駕方舟滄海無

津涯豈不願行邁出門慎所之有田南山下可

以供歲榮有廬在中田可以諱詩書上採羲皇

際下及商周時賢聖尚淪落微生何足疑陳哉

蘇門子千載以為期頊成於是運終身不仕

歷楚英名山周流燕趙齊魯之墟浮海而東登

海中補陀落迦山慷慨賦詩脩然有蟬蛻塵

之志所著初聲十卷奇警通考周書通考

東越文苑

卷五

四

通為文以雅健詩以豪逸著聲於時天曆中登

進士第同知福州事未生雖儒者而善為兵

擊淨海賊於海上盡襲殺之權知州事有忠愛

於民盜賊不敢窺其境上召為翰林直學士卒

編文敏所著有春秋論斷有覽是集

吳鑒閩縣人鑒為文詞簡潔清新為一時推重

其文集多散逸猶殘編斷簡士大夫家往往有

存者

黃清老字子肅即武人清老五歲日誦數千言

[illegible]

東越文苑

卷五

五

夜將不厭得句則依蹠而歸時人不識也薩天錫贈之詩曰江上少懷陳衆仲闕下才名北十齊直閣每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風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堤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陳旅嘗遊盛集興集韓詩集嘆曰此所謂我老歸休付于斯文者也遂舍旅食飲之以爲石交旅官至國子監丞有安和堂集行於世爲低律家竹園風流書卷堂彭炳字元亮宗安人炳游於齊泰駙馬烏公孫

林清閔縣人晉晉安太守林祿之苗裔也清以

東越文苑

卷五

六

守印公見之問能詩乎曰能是時方以八音編  
黃籍太守印以爲題林清即應聲曰金紫何  
一掛懷石田茅舍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  
杖挑雲嶺上來匏竇晚妝裁藥圃土花春長蘂  
書臺草除一點浮雲慮未筆題詩酒數杯太守  
大驚異之問清姓名清以說判於是太守乃宴  
清而觴之興之論海濱人物太守曰吾聞閩有  
林清者雄才碩德凡師也惜未見其人耳清不  
覺色動太守曰君殆林清耶清曰吾方媿不若

清耳若清者公安得而見之大辟大味遂盡雕  
而罷明日訪之則亡於是太守使人遍關中物  
色之終不復見乃知蒼者固清也清曾孫誌明  
永樂間為翰林侍讀別有傳

吳海字朝宗開縣人父某仕元為涪州令嘗樂  
鄒魯之風物海徙居之未能也海因自稱魯客  
志其未得返於魯也今雖在關吾客也雖道四  
方亦客也但曰不於魯而止焉則為魯人矣  
度元亡後終無可奈何遂不宦事元及明興

東越文苑

卷一

七

以象此為元臣亦不宦事明會却使者盡薦其  
賢名赴吏而海稱疾為固辭如更過令職  
寧受罪責不悔也海與人交務在甚之於道不  
為依阿趨和元潮州路總管王翰屏居永福山  
中與海相得贈甚我太祖皇帝使使者彊趣翰  
將用之海聞命下即白衣冠往吊未至舍而得  
翰書與訣入門而翰自及死世謂其處士過死  
翰也翰既死海撫其孤教之孤併最知名別有  
傳孤脩以文學應郡舉為訓導海所著命本一

卷書稿一卷開通齋文集八卷

陳信惠字孚中晉江人初為舉子業試有司不  
中去而學古文詞乃以才能應帥府辟為順昌  
尹有詩集

杜本字伯原本清江人移家於武夷至正壬午  
以翰林侍制聘修三史強起至武林因辭疾不  
行所著有清江碧嶂集又編五聲韻自大小篆  
分隸真草以至八音胡元蒙古新字靡不收  
而本開稱海濱鄒魯俗多皎節馳於義以故

東越文苑

卷一

八

明元之興百有餘年懷鈐之士未有肯通籍  
至大官者性刻迹以遊其志及其末乃  
吳海之屬為之守節若魯不下漢無媿於魯  
客矣

東越文苑卷之五終



東越文苑卷之六

明候官陳鳴鶴汝知

趙世顯仁甫訂正

以朝東越文苑列傳第七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本元泰定

學之者也以寧在機樞中即嗜讀書甫六歲日

能千言八歲人有以詠其世父者以寧不勝然

品更壯其詩有以史異之命賦琴堂詩立

就以此免其世父祖即位之二年徵至京

東越文苑

師拜翰林侍講學士以寧為上使安南既至

會安南王以國人請授印於世子以寧不許

乃遣介使與其國人馳奏天子天子自裁之以

見其人臣不敢自擅權於境外先是安南俗不

知禮義錫尊貴跪膝三拜以寧固

國禮行三年喪令其國人稽首頓首必散簡易

於是上聞之大說賜以寧璽書及詩十章未幾

以寧卒交州上使使者迎其喪歸葬十日以寧

詩文有翠屏集淮南集南歸紀行安南紀行二

六十五卷

集宋漁稱其所著豐腴雄峭清圓委託為一代

之奇作劉三吾亦以為國朝之完音焉

林元凱一名唐臣一名弼龍溪人也元至正中

舉進士仕為郡幕我太祖即位聘元凱與修元

史推考功主事使於安南還拜豐

使奉酌以危酒遣之元凱因獻詩曰瞻色黃微

酒箭東風暖開扇白腹迴雲扶紫駟夢瑞下山

擁蒼龍影來三蜀元班隨曉仗金莖分夜賜

春杯小臣忝承恩擬和吳興詩不才元凱

東越文苑

卷六

至安南安西王元凱款寶奉金珍珠為壽

元凱引謝王元凱進致之元凱歸具上其金

珠帝嘉其節拜元凱更部尚書即出守登州有

林登州詩集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少任俠不羈

高皇帝時部使者以人才薦鴻授將樂訓導居

七年擢拜膳部員外郎高皇帝臨軒試龍袍春

曉孤鴈二詩一日名震京師是時鴻力未日十

七高皇帝治尚操切而鴻性脫落不苦任人以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為散秋無自表見遂自免歸歸返開門謝客肆  
 力為詩顧猶數游三山三山周玄黃七皆事  
 之學為詩也世稱二玄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  
 故與鴻同特仕而以詩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玄  
 問所為來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詩自見一  
 玄詩之至雲遙路遠已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  
 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雲出見之貴愛焉其因避  
 所居名源非人詩是浦舍人之名以起其  
 後闕人言詩者以本為鴻與唐高元禮王恭  
 王樂王仲陳亮鄭定之二號稱十子而林敏  
 陳仲九鄭林自稱久謙趙地詩林鴻之弟  
 子也

唐恭字亨仲開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為陝  
 西按察司副使

高棟字彥振仕名廷禮長樂人本宋提刑張冊  
 之後也曾祖麟出繼高氏因襲其以棟為人博  
 厚事親以孝聞博學能詩又善書畫家從東求  
 高棟觀自戲今我作無聲詩耶蓋世稱棟有三

東越文苑 卷六

四

絕也棟嘗總唐人詩揚其品有正始有正宗  
 有大家有羽翼有接武有正變有餘響有骨流  
 凡几十卷號曰唐詩品彙又有拾遺十卷正聲  
 二十卷然其宗旨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唐稱  
 詩三百年其大較如此矣文皇帝時  
 召入翰林為待詔選典播卒所著有嘯臺集本  
 天清氣集

王恭字夢祥臨海人環閣啓山而恭家故貧  
 則為樵往來翠山中稱曰昏山樵者恭善為  
 詩後舉而于言文就之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  
 薦恭強起三京師年二十餘老矣與修永樂大  
 典是時友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戲謂恭曰君  
 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吟謝曰吾山中  
 斧柯幸無恙君母深謝我為矣居三

試詩高第授翰林典藉提舉著歸著數十卷曰  
 白雲想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其歸田曰草  
 澤狂歌廣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與凡輩強  
 之而起朝陽鳳鳴此足以樂恭

卷六

王彙字中吳閬縣人漢武中以國子文學應天  
卿試文皇帝初即位褒以典脩高廟嘗有詩  
林院修撰為大典總裁當是之時海內無事上  
雅好詞翰常令從臣賦詩第其高下而褒貶高  
等賜以寶鈔久之改襲漢府紀善等官  
靜齋詩集

王併字孟敬永福人父翰本靈武人也喜為詩  
尤工律書  
永福人父翰本靈武人也喜為詩  
尤工律書

東越文苑

卷六

五

聞其賢始有司錄起之新因自殺併少從父友  
兵海學之解晉耕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  
文亦相類至於詩則凌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  
必不避窳而賜也併舉洪武二十三年鄉試為  
太學生乞歸養母及母卒拮据樂樂  
下者六年未終初以滿教翰林院檢討為大典  
總裁官復坐事謫交州又坐與解縉善連詔獄  
庚死併之為人貌類白晢視諸子頭項首不常  
卧之地下以足名雖日彰而傍亦隨之所著有

卷六

盧丹集

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故元儒生明興二  
累詔即縣徵道逸或推較亮亮解不起作詩陳  
捕傳詩以見志亮為詩冲淡悠然不盡傳  
卿定者閩縣人也字孟敬善學  
陳友定辟為親密友定敗卿定浮海亡在交廣  
間久之稍還遷居長樂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  
訓導  
同玄字微之閩縣人樂中以文學徵拜祠部

東越文苑

卷六

六

高書郎其為詩殊奇  
率  
黃動字玄之候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  
為詩樂教官時黃玄為弟子子羽雅重黃玄嘗  
為詩稱之曰青衿二十徒違者惟黃  
蓋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玄娶妻于入福  
州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授泉  
州訓導卒時年八十  
高書郎其為詩殊奇  
率  
黃動字玄之候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  
為詩樂教官時黃玄為弟子子羽雅重黃玄嘗  
為詩稱之曰青衿二十徒違者惟黃  
蓋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玄娶妻于入福  
州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授泉  
州訓導卒時年八十

救其弊者則上策康欽宋人以詩記事而  
亡元變而嫺婉若婦人好女雖委靡之而詩  
未嘗不亡至林鴻輩下子崛起草昧與詞林  
更始復之乎大雅即初唐四家何以加焉未  
黎平集十子詩稍以其意去取之

集有足多者馬鑒盡去而微傷尊矣  
鄧定字子靜蘭縣人馬皇帝以貴免微之不起  
遂相也

東越文苑

卷六

七

有行庵集趙也字景晉有鳴秋集鄧也字公啓  
有石室集樂木敏字漢庭有青蘿集范之詩  
蕭散輝之詩宏深也之詩渾厚鄭也之詩豪  
邁敏之詩清和而明暢此數子者皆與十子相  
倡和稱為敵國而名不出於州里  
鄭居貞者其先新安人也父階官閩中遷家於  
候官而生居貞居貞能為詩洪武中舉明經歷  
官河南試泰政既去吏民懷之居貞明其子孝  
補文書考補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贈以詩曰

翩翩紫鳳鳴羽翮備五彩徘徊于侶羽餘音散  
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翬環仰天門河漢紫羣  
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流瀝如何復西  
飛去去奈關外岐山諒匪遠啄食良自愛終當  
巢阿閣庶以鳴昭代永樂初孝瑞得  
贈詩政坐孝瑞黨論死居貞所著有蘭南集闕  
隴行藁歸來稿隨筆檮廷稿

東越文苑

卷六

八

楊榮字勉建興人初名子榮登洪武庚辰進  
士科翰林院編修太子皇帝即位更其名榮州  
為文淵閣大學士榮甫太宗至英宗皆為大學  
士歷尚書人傳其楊字楊七奇皆以大學士輔  
政功名著於當世而業偉焉當世稱之曰三楊  
正統初榮卒謚文敏有文敏公文集  
藍仁字靜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也  
皆學詩於杜本洪武十一年智用明經升廣西  
僉事以應愛稱有詩集曰藍潤仁以字行為武  
安山長有藍山集  
林興祖候官人洪武初從父之官湖州遷家於

東越文苑  
卷六

海陽以才行舉為工部尚書郎廣西亦議有案  
陰清起集

吳源字叔傳莆田人洪武初由明經授興化府  
學教授其弟子林元綱既以能詩事馬皇帝為  
給事中乃言師吳源於是天子乃召之而四  
軸官未之奇也既斷月源即請歸老明年天子  
思之以為賢復召之為國子監司書卒於官有  
文集二十卷

林士敏本名越之字行莆田人也父吉川工於  
東越文苑  
卷六

詞賦元末以鄉薦署家山書院長士敏少受父  
業富貴時日鄉人入太學為司部尚書郎  
好極言忤上旨謫南丹州吏未幾初起知南康  
雅安二府士敏潔行廉介衣裘悉取於家上民  
頌之所著有芹菴集匡廬小稿

才從化字時舉初名模莆田人模通春秋詩書  
三經善講說為文辭元季以學官辟魏生不就  
與友人能文者為益山文會洪武初舉進士  
為興化府學訓導魏生修崇陽人物志起唐貞

元終於元末書未成而被誣以死今作者惟名  
臣一類

郭亮字維貞莆田人篤行君子也當元至正之  
際隱於靈山與方槐生為文會會者二十有二  
人皆以氣節相高而亮為詩效許渾自能絕類  
之完貧無子所著詩賦不傳惟聞出於靈山文  
會集中

林元綱莆田人不知何起當洪武初為吏科  
給事中以其詩事上上奏幸廷綱又綱侍上浙江

東越文苑  
卷六

間殿上倡詩起廷綱及之上曰江間小殿與雲  
齊梁上新燕泥之綱曰雅扇曉開紅日近  
龍衣春濕海雲低旗影裏龍林息斧鉞門前  
映驥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  
水制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曰江間小  
殿與雲齊梁上新燕泥之綱曰雅扇曉開紅日近  
龍衣春濕海雲低旗影裏龍林息斧鉞門前  
映驥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  
一釣徒絲綸終日倚蒹蒲桃花浪暖魚堪檣桑  
柘春深酒可酌歲月不知蓮髮改江湖真與世  
情疎熊羆自入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帝英二覽  
之大說賜名恒忠

伍衡字時敏莆田人學博氣淳其為文章實穩  
順時出新意上言歌行麗辭奇崛有溫尋之調  
近體時麗不為雕畫高皇帝時人或言衡起家  
為增城知縣有詩集四卷在衡所書詩

黃麟字伯厚莆田人洪武中以文學入元天  
子授翰林院應奉會天子有事於園丘御書門  
詔曰大明日月先天德洪武山河旺帝居麟熟  
視良久以“陛下之二大怒將加吏則麟頓首  
奏曰主臣死罪有之願日月先天德山河旺帝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二

居陳後主句也以聖朝用之定可以令家庶見  
乎上色解曰詔麟易之麟應聲曰乾坤一統歸  
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曰若逢不遇麟他日  
麟入朝而髮亂脫脫上以為大不敬屬吏械繫  
麟麟仰而歌曰髮亂脫脫不正願中城人言能  
皆刺盡願唱太平歌上知麟語之以微言也嘆  
而宥之因命作京城賦望詩麟即奏曰清夜獨  
上殿皇恩極目乾坤氣壯哉烏里江流連海闊  
五洲接閣倚天開金門鎖響千官擁玉筍班分

萬馬回聖上無為崇治化衣冠濟濟總英才上  
大說賜帽帶紵絲麟辭謝不承當賜帽乞歸山  
詔許之麟自是遂不復出

陳亦言字汝約本古田人父瓊至正間為晉江  
監場官因家焉亦言嗜學而長於詩賦不終仕  
官所與為詩者皆名士大夫蕭子玉趙應嘉輩  
十餘人也亦言年八十卒有潛公集其後宣總  
間有陳琳亦古田人居性孝友以善詩詞累  
薦不起科徵士云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二

劉嵩字子中晉江人元末耻為胡寇遂隱身酒  
今酒酣歌曰輒數千言里中人皆謂之謫仙嵩  
即自謂我謫仙也故蓋豪家貧無以為衣食業  
人或遺之即送酒家趣醉我不問其多寡或有  
奇羨則以周人之乏洪武初以賢良入為授  
廣西州判卒於官有中齋集  
沈得衡建城人陳友定為福建泰政致得衡於  
賓幕欲官之得衡去而隱於達峰與邑人伍清  
源為詩酒交我太祖既殺友定定天下辟得衡

清源皆為儒學訓導得衛有東崖報唱集清源  
以洪武十三年應明經舉

古平公味枝者鳴鶴母家之遠祖開縣人父曰  
海仕元為蒲陽學正及明興累辟不起遂以舊  
官成鳳翔以死公既痛父死因絕意仕官居  
於古平庄出其父書讀之稱曰古平先生古平  
庄者方山之麓去城市遠不為人所知獨邑人  
陳輝永福一倡其樂三泰輩數人一歲率再三  
過過盡其疏矣極談決辰乃去此數人或稱先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三

生才先生急掩其口曰毋禍我我乃乞骸骨於  
諸公口中故先生無名科後世無知者鳴鶴  
少時嘗於陳輝家讀先生寶月樓賦而苦之乃  
之舅氏檢其故簡得諸公札書數囊而王伯者  
什又有稱與解縉易名書者亦數帖伯先生  
之為人如此而先生無著書有詩數篇不類其  
賦或曰非先生詩先生詩類鄭氏

林昭字淳裕長樂人工五七言長律王泰為之  
於朝微不起有林泉清響集是時即人陳仲完

有簡齋集按察使洪順有鶴鳴集馬鋒李驥陳  
中晉以文名解與賦詩狀元及第中如湖以府  
潮州人海之曰文章太守

羅泰字宗諫開縣人性至孝母喪不能言語及  
未嘗不泣下也蓋既葬而後飲酒食肉泰既  
博學為文章洪永間以明經取士泰即而治易  
春秋關之言易春秋者皆泰泰不與諸  
生臥隱居教授弟子登進士者二人卿貢者十  
餘人宣德壬午南京北戶閣泰名增為考以官

東越文苑 卷六

十四

泰解不仕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鄉人上也安  
敢與知泰者有寶沐集行於世建安楊聲志  
其墓曰好古力行君子也

林誌字尚然開縣人父典嘗夢梁僧寶誌入室  
而生誌因以名馬誌幼穎悟其母口授經傳即  
解然成誦在髫髻時已喜為文解年十四從王  
伯學口說萬言晝夜寒暑不少懈父母憫之聞  
其言油然輒誦誦舊習亦至達且由是博通經  
史百家子集無不研究無頗好詩雖見鋒鏑以

卷六

折人短長係因字之曰尚然誌即似服終身不  
妄味諸本樂辛卯舉於鄉士平禮部試皆第一  
殿試也也士第二累官右春坊右諭德誌性慘  
厚恬於勢利每公退輒閉一室歌咏竟日與世  
若不相涉所著有節齋集

鄭嗣字公望閬縣人博學善屬文永樂初貢入  
太學因以應天府鄉薦登永樂十年進士觀政  
刑部會審不厭疑獄獄人司冠集其屬議庭中聞  
傳古義欲與輒比大司冠欲重之聞爭不能得

東越文苑 卷六

五

遂投劾乞授教職乃補教諭積三十年稍遷廣  
信府教授信太守素侵牟食民者也聞因舉  
鄉飲禮揚輝斥之遂不與教聞為人剛直好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故久宦不逞歸鄉里居  
始舍與寒士等故人洪英以御史大夫歸後十  
餘人舉其閭閻之進避不肯見英英自往索得  
之召何也無人之情也聞曰吾聞名貴厚耳於  
是英立進聞至其家示以素中裝皆方書牒牒  
及諸公奏議聞乃色喜把臂如初聞有叩齋集

秩

秩

秩

秩

嚴煥字熙叔懷安人永樂中以楷書預纂修授  
八品秩煥以書顯解乞歸養久之舉進士拜  
監察御史遷浙江僉事煥宣三十餘年屢不增  
一秩也所著有師齋集

林文煥者懷安人及敏十歲能文其八傍有彌  
陀寺郡太守嘗將至彌陀寺太守與寺僧語問  
里中賢士寺僧曰里有林文煥年十歲人皆  
謂之奇童也煥也太守因苦奕乃使人召之敏  
文敏至則長揖與太守抗禮無所屈英入連勝

東越文苑 卷六

下六

之太守曰善哉奕文敏曰僕之為文亦若是耳  
太守因使以彌陀寺賦頌刻作數百語其詞典  
麗太守讀之驚以為神卒與為賓主文敏年十  
三舉於鄉永樂中與同產弟文結同舉進士同  
為庶吉士文敏拜監察御史擢山西按察使有  
賢聲文結通判岳州府其為政務於撫字所著  
有學海集

鄭路字希玉閬縣人以春秋舉永樂己未進士  
授應吉士改刑部主事從征北虜至順順山應

制賦詩給古賜黃龍鉢蝦宣宗時轉率波大將

卒于官郡人祠之名宦有訥庵集四卷

雷境字夢遠建安人境幼孤事母至孝好誦讀

以為務家貧至無以自資不顧也永樂初即使

者以境孝聞於上徵至京闕辭歸遂絕迹城市

教授弟子舉進士者以十數而連智為翰林院

修撰最有名境所著有開居叢書

蘇鉅字良祚建安人性孝父喜吟咏人工於書

高雖居城市而杜門不與物役有竹坡吟稿二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七

十卷同北時建陽蔣易有鶴田集松溪楊誠有

冀鐵稿既外杜琰有通興錦江二集而琰為山

東參議有能名

潘賜字文錫浦城人永樂初登進士以行人獻

德化書及人典頌太宗善之命入史館賜一為

行人再為鴻臚少卿皆使日本稱旨所著有容

庵集吳郡人黃仲芳以雲南泰政有澄庵句

宣二集鄭賜以禮部尚書有閑一齋集通興集

雷輿以給事中有原中類稿

王源龍溪人永樂中進士為潮州府知府源博  
學龍文年八十餘為誦習不輟所著有章庵集  
有禮禮有易覽

陳旺龍溪人景縱不羈而強詞博通善屬文以

永樂甲午舉人為常州府教授卒其子頤言

列陳博士文集傳於世

花潤生字薇玉仰武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為浙

江督學使自潤生性剛方詩文雄健名之曰介

東越文苑 卷六

十八

上官祐者字用孚邵武人也永樂丁酉歲鄉舉

祐為春秋第一拜江西弋陽令祐所著有武

陽志鶴林集

林環字崇璧莆田人永樂丙戌舉進士第一有

綱齋集十卷

黃壽生字行中莆田人唐黃滔之玄孫也壽生

通百家之書而精於詩經是時莆中無能治詩

者惟壽生能治士皆受之由是莆中乃始言詩

壽生為太學生以善治詩永樂中就應天府第

此出居常  
州府府人



一登辛卯進士科翰林院檢討為古文辭有求

思文集

黃仲本名崙以字行莆田人也其初起文皇  
帝時以善楷書見召而大臣有薦其書詩者帝  
試約仲上林鸞脫爵及天馬歌喜之以約仲  
為翰林院檢討有靜齋集四卷

楊慈字則惠莆田人慈為父黜暗典刑直追古  
作者永樂之子鄉試第一舉辛卯進士改庶吉  
士慈謂儒者窮則明道得時則用世科第文章

東越文苑卷六

十九

徒米節耳故於文章未嘗留意也然有文集五  
卷年三十

陳中字舜用莆田人永樂辛丑舉會試第一中  
之文務在典瞻實德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召修  
太宗仁宗實錄有文集行於世

朱鍾字允學晉江人七歲能對偶十歲能詩語  
皆絕絕弱冠登永樂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鐸  
性簡允寡合退而家居以經史自娛諸文者踵  
接於戶有文集十卷

陳道曾字端誠晉江人道曾為人朴茂制行卓

然通諸經子史而達於易工為文辭也永樂戊  
戌以善治易登進士改庶吉士不拜領授弟子  
為學官上乃以道曾為吳縣教授再轉無為州  
學正所著有吳下菊陽濡頤等集

林文宇字恒簡琛之族父也宣德間以進士第三

人升翰林院編修有潛軒文集

詹崇字子京浦城人正統間為潮州府教授有

竹軒集

東越文苑卷六

二十

龔通字士行寧德人年弱冠從父之金陵金陵  
諸公謂通之才有萬聲焉遂以鄉薦為太學第  
子而謁詩者填委於戶及歸閩當道大臣無不  
延置門下大司馬林翰比道於貴顯李賀也道  
有詩曰碧山集

陳贊字浦人正統中以進士累官廣東左布政  
使有柏庵存稿

何潛字孟時莆田人潛十歲善賦詩十五為舉  
子業景泰二年以會試中式對策大廷潛為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李德裕傳  
德裕字平甫  
河陰人  
宣宗時  
為相  
有文士  
為之  
集

田文會  
馮

有林俊  
工古文  
辭名為  
文士亦  
起刑部  
即以上

一憲宗時潛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以私眾  
歸服除起家為祭酒辭不拜尋卒贈為文平要  
整詩尤清婉有竹巖集

彭船字鳳儀莆田人登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  
尚書即時上以倖臣張岐為金都御史詔上  
疏爭之上怒遣詔獄久乃赦出詔復為郎會  
外戚周茂請真定民田數百頃上詔賜之使詔  
視田詔至未定還報曰昔文令馮驥驥收責於  
薛驥驥折券驥驥薛人今真定田租宗以與民

東越文苑

卷二

二上

為怕度不復增科杜年韓人監廣寧侯請之類  
先皇帝明空民得安業今周或人復強詞歸奏  
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復欲奪民衣食又寸地附  
益責成也上大怒又遣下詔獄久又赦出詔復  
為郎如故弘治間累遷刑部尚書詔性直諫數  
切諫不為權貴終以詔獄故以阿人主取容  
為尚書二年致仕卒所著有內朝名臣錄贊蕭  
陽文獻志政集凡百餘卷其後純皇帝時邑人  
有林俊工古文辭名為文士亦起刑部即以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李德裕傳  
德裕字平甫  
河陰人  
宣宗時  
為相  
有文士  
為之  
集

田文會  
馮

有林俊  
工古文  
辭名為  
文士亦  
起刑部  
即以上

書請新倖僧繼曉及宦者梁芳亦下獄謫姚州  
判官於宋初即位擢為雲南按察副使累遷刑  
部尚書功名與詔等有林見素文集

許天錫字啓東閩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  
科都給事中時廷議州市証其奉使安南受夷  
金且索之天錫上其書并劾其不法狀疏留中  
遂自經死於工科之直廬奠以尸陳馬天錫所  
為文雅正古持論詩流麗渾成間得杜意有青  
山當而疑無路黃嶺出林知有村之句為詩稱

東越文苑

卷二

六十二

賈不減趙倚樓云  
陳時字文石閩縣人也少豪邁不羈慨然有遺  
世之志弘治辛卯以治春秋薦於鄉既就公車  
觀長安紛紛詭誕厭惡之遂不入試而歸去其家  
自隱於岱峰之巔結竹樓以居久之故人稍稱  
求所在時於先復深八十餘里居於桐山嘯咏  
為詩詞氣曠逸每歲惟中秋一出延月於桐江  
即遇其旁不信宿留也時故善書有詩奴濡帶  
之勢貴人諸公既不得見求書獨村氓携壺攜

選之泉石間俟其飲拍浮慨時進筆札其前時  
輒揮灑數紙或更求之即掉頭去矣著詩二卷  
輒不傳惟從山紙家得數首有叩竹聲寒天地  
秋拂鬚目送滄江之句此詩係寄安成陳仲舉未幾而卒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善夫警權隸學官則已  
厭薄經史言學為古文辭有聲矣弱冠舉弘治  
一以進士而信陽何景明時直中書得善夫甚  
驩益相切劘為千秋業一時名士咸折節而交  
善夫靡間也穀皇帝末年諸曹郎黃鵬等以疎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三

止南巡語侵嬖人江彬彬大恨矯旨杖闕下有  
死者善夫乃率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愈  
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善夫猶草疏  
數千餘言納懷中謂三衛方豪曰死則上之無  
何以駕發善夫哭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  
下者其以余瞞下乎夫哉遂乞歸居郡之南湖  
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吏部郎行至建寧游於  
武夷洵寒所中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年之日紫  
氣勃勃不散先是善夫衣褐走雪中存天台人

以為神仙天台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

就之良是善夫因謂璘曰明年海上紫雲來未  
是吾觀化至矣至是天台人以善夫果神仙不  
謬善夫為文章渾不倉老而本之六經其詩以  
氣格為主而多悲壯之音國朝作者世蓋推徐  
何李鄭云善夫每言經生局迹蟬蛻其衣多文  
辭而鮮實效何益於殿後故其居恒取國家掌  
故講其廢立所繇及利害甚析人談性命之學  
而力行之所著鄭詩鄭文行於世而于通及經

東越文苑

卷六

二十四

世要談較不停  
傳汝舟者字本廣候官人高濂者字宗國  
人也皆博學工詩文而汝舟長於書畫長於畫  
鄭善夫嘗數從兩人游為莫逆交才膏騰之而  
學微不及也御史李元陽以直指使者按閩已  
聞此兩人賢使使小吏弔迎傳高二人山人二山  
人衣褐至見御史止戟門不肯前御史故倨堂  
微察內人兩人即却退請絕御史使人問故答  
曰公以符召我我當坐行伏堂下受命以束帛

通志卷之五  
東越文苑  
卷一

東越文苑 卷一

二十五

指我我不敢處於無禮以恩公高誼御史於是  
建厥後也門庭入坐既定問以皇王瑣素諸子  
百家之業二氏凡流之事無不剴說如雲揚摧  
其趣御史大賦自以為不如達其卒以兩人為  
上各其後御史舟江文成及諸當道有名者無  
不與凡兩人抗禮投分厚遇之此兩人卒亦未  
嘗以此損取其一錢也無何散卒汝舟乃赴於  
二氏獨游法林象郡之間庶幾避之問為二氏  
弟子講說經義以自給諸公故人欲有所獻遺  
以為汝舟壽汝舟終辭謝不肯受凡游二十餘  
年乃歸卒於家汝舟所著有彙行稿行已外篇  
粵吟稿藏詩不傳汝舟名汝舟字汝舟  
林春澤字德敷候官人年百有四歲閩所稱人  
瑞首者也春澤舉正德甲戌進士與鄭善夫相  
與雖甚為詩頗相類顧春澤性好奇尤以定其  
要不求知於世世亦無知之者于應亮為少司  
徒孫和楚為督學使者皆卜居御城而春  
澤居旗山不肯就養郡城物役紛詭甘恩乃公

東越文苑  
卷一  
黃聲字伯固莆田人當正德十四年武舉帝下  
詔南巡大臣多諫爭不聽是時聲為兵部郎中  
謂諸公曰上之巡游本起於江彬彬方貴幸傾  
兵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為支語矣乃上  
言六事其五極言江彬兇狠傲視無人臣禮請  
誅之疏上彬少恨必欲殺聲遂下聲於理械繫  
之五日三訊以之百死而更魁既赦歸杜門著  
述即病委頓猶不去卷其詩文酒粹和婉有黃  
伯固集

東越文苑 卷一

二十六

也春澤仕至程番太守有聲卒鄉人以百歲翁  
賢者祀之郡庠所著有人瑞詩集是時閩縣郭  
渡林氏工詩與春澤伯仲名亦不顯  
黃聲字伯固莆田人當正德十四年武舉帝下  
詔南巡大臣多諫爭不聽是時聲為兵部郎中  
謂諸公曰上之巡游本起於江彬彬方貴幸傾  
兵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為支語矣乃上  
言六事其五極言江彬兇狠傲視無人臣禮請  
誅之疏上彬少恨必欲殺聲遂下聲於理械繫  
之五日三訊以之百死而更魁既赦歸杜門著  
述即病委頓猶不去卷其詩文酒粹和婉有黃  
伯固集  
柯維騷字奇純莆田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南  
京戶部主事不就歸而居於山中下帷讀誦從  
游者四百餘人維騷以宋史繁猥讀者病之於  
是乃會宋遼元三史刪定焉號曰宋史新編世  
多傳之而正史幾廢人著續蒲陽文獻及史記  
考要維騷為人孝謹方介非大典禮未嘗觀左

凡於公府直指使若累官上組驥宜假其人才  
可相用也不報

林世璧字天瑞閩縣人曾祖瀚大司馬祖庭梯

大司空父瑞通政司各議

世璧為工世璧半儀後進有不羈之才始為舉子

業弗思去為詩思不肯屈自苦吟每飲酣則令

兩童子持紙縱聲揮數百言倦則復飲飲則魚

日之故世璧詩皆賦於酒所為不經意然而溢

思壯觀者不其也世璧性至孝居常咄咄負不

東越文苑

卷六

二十七

平視王公貴人鞠子富之惟母夫人出一小奚

奴傳教即雷醉不知人莫不踰階趨命不敢出

一語久之傲裝游至三衢卒於逆旅黎平太守

表表收其詩選之得六卷號曰彤雲集

陳言字于庭莆田布衣也其為詩疎疎高致肯

其入又善集古愈於王荆公文信國言卒南都

詩決不傳獨集古二卷傳世

林煥字貞恒世璧從祖父也初林瀚九子次

庭梯為大司空最少者庭機為大宗伯宗伯之

長子即煥舉嘉靖丁未進士復為大宗伯以薦

介剛毅重於朝世所謂社稷臣久之與宰相張

居正論議不合遂乞歸養居於狀臨而著書所

著有福州府志書成而卒詔謚文恪家人編其

詩文曰林宗伯文集蓋是閩之體非雕章縉采

者也

林懋和字惟介閩縣人六歲喪父家赤貧好讀

書不肯事第伯父炳為會稽令叔止懋和母讀

書事事懋和愈益讀書不輟炳諸子厭之不以

東越文苑

卷六

二十八

兄弟數每開懋和至親藏其圖籍亡令妾人子

窺也懋和嘗數從諸生會文而苛食飲諸生厭

之乃陰移其期絕去之懋和是時蔬食與母居

甚困去抵其姑姑嫁為懷安孝庶弟齊先生陳

望妻姑家使懋和監獲懋和帶經往伊吾田中

獲竟人盡去懋和不知也姑家又厭之獨茅齋

先生知懋和賢厚奉給之懋和諸大母謂茅齋

先生曰吾孫貧不治生奈何予金先二曰懋和

非庸人也即數奇至塲身亦不失為楊雄割向

吾終不望報矣懋和以治春秋舉嘉靖辛丑進士選為庶吉士年四十為廣東左方歸鄉賦益富乃開戶偏觀之盡通十三經百家之言與各碑皆墳素秘文而不及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標奇集及豐臺詩選

郭文消字稚源古田人嘉靖中以貢入太學舉應天鄉試授保寧府司馬文消性恬淡為鄉不習為吏顧雅好詩歌欲以興和愛其俗當道微之文消即解印綬歸闕入郡城與林世璧王猷

東越文苑

卷六

二十九

為文酒交世望貴公子才高視世之福西即為貴有勢者必凌之耻與為伍然猶與文消善一日文消語犯世璧世璧大怒持刀逐之不得而誓曰必殺文消久之王猷匿文消帳中而召世璧似從容問閹誰可與為詩者世璧大哭雪涕曰猶有郭稚源耳顧吾欲殺之因語之故我因起為謝文消以失口得過不足誅世璧以為然於是文消乃由祖負荆膝行而前世璧持之哭復為交如初嘉靖己未倭寇攻福安且

采古田有黃生者本福清文士有才氣以事之古田古田人旋為賊偵縛生將殺之不知文消詩人用伏聞處寄詩請救文消即走縣庭以百口保黃生無他縱之去諸少年愈益惡謂文消縱賊並縛文消久乃得釋文消既脫黃生之既以此名聞當世文消有享帚集其詩多慨激揚類其為人

王惟中字道思晉江人弱冠登嘉靖丙戌進士歷川南參政順中為文奇氣逸發變態百出詩

東越文苑

卷六

三十

亦多有佳致海內稱之有過嚴文集有卷公藏大元林鳳儀字允成永福人也生有軼材而不斤斤繩墨為諸生即稱詩閨中於作者之林鳳儀舉嘉靖壬子鄉薦拜為瀧水令其治務在行其意而已不自檢於文繁卒為文法吏所中罷歸田里案中無旦日之儲然其為人耽嚮自喜與人交有勢家雖片語過誤必以氣凌之出其上即無勢者雖白徒里旅視之若兄弟故空曠終身終不少沮晚乃好神仙黃白之術肘間常

繫秘方一卷大言曰吾丹成當使黃金塞海以度世人然後上升耳安能與黃口兒爭日月之先於混火哉佩服有詩集二十卷藏於家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任戶部尚書長樂之俗以進取為務不肯釋制舉藝以事聲律獨杰好之而得其微蓋自王貞籍高待詔而後為能繼其響云所著有白雲編林兆恩著莆田人也少為郡諸生既而棄去之其學本之於孔子務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由老子道德之書以修道要其歸必止於釋氏之無法無為以還太虛之體以為儒者世間法也教以民可使由之道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教以不可使知之道也兆恩稱曰三教先生者書凡數十萬言大都若此矣弟子徧於四方各以其所居相授業而不敢自名其家皆設几案望拜三教先生而後教授稱同門焉其著籍為三教弟子者幾萬人然行凡以燕病休於道家運氣之術病者頗愈妄庸之士或

東越文苑

卷二

三十一

義

破神其師授以三教先生能視物若鬼神是以士大夫諸公初或嘲笑之至是請維當世宿學不能吐一辭孰何之也於是三教先生重於海內自王公大人莫不低倭執弟子之禮身親往師之（此處有數行小字，內容模糊，似為傳記或序言）表表乎榮從閩縣人八歲能授尺書以書名九歲能詩復以詩名表之詩非絕大層天際而得其神嘉靖戊午舉於鄉久之不選天雷試詩第一特授中書舍人轉戶部尚書郎出序黎平病免始表少時有遠韻賦詩擊節高歌愛若無人晚乃解體無與比其為即居繁華下恒杜門讀書無所親附士貴自立可何與米名以故天下未有稱之所著有尚白篇通客集（此處有數行小字）陳椿字仁大開縣人父曰子文為湖廣巡撫少為博士弟子治博古家言及父卒椿擇墓地乃治形象者言精於音島之術居有頃母椿澤病椿復治黃帝扁鵲之言為母珍病病良已椿忽自悟曰醫之所及歲不能至百不足治治服

東越文苑

卷二

三十一

形度世之言於是梅所治凡數百萬言無所不見乃發而為詩遂臻其妙年六十一卒所著景于集八卷養生悟言三十卷竹軒雜錄十卷梅之卒魏然茶坐左右手翼如或曰此形解也然不可知如前梅所著景于集八卷養生悟言三十卷竹軒雜錄十卷徐惟和者閩縣人名魏晚以其名犯兵王碑欲自言若官以字行別字調曰未果也而謂俗之聲已著魏弱冠補學官弟子而於歌詩雅不稍經生業以試皆異等諸為經業業者咸不敢仰視而心下之萬曆十六年以御薦上春官三試皆不過即不過而春官所徵示及京師縉紳先生皆走踵請其所為詩皆嘆息自以不能不及也長洲張獻翼稱之曰閩中一時諸子追述大雅則裁風人真足馳騁海內而惟和則獨步當時矣角東看本暇亦曰惟和詩力貼肌豐情注神傳仰仰古今錯綜名理隨有至性事親而孺子慕者終其身每伏臘及讀書有感淚未嘗不數簌下幾不自勝處二弟通其有無族人

東越文苑

卷六

三十三

之始若喪者無不仰給於魏魏好客自喜所居戶外履常滿客以急歸者亡問知與不知計魏甘採之用是家因如登終不以遷削即假貸所得隨手報盡如故先走三教先生謂人口魏有人習慧終當悟入魏由此讀二氏書服道士衣明日被緇黃者游惟怨其不戒飲者詩十卷久十卷稱曰慢亭集萬曆己亥魏病故有私舍曹者稱其城隍祠以餘年代魏書及補叩頭頭占說及魏卒閩士大夫門民迎客亡問知與不知皆為是涕自遠方來者雖稍錯密與魏為詩者相與祝魏與陳橋於高要祠論曰明之初興士以古文辭稱者皆得起家自効以故學者多遵其業熙寧之後獨以制藝而為排比較語則古道廢矣及鄭善夫起而倡之傳萬之于以布衣為公卿上客名傳於後世於先士乃喟然嘆復修千秋之事余擇其尤雅馴者論之嚴於論宋元者矣柯維騏林兆思以著書著書寡不復類

東越文苑

卷六

三十四



陳登字思孝長樂人博涉經史尤精於六書自  
周秦以來不刻即殘缺剥落歲月名氏無復考  
者皆能辨之太祖皇帝時登以才學舉為海州  
丞永樂初以蒙福拜中書舍人登之初入直也  
翰林時詔條用亨者亦工篆籀有重名以登後  
進當蒙折辱登目眊之登不校也自有頃凡卿  
大臣盡會用亨復難登許氏說文登採唐之更  
註用亨用亨大塊不敢出一語諸公聞之莫不  
賢登以用亨為小人也

東越文苑

陳應字平叔福清人少時讀書蒙應草隸與  
不究心而草隸尤為當時所重應於簡札不諧  
於俗貴游豪傑陳門未嘗弗肩與之遇故人  
家楮墨常意即解衣揮灑累數十紙不惜得之者  
以為奇賢林鴻高廷禮諸名士皆與游賦詩贈  
之稱其為人其後正德間林鴻滿積中嘉靖間  
王建中皆閩縣人以善書著此數子者非獨於  
藝工也蓋亦有蘊蘊之解焉以故得並勳不誤  
者即有驚回鷹峙之筆吾不取

章志宗者松溪人居於邑之文邑觀志宗習五  
雷法而為好詞翰弘治間年八十餘有詩曰  
吟運自如伴醉卧蒼苔爐中丹未熟日月漫相  
催志宗所著道藏集二卷皆此類

釋獨芳者本閩縣儒家子當洪武時天下初定  
文因頗峻儒者多不樂仕郡縣或名之於是  
獨芳乃與同邑史顯法開華俱入鼓山寺為僧  
然不以其故廢學業嘗與公安十五孟敬諸子  
倡和為詩心著集藏于其寺是時又有正淳

東越文苑

亦能詩居止無定其移身處有至剛成化中  
有古鑑皆湧泉寺僧以詩名  
論曰章志宗好方徐登趙炳之流自獨芳至  
正淳四人令得行其志固亦雲龍變未必  
與關黎列當此之時儒而埋於沙門者甚眾  
皆刻跡吞響而名不聞嗟乎惜哉古鑑家於  
釋所錄與國初者異

東越文苑卷之六終



東越文苑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陳鳴鶴撰鳴鶴字汝翔侯官人天崇間諸生福  
建通志稱其早棄舉業與徐燭兄弟共攻聲律是  
編紀閩中文人行實起唐神龍迄明萬厯爲四百  
十一篇唐五代十五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  
六人

# 姑蘇名賢小紀二卷

〔明〕文震孟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文氏竺

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姑蘇名賢

小記二卷》提要

小序

姑蘇故多君子無論郡

十五里其中賢士大夫

語蘇人則薄之至用相排調一切輕柔浮靡之  
習咸笑指爲蘇意見有稍自立者輒陽驚曰此  
子亦蘇之人耶即告以往昔之賢達亦僅謂風  
流文采雍容便辟甚都而已於所稱行已大節  
經緯文武之槩蔑如也余每不平斯言荏苒強  
年骯髒空谷愧無從稍爲鄉邦吐氣長夏掩關

姑蘇名賢小紀下序

上生書藏書

因取諸先賢之行事合於少時家庭之所習聞  
者疏爲小紀僭加論次昉自 國朝弗遡往代  
遠不敢徵也僅及吳門兩邑而他邑無紀焉恐  
耳目之未逮請有間也其有鉅公名流或勲業  
蓋代或閎闊垂雲或文章華國或材藝絕倫而  
咸無紀者姑俟別志也高名偉望研然自命而  
無紀者中猶有所疑也名實孚才守合所宜紀  
矣而搜羅未及者無紀則絳漏也眉齒方隆者  
無紀迹近諛也寒門自高曾以來亡祖亡父世

世品於人倫而無紀者嫌於自炫且家乘猶足  
徵也大要以剛勁爲主即過中者必紀壹破軟  
美之謂也清修苦節雖微必紀不清苦即不能  
剛且勁也詩書翰墨之士必詳紀其生平原所  
由重也逍遙作達間一紀焉喜其中無俗韻也  
紀以世次爲序無別隱顯皆名賢則隱顯無別  
也其義竊取吾豈敢哉欲使四方之士知吾蘇  
之爲吾蘇者如此也且令吾蘇之士攬先賢之  
遺風而興起焉洒濯磨礪毋甘爲當世所輕若

蘇蘇名賢小紀

卷上

論妄之罪則自知之矣

萬曆甲寅新秋雁門文震孟文起甫書于竺塲  
草廬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

俞君宣校正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高太史先生

高先生啟字季迥號槎軒長洲人張士誠據吳  
獎禮知名士其上佐饒介之以禮羅先生先生  
不仕高皇即位召授翰林修撰修元史成拜  
戶部侍郎先生以少不習握算辭賜金帛使歸  
需異日用歸教授鄉里自給後坐郡守魏觀事  
逮死僅年三十九天下惜其才而悼其冤先生  
少明穎有縱橫才畧好爲歌詩天藻秀發獨冠  
一時吳中騷雅寔先生啟之所著有金歌鳬藻  
二集同時工部郎張其節者名適亦以文行聞  
于世

論曰國家官人當視其才如高先生之才宜爲  
翰林不宜爲戶部其以不習握算辭可謂允矣  
辭侍郎而教授自給今之君子則恐或未之能  
也夫我吳於盛時高先生爲翰林盛寅御璽李  
桂貞伯侍中書吁何其才實彬彬與其官名稱

哉

俞都昌先生

都昌先生初名積更名貞木字有立其祖石澗翁琰元末老儒邃於易學著書百卷世居吳郡學宮之傍水木幽茂先生既冠以學未成不娶負笈從永嘉陳公麟學易遍讀經史隱居杜門朝夕不繼淡如也洪武時以薦起爲都昌令後爲郡守姚公善所知靖難時勸守舉兵竟以死殉云

都昌先生小傳

卷上

論曰都昌先生仕不顯功名不著其所勒書亦竟幾灰滅矣而吳中先達舉名德者必稱先生則先生之風誼亦可遙想哉爲守決策要與俱死志節皎然斯無愧於負笈讀書者也

王逸人光菴先生

先生名國賓後名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才於陰陽律曆山海形勢禮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鼎革意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鑒著其貌故已寢益以藥黥其面及肘股間鬚兩角短衣

簪杖遊行廛市故舊有過之者輒箕踞相對搔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輿馬填咽呼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微服往先生衣母短袂衣握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唾姚公笑而去之比三往始與酬對乃稍稍露其奇公爲執弟子禮先生養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絕而更蘇者再四死後魂歸其家猶呼娘娘不絕聲云所著有光菴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皆不傳

卷上

卷上

論曰吳中稱隱居獨行之士必以王先生爲首余意先生非隱士也其所挾者大意疑有所欲用之而篤於養母不娶不仕毀形以自全蓋唯恐其用也先母而死乃竟不用矣先生死姚少師廣孝傳其事而其友韓夷刻之石然余聞之故老云少師既貴訪先生先生方盥掩面走則少師之傳先生也果先生意乎

錢繼忠先生

姚公是時篤禮賢士處士錢芹繼忠自守甚高  
公百計請見不可而與都昌俞公鄰乃因都昌  
以請先生曰姚公太守而我民也太守以民待  
我我無所置身然太守主也我爲儒賓也以賓  
禮見請期於郡學遂會於學宮成賓主之禮守  
北面質經義先生曰此經生業耳公爲官有官  
守獨無時政可詢耶守起拜問今日急務先生  
出袖中一簡授之而去守啓視則皆戰守制勝  
之策也亡何而靖難兵起

如蘇名賢集

卷上

四生場藏書

論曰繼忠先生時又有韓奕公望云守迫欲見  
之泛小舟入太湖日惟高吟痛飲藉草而卧中  
蓋未可測也是時國法嚴峻故吳士有挾持者  
皆貞遯不出骭髀以死錢先生袖中一編乃稍  
見其槩矣遜國忠臣滿天下吳無人焉則豈其  
無人哉

### 解元劉公

劉解元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明春秋建  
文元年方學士試畿輔士以託孤寄命爲題得

公卷曰此島中孤鳳當虛左待之也是歲登賢  
書者二百十有四人擢公第一四年建文遜位  
夷方族公聞慟哭不食死或曰公永樂中猶存  
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論曰士爲知己死況如正學先生者爲知己乎  
劉公惡得而不死也即不死而沒身不仕亦不  
失爲中行足以見知己於地下矣時崑山有龔  
翊大章年十八代父爲卒守金川門靖難兵入  
翊大哭宣德中有欲薦翊者謝曰翊仕無害於  
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嗚呼亮哉

如蘇名賢集

卷上

五生場藏書

### 中丞嚴公

嚴中丞德明吳縣人洪武中拜僉都御史以疾  
求歸上怒黥其面戍南丹後歸居於樂橋布  
衣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  
以調征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歐之西軍訟於直  
指逮公對簿公聽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  
事夫豈不曉三尺直指問在臺何勾當公云老  
子洪武時曾長臺事今都察院版榜所稱嚴德

明是也直指大驚延之起坐具賓主禮次日往訪則公已擔一囊去徒存空屋兩間莫可踪跡矣久之復歸樂橋同鄉繆御史讓延教授李綺飲公與席焉公時貧甚帽已敝綴以雜布綺易之曰老人犯何法而黥其面公述前事綺大驚避席公徐曰先朝國法密於秋荼吳中仕者莫保首領余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論曰嚴中丞吳人而吳中人無知公者余蓋聞之馮元成先生云中丞當鼎革時功業無所表現然而晦迹田里安貧居朴斯固韜光恬穆士也西軍暴橫忽不自持觀人於微豈非負氣動俠者哉大都洪武初多奇士其湮滅而不傳意亦未可勝數矣

### 尚書楊公

禮部尚書楊公翥字仲舉吳縣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文貞公漂寓武昌因甚公以塾與楊更教授他塾館穀不及其半日往返十餘里不

厭後文貞貴薦於朝 景皇帝在即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苦至無棲泊之宅北虜款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皇帝失上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去年八十餘乃卒于津方八歲入朝 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恬退免追削或傳以前疏故云

論曰余嘗聞之長老云楊尚書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僅緝一椽鄰人簷溜侵之家人不能平公曰何害雨日少晴日多也鄰人老而生子公有一驢鳴恐驚之遂鬻其驢徒步終身子懷金入市爲人所攫以告公公弗問嗚呼此皆公細行也而心事已槩見矣後之君子一命再命閭里赫奕黃衫綠幘狼戾鴟張無敢睨者聞楊公之風亦或稍自省哉

### 僉憲直道陳公

陳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

書預選然非其志也尋舉進士改庶吉士叅議河南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躬耕十載弊衣麤食不厭宣德初試諸謫佃者公名第一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風裁大振上疏請讀大學衍義上大怒豎子稱引大學謂吾目不知書耶且疏中又有奇巧蕩心等語非所宜言即械之并其家十六人皆下獄凡五年同邑義士王處常季彥庸爲歛錢饋食得不瘦死英廟即位赦復其官則親已前死乞補終制出按湖

知縣名賢小紀

卷上

生島藏書

廣益侃侃自厲尋露章劾遼王不法事復逮下獄論斬久之遠逆節露乃出公死公論事愈切滿九載出僉福建臬事公名旣振墨吏望風解綬去鄧茂七起時公適病在告遂引年致仕歸卒年七十五天下識與不識皆稱直道陳公論曰吳中風習患其太甘不患其太苦陳公與人語嚴峻刺刺苦而不堪其操行其讀書皆刻厲自苦故人謂三苦先生九死靡悔百鍊愈剛孰謂吳風不競哉抑人固有命也直如弦死道

邊陳公乃竟以老壽終矣則彼依回首鼠縮躬卷舌者又安在其盡瓦全乎於時有御史練公綱所在剛鯁亦終老於吳

### 劉文恭公

祭酒劉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少有至性母疾割股啖之比卒哀毀幾殆以善書薦入翰林明年中鄉試授中書舍人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庭累進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吉士時同鄉楊侍郎翥以潛邸入見館於公

知縣名賢小紀

卷上

生島藏書

上問楊公孰可爲相者楊以公對出亦不以語公也而或泄其語公恚曰館楊公乃爲相地耶因謝使他徙即謁病歸尋起國子祭酒時景帝將易儲公卿皆上牋請而公不與名睿皇復辟閱公卿疏獨無公名心善之丁繼母憂詔起復固辭不赴服除會選青宮案即擢少詹俾侍講而公暴卒矣年六十五贈禮部侍郎公博學能文章每篇必旬日而後成所傳假菴集公別號也



論曰士當危疑之會不能自立旅衆爲進退者得失心累之也劉公視相位如浮雲若或晚之又肯以易儲請乎夫使劉公而相後之論次劉公者不過易一相銜耳其寔何益劉公毫髮違衆守是不虞奇禍不搖危議殆庶幾古稱社稷臣矣

邢布衣先生

附朱性甫邢麗文兩先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陋室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先生易藏書

不舉火閉戶讀書唯啖餅餌一二而已僉憲陳直道公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唯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公乃假鄰家胡床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

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即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邇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慘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先生易藏書

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嚼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參議尤公

尤公安禮字文度長洲人自少以德業自厲嘗

行從委巷邂逅一妹獻笑公亟掩面走後不復由其門同舍生有欲試之者引至妓家公望見即反走遂於此生絕有友當戍泣謂公吾必不生還妻少且更嫁矣如弱息何公曰子第往我在無慮也已而友人死公賑其妻得守節終身復娶其女爲子婦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乞留上命增秩還任已用楊仲舉尚書薦召拜祭酒公辭黜學不可爲國師改授中丞又辭才弱乃叅議貴州既而謝歸貧甚絕不詣人人亦罕識其面太守况公聞公名亟欲識之物色良久得一老於絡絲巷布衣芒屨泊如也守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謝不可遺以金亦不受卒老死陋巷中

論曰漢楊公有言我有三不惑者酒色財也則財色之於人甚矣哉吳中習尚以風流嘯達爲高遠色安貧且以爲固爲陋而爭調之視尤公何如耶一語要約沒身不侵辭尊居卑并以窮死潔身修行斯固章縫之儀羽矣

### 陳僖敏公

太子太保陳公鑑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遷按察副使尋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居官鍊兵屯田水利鹽政所至有經畫而於關中尤著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自謂弗如也先後蒞陝十餘年以長厚得民心每行部久旱必雨雨久公至必霽民益愛戴公而最後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得公詔往賑之所活無算還掌院事加太保賜王帶會得末疾乞歸又三年卒卒而關中郡邑處處祠之有事必祝若聆響云

論曰余嘗見公画像鬚髯戟張目光如電蓋赫然如神人也顧其中寬然長者豁達有大度居官仁恕不爲一切苛辨其在關中關中人疾病誓爲公肩輿輒愈故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肩公笑弗爲却而治軍老將弗能過也蓋庶乎文武爲憲名臣矣

### 韓襄毅公

韓公名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強幹稱尋奉命錄囚平反碭山教諭丘純寬按行江右衆皆以公年少易之公振刷精彩一道皆驚廬陵饑盜大起公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遷按察副使即擢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公年未三十也時土木變起北虜猖獗西南夷繼叛所在傷殘獨江西賴公稍安亡何以用事者得罪左遷臬司尋入少卿大理復爲都御史與都督趙輔率師十五萬討廣寇直趨大藤峽曰

始蘇名賢小紀入

卷止

直生堂藏書

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其本乃分兵逐末分兵勢弱趨末無威我全師直擣南可以援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彼分而拒我聚而攻首尾互應破之必矣遂統兵進攻賊于絕險處設伏矢石如雨公縱火焚之白日晝暝又用同邑判官周奎計破九層樓諸壁先後斬獲四萬一千七百有奇賊遂蕩平改大藤爲斷藤久之開府梧州與中貴人黃沁不相能爲所訐公即乞休歸歸又七

年卒年五十七方公之討賊也有儒生數百人跪於道左曰我輩苦賊久聞天兵至願投麾下爲三軍先公叱武士悉縛斬之衆皆疑旣縛而袴中咸挾利刃蓋賊間也乃皆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挂箐棘中賊大驚沮後有屬吏自負善談兵議論縱橫適縛賊十餘輩至公授戈使斬之屬吏手戰不能舉公徐下堂斬其首以灰灑地攝衣上談論如初公復上言嶺東西地廣山深須分設撫臣而兩廣勢寔相聯屬宜置總督皆報可公治軍威嚴三司長吏見跪白事促縮如小吏牙前設金鼓數百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始蘇名賢小紀入

卷止

直生堂藏書

論曰聞之嶺東西人至今猶懾韓公威至肖而土木之以爲神云公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每一出師必以妄殺爲深戒也是時四郊多壘公歸年甫艾而南北尉薦亡慮數十輩皆不報則猶以中貴人故耶嗚呼

生才不易用才不盡蓋誰昔而然矣

### 侍郎孔公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 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都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已改連山先後皆有惠政遂知高州府時嶺南盜起其魁鄧公長者擁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城無兵可守勢已亟公乃單騎往喻有良民千人爲賊所縛林林道旁號呼動地公弗顧徐行抵其壘賊駭挺刃穀弓弩欲恐脅公公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又徧歷其部曉諭百端賊乃羅拜請降送公出公指道旁縛者曰此何爲者當亟解釋之遂降其衆數萬論功進按察副使所募刈大小以數百千計威名益振後遷廣西討荔浦賊賊望見旗幟驚曰是高州孔副使耶即潰散黔中苗阿刺以黠悍善籌算而挾其子溪力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餘年屢殺傷官軍無如之何朝議乃擢公副都御史撫黔公至以策授清平指揮王通曾瑞一鼓擒之入爲工

部侍郎舟至富陽暴卒時年六十三方公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歸渡梅嶺登舟旣奠矣公適見之怒而沉諸水九底清絕峭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徵孔侍郎峻節

論曰吳中人柔脆不任談兵其性然矣故二祖時開國元臣即無吳人者世傳公之卒也有白氣自舟起直亘天表蓋日正中也而星煜然墮地有聲然則公之生豈無自來耶先師有云我戰則克公無忝厥裔矣吳是時襄毅韓公以征蠻著功名而公即其亞云

### 淵孝先生杜東原

東原先生璠字用嘉吳縣人先生少孤能自刻厲讀書無所不通旁及翰墨亦皆精好爲人敦茂長者一時品望甚貴郡守况公迫欲見之匿弗肯就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遙自娛號鹿冠道人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植竹蒔雜花築瞻綠亭居其間醇和安定道韵襲人年八十卒嘗割股愈母疾而秘

之人無知者及卒會葬千餘人門人私謚爲淵孝先生

論曰人言吳習多輕佻喜自炫如杜先生者孝而秘之不欲以篤行名讀書能文與詩而弗自振暴也窮何淵淵慤慤君子哉吳初有陳翰林嗣初者以文行徵深經術號陳五經杜先生蓋從之游而五經子孟賢亦能文侍姬曰梅隱居士爲掌翰墨之役與其友張淮豫源孫繼康王孟南皆杜門咏歌不求人知嘻吳風流固如此矣

如蘇名賢小紀

卷上

先生傳

### 僉事劉完菴先生

完菴先生珏字廷美長洲人少時太守况鍾推擇爲吏謝不願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鄉試以材薦授刑部主事歷官山西按察僉事甫艾即致政歸先生修身篤學動師古人初在刑部有丞犯法當訊投金二十斤先生曰我方憐若若暮夜相汙其昧明矣遂致之理家居與直指善旁邑致重賂求居間者望門而返事母篤孝女

兄少孺子幼迎歸買田養之終身既罷官即第後鑿小池閉門幽賞時人罕窺其面

論曰劉先生老而嗜學不衰其天性也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法出吳興畫師王叔明至今鑒賞家猶知珍劉完菴也而孝友峻潔則吳人有未盡悉者余故論次其行事見完菴先生固在此不在彼

### 副使陳公

陳冷菴公琦字粹之長洲人仕刑曹郎用法平

如蘇名賢小紀

卷上

先生傳

尋遷副使按察江西禁絕請謁褫身刻苦行部惟携輶輜自隨所至飲水而已有權貴人壅水爲陂田利者貧民無所得水公至立疏決下流抵其家人罪還陂於官後值計吏權貴爲蜚語中之罷歸蕭然一室不謀朝夕唯傭書以自給宴如也郡有教諭朱昂妻以冤係至產子于獄戶公悉其枉直入郡庭索香火爲誓於天而後白其誣所生子即朱中丞統後以功名顯

論曰余每見閭閻中有冤抑事薦紳先生環視

相向莫爲出一語以告有司也賢者護其名并遺其公不賢者借其名乃行其私遂令賢者不言言者不信而桑梓如秦越矣如冷菴公居官嚴潔居身刻苦慷慨一言而寃婦立釋彼其素行淵塞固有以取信於人人也嗚呼孰謂清苦士無當於世用哉

### 大中大夫劉公

劉樸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誦善屬文十九舉解元明年會試第二人

矩蘇名賢小紀

卷上

平生場藏書

廷試對策頗忤時宰抑不及第授南曹郎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視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嶺南作炎臺記以家在吳中作蘇州雜志褒撮聞見作懸笥瑣探紀錄海內人物作叙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中州曰嵩臺嶺南曰瓊臺蘇曰蘇臺故有五臺集初公以詩名大振耶署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忌者偃蹇

不得推遷僅叅政廣東而卒年五十

論曰富矣哉劉大中公之著述也余蓋求其所爲雜誌及叙士而不可得見然觀其他所著撰皆持正非漫然者楊儀部君謙云是時葉文莊公最知公公不少干薦終身不致大用則其人亦豈僅讀書綴文者乎後有僉憲劉鳳于威者著書至八十餘不衰持論每乖而詞頗奧勒成幾數百卷

### 太僕少卿李公

矩蘇名賢小紀

卷上

平生場藏書

范菴李公姓一各應熊字應禎後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官牛玉聞其名屬祭酒欲延爲弟子師公不往以善書選中書舍人故事中書班列給事御史上近輒易其次公上書爭至再語侵大臣不報而僚有倖進者公不樂與俱乞改教官不許俄而中旨詔諸舍人書佛經公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也上恚廷杖公幾死已遷南兵曹郎歷官太僕少卿致仕歸又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予祭及葬論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語洵寔錄矣公爲人剛鯁嶽嶽不撓所至與人爭辨引經證典莫能難也郡守劉某征歛苛急人呼白面虎公作虎渡河詩致之守猶不悛倅遇守於道面斥之一市皆驚守怒按其籍乃無寸土詞其家蓋無浹旬積也始慚服公雖貧緩急人不啻已獎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故人子弟有不畏父兄而絕畏公者公母以產難死忌晨輒閉戶哭竟日終其身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三聖場藏書

論曰李公博學能詩書法自成家蓋軼唐宋而上之然公每恥以是見名故余亦不以是爲公名也弇州先生謂李公所在慕立奇節夫慕者猶以名取公剛峻性生如沁流峭壁湍急洶震何云慕哉清彊果毅侃侃終始斯真吳人士之神砭已

### 參議胡公

胡公琮字承德長洲人舉進士令江陵遼王橫

甚其下推剝民不堪公一繩以法王欲以利啗公因饋食置金其中公正辭却之王稍戢以高第拜監察御史左遷麻城令貳守常德署郡篆時有大璫自滇還所在索賄笞繫官吏公不爲禮召邏卒欲檢其橐拜疏璫懼亟引去他日有詔括諸郡金檄牒旁午公持不下僚屬相繼請謂且得罪公曰金非郡產也又歲儉可加賦乎即有罪罪主者諸君何與已詔罷不徵而他郡先徵發者皆媿常德云服除更貳處州民有發地得金沙中官上聞請開礦公爭之不得因疏於朝條其利害得免滿考乞休時王端毅公爲憲宰持其奏不下公請益堅乃增秩以叅議致仕公丞處州彭惠安方撫浙屬其邑子爲尉者已尉不法公按斥不貸惠安反益賢公其以郡丞進藩司彭爲少宰與有力焉人蓋兩賢之尚書戴某與公同年又同御史其後爲權璫所引公遂與絕他日入京某爲司寇數往請終避不見也既歸益自嚴重郡守史公慕公名強與公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三聖場藏書

燕守醉偶謾語公悲罵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  
輕出乃爲鼠輩所侮拂衣徑出自是掃軌滅迹  
雖周親密友無能窺其面者年八十卒于家  
論曰守官而不徇大端不徇大吏極其害不過  
失官而人卒莫之敢也然胡公乃更以此見知  
於少宰矣如公同年友以附璫故究亦僅得尚  
書夫附璫而尚書尚書足貴乎且尚書有命即  
不附璫亦尚書也人亦徒自賤耳邇年士大夫  
和柔自尚余嘗見鄉薦紳十餘輩供張盛具自  
始蘇名賢小紀 卷上 三 生一楊藏書

吳文定公

吳公寬字原博長洲人以進士第一人入史館  
方其未第則已有重名一時鉅人皆推其文行  
期以大受矣歷宦官宮詹侍 康陵東宮時侍  
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即抗疏曰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

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晷又況可推移間歇乎  
古人八歲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即曰習  
讀於內豈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  
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安危邪正之際未嘗不  
反覆朗誦也 孝廟時孝肅周太后崩議祔葬  
廟禮先是 憲宗朝孝莊肅后崩中外藉藉言  
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唐廟禮皆如嫡輔  
臣無敢言者 上仁聖以綱常爲重召輔臣密  
諭便殿悲愴感動必欲如禮公時掌詹事與議  
始蘇名賢小紀 卷上 三 生一楊藏書  
揖衆議臣曰魯頌姜源閔官春秋考仲子宮皆  
別宮也漢唐宋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  
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嗣承帝位  
所尊崇其尊崇所生追尊祔廟僅仁宗之於李  
宸妃此非禮之甚者何可爲天朝法議上始定  
收謚孝肅不稱肅別祀奉慈殿矣奉慈殿在奉  
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母孝穆太后者也令稍  
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孝穆嘉靖初右以祀孝安  
邵太后云久之進禮部尚書引年乞休溫旨不



允尋卒公好古力學望實鬱茂邈邈不進意泊如也居翰林時戢小圃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間客至分題諷咏清風穆然如不知有官者生平多雅游而獨不交富人初第時或請締姻公曰此文中子所謂夷虜道無虜我詩文淳美書肖眉山至今猶爲吳珍

論曰公之祖壽宗父孟融皆善士祖有疾父日往西山汲澗煮藥往返日三十餘里不倦所稱東莊翁也積久而昌生忠信宏厚如公者宜哉

如蘇名賢小集

卷止

卷二 楊藏書

公寬然長者恬於榮進然至於昌言守正引經定禮使朝典無頗又何侃侃鑿鑿耶公別號匏菴言匏不食不材以自況也而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匏且適宗廟朝廷無用者未必不有大用矣 太祖稱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嗚呼吳公乃不負 聖祖設科意哉公有從子名奕號茶香亦韻士

白石翁沈先生

沈氏家長洲之相城有孟淵者以儒起家二子

南齋貞吉同齋恒吉皆善唐律工染翰不可以金錢購取家庭之間自相酬唱下及童僕悉諳文墨同齋有子曰石田先生名周字啟南晚更自稱曰白石翁至今吳中雖市夫豎子無不知有白石翁者大要得聲翰墨間其丹青之學超聖入神雖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弗能過也書類山谷老人詩則白香山兼情事雅俗當所意到疊疊不休博學無所不通多著書而皆非先生之至者不肖嘗聞先君子每稱先生行

如蘇名賢小集

卷止

卷二 楊藏書

事蓋若隱若俠又恂恂內行淳備篤實君子也自其少時天才溢發爲文援筆立就則已不肯治舉子業以故得專意讀書築有竹居居其中挾冊而哦其勤乃倍於經生時郡守汪頗有善政其人故僉父也聞沈某善繪事則檄召先生繪府門先生弗辭挾一繪工往日衣縑布服冠里老冠坐守鈴下出則跪于道左繪畢乃去他日守入朝遇孤卿大臣無不起居沈啟南者或言沈啟南手牘至都稱守良吏守良吏守益莊

然返而詢所稱沈啟南則即向之繪門老人乃大悚扁舟造其居先生已先期匿矣已三原王公撫吳獨與先生善與語輒連日夕語不及私唯時時言宦寺宜戡貧民宜賑及他所裨益甚衆而王公亦終始不持先生一詩一畫歸事父恒齋公盡色養父好客日擊鮮而進之唯恐客不當意父以篤老終猶孺子泣終喪不飲不肉也弟有療疾與同卧起不室處者三年撫孤姪養寡妹具有恩禮年八十三而卒卒之日王文恪公適去相歸里手書致訊先生索筆題黃鶴白雲四字家人泣曰憤矣旣而曰黃鶴白雲瞻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馬忙如海先有閒懷問病翁遂擲筆而逝

論曰余所以論次白石翁者如此風雅士幾以余爲腐矣雖然翁生平乃爾則人重翰墨乎翰墨重人乎即相載而行乃其所以重者固可思也余慨風雅士一詩一執苟得當邦君守相及四方鉅公大人輒津津色喜不知如白石翁者

即跽而繪府門愈重也公卿倒屣語不及私又惡足以稱先生矣

### 王文恪公

文恪公鑒字濟之吳縣人少穎異不凡鄉會試俱第一至今爲制義之祖廷試復擬第一而執政或抑之遂以第三人入翰林公在翰林日杜門讀書使聞者謝客勿通通亦不輕報謁至中官弟姪來請業者益峻却不拒以是得簡貴聲久之望愈重以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有所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五

在場藏書

幸中貴人廣頗導游西苑公爲講文王游田章剴切反覆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今日所講殆指若曹好爲之亡何遷佐吏部會虜火飾入寇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招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又請科舉之外略訪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數人其俊異不羣者厚加寵遇先有官者量材加秩庶足以濯磨士類洗滌陋習選將材亦然時不能用正德改元奄

導上逸游中外洵洵洪洞韓忠定公時爲司徒  
憂慙不能食其屬李夢陽說公曰閣三老願命  
臣也公輩爭於外三老協于內何所弗濟韓毅  
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  
以報國遂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 上召諸  
大臣傳責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獨公以危言  
繼韓公後幾定矣事忽中變夜詔瑾掌司禮首  
逐韓繼逐劉謝時瑾詞事者於擾攘中不悉公  
有危言遂以人望與焦芳同入閣瑾權傾中外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三 生身藏書  
所鉗辱士大夫不可勝紀公曰士可殺不可辱  
吾亦何顏居此瑾憾洪洞不已必欲殺之又坐  
華容劉忠宣公以激變岑氏皆械繫詔獄公爲  
力爭且言岑氏未變復何所激乃皆減死瑾議  
欲焚廢后吳氏喪公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苟景  
泰汪妃薨公又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語皆侃侃而焦芳專事嬖阿瑾亦  
漸知初佐韓議者公也公益自危乃懇辭去位  
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會瑾敗得

免歸凡十四年 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  
問賜金幣益輿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公獨上  
書進講學勤政二篇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公  
之歸田也闔門自重不妄交與惟進一時名士  
與談文史給事貞山陸公方爲諸生折行與交  
至讀書相質難處輒注聞之子餘文學云故於  
時人士彬彬多所興起其家富甲吳中則皆子  
若孫所生息天下不能以是爲公損也

論曰近世通儒之論於逆瑾之際咸謂王文恪  
之勇退不若李文正之委蛇默奪潛銷使天下  
陰受其福而不知也文生曰其然乎哉其然乎  
哉 武宗中葉瑾之肆毒極矣愚生寡昧竟未  
曉所謂默奪潛銷者果安在也易稱介于石不  
終日子與氏戒枉尺直尋子固嘗接浙冕而行  
矣士大夫應世持身豈無律乎若夫卷舒在手  
滅沒難尋如楊文襄王文成斯乃所稱可與權  
者噫豈易言哉

楊儀部南峰先生

楊先生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居曹事簡日惟矻矻讀書每讀書得意則手足狂舞不自禁以是得顛主事名而最不喜者人間酬應因謝病歸久之復除原官彌月再乞告吏部格不可曰郎病已安得復病先生悲曰吏部難吾棄官耶遂乞致仕歸時年未三十也結廬支硎南峰日折松枝爲籌課書書益博輿內外典稗官小說幾無不通每歲輒持齋誦經百日不出以報其先人會詔求直言先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三

生上封事以故禮官得言禮請復建文帝號所司大驚不能舉其案比武宗南巡以名驛召先生郡邑前爲先生治齋先生冠武人冠韎韜戎錦無所不狎侮已見上令應制爲歌詩輒稱肯然不授先生官先生力懇乃免歸歸而貧益甚性亦益癖顧尚書華玉道吳以一幣爲贄相與促膝論文歡如也俄郡守折簡邀顧公先生色忽變起驅之出曰野人安敢與貴人爭客敕其子以前幣擲顧舟即汝呼慎無復應子如

言投幣詰朝顧公躬往謝罪先生堅閉門叩數百莫有應者顧公每舉示人謂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然亦母易造楊先生也先生晚節落窻不得意嘗自作生志語多孤憤年八十九乃卒卒而所著書十餘種皆散落人間

論曰士固有甫歷清華年未三十而致政者乎斯其人負奇癖亦可知矣著書千卷立言有光假令稍平其氣不與時忤奇窮骯髒當亦不至如先生也然先生固足以自雄矣余嘗謁先生

始錄名賢小紀

卷上

三

墓一坏荒草大半樵蘇慨然太息欲爲請於官復其稅屬鄰僧洒掃其塚而力未能也生不得意死亦亡爲慰卹者噫孰謂吳風風雅哉

都水郎張公

附李上饒爲銘

張公瑋字嘉玉其先自眞揚以赤籍隸蘇州衛其大父聲遠父靜源皆善士得里閭聲公以成化丁未第進士官工部居官持廉所至有名其權稅武林尤稱嚴慎亡何以都水郎治漕事時逆瑾初用事其黨縱橫江淮間公一繩以法舟

過漕則檢而沒其私權姦歛手相戒亡犯張郎  
中戇而瑾以蜚語告變逮繫詔獄酷訊無所  
得乃以奉使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  
化召還諸流人公復故官待次卒居家貧甚晨  
夕餽饘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爲賻隧  
乃克歛鄉人士賢者因共歛貲葬之公纖弱不  
能勝衣常被逮時貫索關械荷重校暴烈日中  
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數日羸竭且死更兩日  
復蘇事母極孝赴戍時母年八十相持慟哭謂  
始蘇名賢小吏

卷止

皇朝名賢小吏

無更見期日夜悲泣比歸母猶健七著安公養  
逾年而卒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云

論曰士大夫守職官下不幸而值刑餘之肆橫  
也大者死小者斥此其固然胷中當預辦之矣  
張公孱不勝衣酷訊不死置絕徼不死又安在  
權璫之必能死人也彼搖尾俛首乞憐取妍坐  
致大位者今果皆不死乎後公數十年而有上  
饒令李鴻漸卿始筮仕力與中官角已用法杖  
殺其黨十餘輩遂削籍以歸漸卿嗜讀用世書

有氣敢言勇於任事極其量當爲能臣而世不  
盡知也一蹟而死竟泯厥奇君子蓋重爲鄉邦  
惜焉

### 祝京兆先生

祝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  
枝山又稱枝指生先生祖叅政公灝所在有政  
績正統初舉進士一日入左掖門而巨璫以旨  
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目試之問其  
故曰上知若等名姑試一詩欲召入詞林耳

始蘇名賢小吏

卷止

皇朝名賢小吏

公不應竟出乙巳之變景皇帝詔奪情以都  
御史起復復不應故吳中一時大老咸重視惟  
清公先生少爲名家子天質穎絕讀書目數行  
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洽自其爲博士弟子  
則已力攻古文詞深湛棘奧吳中文體爲之一  
變當座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書法魏  
晉六朝至歐顏蘇米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橫  
放自喜一時名稱大噪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  
輦金帛至門輒辭弗應然時時醉卧伎館中掩

之雖累紙可得性拓落不問僮奴作業又捐產  
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  
客飲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  
一二耳當其窘時賸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  
輒與已小饒更自責也壬子舉鄉薦上春官累  
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謁選  
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訐惑於禳祥先生示之  
禮簡進秀異親爲講解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斂爲設方畧一朝捕三十輩邑以無警稍遷判

姑蘇名賢小紀

卷上

是卷一楊藏書

京兆事遂乞歸歸日張酒召故所喜客與劇飲  
歌呼盡其橐中裝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  
年六十七而卒幾無以飲也先生好獎掖後進  
其與唐寅先生書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  
可建都聚故益廣泓茹口多戲謔而終身不言  
人過所著書合詩文凡數百卷其所稱祝子罪  
知者語絕誕

論曰當祝先生時其文蓋岸然獨貴當世云琴  
川桑悅民懌好大言無所讓亦曰天下文章惟

悅與翰林羅玘長洲祝某也蓋明興百年士膠  
守章句未有能恢然者也繼六經而旁飭之尤  
材復古先生先登矣先生天材既捷少則館甥  
于李少卿氏而外王父爲武功徐公故書學遂  
能超宋躐唐鳳翥龍變蠕蠕六指形而下者其  
不朽乃藉此乎子續亦第進士爲大官

姑蘇名賢小紀

卷上

是卷一楊藏書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

姑蘇名賢小紀卷下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右都御史盛公

盛直菴公應期字斯徵名鑒寅之後也世居長洲成化癸丑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公始爲持法矯伉公私舟以序進亡敢越者戚里近倖舟挾私物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橫甚其家人憎公威悉投鹹水中以是羣愬公用阻抑薦新爲大不敬逮下錦衣獄鐫八階摘丞姑蘇名賢小紀卷下雲南安寧驛稍遷爲令爲倖僉臬事所在以公疆廉直稱而僉臬金滄持鎮守中貴梁裕不法事爲所中與同官張璞晁必登俱逮復下錦衣獄鞠訊慘烈張竟考死公益諄諄不屈會軋清官災言官論救乃免按察河南復折中貴孫清布政關中則與鎮守廖鑾軋剪其弟姪及左右翼奸者幾盡鑾思中傷之時中旨督織造屬其費鉅萬鑾檄公取直公即按籍得所支冒已逾額即詣鑾鑾盛氣待公公出籍示之因問更費

如此計所造有贏金且安在願以上聞鑾出不意內愒不能對跪謝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士馬蹂躪頓置百需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備一時扈從權倖氣焰熏灼有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乘也亡何拜副都御史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尋進兵部侍郎督兩廣軍事至則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三千有奇俘牛之方大有所振刷而謗起先是公稽尺籍得節帥監軍脫卒甚多盡勒歸伍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得稍動因相緣爲讒構當事者爲調停計遂除工部寔奪其權也公乃乞致仕歸歸四年河決徐沛即家拜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公上四策曰疏疏上流而殺之曰濬濬故道而順之曰築築堤而障之曰改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先期調發民兵僱工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旨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中 上怒奪公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公負氣屹屹不

肯屈下人體貌嚴重居家蕭如官府而待族屬及貧交咸有恩禮於倫誼尤篤

論曰盛公甫筮仕而即與中璫角也固已置一官與其身於度外矣一再中法瀕死不撓剛腸勁骨非其秉於天性者耶卒以功名顯於世爲能臣雖終構讒口未爲不幸也夫世未有計及於全軀保祿位而能樹立於當官者也榆林之役整而能暇其警服權倖寧一朝一夕所猝辦哉

姓錄名賢小紀

卷下

三

### 袁飛卿先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

閻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積書秭菊不能忘情或時饕餮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人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豈不信夫而況其大者哉

### 朱恭靖公

姓錄名賢小紀

卷下

四

朱公希周字懋忠其先自崑徙吳故號玉峰弘治丙辰擢進士第一人拜翰林修撰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卿公遠已矯詔奪公侍讀公惇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舊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議帝與獻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爲南吏部尚書會大計以公考察不當令再察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再疏乞致仕歸歸凡三十餘年中外薦者百疏竟不



起公之爲恭敬雖女婦孺子毋敢慢取予一介不苟門生故吏及監司部使者餽遺悉不受也其配亡然獨居旁無媵侍所給使僅一老蒼頭三十年不變兀坐終日几席無傾倚盛暑衣冠必整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而公蕭然一室廬舍卑敝服御儉朴人不知爲公卿也里中兒稍爲不善輒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公知而已蓋不出戶而隱然爲薄俗風勵年八十四乃卒遺令毋乞恩於朝父名文不始錄名賢小傳入墓下

得以文謚詔贈太子太保予祭及葬謚恭靖

論曰世稱恭靖朱公醇厚長者謙謙抑抑蓋恬雅篤茂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者必勇誠哉是言矣夫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朱公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慚斯何以得此於鄉之人耶彼其中誠有以大信于人心也噫以此宰制天下坐鎮羣品有餘矣

唐解元伯虎先生

唐先生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趨里人性絕穎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砑砑有千里氣父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循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從已願便可褫襴幘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按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先生於是墮戶絕交往亦不見時輩講習第日取少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祗求合時義一年試應天遂錄第一人己未偕計北上始錄名賢小傳入墓下

有旁郡富子強先生偕往富子以賄敗抹累斥爲吏先是梁文康公竣試還京與程詹事敏政從容語次數稱唐某才士寧第甲江南程公遂詣先生請三事使具草三事皆敏捷程公因亦數稱唐某當世奇才一第不足畢其長亡何而程公奉詔主會試忌先生者以蜚語聞比廷鞠竟論削程公籍而先生廢先生既廢益放浪形跡間扁舟獨邁祝融巨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益研習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歷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而是時寧庵人者慕先生名厚幣聘先生先生往一見則度濠有反形乃陽清狂不慧以免其於世間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趣溢發或寄於畫下筆趣追唐宋名匠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治圃舍莢花塲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年僅五十四卒祝先生爲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天奩兮故土回風

始錄名賢小紀入卷下

七卷一場戲作

衡芳蘭玉雅不覿率芳徘徊星辰下上芳雲雨垂椅桐輪囷芳稼無滯穢孔翠錯爍芳金芝歲凝碧舟淵涵芳人間望思蓋天下歌而悲之論曰余每詢故老唐先生事讀其遺詩未嘗不流涕也曰世有才如先生而竟以冤錮耶當時名公卿滿交戟無一人能爲先生暴者何也因英雄而黃槁之見謂不復收矣逆藩之變狎狂自免大節確如斯其人不足千古乎彼娟先生者娟先生復第一雋耳人材第一風流第一畫

品第一夫又誰能娟先生也膏自銷熏自燒桂伐漆割廼令人瞿然有餘思矣

張夢晉先生

附張叔先生

張靈字夢晉家故貧竄作業至夢晉始讀書好交游任俠作達醉則狂舞曰日休豎子耳尚稱醉士我顧不能耶與伯虎先生鄰相善一日偕游虎丘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買飲亭上且詠夢晉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耳何當論詩我且戲之因更衣爲丐者上丐買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匍而以狗尾續若何賈大笑曰丐亦詩人耶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等語因舉試之則響對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兔也伊尼鹿也賈不測始令賈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令絕跡賈使伺之亡有也乃大駭以爲神仙云夢晉能畫人物高遠有致然惟掩其醉得之莫可構取論曰任情肆志之士固禮法之所大繩也然其

始錄名賢小紀入卷下

七卷一場戲作

人則皆跼蹐磊落非世途齷齪者比史曰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豈是之流乎雖言行不純猶足以滌除鄙俗矣余是以論次張靈先生也後有張救幼于者亦狂士顧嗜讀書書無所不丹鉛晦明寒暑著述不休以結客故盡散其產老不得意益以務誕至于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挽歌行乞于市斯幾狂而蕩矣然所著書皆翼經史佐禮樂非漫然者余嘗謁先生于白公石下先生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余揖余乃知先生之誕固與世牢怪抹掇而托焉者也後竟爲怨家所殺

### 鴻臚寺丞錢公

錢公貴字元抑弘治戊午鄉薦謁選太常典簿時太常方用羽流爲卿公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不宜以異類參時論建之嘉靖初論劾中官蕭敬貪饕不法又集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奏上亡何而大禮之議起公因明職掌蓬豆之數乘間論列會議禮者皆待

罪公遂乞致仕疏再上進鴻臚丞以歸時公甫艾即所居旁穿冢治木以待盡月舉善族會會必申以禮法或有緩急極力拯之竟忘其家之貧也公學務綜博文詞爾雅既官中朝與應元忠鄒謙之諸先生游始從事于性命而一切文字之學悉見爲支離屏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講明其說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檀天解太常都編等書

論曰成弘間吳中士大夫言講學者蓋鮮顧以

始錄名賢小紀入卷下

十卷二編藏書

余所次諸老先生其行事寧愧於學乎錢先生乃啟其鑰矣出幟於朝處範於鄉進退光明取予介如如錢先生乃真講學也去今數十年而名亦不大著意其人固惇惇闇然不求聞達者哉

### 徐迪功先生

先生名禎卿字昌國已更昌穀長洲人先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則已工詩歌有聲儕偶而其語高者出入齊梁間

又著談藝錄一時操觚士爭賞爲帳中秘書阮以乙丑成進士居閒曹益務切磨其學愈古其格亦愈變而上於是中原諸子咸推先生主齊盟名在大梁信陽間矣即善雌黃者於吳中先達多所譏彈然以先生狎主李何間不能啗也先生初成進士上忽使中使問先生與雲間陸深名後陸選中秘先生弗得授大理寺副以不能其官乞徙近地便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年三十三卒卒時以後事屬徐子容子容泣先生笑曰常事耳何泣蓋惺然而逝

始蘇名賢小紀

卷下

十一卷二場藏書

論曰語謂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徐先生年僅三十而死而迺功之名則已傳矣先生好談仙又好談道學故王文成公誌先生幾欲當先生師吁此迺功也文成強以爲吾徒北地弇州援以爲吾黨而五金八石冲舉之倫又引以爲吾儕乃究其傳故在迺功集也雕蟲小技乎哉

黃五嶽先生

黃先生省曾字勉之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第遂棄去鼎攻古人詞規儼六代摹畫宛然大司馬喬公宇時鎮金陵請先生往纂諸山記一日游覽一日著撰登臨嘯咏風藻奕然遂爲南中勝事時王文成公倡道越西先生執贄往見作會稽問道錄以爲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恒視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蓋自許得王氏玄珠云又自序謂思樹勳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簪組亦愛賓屨而俗化蕩靡惟事淫逸故杜門交游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域之觀故不蓄懷較此先生之大槩也先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故有拜五經文所著有經說易繫奧旨懷賢錄詩言龍鳳等書子姬水亦能詩有韻致

始蘇名賢小紀

卷下

十一卷二場藏書

論曰吳人於歌詠絃誦亦其性所近也徵逐奪之游冶汨之有志者亦往往耗其精於帖括訓詁之學而沒齒錄錄者衆矣黃先生一舉不第

棄而攻古幾成其家言至今文苑中知有黃勉之氏也亦庶乎不虛其生矣俗化蕩靡杜門交游肯哉言乎

### 中丞朱公

中丞秋崖朱公統字子純甫生三日遭家難即與其母繫獄陳副使冷菴先生白其冤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辛巳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有大奄侵兵士食者公引法裁之出參江西與柄臣忤因遷四川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正德二年歲次

威茂兵備以平深溝諸部寇勅賜金幣加等歷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獮賊再賜金幣進都御史撫贛已移撫閩浙是時沿海諸郡奸民稍與番船通因緣爲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爲主公拜官請一切從軍興法聽便宜從事詔許之至視事悉掃諸酬應斥去黃墨綬貪汙者數人日夜申約束窮治通海船者排根豪右剪除亡稍貸是時閩粵甌粵諸貴人多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比而謀破敗公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

稍削其權公聞之怒數上章廷辨語侵執政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捕虜六百入移師定海屢破島夷焚餘皇幾盡又大破賊于溫盤南鹿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虜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其魁言官遂劾公妄殺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清強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讐居恒歎吾家無一錢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詎不任獄即天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正德二年歲次

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二粵豪家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授人也每搗椒自隨而時適有校尉逮朱參政鴻漸公不及問即仰藥死死三年而海寇大作

論曰朱公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萑苻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自公死而中外播首不敢復言海禁事比海寇起糜爛東南者二十年而兩粵士大夫尚囂然謂冠自朱某始也夫士大夫以其私奸利事主不難殺

天子幹臣以縱島夷豈其間無一義士哉至于  
今而累日益深禍亦益難測矣則安得有亡身  
殉國如朱公者乎老子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  
敢則活謂公妄殺非也不可謂公不勇於殺也  
仰藥而死或符道家忌焉

王雅宜先生

附白陽陳先生

王先生寵字履仁更履吉吳縣人少從蔡羽九  
遠先生游蔡先生居洞庭林屋性高亢不數入  
城府先生棲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奧于屈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王雅宜先生

宋遷固諸書無所不研討爲文駸駸似之詩好  
建安三謝書法在永興大令間鬱然爲三吳望  
矣已築草堂石湖之陰周迴徑轉藤竹交蔭每  
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主人出而揖客則  
長身玉立姿態秀朗又能爲雅言竟日揮塵都  
無猥俗恍如閨風玄圃間也時或偃息於巖石  
之下含醺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先  
生當御史試輒第一顧赴京兆則不利僅以資  
貢太學年四十而卒

論曰余每至石湖登先生采芝堂御風亭小隱  
岡未嘗不低徊留之想見其人讀其所遺詩沉  
吟孤憤每多幽憂失意之感又未始不爲三歎  
也先生少與其兄涵峰公俱邑諸生而名過之  
已而涵峰公舉進士官中丞赫然貴重矣今日  
較之與仲孰多時有陳衢復先生者以布衣有  
文行聲其大父亦中丞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  
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王雅宜先生

陸公黎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資絕穎利六  
歲聞坐客論史事言漢高帝寬仁大度公曰寬  
仁大度耶何爲殺韓信臨彭越一坐驚異少長  
爲諸生治春秋有名旣而聯魁其經入中秘凡  
七試皆首而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公約諸  
吉士毋往謁謁且不與齒張桂對之當散館公  
復試第一竟出爲工科給事少師楊公謂曰子  
自愛經世才也豈區區館職計哉公感激受命  
三日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

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行法庭徒寬進士毋棄王官及教官材者遠方二千石以上及行太僕苑馬轉運毋以不及下考遷調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侃侃言事亡所避時以京朝官典各省試公得浙江各省錄咸列鎮守內臣名公獨削去之二司監臨固請弗得也已還朝適法司與廠衛獄互異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浹公力信其不可上怒下詔獄踰月杖而釋之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王在二楊歲時

時張與桂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并及諸要人夜草疏鬼嘯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詰旦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俄而霍詹事韜以蜚語聞謂公之疏楊公主之上怒遽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公自都勻驛丞還永新令平冤獄擒劇盜杖殺土豪左鐸數世爲民患者他惠政不可勝紀士民咸歌舞之公念中朝諸權要相中無已時且母老遂上

書乞致仕即日歸歸凡十八年不通朝臣一字中外交薦亡慮數十疏皆報聞而最後有以名薦公者公鄙其人乃曰吾結髮立志不幸乃爲匪人所汙益鍵門讀書聲琅琅達戶外臺臣郡邑罕覩其面而或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冤濫事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已事母極孝母篤老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盡出其歌姬十餘人而公竟以哀毀不踰年沒矣年僅五十有八病且革顧其友笑曰丈夫當馬革裹尸待盡牖下爲兒女子所笑言訖而逝公爲文精整有裁碑志傳誅非其人不輕諾諾亦不輕溢一語蓋讀其文想見其方嚴子延枝樸實能讀父書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王在二楊歲時

論曰吳中曩時之爲諫大夫者如此蓋當公時分宜相甫禮部侍郎有時譽云而公疏斥其姦驗於十餘年後若券也斯豈僅以意氣激昂者耶公諸生時受知王文恪公已筮仕尤爲少師楊公所許公歲時畫像謂之拜且泣曰吾何以

報知已也夫士之重知已如是哉如陸公斯足以報矣

### 世學憲袁先生

袁先生表字永之吳縣人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中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永嘉爲學士讀先生卷欲首薦同事者惡其攬權抑置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永嘉亟言於先生欲見德而先生不謝亦不報謁乃密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悉左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五二楊藏書

之出先生刑部已調兵部亡何司署不做於火有郎當夕于擬以事不往倩先生代比火作郎且獲罪先生挺身獨承其辜所司密受意旨謂故縱火謀爲奸利當斬鍛鍊久之無所得乃減死戍湖州衛已用例赦歸起南兵部僉臬視廣西學政駁駁顯矣而廣西自韓襄毅公後二司謁督府皆庭蹠先生不可遂拂衣歸方先生自翰林出司刑曹即以明法自任已司武選益務搜剔不以顯晦爲意既盛年林居築列岫樓於

橫塘俯臨湖山之勝祛篋讀書群經子史無不該覽所著撰咸足爲世用年僅四十六而卒子尊尼亦爲憲臣視學政以詩文世其家

論曰余讀先生世緯二十篇其於經濟大略蓋鑒鑒乎詳言之矣即古所稱賈生鼂大夫何加焉與時齟齬不稍施行又盛年奄棄如所著皇明獻實吳先賢傳諸書首示及勒成而沒爲可惜耳是時吳中父子兄弟皆能文者推袁氏皇甫氏然袁先生子魯望學憲以氣誼聞晚第進士不肯受知首輔力謝中秘乞官南曹其風峻皎乃尤足述矣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五二楊藏書

### 王吏部先生

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家世名醫先生始讀書性穎敏美姿容善書畫屬古文詞嘉靖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郎轉吏部侍郎中司選事時太宰鉉陰陽倒置先生堅持法不肯阿因數與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在尚書用例格先



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持身峻潔  
不妄交一人手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  
不忍觸手以詞翰徵者不輒應杜門却掃焚香  
而坐一室之內琳琅金薤謚如也歐寧李公爲  
太宰奏起之先生不赴最後徐文貞當國起補  
南選部謂旦夕且列九卿復不赴或勸駕者先  
生笑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竟終老  
田間卒年六十七

論曰郡守蔡公蓋嘗表公所居里爲清德云余

姑蘇名賢小集

卷下

若時嘗僦居先生讀書處披其室如見其人起  
屋三間清風猶儵然襲人也當先生居選部銳  
然有澄清之志假令得當太吏無所齟齬建白  
可勝道哉枘鑿不入拂衣歸林丈夫顯晦豈繫  
一身事矣余每見司選者和柔自媚苟幸无咎  
皇皇以自全其遯遷卒亦不越於卿寺也夫吳  
中卿寺何限而王先生竟以一倅不朽矣有志  
者將焉取哉

陸尚寶五湖先生

陸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弱冠舉于鄉又七  
年戊戌成進士太傅李文康公閱先生卷絕賞  
之閣下盛傳陸某卷文章賈董筆法鍾王已擬  
上第一人而首臣欲識之使人邀致即中者再  
固謝弗肯往遂置次甲拜都水主事久之改儀  
部入直內閣制敕首臣必欲羅致門下公弗屑  
以母老乞歸時年未三十也歸凡十四年養母  
備至撫同母弟極其友愛母卒以孝廉聞使者  
交薦之又十年起祠部郎道遷尚寶少卿嘗一  
奉使秦遍歷關中形勝秦王習聞先生名饗以  
厚幣謝弗納還署司篆復請告歸尋病癖病六  
年年六十四而卒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  
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予告之日杜門讀書  
師事先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居  
平不妄交游監司守相莫識其面自奉詔起始  
通賓客爲具享郡大夫至稍後遽徹席什燎以  
酒饌與鄰老相勞已遂闔門不爲應客矣將赴  
闕久之不能治裘鬻其居以往歸遂無一椽子

姑蘇名賢小集

卷下

士仁敦朴有古風而女適趙順光者博學能文  
備婦德世所稱趙大家者也

論曰當陸先生射策奏最既已擬第一矣而柄  
臣以禮請見也即一往豈遂喪其生平哉先生  
則毅然弗屑也先生弗往僅失一第一耳三載  
過得之斯其人何有至今聞陸先生遺事有志  
者乃肅然雅拜矣趣操又安可不素定耶先生  
少嘗受經王祿之吏部仕俱非久俱雲卧中林  
俱以清風高節稱儀鴻威鳳干當世嗚呼休哉

姓蘇名賢小字一龍下

室二楊歲計

### 隆池彭翁

外大父隆池翁年字孔加長洲人父昉以名進  
士令新會不能其官輒罷罷不能其家家益落  
翁少而穎異新會公即以酒沃之曰飲酒而已  
即讀書貴復作而父何益翁遂不受舉子程業  
日取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讀之讀且遍  
爲文章工詳腴尤長記傳頌誄詩大抵宗盛唐  
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魯公率更行體翩翩  
眉山矣既喪新會公則廢箸而供喪葬毀骨立

姓蘇名賢小字一龍下

室二楊歲計

郡守南充王公察翁孝廉上視學御史幣聘翁  
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翁應試翁爲一之南  
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粟  
天子所養士以需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亡何  
竟請於後御史以免翁雖貧所交皆賢豪長者  
然不肯一言干乞玉立秀爽善酒德益醉益恂  
恂溫恭長者口不挂人臧否故相夏文愍公聘  
翁記室謝弗就分宜罷相以身後托翁裹百金  
衆爲聘亦謝弗就年六十有二而卒方翁之卒  
也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  
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

論曰先君子爲不肖言翁趣操甚潔曰如翁者  
乃足以愧夫世之充隱者矣翁旣謝儒衣冠而  
亦不爲居士服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時且吾  
敢倍實而冒此名哉邦君守相有式廬無報謁  
也四方道吳者戶外轍跡恒滿而不數數見餽  
遺雖斗升粟非文字交即峻辭若免蓋竟以貧  
死矣嗚呼吳曩時之稱山人者如此夫

方伯陳公

方伯雨泉公濬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食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夜半落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尚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即付郡邑庠不問其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寔始錄名賢小集入卷下

匡生楊藏書

不知爲君舍者君知我我又不不知爲何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河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褻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褻係解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港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寔

耿介初爲臬使有倖覬罽蜜而中令呼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即柰前使何其不上羨即柰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鉤羨萬金悉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奉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廣袤丈許榜曰已寬豁如也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無之復問炕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推牛饗公謝不時赴謁也始錄名賢小集入卷下

匡生楊藏書

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麤餽諸笑亡已邑酒戶僅中上奕不登品而觴則觴奕則奕意嘗不餘懽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貴甚注思大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樸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率也乃雨泉名到于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

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  
不可窺矣

張孝廉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堂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  
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當會試  
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  
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  
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已之學病亦自愈屬當  
試而聞其父訃哭絕乃蘇已服除復當試有善

楚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五十五 生於歲暮

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  
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  
已而其婦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  
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褻治一  
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  
而薦之湯粥滌滌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  
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  
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  
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

恒不脇席也歲大稔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  
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歎曰吾何忍獨以例免  
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  
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  
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  
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  
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凡上手書數行則皆  
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座右曰  
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  
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

楚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五十五 生於歲暮

以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  
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  
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  
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  
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  
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憲副冰崖金公

金公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歸  
乘車蓋誤觸里人即下車請罪後遂徒步終身  
歷官憲副所在皆以廉謹聞自謂早登第有官  
守不得精研六經之旨因乞致仕歸歸而家無  
一椽下榻蕭寺閉戶攻苦不交一客考索經文  
與旨而精思之窮日夜不厭日食糕糜一二片  
磨湯一杯而已給事蒼頭都無一人蕭然如苦  
行僧焉有邑宰不知公名責以踐更公即倩人  
往踐更宰後聞大慙亟叩門請罪弗應也而郡

金公名賢小史卷下

金公名賢小史卷下

守王公者雅慕公三造請公廬公曰是不可爲  
泄柳矣假衣冠而進之語及刑政得失又疊疊  
其中竅也王公退而歎曰吾始欽金先生清德  
足爲鴻羽不知其經緯條暢又龍變如此年八  
十四乃沒沒時謂其子曰我雖貧生平不假人  
一錢惟張劬于書一篋讀覽未遍猶在床頭可  
亟返之所著有六經字原三十卷又有預約以  
敕子孫皆眞實語

論曰余讀金先生遺書未嘗不歎其有餘味也

曰爲子孫一再傳計而不能保者人咸憫之爲  
子孫千萬年計而不能保者人咸笑之又曰好  
利之害不過風俗卑下而已好名之害以似作  
真不壞天下不止其論儀禮則曰東周文勝儒  
者綴拾成案爲書多一儀文奪一真心全是儀  
文全無真心矣讀其書想見其人清真之風猶  
頤然披拂也夫有志之士清非難也而眞爲難  
眞則精神流溢篤實而光輝矣以金先生之苦  
節深經術沒三十年子孫貪其爲表章鄉賢之

金公名賢小史卷下

金公名賢小史卷下

祀缺如也觀風使者安在乎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穀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  
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  
上編表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  
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顧先  
生愈不爲家室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  
藩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  
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

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據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蓋仍宋鄭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哀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綴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貌之以氣語亡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司先生時有陸治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植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割蜜脾剗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剗啄如弗聞矣侗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腴田數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執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鳥辨此乎讀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軋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廬爲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 安節袁公

尚書袁公洪愈字抑之吳縣人丙午舉鄉試第  
始蘇名賢小紀入卷下  
一人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拜給事中出爲閩臬視山東學政入南京卿太僕光祿太常因致仕歸久之起故官歷任吏部尚書蓋自少卿後凡八徙不離南而公乞休亡何捐館矣公注而清介朴直能甘苦節通籍四十餘年所得奉賜多寡悉與昆弟族黨共以三品里居垂二十載容膝之居不增一椽南畝尺寸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攜一平頭乘小舳舻遇之不知爲上卿也其清風恬節海內望如星雲麟鳳年七十四

而卒子治中君一鶚慙而貧至不能具饘粥以死故公沒而志誄碑傳都無可考莫從覈其生平行事也不肖第聞之先君子云公爲諸生赴脩偶文會第攜餅餌數事就僧廬啜茗飲一杯強與會食則不可曰吾貧生不能與諸君往還相酬日溷諸君吾且不敢廁末席耳爲給事嘗糾銓司詞林各一人皆權相幕客又時時語侵太宰以是出之建寧其自太常歸里借楊道院中繙閱經史性能飲啖日惟蔬茹而已不能具

始錄名賢小傳

卷下

一肉食以爲常至長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旨不問蓋清操蕭穆與海忠介公一時相望於南都至今南都語袁安節公雖婦稚能頌其廉而賢士大夫相率欽其節憐其貧無後幾謂廉吏不可爲也公夫人沒二十餘年不能襄窀穸巡撫臨川周公爲具金槨葬之

論曰余童子時猶及一見公公疎眉方瞳端茂而豐下蓋望而知其長者鉅人也敦薄廉頑百世模楷矣周撫公之檄有曰生有拔葵之操死

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誰與優孟之歌孤視蕭條久遲脫驂之誼澤未衰於五世竟空望於九京覽其詞使人惻然心折也嗟夫今之爲大吏者日夜輦金帛而之要津耳誰能卹遺清澤枯骨以爲士風激勸者如臨川公即有意近名亦惡可訾議哉

###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吳先生尚儉字恭先尚書文端公孫忝知子孝公子也家世貴顯先生幼即清約無聲色紛華

始錄名賢小傳

卷下

之好嗜讀書一目八行俱下未弱冠已騰聲硯苑間顧累試不利後以年資貢太學再試再不利而先生倦矣時則長子安國已成進士先生遂屏世務杜門一室日益讀書吳習子旣貴則封公乘軒車出入呵殿平頭奴子從衡里閭中亡敢問日居間造請邦君大夫每當鄉飲則逋賓賓筵以爲是三達尊也先生恥之自進士公始爲令爲臬副爲藩叅皆封先生如其官章服愈貴重矣先生沒身却弗御也監司守相即知

先生賢而請見者誓弗一見去亦無所報謝也  
吳氏家門鼎盛田園邸第甲乙吳中當叅知公  
沒而析箸先生獨取郊外一廬蕭然庠隘僅庇  
風雨履經史滿其中昕夕哦咏不問家人產幾  
何里中有何事客到門幾人即密戚至友自先  
君外竟罕窺其面矣先生敦篤嗜義有友胡君  
且死以妻子屬先生先生即以女妻其子子貧  
甚養之終身事兄恭謹無與比撫恤諸弟妹親  
黨甚至所著有經學考子史纂言又以陳壽帝  
魏謬於正統定其書爲續後漢云吁此僅足以  
見先生槩也年七十四而卒

論曰吳先生蓋以封大夫爲恥矣猶稱封大夫  
者明如吳先生乃無負 天子之譽命也顧不  
爲封大夫者又曷足稱吳先生哉夫先生挾材  
不一售以老然而礪俗敦鄙動足模楷語曰鴻  
蜚冥冥弋者何慕焉及其漸陸儀可用羽則吳  
之嗣叔度而追紫芝者必先生也夫必先生也  
夫

世隱君顧子武先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  
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  
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  
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  
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  
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彌  
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  
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  
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  
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闐闐中荆扉  
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  
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  
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  
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易楚楚  
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  
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窓拭几以花  
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



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  
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  
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  
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  
先生於吳趨闌閭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關  
鴨欄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  
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  
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  
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  
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  
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  
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凡曰  
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  
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待者  
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脊眩疾先生卧榻下

楚錄名賢事

卷下

衣不解微聞聲效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

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

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

後稍拂意即洗潰擊牀毀器先生蹙而解不得

蒲伏戶外頃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

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

遞次超貢強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

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

躬行故遇人多朴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

獨成之學由是以橐籥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慎

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

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

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

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

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五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

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

八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

楚錄名賢事

卷下

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飲猶恐其  
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  
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  
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  
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  
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  
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姑蘇名賢小記

卷下

上海圖書館藏

姑蘇名賢小

姑蘇名賢小記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文震孟撰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進士  
第一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肅事迹具明史本傳  
是書大意以當世目吳人爲輕柔浮靡而不知清  
修苦節之士可爲矜式者不少故擇長洲吳縣人  
物卓絕者各爲之傳而系以贊首高啟終王敬臣  
凡五十人蓋旣以表前賢又以勵後進也震孟以  
天啟二年及第而是書成於萬曆甲寅蓋其未遇  
時命意已如此其立朝清介有自來矣



ZW 21181888513879